武俠世界

清理門戶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狄心著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一個年青高手，爲了完成師父遺願，不惜身入虎穴，引起殺機四伏，更發生連串令人撲朔迷離的殺人事件，也引出一段令人唏噓慨歎的兒女私情，情節懸疑曲折，引人入勝，令您意想不到。



第28年

22

$5.00

編者話 「樹大有枯枝，族大有乞兒」！今期刊出的巨型小說「清理門戶」，不但有很好的故事題材，而且對於人性善惡的分野，也有刻劃入微的描寫，是年青作家狄心君加盟本刊首部之作，值得推介。故事內容叙述一個年青的高手，爲了完成師父的遺願，不惜身入虎穴，引起殺機四伏，揭發了一連串令人撲朔迷離的殺人事件，其後更而引出了一段令你唏噓感歎的兒女私情……過程懸疑曲折，引人入勝，故事之終結，是使你怎樣也料想不到的，詳情請參閱今期本刊第3頁。

☆ ☆ ☆

今期刊出說岳全傳連圖故事之十「黃天蕩」。這個圖文並茂的歷史故事，刊出以來，深受讀者喜愛，由於篇幅關係，每期祇是有限量的刊出，請諒！

☆ ☆ ☆

一位武林大宗師後裔，竟成爲平凡庸碌之輩，直至曾孫一代，方始不甘示弱于人，力圖發奮振作，做出創舉。「雪刀奇俠」龍玉郎適逢其會參與此事，過程妙趣横生，緊張刺激，兼而有之。欲知其詳，請留意下期刊出之雪刀後傳故事「濟南奇遇」。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 球 印 刷 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22期
（總號141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狄心·文　可飛·圖

清理門戶

浪子與殺手交朋友

二十多年前，只要有人問：「當今武林中，武功最高强的人是誰？」

一定有人答：「就是霍驚雷！」

只要是武林中人，絕對沒有人不知道霍驚雷此人的，更加知道他的刀法練至登峯造極，一生中從沒有對手。後來，更苦心鑽研出一套驚世駭俗的刀法，這刀法一共六六三十六式，霍驚雷替這套刀法取名爲「驚雷三十六式」！

創出這套刀法之後，武功更達至不可思議之境界，令霍驚雷三字天下聞名。

霍驚雷有三名弟子，大弟子邵寒鋒，二弟子柳百勝，以及三弟子歐陽斌，正是名師出高徒，三人的武功都已達至一流境界。

漸漸地，霍驚雷發覺二弟子、三弟子心術不正，爲人又極之陰險，尤其是在他創了「驚雷三十六式」之後，二人更加苦心孤詣的想奪取「驚雷刀譜」，霍驚雷知道，若果「驚雷刀法」被他們練成，將會禍及武林，於是決定不把「驚雷刀法」傳給他們，而在暗中傳給大弟子邵寒鋒。

但邵寒鋒只把「驚雷刀法」練了三式，霍驚雷便被柳百勝與歐陽斌暗中毒害，然後奪去上下兩冊「驚雷刀譜」。

邵寒鋒知道師父爲兩個師弟毒害之後，便找到柳及歐陽二人，於是，三位師兄弟便大打出手，當時，三位師兄弟武功都不相伯仲，柳及歐陽二人合力對付邵寒鋒，若果邵寒鋒不是剛剛練成了驚雷刀法中三招的話，早就被二人殺了，但是，「驚雷刀法」雖然厲害無比，但邵寒鋒初學乍練，難以發揮招式中的威力，終於，也被二人打斷一雙腿，後來推下山坡，柳及歐陽二人以爲他必死無疑，才不加以追殺。

邵寒鋒傷勢復原後，便到處打聽兩名師弟下落，大概在十五年前，才打聽到柳百勝化名爲柳常春，在山西太原市附近建立了牢不可破的柳家堡，但歐陽斌至今仍不知下落。

邵寒鋒雖然知道了柳百勝下落，但自己已雙足殘廢，欲想奪回「驚雷刀譜」及報殺師大仇是沒有可能的。

後來，邵寒鋒收了一名天資聰敏的弟子，傳以武功，希望他日後武功有成之後，替本門清理門戶。

邵寒鋒的弟子果然不負他的所望，十年後果然練得一身武藝。

邵寒鋒把畢生所學傳給弟子，然後再把從師父身上所學的三式「驚雷刀法」也傳了給他。

這個不負邵寒鋒一生心血的人，就叫雷烈風。

×　×　×

雷烈風本來是一個孤兒，幼時，舉目無親，每天過着朝不保夕的流浪生活，由於他個子孱弱，所以就成爲同年兒童的欺負對象，十年前的一天，他在街頭被數名少年欺侮，正被打至遍體鱗傷之際，一名雙足殘廢的老者見了，把他救了出來。

那雙足殘廢的老者，當然就是邵寒鋒了。

邵寒鋒本來也是舉目無親的，後來知道雷烈風的身世後，竟同病相憐起來，於是，一老一少便生活在一起。

後來，邵寒鋒發覺雷烈風天資聰敏，便決定授以武功。

十年後，雷烈風已不是昔日的孱弱少年，而是高大英俊的武林高手。

邵寒鋒把畢生所學授以愛徒後，更以數十年內功修爲全都貫注在雷烈風身上，邵寒鋒傳授雷烈風武功的目的，就是要他替師門報仇，然後尋回「驚雷刀譜」，免致刀譜落在奸人手上遺禍武林。

由於柳百勝及歐陽斌二人不但武功高强，內功也甚了得，邵寒鋒恐怕雷烈風日後面對强敵時內功不及敵人，是以，不惜把性命豁了出去，把畢生內功修爲貫注在愛徒身上。

邵寒鋒年事已高，內功全失後，不久也油盡燈滅離開人世了。

雷烈風含淚把師父遺體葬了之後，便決定到山西太原去，然後設法混進守衞森嚴的柳家堡，偵查「驚雷刀譜」下落，然後刺殺柳百勝，再殺歐陽斌，替師門清理門戶。

雷烈風當然知道要完成師父遺願是很艱難的，但他已下了最大的決心。

×　×　×

六月下旬。黃昏時份。

雷烈風單人匹馬的來到山西太原市，他無暇瀏覽山西景色，連日來的趕路已令他感到疲倦，所以甫一抵步，第一件事就是要找一家客棧安頓下來再說。

他在客棧租了一間房間，倒在床上，感到無限的舒服，也不理許多，先睡一覺，次天才去打探一下有關柳家堡的消息未遲。

×　×　×

柳家堡在太原極其有名，連小孩子也知道出了城門向東行十里便是柳家堡了。

雷烈風問柳家堡的地點，便騎着馬漫步而行，走了大概半個時辰，便來到一座山頭。

站在山上向下望去，果見有一排建築物，這些建築物也並不太高，四週有一堵圍牆圍着，看上去，有點神秘。

原來這裏便是柳家堡，在圍牆向西處有一度門，這四週的圍牆，就好似一個城鎮的城牆，這度門就是城門了，在城門之前有一條河，看來這就是柳家堡的護堡河了。

雷烈風還可以清楚看見城牆上有數名守衞在其上。

雷烈風看了柳家堡這等排場，心想，要混進去，實在不是一件易事，又想，柳百勝因何要建這座柳家堡？

× × ×

雷烈風自問是一個很有耐性的人，他知道要混進柳家堡去不能太急，這件事，非慢慢計劃好不可，所以，他在山頭望了柳家堡不久便離開。

雷烈風騎着馬到處欣賞山西景色，待得旁晚才回到客棧，這時，他已覺得肚餓，便在酒樓找到一個座頭坐了下來。

當他坐下來不久，門外有一名漢子走了進來，只見這漢子大概卅五六年紀，身材高大，滿面于思，頭髮蓬鬆，一張冷冰的臉孔，看神情，似有無限心事，而且好似一個風塵僕僕的江湖浪子。

這人走進來後，便坐在雷烈風對面的座頭，與雷烈風面對面的坐着。

雷烈風見了他，不其然望多了兩眼，那漢子亦已發覺雷烈風在望着自己，可是，他不在乎，他彷彿已被人用奇異的眼光看慣了。

這時候，一名店小二走到這漢子面前，面帶笑容的道：「這位客賓，要吃點什麼？」

漢子連正眼也沒有望這小二一下，冷冷的道：「先來三斤燒刀子！」

燒刀子是一種酒名，而且是一種下價酒，店小二一看他，已知他不是一個闊客，見他叫了此等下價酒，神情立時變了看不起他，便回轉身，一邊行，一邊高叫道：「這位客官要三斤燒刀子……」

這小二這一聲高叫，似乎在告訴店中每一名客人：「這裏有一個只喝得起燒刀子的人客……。」這句話已跡近侮辱，那漢子當然聽得出，但他對這句話似乎沒有聽見。

一會，那小二已把三斤燒刀子送了上來，然後把酒埕「碰」的一聲放落桌面，接着便轉身走了。

那漢子忽然叫着那個小二，道：「站住！」

小二回轉身來，望着他，以不耐煩的語氣道：「這位客官還有啥吩咐？」

那漢子仍是冷冷的道：「你的態度不太好。」

小二神色更加輕佻，道：「是嗎？」

漢子道：「眞的。」

小二道：「是眞的又怎樣？」

漢子道：「要改！」

小二道：「要改？怎樣改？」

漢子道：「你應該知道怎樣改的。」

小二的語氣更不耐了，道：「你在教訓我？」

漢子道：「不是，只是告訴你。」

小二冷嘿一聲，說了聲「他奶奶的」便回轉身走了。

那漢子仍是毫不在乎，而且開始喝他的燒刀子。

雷烈風以爲那漢子會教訓教訓這小二的，但他竟然若無其事的在喝酒，不由對他的修養功夫佩服起來。

這時，門外又有兩名大漢走了進來，這兩大漢身材高大，衣飾也很講究，兩人同樣腰懸長劍，看他們的神情，似是目空一切。

那小二見了二人，連忙走到大門口把他們迎了進來，面上堆滿笑容，哈腰道：「馬大爺、劉大爺，請裏面坐！」

二人便坐在離雷烈風不遠的一個座頭處，雷烈風見了那小二剛才對那漢子的態度與現在對此二人的態度相比，也不禁有點怒氣，當下不其然向二人望了一眼，那二人也向他望了一眼。

兩人的眼光與雷烈風一接觸，雷烈風只感覺到這二人似乎不滿意自己向他們張望，所以把視綫挪開了。

不久，那喝燒刀子的漢子在喚小二，那小二很不滿意的走到他跟前，眼睛向上望，道：「什麼事？」

那漢子道：「再來三斤燒刀子！」

小二勞口罵道：「他奶奶的，明知自己三斤不夠喝，爲什麼剛才不叫六斤，你不是在消遣老子嗎？」

那漢子也不發作，若無其事的道：「再來三斤燒刀子，多一斤也不要。」

那小二冷嘿一聲，在地上吐了一口唾沫，回轉身去取酒去了。

小二把酒埕再次「砰」的一聲放在桌上，便又回轉身去巴結那姓劉與姓馬的二人。

雷烈風見了那小二的態度，眞想上前去揍他一頓，但他沒有這樣做。

那喝燒刀子的漢子仍在喝燒刀子。

此時，那兩名大漢其中一人望了望雷烈風與那漢子一眼，問小二道：「這兩人生面得很，他們是誰？」

小二望了雷烈風一眼，搖了搖頭，接着又望了望喝燒刀子漢子一眼，道：「這窮鬼我也未見過！」

兩大漢一邊喝酒一邊望着那漢子，神情也是極瞧不起那漢子。

再過不久，那漢子又把三斤燒刀子喝完，喚過店小二，叫道：「再來三斤燒刀子！」

那小二心頭有氣，走到他跟前，怒道：「他奶奶的，要喝酒，就要先付賬！」

那漢子冷冷的道：「再來三斤燒刀子，快！」

小二道：「哼！你想白喝嗎？不付錢，就沒有酒喝！」

那漢子抬起頭來，瞪着小二，又冷冷的道：「拿酒來！」

小二道：「不拿！」

「不拿」二字一出口，但聞「碰」的一聲，那小二連看也沒有看清楚，而上便被漢子重重轟了一拳，登時牙血混和了鼻血流了滿面都是。

小二中拳倒地後，同一時間，那姓劉與姓馬的大漢立時抽出長劍向那漢子趨前，其中一人戟指道：「你是什麼人，竟取行兇打人？」

那漢子仍默不作聲，就好似那兩人根本不在他面前一樣。

此時，那小二亦已站起身來，雙手摸着面部，哭喪着臉道：「馬大爺，劉大爺，替我殺了這個殺千刀！」

其中一人道：「任何人無故在這裏生事的，都該殺！」

雷烈風對這件事實在看不過眼，連忙站起身來，走前幾步，對二人道：「這位兄台又何嘗是無故生事了？」

兩人望了他一眼，其中一人道：「小子你是誰？」

雷烈風拱手道：「在下雷烈風！」

其中一人道：「你想做架樑？」

「不是，只想說公道話吧了。」

那人道：「這裏沒有你的事，識相的，快滾開！」隨即對那漢子道：「你把小狗子打成這樣，快向他叩頭賠罪，不然，老子可就不客氣了。」

小狗子就是那小二的渾號，那漢子道：「既然他是一條狗，若被人打了一拳，這又何妨，若果自認是人的話，就不應替他出頭。」

兩大漢聽了，無名火起三千丈，其中一人正想動手，另一人立時阻止，對漢子道：「你想怎樣？」

那漢子道：「我想你們最好靜一點，別好像狗吠般打擾老子。」

兩人大怒，其中一人向那漢子一劍刺去，雷烈風見狀，連忙出手把那人握劍的手推開。

兩大漢見雷烈風果然插手，便把攻擊目標轉移雷烈風身上。

雷烈風赤手空拳的對付兩柄長劍，一時間，只覺游刄有餘。

雙方打了十來招，那漢子忽然一拍桌面，大叫道：「住手！」

兩大漢停了下來，二人對望了一眼，忽然不約而同的向那漢子進攻。

漢子見二人攻了過來，身子一躍而起，兩人一撲個空，漢子已站在他們身後。

雷烈風見那漢子露了這一手，身手敏捷得很，不禁佩服起來。

兩大漢見攻不着，便停了下來，其中一人用劍指着漢子道：「你是什麼人？大爺不殺無名之輩，快報上名來！」

那漢子正眼也不望他們一眼，冷冷的道：「『綿綿情愛化長恨』趙長恨！」

兩大漢聽了，面色立變，齊聲脫口叫道：「哦！是『管中劍』趙長恨！」

那叫趙長恨的漢子道：「是『綿綿情愛化長恨』趙長恨。」

他似乎有一個綽號叫「管中劍」的，但他好像不喜歡這綽號，而在二人面前強調自己的綽號不是「管中劍」，而是叫「綿綿情愛化長恨」。

雷烈風聽了趙長恨的名頭，也不禁心中一震，心道：「原來他就是江湖上有名的殺手，『管中劍』趙長恨。」

只要在江湖上行走過的人，都不會不知道江湖上最可怕的殺手就是「管中劍」趙長恨這人的。

據說，趙長恨原名不叫長恨，而且原本也不是幹殺手的。

原來，五年前，趙長恨本來有一位心愛的紅顏知己，趙長恨對她愛逾自己的性命，但後來不知爲何，他那位心愛的人捨他而去，移情別戀另嫁他人。

這一個變故，令趙長恨飽受打擊，自此，性情也大變，後來，也就成爲江湖上數一數二的殺手了。

趙長恨因爲有這麼一段恨事，於是便把自己改名爲長恨，而且，「綿綿情愛化長恨」這句話也常掛口中。

趙長恨的兵器是一柄鋒利無比的短劍，這柄短劍，平時是收藏在褲管之內的小腿側邊的，因此，人稱爲「管中劍」。

× × ×

趙長恨的劍還未抽出來，可是那兩名在爲小狗子出頭的傢伙聽了他的名頭已面色變青起來。

這兩名欺善怕惡之徒，在趙長恨還沒有叫他們滾開之前，早已挾着尾巴滾出去了。

那店小二小狗子見劉大爺與馬大爺也對此窮鬼如此忌憚，自己是什麼脚色？害怕得連忙跪在趙長恨跟前，咚咚咚的一連叩頭，口中叫道：「趙大爺饒命，小的以後不敢了……」

趙長恨連看也沒有看他一眼，在懷中取出一錠銀子放在桌上，便頭也不回的向大門行了出去。

雷烈風見他離開，連忙追前，叫道：「趙兄……」

趙長恨停住了脚步，回轉身來，向他上下打量了一下，但並沒有說話，他顯然不是一個多說話的人。

雷烈風趨前幾步，拱手道：「趙兄，在下雷烈風，咱們可否交個朋友？」

趙長恨那冰冷的雙眼望了望他，接着一句說也不說，便向大門行了出去。

雷烈風望着他的背影行出大門，只覺此人有點怪異。

× × ×

這天，雷烈風閒着無聊，便騎着馬在郊野蹉步，行了不久，忽見一個熟悉的背影向西而行，他認得此人就是趙長恨，連忙策馬趨前，離趙長恨不遠時，便高聲叫道：「趙兄！」

趙長恨緩緩回轉身來，望了他一眼，便又回轉身去繼續走他的路！

雷烈風見他不理，便策馬趨前，然後便在趙長恨身前下了馬。

趙長恨停了下來，沒有望他，只淡淡的道：「是你？」

雷烈風道：「不錯，趙兄，是我！」

趙長恨冷冷的道：「別叫我趙兄！」

雷烈風說道：「難道你不當我是朋友嗎？」

趙長恨道：「我沒有朋友，因爲我是一個沒有感情的人。」

雷烈風微笑道：「你沒有感情？」

趙長恨道：「我是一個殺手，做殺手就不能有感情。」

雷烈風道：「一個人若果能把自己訓練成爲一個沒有感情的人，可眞不容易。也很令人佩服。」

趙長恨沒有說話。

雷烈風又道：「但我不佩服你，一點也不佩服你。」

趙長恨冷峻的目光向他掃了一下，他的眼光彷彿在問：你爲什麼不佩服我？又彷彿在說：我爲什麼要你來佩服我？

趙長恨知道雷烈風說了這句話後，一定會向自己解釋因何不佩服自己，所以他在等雷烈風的解釋。

雷烈風果然接着道：「因爲你不是一個毫無感情的人。」

趙長恨冷哼一聲道：「胡說！」

雷烈風道：「我沒有胡說，我還知道你的心一直在想着一個人，是嗎？」

趙長恨微一動容，他彷彿被刺中了心

事，他的心確是一直都在想念着一個人，這個人，就是五年前離他而去，另嫁他人的「她」！

雷烈風又道：「就憑你的名字，已可以證明你還是一個有感情的人……」

趙長恨又冷冷的望了他一眼，但雷烈風不理，繼續道：「有感情的人，才知道什麼叫做喜、怒、哀、樂、恩、仇、愛、恨，而你把自己改名為長恨，你顯然有一段恨事藏在心中，沒有感情的人，怎會記着這段恨事？」

趙長恨冷冷的道：「雷烈風，你的說話太多了！」

雷烈風道：「因為我當你是朋友，才對你說這些話。」

趙長恨道：「但我不當你是朋友。」

他說完這句話，便回轉身繼續向前走。

雷烈風從後問道：「你來山西幹什麼呢？」

趙長恨道：「殺人！」

雷烈風脫口問：「殺什麼人？」他問完，才知道多此一問，因為天下間的殺手都不會告訴別人要殺的是什麼人的。

趙長恨果然沒有回答他，繼續行他的路。

雷烈風沒有跟上去，只怔怔的望着他漸行漸遠的背影，他忽然感到，趙長恨並不是傳說中的這麼可怕。

趙長恨是一個為情所困，然後製造出來的一個殺手。

殺手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僱用殺手去殺人的人，因為殺手是不會無故去殺人的。

更可怕的殺手，也是殺手僱主製造出來的。

×　×　×

雷烈風來太原的目的，就是希望能混進柳家堡去，以達到替師門清理門戶的目的，可是，十多天來，對于如何混進柳家堡，只感到一籌莫展，他不禁有點心急，因為他覺得這樣下去，一點機會也沒有，簡直就在虛耗時日。

七月初五，天氣炎熱，雷烈風感到有點悶，在街上漫無目的四處走。

再行不久，不經意地走到一個市集。

這市集一個月只有三個墟期，就是每月的初五，十五與廿五，所以，每當墟期，這市集都熱鬧非常。

今天是初五，正是市集的墟期。

雷烈風向前望去，果見人頭湧湧，人聲嘈吵。

雷烈風適逢其會，便到市集內湊湊熱鬧，他置身市集之內，看見攤販們忙於買賣，看了那些各式各樣的土產，心情頓時開朗不少。

就在雷烈風在聚精會神的領略這種熱鬧之際，此時，市集內另一邊忽然一片混亂，只見人羣爭相逃跑，小販們忙着把攤檔推向道旁，婦女嚇得面上變色，孩童嚇得哇哇大叫，市集之內似發生了不尋常之事。

不少人爭相離開這混亂場面，雷烈風見突然發生這個變故，好奇心起，便向發生事故的一邊快步奔去。

人羣已從兩旁散了開去，雷烈風向前望去，很清楚的看見原來有人在熱鬧的市集內正在刀來刀往的大打出手，而且他還清楚的看見有七名持刀大漢正圍攻着一個人。

雷烈風一來到，便看見被圍攻者竟然是趙長恨，再向地上一望，已有三具屍體，這三人顯然是被趙長恨所殺。

只見七名圍攻者穿一式的衣衫，七人圍成陣勢向趙長恨進攻。

趙長恨手握短劍，身法輕靈的對抗七人，剎那間，又一劍刺中一人心房，那人立時慘叫一聲死去。

此時，雷烈風的眼光不其然望向對面的圍觀衆人，只發現有兩男一女神色極不尋常，彷彿這件事是與他們有關，這兩男一女都是年輕人，那女的，大概十七八歲，樣子十分漂亮，一望就知是一個嬌生慣養的富家小姐，而且樣貌有點刁蠻，而那對男的，其中一人大概廿歲，另一人大概廿四五歲，看樣貌甚似一雙兄弟，而且也似富家子弟。

只見這兩男一女，每人都手握長劍，神色緊張，彷彿隨時有加入戰圈的打算。

圍攻趙長恨的人，本來有十人，現在只餘下六人，這六人，身手都很不弱，但趙長恨武功更加高強。

此時，趙長恨身子一掠而起，短劍向其中一人頭上掃去，這人立時一低頭，避了一招，另一人也向趙長恨迎了上去，其餘四人，大刀也向上齊劈，但趙長恨身體在半空中如陀螺般轉了幾下，便連避了五刀。

趙長恨雙腿一着地，手中短劍快捷無倫地連刺六劍，這六劍，分別向兩人背心刺去，這兩人連回轉身來招架的機會也沒有，便每人背心承担了三劍，立時倒地死去。

圍攻者見同伴又少兩人，四人出手更加毒辣起來。

這時，那在旁的兩男一女再也按耐不住，那較年長的連忙拔劍衝前，另一男一女也不甘後人，劍加入戰圈。

趙長恨見三男女加入，喝聲「來得好！」便瘋狂向三人迎了上去。

四名圍攻者見三男女加入，相繼衝到三男女身前，阻擋住趙長恨向三人進攻，其中一人向三男女大叫道：「二少爺，三少爺，四小姐，你們快走！」

這三男女顯然是三兄妹，而四名大漢却在拚死保護三兄妹。

這三兄妹並不走，而且分別向趙長恨進招。

雷烈風見趙長恨被人圍攻，也不知此事就裏，見趙長恨先後殺了六人，起初也不知那方對，那方錯，但看到這裏，只覺得趙長恨濫殺無辜，也就按捺不住了，立時把身子一縱。

雷烈風落到場子中央，在屍體身旁拾起一把大刀，便一個翻身，用刀架開了趙長恨的短劍。

趙長恨見他加入，微覺詫異，但絕不分神，一劍就向那年長的青年刺去，青年來不及迴招，但幸而趙長恨的劍被雷烈風擋了。

趙長恨大怒，一劍便向雷烈風當胸刺來。雷烈風連忙一側身避了開去，趙長恨一招刺空，立時變招，改刺為削，一劍便

向雷烈風右腰削去。但雷烈風身手奇快，一刀就把此招化開。

此時，四名大漢及三兄妹見有強手助陣，立時鬆了一口氣，稍一回氣，便各自向趙長恨進攻。

雷烈風見狀，邊打邊道：「各位，這裏有我，請退下！」

七人聽了，為了尊重這位拔刀相助的高手，都相繼退了下去。

雷烈風與趙長恨雙方已鬥了近百招，但雙方都討不了半點好處。

趙長恨似乎恨雷烈風出手干涉，因而出招毫不留情，反而雷烈風感到有點為難，因為他根本不知此事因由，所以根本沒有殺趙長恨的念頭，更何況他曾經把趙長恨當作是朋友。

趙長恨似乎非要殺這三兄妹不可，但要殺這三兄妹，就要首先殺了雷烈風，可是，他也知道，要殺雷烈風，實在不易。

「噹」的一聲，雷烈風的大刀與趙長恨的短劍强烈的碰撞着，這一碰撞，力量奇大，立時把二人彈了丈外之遠。

雙方拿着兵器在望着對方，過了一會，趙長恨忽然用短劍在地上劃了幾個字，接着便施展輕功跳上街旁的屋頂，剎那間，便不見了影踪。

雷烈風要追，當然可以追得上，但他沒有追，他走到趙長恨寫字處，只見沙地上用劍寫了五個字，這五個字就是「武聖廟再見」！

雷烈風看了這五個字，便用靴底抹掉，這五個字，除了他，沒有人知道趙長恨曾經在地上寫過什麼。

雷烈風站立着，思索了一會，那四名向趙長恨圍攻者及三兄妹分別向雷烈風趨前，七人同聲道：「多謝少俠相助。」

雷烈風向七人拱手道：「有道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諸位不必掛齒！」

那圍攻者其中一人說道：「在下柳家堡三級侍衛領班狄乘歡，請問少俠高姓大名！」

雷烈風道：「原來是狄兄，小弟姓雷，草字烈風。」

那叫狄乘歡的人，是一個卅來歲的高大漢子，他見剛才雷烈風與趙長恨交手武功不凡，心中佩服得很，當下道：「雷少俠武藝超羣，當眞是英雄出在少年……」

雷烈風道：「小弟這三點微末技倆，狄兄何必拿來開玩笑。」

這時，那三兄妹中，那年紀較長的也上前道：「剛才若不是得雷少俠相助，咱三兄妹也不敢想像後果了。」

雷烈風道：「兄台言重了，」隨即改口問道：「未請教兄台高姓大名，」

那三兄妹，那較年長的，生得氣宇軒昂，滿面英氣，原來就是柳家堡堡主柳常春的第二子，名叫柳亮，廿五歲，另一人則較為稚氣，就是柳常春的第三子，廿歲的柳光明，至于那個女的，則是柳常春的掌上明珠，名叫柳輕輕，十八歲。

柳亮向雷烈風介紹完，雙方說完了客套話後，雷烈風轉口問道：「剛才向柳兄襲擊那人，柳兄可知他是誰？」

柳亮道：「他就是江湖傳說中最可怕的殺手，『管中劍』趙長恨！」

雷烈風道：「不錯，他就是『管中劍』趙長恨，但這趙長恨因何向賢兄等人襲擊？」

當下，柳亮便向雷烈風講述了此事經過……

原來，柳氏三兄妹趁着今天是市集的墟期，柳輕輕便嚷着二哥與三哥陪同到市集湊熱鬧，於是，柳亮便帶同了十名三級侍衛保護下來到市集，來到市集後不久，便湊上了趙長恨，趙長恨知道他們是柳家堡中人後，忽然拔出管中之劍，不由分說便向兄妹三人襲擊，十名侍衛見狀，護主有責，便與趙長恨大打出手……

這件事的始末就是這麼簡單，雷烈風聽了柳亮的述說，本來想問：「趙長恨與你們柳家有何過節？」但他沒有這樣問，因為縱使趙長恨與柳家堡有天大過節，這都是他們之間的恩怨吧了，何況即使問了，柳亮也未必肯說，也未必會方便相告，所以，雷烈風把想要問的話改說為：「原來如此！」

柳亮說道：「這趙長恨果然武功高强，適才若不是雷少俠加以援手的話，咱們已經死在他劍下了，有道是，大恩不言謝，雷少俠若賞面的話，到舍下盤桓數天如何？」

雷烈風一聽，正中下懷，心道：「我千方百計就想混進柳家堡去，但不得要領，現在你却來請我，那有不好的。」又想：「若果我貿然答應的話，這個情就未免太平常了，我要你們再三請我才去，這樣你們才不會對我是尋常人客看待，而日後在柳家堡查起『驚雷刀譜』這件事來，不會容易令人生疑。」

雷烈風心念電閃，飛快的想了這些為日後鋪路的念頭，隨即對柳亮道：「在下是江湖藉藉無名的流浪子，怎敢到府上叨光。」

柳亮忙說道：「小弟最喜愛結識江湖上的朋友，雷少俠這樣說，豈非不賞面得很？」

雷烈風說道：「柳兄何以說這些話來了……」

在一旁的柳輕輕見雷烈風似有拒絕之意，忽然溫柔的望了雷烈風一眼，然後低下頭來，語意薄有嗔意，道：「雷少俠，我二哥一向很少請人回家的，你就成全成全二哥吧。」

這柳輕輕的聲音，簡直有如仙樂般好聽，這語音，足可以溶化天下間的絕大部份男人，雷烈風幾乎一口氣就答應下來，但想起了自己擬定的「後路」，便立時改口道：「柳兄，柳姑娘，在下並非不賞面，請原諒在下有要事纏身，待在下日後辦完這些事務才登門拜訪如何？」

雷烈風說有要事纏身，絕非撒謊，因為起碼要去武聖廟赴趙長恨的約。

柳亮道：「既然雷少俠有要事要辦，這就不便勉强了，總之，你這個朋友，小弟是交定的了。」

雷烈風道：「柳兄眞乃性情中人，雷某得朋友如柳兄，實在是雷某人之福，這樣吧，在下就住在雲來客棧天字第八號房，若日後柳兄有何事要在下帮忙，就差人送個訊息來相告小弟吧。」

雷烈風把自己住處告訴柳亮，也是安排後路的另一着棋子。

當下，雙方又寒喧了一會，雷烈風辭別了柳氏兄妹及狄乘歡等人，然後柳亮命人料理了六具屍體。

× × ×

雷烈風並沒有帶兵器在身，便逕自向「武聖廟」而去。

「武聖廟」距太原市並不多遠，雷烈風離開市中，來到近郊，再走過一遍阡陌，放眼前望，果見一座廟宇，這座便是「武聖廟」，在廟前的一塊空地上站着一個人。

雷烈風見了這人，雖然離得遠遠的，但他可以感覺到，這人正以精光四射的一雙眼望着自己。

這人當然就是「管中劍」趙長恨。

趙長恨那一把殺過不少高手的短劍已握在手中，但未出鞘。

雷烈風走到離趙長恨一丈處停了下來，拱手說了聲「趙兄！」

趙長恨並沒有望他，仿似混然不覺雷烈風已站在他面前不遠處一般，過了一會，才冷冷的道：「你為什麼不帶兵器？」

雷烈風反問道：「有這個必要嗎？」

趙長恨道：「我叫你來這裏，大概你也知道是為了什麼吧？」

雷烈風微笑道：「若果我沒有猜錯的話，你約我來這裏是想殺我。」

趙長恨道：「難道我還會與你閒話家常？」

「你不會！」

「既然你已經知道，又為什麼如此托大？」

「你恨我阻止你殺柳家堡的人？」

「不錯！」

「你來山西的目的就是要殺柳家堡的人？」

「你的說話太多了。」

雷烈風道：「我也是一個不太喜歡多話的人，但我對你却多話起來了。」

趙長恨雙眉一戚，道：「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朋友。」

趙長恨微一動容，內心有一種難以描述的感受，只見他忽然把短劍插回右腿褲管之中。

雷烈風見狀，道：「你為什麼把劍收起來了？」

趙長恨回答道：「既然你沒有兵器在手，若果我用兵器殺你，未免有點勝之不武。」

雷烈風道：「所以你只好用空手來殺我？」

趙長恨面上肌肉一跳，也不打話，便向雷烈風衝了過去，然後使一招「雙龍出海」直攻雷烈風上中二路。

雷烈風見這雙拳頭來勢兇猛，微一錯步，先避開趙長恨的攻擊，但趙長恨兇猛異常，微一轉身便向雷烈風連攻兩拳，但雷烈風動作也不慢，以橋手格開了趙長恨的招數。

甫一交手，雷烈風感到趙長恨不但短劍功夫厲害，拳脚功夫也甚了得。

二人拳來脚往的打得甚是激烈，雷烈風拳脚功夫有限，應付兇猛無匹的趙長恨，只覺有點吃力，但他不能不支撐下去，因為以趙長恨的拚命打法，似乎非要把自己置諸死地不可般……

這時候，趙長恨一躍而起，握着雙拳向雷烈風直衝而至，雷烈風見狀，也連忙向上一躍，二人在半空快速絕倫的交了數招，雖然雙方都討不了好處，但是趙長恨強勁的拳頭已經令雷烈風招架得感到有點吃力了。

雙方又由半空鬥至地上，雷烈風着地較先，趙長恨在半空緊握雙拳俯衝而下，直迫雷烈風，雷烈風被迫向旁一閃，才避了這雙拳。

趙長恨一見雙拳落空，變拳為掌，雙掌撐着地面，用力一撐，身子一彈而起，便如一支箭般標向雷烈風，同時，雙掌運勁……

雷烈風見他身法奇快，已然避無可避，惟有被迫出雙掌硬碰。

眼看四隻手掌將會碰在一起了，誰知趙長恨竟在急速的攻勢之下雙掌一沉，雙掌立時變作標指直插雷烈風腹部。

雷烈風見他這般不要命的打法，心中一寒，竟忘了沉蹄，趙長恨雙手標指亦已攻到，幸而他心念電閃，雙掌繼續推向前去……

趙長恨已看得出雷烈風拳脚功夫有限，滿以為這一招可以擾亂他的陣脚，誰知雷烈風雙掌繼續攻來，他以為雷烈風採用兩敗俱傷的打法，所以，雙標指連忙向上一格，格開了雷烈風雙掌。

雷烈風雙掌被趙長恨格在橋手之外，中門大開，趙長恨忙一進馬直逼雷烈風，同一時間，右手拇食指已成「扣手」，雷烈風已來不及閃避，趙長恨的「扣手」已飛快扣着他咽喉，雷烈風立時被制住，動彈不得。

趙長恨的扣手已扣着雷烈風咽喉，只要雙指一運勁，雷烈風就會立時命喪當場，但趙長恨沒有運勁，而且忽然把扣手離開雷烈風喉部。

雷烈風是用刀的高手，但拳脚功夫却平常得很，加上他臨敵經驗又少，是以，與身經百戰的趙長恨一交手，不久便敗下陣來。

雷烈風滿以為趙長恨會向自己痛下殺手的，但趙長恨竟把扣着自己咽喉的扣手鬆開，頓感詫異起來。

趙長恨放開雷烈風後，連望也沒有望他一眼，便用背對着他，雙手攏在背後，然後就好似根本沒有發生過任何事一樣。

雷烈風呆望着他的背部出了會神，他並非一個怕死的人，但剛才失手被擒，趙長恨又不殺自己，也不禁捏了把汗。

趙長恨仍是用背對着他，這時，忽然冷冷的道：「剛才你是不是輸了？」

雷烈風回答道：「不錯，你贏得很漂亮。」

「若果我要殺你的話，你現在是不是已是一個死人？」

「不錯。」

「你知不知道我為什麼不殺你？」

「因為你是我的朋友。」

趙長恨聽了，驀地回頭，用凌厲的眼光望着他，面上的肌肉跳了兩下，冷冷的道：「幸而你當我是朋友，否則你現在已是死人一個。」

雷烈風微笑道：「所以我一直都認為，交朋友的好處實在太多了。」

「你最好記住，我一直沒有把你當作過是朋友。」

「我知道！」

「還有，我今次饒了你一命，只是要還你把我當作朋友的一個情，待會分手之後，從今而後，我們就是敵人，你最好記住。」

雷烈風問道：「若教我下次碰着你的話，我希望我能夠及時告訴自己關於這一點。」

趙長恨道：「還有一點你非要時時刻刻告訴自己不可。」

「那一點？」

「不要胡亂去管人閒事！」

雷烈風微笑道：「管閒事的好處的確不多，但這世上無疑有這種人。」

趙長恨說道：「所以這種人才最容易死。」

雷烈風道：「但這世上沒有人喜歡管人閒事的話，死的人就更多了。」

趙長恨向他冷哼一聲，也不再說話，回轉身便向前走。

雷烈風從後問道：「你與柳家堡的人有何過節？」雷烈風說完這句話之後，才知道多此一問，趙長恨當然沒有答他，而且漸行漸遠。

雷烈風只好目送他在遠方消失。

× × ×

七月初八，天晴。

七乘人馬在郊外向着太原市而來，這七人當中，為首的是柳亮，跟着身後的，是一個大概四十歲左右的漢子，這人身材高大，面上神威凜凜，原來此人就是柳家堡一級侍衛領班，名字喚作唐昭，是柳家堡侍衛中頂尖兒高手。

原來柳家堡中有侍衛數百人，這數百侍衛共分三級，其中以一級侍衛武功最高强。

三天前，柳亮來太原市的時候，只帶了十名武功較平凡的三級侍衛前來，沒料竟遇上了趙長恨，十名侍號中被殺了六個，要不是雷烈風拔刀相助的話，其餘四名侍衛及柳氏三兄妹相信也難逃趙長恨毒手，所以今次柳亮外出不敢托大，共帶了四名一級侍衛，連同唐昭，還有另一人則是狄乘歡，以唐昭的武功，就是再碰上了趙長恨，單是唐昭一人，已可以與趙長恨週旋有餘，何況還加上狄乘歡及另四名武功不弱的一級侍衛？所以，柳亮此行已很放心。

一行人奔馳了不久，便已進了市中，再在街上穿插了一會，便來到雲來客棧的門前。

當下，柳亮吩咐了唐昭等人在客棧門前等候，自己便下馬走進店內。

柳亮一踏進客棧內，便看見雷烈風坐在一座頭處用飯。

雷烈風見了柳亮，眼睛一亮，連忙站起身來，拱手道：「原來是柳兄，幸會，幸會！」

柳亮也拱手還禮道：「雷少俠，小弟又來打擾你來了。」

雷烈風道：「柳兄說那裏話來了，」接着道：「柳兄，相請不如偶遇，請坐下來大家共謀一醉。」

柳亮呵呵笑道：「那麼小弟就不客氣了。」接着，雷烈風替柳亮斟了酒，雙方便對飲起來。

柳亮喝了三碗酒後，對雷烈風道：「雷少俠，有道是『無事不登三寶殿』，小弟今次專程來到，一則探望雷少俠，二則是小弟有一不情之請。」

雷烈風道：「若柳兄有事要小弟帮忙，小弟自當竭盡棉力。」

「雷少俠眞乃生性豁達之人，」柳亮道：「是這樣的，三天前雷少俠救了咱兄妹三人，雷少俠武功高强，此事小弟告訴家父，家父對雷少俠極為欽佩，欲想一睹雷少俠風采……」

雷烈風說道：「柳兄怎地如此誇獎小弟？」

「雷少俠也不要太謙了，」柳亮道：「還有，舍下的二級侍衛欠缺一名教頭之職，家父聽聞雷少俠武藝驚人，欲想雷少俠到舍下出任這一教頭職位，不知雷少俠意下如何？」

雷烈風心念電閃，飛快的想：「若果柳亮請我到柳家堡去作客，始終不能久留，既然他請我做教頭，我豈非可以在柳家堡長期逗留？這樣對偵查『驚雷刀譜』之事可以慢慢由淺入深的打探了，實在正中我下懷。」他心中這樣想，口中道：「小弟這點兒微末技倆，柳兄竟如此抬舉，實在令小弟汗顏無地。」

柳亮道：「雷少俠與小弟一見如故，也不要太謙虛了，還望雷少俠賞面吧。」

雷烈風道：「實不相瞞，小弟這幾年來閒雲野鶴，浪蕩江湖，身就好似無根的浮萍一樣到處流浪，這些生活也有點厭倦了，所以也想有一處安身之所，既然令尊翁與柳兄如此錯愛小弟，小弟就却之不恭了。」

柳亮聽了，喜道：「雷少俠是答應下來了？」

雷烈風道：「這教頭之職，小弟恐怕難以勝任，不過，小弟只好盡力而為。」

柳亮道：「小弟還怕雷少俠不賞面，原來雷少俠竟是如此爽快之人，好極，來，小弟敬雷少俠三杯。」

雙方又互敬了三杯，然後，柳亮道：「既然雷少俠答應出任這低微職位，不知何時可以上任？」

雷烈風道：「就明天如何？」

柳亮道：「雷少俠眞快人快語，好吧，明天小弟再來接雷少俠到舍下去。」

柳亮眞的想不到雷烈風答應得如此爽快，高興之餘，黃湯不斷灌進肚子裏去，直到有幾分酒意時，雷烈風才阻止他繼續飲下去，再過不久，柳亮也就與唐昭等人回柳家堡去了。

柳家堡中當教頭

當晚。

雷烈風算了客棧的房飯錢，預備明天一早就到柳家堡去。

晚上，他難免有點心情緊張，無數日後問題縈繞腦中。

——柳家堡守衛森嚴，若想偵查「驚雷刀譜」下落，刺殺柳常春，完成師父遺願，容易辦到嗎？

他知道，若果自己到柳家堡的企圖被

揭發，相信只有死路一條，到柳家堡偵查「驚雷刀譜」其實也是一大冒險，但他不怕。

無論如何要奪回「驚雷刀譜」，然後刺殺柳常春，替師門報仇，替祖師清理門戶。

但歐陽斌呢？如何去找歐陽斌？

柳常春會不會仍與歐陽斌保持聯絡？歐陽斌也是非殺不可的一個人，但他下落不明，也不作多想，總之，明天是自己面臨一大挑戰的開始。

× × ×

次天一早。

雷烈風已準備好，只等待柳亮到來。

大概到了巳時，柳亮果然帶了大批人衆前來迎接雷烈風，這批人大概有三十人，柳亮給雷烈風的面子可眞大，令雷烈風不禁有點受寵若驚。

柳亮見到了雷烈風，熱情洋溢於表，雙方寒暄了一會，柳亮便命人拉過一匹高大駿馬讓雷烈風騎上，然後便向柳家堡而去。

柳亮對雷烈風當眞有一見如故之感，二人又都是年輕人，所以一路上都談笑風生。

雷烈風見柳亮對自己有如一個老朋友一樣，心中不禁有點慚愧，因爲自己到柳家堡去的目的是要殺他的父親，所以他非要告訴自己不可，從現在起，一定要抑制自己的感情，更不能因爲柳亮對自己好而消除殺柳常春的念頭。

一行人放慢脚步而行，大概過了一個時辰光景，那座宏偉的柳家堡已擺在眼前了。

雷烈風處事經驗有限，見了這座其實是龍潭虎穴的地方不禁心中緊張起來。

他强自抑制自己的緊張情緒。

柳家堡佔地極廣，外貌就如一座城般，再行不久，已到了城牆下的入門。

城門重門深鎖，衆人站在護城河邊。

城牆上的守衞見了柳亮，便把城門開了，接着一條吊橋緩緩放下，不久，吊橋橫放在護城河上，一衆人等便步上吊橋。

進入城堡後，雷烈風可以看見眼前是一座大廣場，行了一會功夫，跟隨着柳亮的三十多名侍衞分從兩旁散開。

× × ×

原來廣場盡頭處兩旁便是一系列的馬廐，侍衞們騎馬回馬廐去了。

柳亮帶着雷烈風繼續向前行，前面是一大座花園，花園內的花草料理得很不錯，全都生長得朝氣盎然。

花園中央有一個大池塘，塘裏養了各種魚兒，塘的中央是座假山，這座假山雖然不甚大，但佈置得有如仙景般，敎人一看就喜歡得很。

繞過花園，就是一系列的房舍，這些房舍作半方形建築，中部是柳家一家的居所，左右兩列是下人、侍衞等的居所。

在房舍的正門前是一座小花園，園中有一條以大理石砌成的小路，這條小路是通往正門的。

雷烈風知道走完這條小徑就是柳家堡的心臟地帶，這時他的緊張心情已較和緩下來。

二人走完小徑，經過一座大門，來到天井，走過天井便是柳家堡的正廳。

雷烈風從天井向廳中內望，只見廳中站了二十多人，坐在居中的，是一位五十來歲的中年人，雷烈風越行越近，可以清楚看見此人身體粗壯，頭髮微白，雙眼烱烱有神，面上神色却有點狡猾，不問而知，此人一定是柳家堡堡主柳常春了。

站在柳常春身後的是四個不同年紀的女人，原來這四個女人都是柳常春的妻子，這四個女人從左起分別是柳常春的元配，已五十歲過外，以這個年紀的女人而言，什麼風光也成過去了。其次就是柳常春的第二夫人，大概四十歲年紀，雖然已四十歲，但從樣貌與身材着眼，仍有點吸引男人的條件。再其次就是柳常春的第三夫人，這第三夫人三十歲還不夠，論樣貌是四人之中最端莊的一個，彷彿是一個很關心丈夫兒女的好妻子，做男人能有這樣的妻子，若還不滿足的話，就眞的不知道什麼才叫滿足了，但柳常春偏偏還不滿足，因爲他還有一個只有廿三四歲的妻子，再說這三夫人，雖然樣貌端莊得體，但眉宇間却透出一點抑鬱。至於這第四夫人，當然是一個嬌俏人兒了，但一個嬌俏的妞兒嫁了一個可以做父親的丈夫，這滋味也委實難受的，青春已不屬於自己，最可悲的也不屬於丈夫，她只好把青春虛耗在這個老人身上，所以這四夫人面上，除了嬌俏外，還有可憐二字。

站在柳常春身旁的，全都是穿着柳家堡侍衞服式的侍衞。

此時，柳亮與雷烈風已走到大廳，柳亮走到父親跟前，先請了個安，然後道：「爹！孩兒已把雷少俠帶到。」

柳常春那多疑的眼光望了雷烈風一眼，「嗯」了一聲。

雷烈風向柳常春行禮道：「晚輩雷烈風拜見柳堡主。」

柳常春又向他上下打量了一會，然後淡淡的道：「聞名不如見面，雷少俠果然是一個人物，亮兒沒有走眼。」

雷烈風道：「柳堡主謬讚了。」

柳常春道：「亮兒說你武功不凡，向老夫推薦你出任本堡二級侍衞的敎頭，希望你不要敎老夫失望才好。」

雷烈風見了柳常春，不禁湧起仇恨，但他强自抑制住這股衝動，道：「晚輩自當竭盡棉力，直令堡主滿意爲止。」

柳常春說了一個「好」字，隨即站起身來，向二級侍衞領班道：「引路！」

這二級侍衞領班名叫丁卯，向雷烈風道：「請雷少俠到練武場去。」

雷烈風一聽，已知柳常春要試自己武功來了，連忙作好心理準備，跟隨着一干人等從後門到練武場去。

這練武場面積也眞不小，衆人來到，只見場中雲集着近百人正在刀來刀往的練起刀來，場邊則有另一人在指導。

衆人見堡主駕到，連忙停止練習，收起大刀立在兩旁。

站在雷烈風身旁的柳亮對雷烈風道：「這些全都是本堡的二級侍衞，剛才指導他們練刀的，正是二級侍衞敎頭杜星。」

雷烈風奇道：「柳兄，你不是說貴堡正缺少一個二級侍號敎頭嗎？怎地此人又是二級侍衞敎頭了？」

柳亮道：「但小弟認爲雷少俠的武功比杜星高出幾倍，所以爹打算把杜星辭去，委任雷少俠出任他的職位。」

雷烈風心想：「這豈非搶了別人的飯碗，我如何做得安樂？」但隨即想起自己來此的目的並非爲了混飯吃，也顧不得安不安樂了。

此時，只聽柳常春叫杜星道：「杜師父你過來。」

這五十多歲的杜星聽堡主有召，連忙趨前，恭恭敬敬的問道：「堡主有何吩咐呢？」

柳常春道：「你在柳家堡做敎頭有多久了？」

杜星道：「回堡主，到下個月初十日，屬下已足足幹了十二年了。」

柳常春道：「你有沒有想過回家去安享晚年？」

杜星一聽，面色微變，因爲他已明白堡主的弦外之音，吶吶的道：「堡主之意是……」

柳常春道：「你想不想幹下去？」

他還未開口，柳常春已道：「老夫已覓得一個比你還要好的人選！」

杜星向人羣一望，只有一個雷烈風是陌生人，不問而知，堡主口中的人選一定是他了，所以，立時以不屑的眼光望了他一眼。

雷烈風被他一望，心中有點慚愧，因爲自己的出現，非把杜星的飯碗丟掉不可，可是他明白要辦大事就不能心軟。

柳常春又對杜星道：「這位就是雷烈風少俠，杜師父若能勝得了他的話，你這敎頭之職就可以保持了。」

杜星見雷烈風年紀輕輕，壓根兒不放在心上，而且還生了一點恨意。

雷烈風要偵查「驚雷刀譜」的下落，第一步就非要打敗杜星不可。

柳常春已命人將一把刀交給雷烈風。

杜星見雷烈風握刀在手，說道：「領敎！」便向練武場中行去。

雷烈風也走到場中，他面對着杜星，右手握刀，給杜星行了一個前輩之禮，道：「請杜師父賜敎！」

這一仗，杜星爲了要保持職位，也爲了面子，生出了非勝不可的心理。

雷烈風也不能輸。

「喝」的一聲，杜星首先發動搶攻，手中一刀便向雷烈風攔腰砍來，雷烈風站了個「金鷄獨立」之勢，用刀擋了杜星這一招，接着刀尖直指杜星腹部，杜星連忙一側身避過，同一時間，一刀直砍他頭部，雷烈風微一低頭，避了此招，杜星下一招改劈他腰部，雷烈風用刀一擋，把杜星的刀逼開，接着一彈而起，迎頭一刀砍向杜星，杜星也不弱，舉刀一格，左掌同一時間直印他左腰，雷烈風也連忙以橋手格開了……

雙方一交手便打得激烈異常。

杜星能在柳家堡出任二級侍衞敎頭，而且一幹便是十二年，武功當然不是平凡之輩，已可以說是一流高手了。

所謂一山還有一山高，杜星雖然武功不弱，但與雷烈風交了數十招後，已顯然不是雷烈風對手，這並不是杜星年紀已老，而確實是雷烈風的武功確是勝了一籌。

雙方刀來刀往的已打了百來招，此時杜星已被雷烈風逼得只能招架而無力還手了。

杜星在柳家堡幹了十二年敎頭，十二年來，倒也受了不少別人的尊敬，見了雷烈風的出現，知道他有心與自己搶飯吃，心裏早有點怒了，現在情知自己不能把他打敗，飯碗被他搶去也就罷了，更令自己氣憤的，十二年來受到別人的尊敬，竟被這小子弄得自己顏面全無，所以杜星對雷烈風更加恨意加倍，雖然明知自己再鬥下去只有落敗，仍非要支撐下去不可。

不久，柳常春忽然叫道：「停！」

二人立即停了下來，雷烈風望着杜星，拱着手，眞誠的說道：「多謝杜師父賜敎！」

這一仗，杜星雖然還可以支撐多三數十招，不至就此落敗，但既然柳堡主叫停，杜星當然明白已分出勝負了。

雖云勝敗乃兵家常事，打敗了不足爲恥，但所謂「文無第一，武無第二」。有些武學之仕對勝敗看得極重，認爲打敗仗是一項恥辱，杜星就是這種人，更何况輸給一個自己極瞧不起的人手上？

杜星望着雷烈風，淡淡的道：「雷少俠果然武藝驚人，佩服，佩服！」

杜星雖然口說佩服，但任誰都看得出他根本一點也不佩服雷烈風，語氣與眼神中出現妒忌與恨意。

杜星說完，便垂着頭離開場中，站在人羣之中。

圍觀者都報以雷烈風勝利的掌聲。

雷烈風雖然打敗了杜星，但一點也不感到光彩，他甚至覺得很不好意思。

雷烈風向圍觀者作了一個四方揖，以示答謝衆人的掌聲。

此時，一名青年忽然一個大翻身從圍觀人羣中躍到雷烈風面前。

這青年大概廿八九歲，長得高大英俊，面上威武得很，但神色却有幾分冰冷，敎人一看便對他有點敬畏。

雷烈風見他飄逸的落到自己身前，這一份輕功甚是不弱。

那青年落到雷烈風面前後，語氣有點冰冷的道：「在下想領敎閣下高招！」

雷烈風知道柳常春要試自己武功，不會只有一個杜星，或許還會陸續有高手出現，所以見了那青年向自己躍過來後，也作好了心理準備，當下向青年拱手道：「請敎閣下高姓大名！」

青年道：「柳家堡長子，柳宏！」

雷烈風說道：「原來是柳大少爺，失敬！」

柳宏也不作多說，持刀拉開架式，耍了幾下花招，說聲「接招」，便向雷烈風撲了過去，雷烈風見他一刀向自己下盤掃來，忙把身子一拔，在半空中一刀向柳宏掃將過去，柳宏當即一錯馬步，大刀向上一挑，挑開雷烈風的刀，同時，雷烈風亦已落在地上，柳宏也不回身，順勢一刀向雷烈風切了過去，這一刀角度刁鑽得很，雷烈風一轉身，僅僅避了此一招。

柳宏攻勢咄咄逼人，見雷烈風避了此一刀，微一收勢，又一刀向雷烈風攔腰削去，但柳宏招數已用盡，雷烈風從容的化了此招，接着老實不客氣一刀直劈柳宏胸

膛，柳宏見此一刀來勢兇猛，連忙向後一翻避了開去，雷烈風微佔上風，雙脚向後一蹬，直追柳宏，柳宏見他追了過來，不避反攻，見雷烈風一刀砍來，立時來一記硬拚，「噹」的一聲，兩把刀碰在一起，刀口立時迸起幾粒星火，同時把兩人震退了兩步。

這柳宏的武功比杜星高出一籌，果然不愧爲柳家堡長子，當下，雷烈風已心中有數，也不敢大意，把全副精神都放在應付柳宏身上。

雙方退了兩步後，柳宏再次發動攻勢，大刀晃了兩晃，使一記乃父柳常春所創的「柳家刀法」之一式「開山劈石」，只見他身子如陀螺般的轉着，刀尖直指雷烈風，雷烈風見此一招怪異中帶着凌厲，當即不敢大意，先避一避，看準虛實方才迎接，但柳宏彷似料到他有此一着，身形一轉，已轉到雷烈風身後，接着一刀向他削下，這一刀兇狠異常，但雷烈風也非弱者，連忙向前一跌，避了此招，柳宏見他跌下，刀尖忙向下一插，彷似要把雷烈風置諸死地一般，雷烈風早料到他這一招會如此攻來，所以躺在地上連忙伸脚把柳宏握刀的右手踢開，這一着時間拿捏得非常準確，他踢開柳宏的手後，熊腰立時一扨，整個人在同一時間彈了起來。

柳宏下一招「漁翁撒網」亦已攻到，這一招「漁翁撒網」當眞名符其實，只見柳宏的刀光有如一隻大網般向雷烈風蓋將過來……

雷烈風見狀，忙使一式「雷電交加」相迎，立時間，兩柄大刀碰在一起，「噹，噹」之聲響個不絕……

兩大高手打得激烈無比，圍觀的百多人都看得目瞪口呆，每人都摒着呼吸，彷彿恐怕自己的呼吸聲會影響二人的激戰一般。

杜星見雷烈風果然武藝高强，妒意與恨意更加深了一層。

杜星的百多個弟子之中，大部份都不滿雷烈風搶去師父的職位，但現在見雷烈風的武功確比師父杜星高出不止一籌，是以，人人都在一剎那間對雷烈風另眼相看起來。

柳亮見了雷烈風的武功，更加欽佩萬分，心中喜意更加油然而生，認爲他向父親推荐雷烈風出任二級侍衛教頭，自己果然沒有走眼，怎不教他心花怒放？

且說雷烈風與柳宏二人交了百來招，雖然雙方勝負未分，但兩人同樣鬥得驚險萬分，只要一方稍一不慎，就非重重吃上對方一刀不可……

交手之前，雷烈風只本着以武會友去迎戰，但絕想不到柳宏竟當自己是大仇人一般，一開始便如拚命一般打法，雷烈風雖感意外，但出招絕不散亂。

此時，雙方又由地上鬥至半空，只見兩人快捷無倫的在半空交了十招過外，然後雙雙站回地上。

兩人再打五十招之際，柳宏招數已開始散亂，再打十來招，柳宏出現了求勝心切之心，忽然身子如箭般標向雷烈風，雷烈風見柳宏身子快若閃電向自己衝來，當即身體向後一扨，做了一條橋般，在這一剎那，柳宏身體從他胸膛飛過，同時，手中大刀不忘向雷烈風飛快砍下，但雷烈風絕不慢，左脚向外一撐，身子便向右飛了開去，避了這一擊之後，大刀向柳宏掃了過去，柳宏身子仍未落地，見雷烈風一刀掃來，身體又如陀螺般轉了幾轉，手中大刀欲把雷烈風一刀擋開，但可惜遲了一步，腹部立時被劃了一刀，也幸而他身法奇快，所以才只被劃破了衣衫，不至傷及皮肉。

柳宏中了一招後，再翻了兩個觔斗，方才站定，一當站立，立時嚴加防守，恐防雷烈風乘勝追擊。

雷烈風並沒有追擊，他只是站了一架式，等待着柳宏。

柳宏見雷烈風並不向自己進招，忽然收起招式，眼光對雷烈風充滿敬佩，然後，刀尖指地，拱手對雷烈風道：「雷少俠果然武功高强，佩服，佩服！」

柳宏這兩聲「佩服」却是誠懇的說出來。

雷烈風當下還禮道：「柳大少爺武藝超羣，剛才與在下切磋，得益良多，還望柳大少爺多加點撥則個。」

柳宏道：「勝負已定，雷少俠何必謙虛？」

雷烈風道：「承讓！」

柳宏也不打話，再一拱手，便向人羣中走了過去。

雷烈風勝得很精彩，但並沒有人報以掌聲，因爲他打敗的是柳家堡大少爺。

柳常春見雷烈風連武功不弱的長子也打敗，與次子柳亮對望了一眼，然後，柳常春點了點頭，又發出一絲微笑，父子二人彷彿覺得很滿意。

此時，一條高大的人影正躍向場子中央。

雷烈風見狀，連忙作好準備，他知道又有高手向自己挑戰來了。

此人是一級侍衛領班兼教頭，唐昭。

雷烈風初來步到，柳家堡上下人等對他陌生得很，剛才他勝了杜星與柳宏已引起一部份人不滿，加上他江湖閱歷不夠，不懂說門面話，別人更以爲他狂妄自大，因而對他有幾分討厭，唐昭顯然是其中一人。

唐昭威猛的站着，左手握着刀鞘，右手握刀柄，緩緩的把刀拔了出來，道：「在下想領教閣下高招。」

雷烈風回答道：「唐領班多加點撥則個。」

雷烈風這句話說得既眞誠也謙虛，但聽在唐昭耳中，彷似含有「放馬過來吧」之意，立時產生幾分怒意。

正當唐昭擺起架式，欲想進招之際，柳常春忽然大喝一聲：「住手！」

唐昭停了下來。

柳常春道：「雷少俠已很疲倦了，待日後才切磋吧。」

雷烈風微笑對唐昭道：「唐領班，失陪了！」

唐昭見他此一微笑，似含有輕佻之意，對他更增添幾分憎厭起來。

柳常春含笑走到雷烈風面前，當下對雷烈風說了不少恭維之言。

柳常春對雷烈風言畢，轉頭對杜星說了一番話。

原來柳常春見杜星在柳家堡幹了十二年教頭，不想就此把他辭退，於是把杜星貶爲一級侍衛。

杜星也是一個行走過江湖的人物，今番從教頭之職被貶爲侍衛，本來也無面目幹下去，但感到自己在雷烈風手下栽了一個觔斗，心中對雷烈風的恨意油然而生，心想，終有一日要討回這個面子，於是便萬分不願意的留了下來。

×　　×　　×

柳常春向上下人等宣佈雷烈風由今天起正式出任柳家堡二級侍衛教頭，令杜星恨得牙癢癢的，一雙眼如要噴出火來，心高氣傲的唐昭與杜星同一鼻子出氣，他見雷烈風打敗杜星，堡主又如此看重他，不禁視雷烈風如一顆眼中之釘。

當晚，柳常春特意設宴欵待雷烈風，令唐昭更加氣上心頭。

柳家堡之中，最佩服雷烈風的人就是狄乘歡。

狄乘歡爲人比較率直，與唐昭、杜星等人目中無人的性格根本就是兩個極端，他在柳家堡多年，在堡內談得上的朋友沒有幾個，所以認識了雷烈風之後，就把雷烈風當作知己一般看待，而雷烈風也覺得，在柳家堡內，能夠值得去交的朋友，就只有狄乘歡一個，所以二人有一見如故之感。

當晚，柳常春替雷烈風設下的宴會，唐昭、杜星等人都有出席，但這些人都感到食不甘味，尤其是杜星，被雷烈風打敗後，竟含恨在心，只一味在思量日後如何對付雷烈風，雷烈風當然看得出杜星是一個陰險小人，他在告訴自己，對于杜星，日後非提高警覺不可。

這一餐，在極不融洽的氣氛下散席。

×　　×　　×

雷烈風被安排住在柳家堡後花園一系列房舍其中一間房，這間房離狄乘歡的房間也不甚遠。

二人離開宴會後，雷烈風便回房去，但狄乘歡表示要與雷烈風翦燭長談，於是二人便在雷烈風的房間傾談起來。

此時，狄乘歡道：「雷教頭，這唐昭與杜星對你似乎含有敵意，日後要小心一些。」

雷烈風道：「別人怎樣對我，就由他們怎樣好了。」

狄乘歡繼續道：「堡主一向疑心很大，日後你也要小心，不可大意。」

雷烈風道：「以柳堡主今天在江湖上的地位，疑心難免是大一點的了，不然也不會建立這座城堡。」

狄乘歡道：「嗯！雷教頭果然是聰明人。」

雷烈風道：「不知柳堡主爲什麼要建這座城堡？守衛又爲什麼如此森嚴？」

狄乘歡道：「你想知道？」

雷烈風當然很想知道，但他作出漠不關心之狀，道：「隨口問問吧了。」

狄乘歡道：「據說，柳堡主本來野心很大，他想統治中原武林，於是便建了這座城堡，然後慢慢着手統治中原武林的功夫，柳家堡建成不久，柳堡主與道峯嶺的楚仁傑發生衝突，雙方勢成水火，楚仁傑的父親更被柳家堡的人所殺，楚仁傑爲了要報父仇，屢次派人攻打柳家堡，十多年來，雙方積怨日深，最近，楚仁傑更不時派人混入柳家堡來，但幸而每次對方都被發覺了，兩個月前，便有爲數二十人在半夜中爬牆進來，這二十人武功都在一流之上。」

雷烈風道：「後來怎樣？」

狄乘歡道：「這二十人當然沒有一人能活着離開，但柳家堡也因而損失了三十名侍衛。」

雷烈風道：「他們這樣做最主要是殺堡主？」

「不錯，他們每次行事都嚷着同一口號。」

「什麼口號？」

「『同心一志摘柳首』！」

雷烈風道：「這是什麼意思？」

狄乘歡道：「『柳首』之意是指柳堡主之首級。」

「他們要摘柳堡主的首級？」

「不錯。」

雷烈風道：「柳家堡守衛森嚴，而且高手林立，他們根本很難達到目的。」

狄乘歡說道：「無論如何，我們每個人都要負起保衛柳家堡的責任，絕不能鬆懈。」

雷烈風心想：「狄兄可眞忠心耿耿。」口中說道：「這個當然。」

時已深夜。

柳家堡四週一片死寂，但負責夜更巡守的侍衛們毫不敢放鬆四處巡視。

雷烈風在進入柳家前一晚整夜無眠，日間又與杜星及柳宏作了兩場激戰，黃昏過後的一頓飲宴又喝了點酒，人也覺得有點疲倦，本想上床休息，但他與狄乘歡一見如故，二人越談越投緣，談至夜深人靜時份，竟然睡意全消。

就在二人談得起勁之際，此時，雷烈風突感不妙。

原來雷烈風在死寂之中忽然聽見一些不尋常的聲音。

雷烈風內功深厚，聽覺甚是靈敏，雖然很輕微的聲音，他仍能很清楚的聽見。

他感覺到這些聲音是從後花園傳過來的。

狄乘歡見他在傾談間忽然靜止下來，看他的神情，似乎全神貫注在留意着什麼似的，頓感奇怪，忍不住輕聲道：「什麼事？」

雷烈風做了一個不要聲張的手勢。

狄乘歡摸不着頭腦。

雷烈風運用內功聽過眞切。

他聽到的是連續幾聲的悶哼聲，他立下判斷——一定有侍衛被人掩着咀巴殺了，因而慘叫聲變成輕微的悶哼聲。

這個情形，一定有人混進柳家堡來了，還殺了幾名侍衛。

雷烈風數過，一共有六下悶哼聲，即是說有六人被殺了，而柳家堡的侍衛剛巧是六人一組的。

此時，雷烈風一聲不响的把蠟燭吹熄了。

狄乘歡頓覺詫異，正想開口，雷烈風已輕聲道：「不要聲張！」

狄乘歡輕聲奇道：「什麼事？」

雷烈風道：「快拿武器，後花園有敵

人混了進來。」

狄乘歡相信雷烈風的說話，連忙拿起一柄大刀，雷烈風亦已把刀握在手中。

二人推門而出。

一來到後花園，果見有十二名穿着夜行衣的人在四處摸索。

雷烈風連忙衝前，大喝一聲：「什麼人？」

黑衣蒙面人見行藏敗露，忙向二人衝前。

狄乘歡見他們果然來意不善，立時從身上掏出竹哨子放在口中，然後用力吹响召人增援。

黑衣人已向二人一擁而上，其中一人叫道：「『同心一志摘柳首』！」

狄乘歡大聲叫道：「又是道台嶺的賊黨！」

其中一黑衣人手一揮，其餘人等便向雷、狄二人一湧而上。

狄乘歡對堡主最是忠心，掄起大刀，便向黑衣人迎了上去。雷烈風當然不會袖手旁觀。

當下，二人便與十二名黑衣人在後花園激戰起來。

這十二名黑衣人敢胆闖入龍潭虎穴的柳家堡，武功當然不是泛泛之輩，而且人人都猛如獅虎，銳不可擋，但幸而雷、狄二人武功也不弱，雖面對强敵，却一點也不慌亂。

黑衣人見剛才狄乘歡吹响哨子，知道將有人增援，所以人人都想速戰速決，但面對兩名高手，非但不能速戰速決，甚至想脫身也非易事。

此時，雷烈風手起刀落，已先後殺了三名敵人，其餘九人，且戰且走的退至園牆之下，而在牆上有十二條繩索垂將下來，十二名黑衣人就是沿着這些繩索來到後花園的。

衆黑衣人欲想沿繩索而走，但雷、狄二人那能如此容易讓他們走？尤其是雷烈風，多殺一名敵人，就給柳常春多一份信心。

這時，柳家堡上下忽然人聲鼎沸，只一會工夫，已有近百侍衞各拿火把向後花園湧了過來。

這些侍衞當然是聽了增援的哨子聲湧來的。

後花園被火照得白晝一般。

九名黑衣人見增援到了，此刻也不打算逃跑，其中一人大叫道：「同心一志摘柳首。」其餘人等也大聲叫着同一口號，然後，九人果然同心一志如受了傷的猛獸般衝向人羣。

這一股力量當眞如洪水一般，九人手起刀落，便有幾名武功較低的侍衞當塲被殺。

唐昭、丁卯、鄭池中、杜星亦已趕到，衆人立時把九人圍在核心。

唐昭果然是高手，只見他兵器也沒有拿，便向九人攻上去，只幾招功夫，便空手殺了二人。

雷烈風見了唐昭的殺人手段，也不禁佩服他的武功起來。

此時，柳常春由三名兒子及二十名侍衞保護下來到後花園。

爲首的黑衣人見了柳常春，立時眼前一亮，便施展輕功，持刀越過人羣便向柳常春撲了過去。

雷烈風見了此黑衣人欲想對柳常春不利，也連忙展開輕功追向黑衣人。

爲首的黑衣人已在柳常春面前落下，但柳氏三兄弟已向黑衣人迎了上去。同一時間，雷烈風已落在黑衣人後面，然後一刀便向黑衣人背心劈下。

黑衣人先避開柳氏三兄弟，然後一回身擋了雷烈風一刀，二十名保護堡主的侍衞亦已把黑衣人圍起上來。

十二名黑衣人當中，要數此人武功最强，一時間，也不至於落敗。

話分兩頭，其餘頑抗的黑衣人亦已被唐昭等人殺了清光。

現在，只餘下爲首的黑衣人在頑抗到底，火光之中，只見他雙眼發紅，不一會，已有三名侍衞死在他刀下。

雷烈風知道唐昭等人殺了其餘黑衣人後一定前來助戰，但這人萬不能被唐昭等人殺死，以增加他們在柳家堡的傲氣，所以此人一定非由自己殺死不可。

雷烈風想到此點，立時精神一振，舞着大刀便向黑衣人着着進迫，其餘的侍衞與柳氏兄弟見雷烈風勇猛無匹，都紛紛讓開。

雷烈風交過手之人當中，以趙長恨武功最高，但這黑衣人武功也不在趙長恨之下。

鬥不多時，唐昭等人果然走了過來，雷烈風當然不想他們加入，但唐昭等人却並不加入，只站在一旁觀戰，而且每人面上發出詭秘的微笑，這微笑似在嘲笑雷烈風遲早會敗在黑衣人手下一般，所以他們在等待着他如何被打敗。

柳常春見其餘人等都被殺了，當然也樂意站在一旁觀戰。

黑衣人雖與雷烈風激戰着，但三番四次欲想擺脫雷烈風而逼近柳常春，但高手過招，一心豈能二用，而且雷烈風招數也把他逼得忙於招架而喘不過氣來。

再打不久，黑衣人已漸感吃力，唐昭等人見雷烈風已佔了上風，笑容也已不再見，代之而起的，是滿面恨意——對雷烈風的恨意，因爲看情形雷烈風可以把此人擊敗。

果然，再打三十招左右，黑衣人見明知不敵，忽然把刀尖對着自己心窩，一刀就向自己胸口插下，雷烈風見他想自殺，連忙舉脚一踢，把黑衣人的刀踢開，黑衣人的刀鋒立時從胸膛擦過，只擦傷了一點皮肉，接着，雷烈風第二脚亦已踢到，這一脚踢中黑衣人握刀右手的脈門，黑衣人脈門吃這一脚，整條右手立時麻痹，連刀也掉了下來，雷烈風乘這個機會，馬步向前一踏，大刀便橫架在黑衣人的頸上，接着伸左手把黑衣人的面罩扯下。

黑衣人眞面目一露，唐昭及柳常春等人見了，失聲的道：「啊！是『黑面魔神』丁重山！」

原來，這面色黝黑的「黑面魔神」丁重山乃是道峯嶺上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

柳常春見了丁重山等人今晚的行動，自然很明白是楚仁傑派來向自己尋仇的。

雷烈風擒着丁重山後，其餘侍衞便一擁而上，把丁重山按着動彈不得。

唐昭等人見雷烈風果然擊敗丁重山，心頭有一種很難受的滋味。

柳常春望着丁重山，恨得咬牙切齒，忽然向侍衞命令道：「去！把這姓丁的殺掉！」

其中一名一級侍衞接了命令，一刀便向丁重山砍下，唐昭忽然大聲叫道：「且慢！」

那侍衞的刀停了下來，柳常春用疑惑的眼光望着唐昭，唐昭對柳常春道：「堡主，姓丁的暫時殺不得！」

柳常春道：「爲什麼？」

唐昭走到柳常春身旁，道：「堡主，這姓丁的是道峯嶺上第三把交椅的人物是嗎？」

柳常春道：「不錯！」

唐昭道：「楚仁傑一向不打無把握之仗，今次派武功不凡的丁重山來夜襲柳家堡，當然有極大信心才這樣做，否則就會作無謂的犧牲，若果丁重山失手的話，道峯嶺就會損失一員猛將。以往道峯嶺派人來襲擊本堡，多是些普通脚色來作試探，但是今次丁重山出馬，情形顯然是有些不同了。」

柳常春一向多疑，聽了唐昭的說話，心裏不禁戚然，問道：「有什麼不同？」

唐昭望了雷烈風一眼，然後正色道：「屬下懷疑本堡混入了內奸，這內奸向道峯嶺提供了本堡的情形，因此丁重山才帶人行事。」

柳常春聽了，心裏暗吃一驚，道：「然則唐領班認爲如何處置姓丁的？」

唐昭牙一咬，狠狠的道：「先把丁重山鎖起來，然後向他迫供，供出誰是內奸來！」

柳常春聽了，想也不想，連忙向侍衞命令道：「先把丁重山帶進地牢！」

× × ×

地牢內。

丁重山被人作大字形的吊了起來。

柳常春及三名兒子站在丁重山面前不遠，唐昭、丁卯、鄭池中、杜星及雷烈風則站在另一旁，兩名手執有倒刺皮鞭的侍衞分站丁重山兩旁。

唐昭作了這次迫供的主持人，只見他舉起頭大的拳頭走到丁重山面前，不由分說的向丁重山重重打了三拳，然後冷笑兩聲，道：「姓丁的，誰是你的同黨？」

丁重山連吃三拳，面無痛色，對唐昭的發問更不理不睬。

唐昭見了他這副模樣，更加怒了，向兩名手執皮鞭的侍衞道：「給我重重的打，看他供不供？」

兩名侍衞接了命令，二人合力把丁重山的上衣除去，以便行刑時增加丁重山的痛苦。

侍衞扯下丁重山的上衣，就在此時，有一件物事從丁重山身上掉將下來。

這是一張卷成圓筒形的紙張。

唐昭見了，連忙俯身拾起，紙張打開一看，原來這張紙繪着柳家堡的地形。

柳常春見了，先是一怔，然後道：「這張地形圖顯然是本堡內的人繪的，本堡果然有奸細混了進來。」

地牢衆人不約而同的叫了起來：「誰是奸細？」

唐昭道：「果然不出我所料。」

杜星道：「堡主，今晚的事似乎有點巧合！」

柳常春道：「什麼巧合？」

杜星先望了雷烈風一眼，然後對柳常春道：「雷教頭今天才到任，晚上就發生這件事，不是有點巧合嗎？」

雷烈風當然明白杜星的弦外之音是指自己是奸細，但雷烈風並不蠢，在這些情形之下，最聰明的做法就是保持緘默。

多疑的柳常春想了一想，沒有做聲，杜星見堡主不做聲，顯得有點失望。

此時，柳常春從一名侍衞手中奪去一條倒刺皮鞭，走到丁重山面前，狠狠的道：「丁重山，識相的，快說出誰是內奸，可免你的痛苦。」

丁重山很强硬的道：「怕痛苦的，還配做道峯嶺的兄弟嗎？」

柳常春大怒，舉起皮鞭，便向丁重山身上抽了過去，只抽了三下，停了下來，又問道：「你說不說？」

丁重山大笑幾聲，道：「柳常春，你以爲這勞什子皮鞭就可以嚇得了我丁重山嗎？」

柳常春道：「你眞的不說？」

丁重山道：「我爲什麼要說？」

柳常春更怒，舉起皮鞭，便好似下雨般向丁重山抽了過去，也不知抽了多少鞭，只把丁重山打了個皮開肉綻，身上傷痕好似棋盤一般縱橫交錯。

饒是丁重山身體如何結實，但吃了這一頓帶有倒刺的皮鞭，也難免痛楚過度而暈了過去。

柳常春見丁重山暈了，便命人將一桶水把丁重山弄醒。

丁重山醒後，只覺混身痛楚難當，一雙含有怨毒的眼光瞪着柳常春，面上肌肉怒得不停在跳動。

柳常春心想，既然柳家堡混入了奸細，這個奸細無論如何非抓到不可，他見丁重山口硬，不禁後悔剛才爲何不留下多一個活口，現在能供他誰是奸細的人就只有一個丁重山，所以他不能不繼續向丁重山迫供，此時，他又向侍衞命令道：「大刑侍候！」

其中一侍衞領命道：「是！」便欲拿刑具來，但唐昭忽然道：「且慢！」

柳常春向唐昭望了一眼，道：「唐領班有什麼高見？」

唐昭說道：「堡主，現在不適宜用重刑。」

「爲什麼？」

「若果用重刑的話，恐怕他受不了，若果這廝死掉的話，這奸細豈非很難查出來？」

「這也有理！」柳常春道：「但現在應該怎樣做？」

唐昭道：「先把這姓丁的一雙腿打斷，看他供不供才作打算未遲。」

柳常春道：「唐領班你作主吧！」

唐昭便命人找一根大木棒來，不久，一名侍衞便拿着一根手臂般粗大的木棒走了進來，唐昭把木棒接過手，在丁重山面前晃了兩晃，目的是在示威。

丁重山見了唐昭手拿木棒，不但毫無懼色，嘴角反而露出卑視的冷笑。

唐昭見了，怒氣立時往上湧，向丁重山大喝道：「姓丁的，你若不說出誰是同黨，我今晚就要你變瘸子！」

丁重山却仰天大笑起來，對唐昭的話毫不放在心上。

唐昭大怒，拿着木棒便向丁重山雙腿猛力打去。

丁重山咬緊牙齦，堅持的忍着痛楚，以唐昭出手之重，每一條腿只要打上兩棒，丁重山就是不死，這一生非做瘸子不可了，唐昭整整打了三十棒，丁重山就算有十雙腿也要斷了。

丁重山挨了三十棒後，雙腿的骨被打至粉碎，人也再度暈了過去。

柳常春見丁重山寧死不供，對這個在柳家堡的內奸更加害怕起來。

雷烈風見唐昭出手如此殘忍，立時把唐昭恨得咬牙切齒，不其然同情丁重山起來！

唐昭見丁重山暈去，命人把他弄醒，便對柳常春道：「堡主，這廝雖然口硬得很，但屬下有辦法令他供出同黨，但現在已深夜，堡主請先就寢，待明天才作計較吧。」

這個情形，柳常春也無話可說了，只好道：「唐領班，一切交由你處理吧！」

唐昭說道：「是的，堡主大可安寢無憂。」

柳常春由三名兒子陪同下離開地牢，當晚在寢室門外增加侍衛保護。

柳常春去後不久，唐昭、杜星、丁卯、鄭池中、雷烈風也先後離去，臨行前，唐昭吩咐四名侍衛徹夜看守着地牢。

一宿無話。

× × ×

次天一早。

有兩名侍衛在作例行巡邏，此時，行經通往地牢的甬道。

兩名侍衛行到地牢門前時，只見昨夜負責看守地牢的四名侍衛倒在地上，而且滿地流着從四名侍衛身上流下的鮮血。

血已凝結，四名侍衛，顯然已死去多時。

兩名侍衛見狀，吃了一驚，連忙衝進室內，一進宅內，只見丁重山頭部下垂，胸口很明顯的一度極深的傷口，地上滿是從他胸口滴下的鮮血。

丁重山死了，同樣的，從他胸口流下來的血亦已凝結。

兩名侍衛更驚，連忙離開地牢密室稟報唐昭。

唐昭還未起床，驚聞此一消息，連忙趕到地牢，一方面命人稟報柳常春。

雷烈風、杜星、丁卯、鄭池中、狄乘歡及柳氏三兄弟還有柳輕輕亦已很快知道此消息，衆人連忙趕到地牢去。

唐昭、雷烈風等人剛到地牢不久，柳常春亦已趕到。

柳常春一來到，神色大爲緊張，開口便問道：「唐領班，這是怎麼攪的？」

唐昭道：「丁重山一定被他的同黨殺了滅口的！」

這個簡單的問題任誰也想得到，柳常春要問的，並非這一點，他見地上躺了四具侍衛的屍體，忽然怒道：「你只派四名侍衛看守地牢？」

唐昭一驚，道：「屬下失職！」

柳常春仍很怒的道：「丁重山這個人物如此重要，你竟只派四人看守，你這人辦事豈非有點兒戲？」

唐昭垂頭道：「是，屬下一時大意，沒想得如此週詳。」

柳常春道：「丁重山一死，要找到這奸細不是更難嗎？」

在一旁的杜星道：「堡主息怒，既然唐領班已錯了，責罵也無補於事，唯今之計，就是火速找到兇手，相信這兇手也就是奸細了。」

柳常春一想杜星的說話也不錯，只好收了怒氣，說道：「這四名侍衛屬於那一級？」

唐昭道：「他們都是一級侍衛！」

柳常春道：「武功如何？」

唐昭道：「武功都很不弱！」

柳常春一聽，內心更加憂慮起來，只聽他沉吟道：「這人武功竟如此高强。」

隨即又對唐昭道：「查一查屍體的傷口！」

唐昭道：「是！」便先走到四名侍衛身旁查起來。

以唐昭的江湖閱歷，便很容易的知道四名侍衛臨死前並沒有作過激烈的打鬥，而且四人同樣胸口吃一刀致死，唐昭更可以證實，兇手所用的是柳葉刀之類的武器，同樣的，丁重山胸口所中的一刀也是同一兵器。

四名一級侍衛可武功都不弱，死前又沒有作過明顯的激烈打鬥，因爲若果作過激烈的打鬥的話，四名侍衛就不會一起死在地牢入口處，而且四具屍體幾乎躺在一起，從血漬所見四具屍體並未有被移動過的痕跡。

殺死四名侍衛及丁重山的兵器都是同一類型，然則兇手會不會是單獨行事，或者兇手不止一人？若果兇手不止一人的話，柳家堡內的奸細豈非多過一個人？若果兇手眞的是一個人的話，那麼這兇手的武功一定高强得很了，除非四名侍衛在睡覺中被殺死，但柳家堡的侍衛責任心都很重，絕不會在當值時間內睡覺，尤其是身爲一級侍衛更不會，因爲一級侍衛是二、三級侍衛的榜樣。

柳常春想起這一連串的問題，就更加感到不安起來。

他想了一想，道：「唐領班，你可以證實他們眞的被柳葉刀所殺？」

唐昭道：「柳葉刀的刀身較薄，所以屬下猜測他們是被柳葉刀之類的兵器所殺的。」

柳常春道：「假設兇手只有一人，那麼這兇手的武功豈非很高？」

唐昭道：「大概也不弱吧！」

柳常春道：「江湖上以柳葉刀成名的有什麼人？」

唐昭想了一想，道：「也有三四人，但這些都是白道的武林英雄，絕不會勾結道峯嶺的賊黨混入本堡做奸細的。」

柳常春是個多疑的人，又問道：「你再仔細想想，還有誰以柳葉刀成名的。」

唐昭想了一想，又道：「有一個人，一雙柳葉刀使得也很出色的了……」

柳常春急道：「誰？」

唐昭說道：「但屬下想，絕不會是此人。」

柳常春道：「爲什麼？」

唐昭道：「因爲這人十多年前已經死了。」

柳常春忽然神色一變，道：「難道是他？」

唐昭道：「堡主所指的，是不是歐陽斌？」

柳常春沒有做聲，他默認了。

雷烈風聽了歐陽斌三字，身子微微一震，面上神色也微一變色，心想：「歐陽斌？歐陽斌死了？柳常春聽了歐陽斌的名字後，神色有點不對，難道歐陽斌之死也與柳常春有關？」

雷烈風留意柳常春的神色，却不知道自己的神色也已被杜星及柳氏三兄妹所發覺，他仍在沉思。

柳常春又對唐昭道：「唐領班，本堡現在發生此等大事，這兇手一定非抓到不可，我要限你在五天之內查到這兇手，不然的話，你只好等着降級了。」

唐昭低頭道：「是，屬下一定竭盡所能，務必抓到兇手爲止！」

柳常春道：「這個最好，一切都由你負責吧！」說完，回轉身便離開密室，三名兒子也跟在身後，但行了幾步，忽然回轉身來，雙眼望着雷烈風道：「雷教頭，我知道你是一個有頭腦的人，這件事你不妨也查一查，若果查到誰是兇手，重重有賞。」

雷烈風道：「多謝堡主抬舉，屬下必定竭盡棉力，以不負堡主所托。」

柳常春再向他打量一番，然後很滿意的說了一聲：「很好！」便回轉身走了。

柳常春父子四人走後，室內氣氛却更凝重！

唐昭剛才被堡主責罵了幾句，又以不客氣的口吻命他在五天內找到兇手，不然會受到降級處分，他聽了，第一個反應就是：「若果我眞的被降級的話，我這職位豈非被雷烈風這小子搶去？」

這是多麼丟臉的事，這念頭在腦中仍未散之際，堡主竟然如此看重雷烈風，怎不把雷烈風視如眼中之釘？

雷烈風當然明白唐昭現在的心情，所以也覺得這氣氛有點不對，但不知天高地厚的柳輕輕却不知就裏，此時她走到雷烈風跟前，以含情脈脈的一雙眸子望着雷烈風，過了一會，粉面微紅，垂下頭來，輕輕道：「雷教頭，你是一個足智多謀的人，武功又高强，只要你出手，定能抓到兇手的。」

雷烈風有點不好受，吶吶的道：「柳姑娘怎地如此抬舉我了。」

柳輕輕嫣然一笑，道：「我那裏是抬舉你了，是爹這樣的。」

雷烈風更加感到不好意思了。

正是言者無意，聽者有心，柳輕輕的說話彷似不把唐昭等人放在眼內，唐昭聽了，更加怒氣難消，既然怒了，就難免遷怒於雷烈風，只聽他咬牙道：「雷烈風，我警告你，這件事你最好不要插手。」

雷烈風道：「那件事？」

唐昭冰冷着面孔，道：「查兇手這件事。」

「爲什麼？」

「難道你沒有聽見堡主說這件事由我負責嗎？」

雷烈風知道唐昭這人有點蠻不講理，也不與他一般見識，但在一旁的狄乘歡却忍不住了，道：「難道唐領班又沒有聽見堡主說要雷教頭不妨帮忙查一查嗎？」

杜星也插咀道：「這是唐領班的事，那輪到姓雷的管！」

狄乘歡道：「天下事也就是天下人的事，柳家堡的事也就是每一個柳家堡內的人的事。」

唐昭目露兇光望着狄、雷二人，道：「你們眞的要管？」

狄乘歡道：「不錯！」

唐昭一怒，道：「好，雷烈風，狄乘歡，既然你們一定要管，就等着看顏色吧！」說完，命令數名侍衛料理五具屍體，便與杜星，丁卯等人悻悻然的離開密室。

雷烈風到柳家堡只有一天光景，便碰上了唐昭、杜星、丁卯等不講道理的人，不禁感到啼笑皆非。

× × ×

當晚。

二更時份。

後花園的另一角有一個涼亭。

夜涼如水，涼亭內有兩人正在翦燭長談，就是雷烈風與狄乘歡。

對于柳家堡混入奸細一事，雷烈風也有點關心，他担心柳常春被這奸細暗中殺害，若果柳常春爲人所殺，不但不能替師父報仇，更不能完成師父遺願——奪回「驚雷刀譜」！

日間，他知道師父的另一師弟歐陽斌已死，歐陽斌之死會不會與柳常春有關？柳家堡內的奸細會不會又與歐陽斌有關？

他到底是一個少在江湖走動的人，對于江湖上的恩恩怨怨，知道的都極少，他忍不住要問狄乘歡，道：「狄兄，你有沒有聽過歐陽斌這個名字？」

狄乘歡道：「歐陽斌這人我也聽說過，據說這人二十多年前殺死了師父霍驚雷前輩，與師弟柳百勝偷取了師父所創的武功秘笈，後來就不知所踪，但過了十年後，被傳出爲人所殺了。」

雷烈風道：「知不知道誰殺的？」

狄乘歡說道：「不知道，但江湖上有人推測，歐陽斌是被他的師弟柳百勝所殺的。」

雷烈風道：「這二人是師兄弟，爲什麼要互相殘殺了？」

狄乘歡道：「據說，霍驚雷老前輩所創的『驚雷三十六式』刀法的刀譜共分上下兩册，歐陽斌與師弟柳百勝殺死師父後，偷去兩册刀譜，師兄弟二人每人擁有一册。於是江湖上傳說，師兄弟二人爲了想獨自擁有兩册刀譜，因而你爭我奪，後來，歐陽斌不敵被柳百勝所殺，而柳百勝也擁有了上下兩册『驚雷刀譜』。」

雷烈風心想：「怪不得提起歐陽斌，柳常春會顯得不安起來了，原來是作賊心虛。」

於是他試探的道：「那麼柳百勝得到兩册『驚雷刀譜』後又怎樣了？」

狄乘歡道：「自從江湖上傳出霍驚雷老前輩被兩名徒弟殺死後，也再沒有人聽

過柳百勝的下落了。」

雷烈風心暗道：「原來狄兄一直不知道柳常春就是柳百勝。」又想：「既然上下兩冊『驚雷刀譜』都被柳常春奪去，要找起來也較易，免得找得上冊來，不知下冊到何處去找，歐陽斌既然已死，也省得去找他了。」

他想完，又對狄乘歡道：「歐陽斌的柳葉刀功夫很了得嗎？」

「不錯，歐陽斌對刀特別有興趣，除了從霍老前輩處學到一身好刀法外，一雙柳葉刀舞得也很出色，曾有人把他與『柳葉刀聖』傅曉飛相提並論。」

雷烈風道：「既然歐陽斌刀法如此高强，又是柳百勝師兄，怎會被柳百勝殺死了？」

狄乘歡道：「不錯，歐陽斌武功確比師弟柳百勝為高，但據說，師兄弟二人各奪去一冊『驚雷刀譜』後，歐陽斌奪去的是下冊，既然是下冊，想承上式而練根本很難練成，而柳百勝擁有的是上冊，即是說，柳百勝最少練成了十八式『驚雷刀法』，而歐陽斌却一式也練不好，所以才被柳百勝殺死，同時奪去『驚雷刀譜』的下冊。」

這些複雜的陳年舊事，經狄乘歡一說，雷烈風終于也明白了一二。

二人正在談得投機之際，涼亭的另一角忽然多了一人。

這人是柳輕輕。

柳輕輕向二人走了過來，對雷烈風道：「雷敎頭，這麼晚了，還不睡嗎？」

雷烈風道：「睡不着，便與狄領班聊天吧了，怎麼你還不睡？」

柳輕輕道：「我也睡不着，所以也出來逛逛。」

狄乘歡道：「四小姐，這麼晚了，當心着涼！」

柳輕輕彷似沒有聽見狄乘歡的話，她對雷烈風道：「雷敎頭，今天早上眞不好意思了。」

雷烈風不明的問道：「什麼不好意思了？」

柳輕輕道：「今天早上在地牢密室時，我對你說了一些話，那知激怒了唐領班，唐領班與杜星因而遷怒於你，我現在向你道歉了。」

雷烈風微笑道：「原來是為了這件事，我可沒放在心上啊！」

「這個最好。」

× × ×

在後花園內，雷烈風、狄乘歡及柳輕輕仍在閒談，但在後花園的圍牆之外却有一人正有所行動。

在黑夜中看不清此人面貌，只見他右肩膊繫着一細帶有鐵鈎的繩索。

後花園外的圍牆下同樣有一條河，但這條河並不及前門的河寬大，那神秘夜行人正站在河邊凝望着圍牆頂，彷似在盤算如何爬上去一般。

此時，他除下右邊肩膊的一細繩索，只見他拿着有鐵鈎的一端，雙眼直望牆頭，右手拿着繩索，猛力搖着鐵鈎，待鐵鈎吃飽了力，右手一放，鐵鈎便朝着牆頭飛了上去，那鐵鈎一飛上牆頂，「噗」的一聲，鐵鈎便牢牢的把牆頂抓着。

神秘人用力把繩索拉了幾下，知道鐵鈎把牆頂抓牢了，再把繩索拉緊，雙腿向後一蹬，同一時間，雙手在繩索用力一扯，神秘人便很輕易的從河邊一盪便盪在牆邊，然後便很從容的沿着繩索向牆頂上爬去。

只一會工夫，神秘人便爬上了牆頂，首先，他探頭視察一下園中的環境，在他眼底出現的，有十多名持刀侍衛正在來回巡邏。

原來丁重山闖入來柳家堡後，柳常春為妨再有同一事故發生，便加派了三組共一十八名一級侍衛巡視後花園，因為柳家堡的後花園防備功夫較為鬆懈，但發生了丁重山那件事後，就不得不加强防備了。

且說神秘人見了十八名侍衛後，暫時不動聲息，待侍衛們離開後才作進一步行動。

十八名侍衛仍留在偌大的後花園。

神秘人似乎是一個很有耐性的人。

約莫過了一炷香時份，十八名侍衛之中，有十二人離開了後花園，只留下六人仍在巡視。

神秘人不知覺得時機已到還是覺得不能等下去了，於是便有所行動，只見他從左邊褲管之內抽出一柄短劍。

劍身發出精光，顯然是一柄極之鋒利的兵器。

這神秘人赫然是「管中劍」趙長恨。

趙長恨先爬上牆頭，然後收起長繩，把繩垂落後花園，大概預備失手時再沿着繩索爬牆而走。

六名侍衛仍懵然不覺有人將潛入柳家堡。

趙長恨的短劍已握在手中，此時，他悄沒聲的從牆上一躍而下。

趙長恨躍到園中，聲响雖微，但其中一名侍衛警覺甚高，聽了輕微聲响，忙回轉身來，果見後花園多了一條黑影，連忙喝聲：「什麼人？」

趙長恨早已把此一着計算過，便立時向那侍衛一個箭步衝了過去。

饒是那侍衛武功不差，見此一突變，連看也沒有看清來者身形，便被趙長恨用短劍狠狠在咽喉劃了一記，便當場死去。

其餘五名侍衛見狀，忙向趙長恨衝前，趙長恨頭一低，便向五人衝過去，短劍快捷無倫的在其中二人腹部刺將過去，二人各吃一劍，便立時肚破腸流而死。

其中一人見勢色不對，便在身上掏出示警哨子放在口中，但趙長恨早已察覺，那侍衛還來不及吹响哨子，趙長恨又已一劍割斷他咽喉。

趙長恨知道其餘二名侍衛將會大聲呼叫，便使出最快捷的身手，把兩人穴道點了。

兩名侍衛亦已被趙長恨制服。

趙長恨殺了四人，點了二人穴道，過程只花了極少時間，以趙長恨的武功，端的不費吹灰之力。

他點住了二人穴道後，又把另一人一劍殺掉。

現在只餘下一名侍衛，那侍衛就算不被點了穴道，相信也不敢動彈了。

趙長恨殺了另一人之後，用手掩着那唯一侍衛的口部，再把他穴道解了，然後

狠狠的對那侍衛說道：「快帶我去見柳常春！」

那侍衛口硬的道：「你把我也殺了吧，我決計不會出賣堡主的！」

趙長恨大怒，又用手掩着他的咀巴，用短劍狠狠的在那侍衛大腿刺了一劍。

那侍衛大腿吃此一劍，叫喊不得，只把他痛得面也青了。

趙長恨又恨恨的道：「若果你還不說的話，我只好也在你另一條大腿也刺上一劍。」

那侍衛咬牙道：「你這奸賊，要刺就刺吧！無論如何我不能出賣堡主的。」

趙長恨見他不說，果然一劍就向他另一條大腿一劍刺下。

那侍衛痛極雙腿一軟，便倒了下去。

正當那侍衛倒下去後，此時，一條人影從另一角向趙長恨衝了過來。

來者是雷烈風。

原來雷烈風與狄乘歡及柳輕輕在另一邊的涼亭閒談時，雖然離趙長恨很遠，但他內功深厚，趙長恨從牆頭躍下來的時候，被其中一名警覺性甚高的侍衛發覺，那侍衛向趙長恨喝了一聲「什麼人？」這一喝雖不太响亮，但已被雷烈風聽見，雷烈風覺得事不尋常，因而向這邊走了過來。

雷烈風來到，便見趙長恨一劍向那侍衛大腿刺下，接着那侍衛便倒了下去，雷烈風更覺事不尋常了，便連忙向趙長恨衝前。

趙長恨見行動被察覺，立時持劍也向雷烈風標前。

雙方在黑夜中都看不清對方面貌。

二人已衝到對方面前，趙長恨一劍便向雷烈風創去。雷烈風赤手空拳，只好向旁一跳避過，但趙長恨兇狠異常，第一時間也向雷烈風同一方向跳去，然後又一劍向雷烈風當胸刺去，雷烈風只好竄高伏低的閃避趙長恨攻擊。

雷烈風避了趙長恨十來招之際，在黑夜中，看見敵人手拿的兵器很熟悉，而且招數也好似在什麼地方見過，他在左右閃避之餘，不忘向敵人望了一眼，一望之下，立時衝口叫道：「趙兄，是你？」

雷烈風一張聲，趙長恨立時認得他的聲音，忽然收起了招式，雙眼瞪着雷烈風，冰冷着面孔，道：「原來是你？」

雷烈風見了趙長恨，內心產生出一種難以解釋的喜悅，他道：「不錯，趙兄，是我！」

趙長恨的語氣仍是那麼的冰冷，道：「原來你做了柳家堡的走狗！」

雷烈風好似被人冤枉了一般，他道：「不！趙兄，這是誤會，你聽我解釋！」

趙長恨不是一個多話的人，也不喜歡聽多話的人的說話，只見他面色一沉，又向雷烈風一劍攻來。

碰着趙長恨這個不喜歡聽道理的人，雷烈風簡直毫無辦法，只好再次閃避他的攻擊。

此時，又有兩人向這邊走了過來。

狄乘歡與柳輕輕。

雷烈風乍見二人走了過來，心中一急，便對趙長恨道：「趙兄，快走，不然來不及了。」

趙長恨也不把正走過來的兩人看在眼內，正盤算着一併解決這二人，但念頭剛起，來者已吹起示警哨子。

趙長恨知道情形不妙，忙放下雷烈風，說了一聲：「雷烈風，我會記住你的。」便向牆邊走了過去。

狄乘歡與柳輕輕已看見二人在作打鬥，所以雷烈風不能不假意向趙長恨追了過去。

趙長恨已來到牆邊，正想攀繩索離開，雷烈風阻止又不是，不阻止更不是，只好輕聲對趙長恨道：「趙兄，我假意向你進攻，你就刺我一劍吧！」

趙長恨一怔，已明白雷烈風的意思——他不能放自己走，只好借受傷無力再追做藉口放自己走。

在這一刹那間，趙長恨明白了雷烈風對自己這份友情看得原來這麼重，他本來不忍心就此刺雷烈風一劍，但見狄乘歡與柳輕輕已然越逼越近，當下只好一劍向雷烈風左胸一劍刺了下去。

雷烈風中此一劍，血流如注，以他的體魄，中此一劍，當然不會倒下去，但他有心放趙長恨走，只好假意向後退了幾步，然後倒了下去。

雷烈風中此一劍，當然也很痛楚，但他不在乎。

趙長恨已執着繩頭，但忍不住回轉頭來望了雷烈風一眼，他眼中充滿感激而佩服的眼光。

雷烈風見狄乘歡已走了過來，不禁為趙長恨急得冷汗直冒。

就在趙長恨爬上牆頭一半之際，狄、柳二人已走到雷烈風身旁，柳輕輕連忙扶着雷烈風，狄乘歡見趙長恨想逃，便在地上死去的侍衛身旁拾起一把刀，大聲叫道：「奸賊那裏走！」便使勁把手中大刀一擲，那刀向牆上一飛，剛巧把趙長恨藉以逃走的繩索割斷。

趙長恨爬上牆上一半之時，本想借繩索之力一拉飛過牆外，但在付諸行動之前，繩索竟被割斷，身體也失去着力之處，便身不由己的墮回花園之中了。

趙長恨見狄乘歡破壞好事，怒不可遏，便一劍向狄乘歡刺去。

狄乘歡叫聲「好奸賊」，頭一低，避過了趙長恨一劍，同一時間也在地上拾起另一把刀迎戰趙長恨。

雷烈風見了這個情形，心中不斷地叫苦。

以雷烈風與狄乘歡的交情，若果雷烈風向狄乘歡言明趙長恨是自己朋友，叫他放了趙長恨，狄乘歡或許會賣這個賬。但雷烈風知道不能說出，因為身旁還有一個柳輕輕，若果說了出來，被柳輕輕聽見了，然後在父親面前說了出來，雷烈風恐怕縱使有十二條命，也還不夠被柳常春所殺，更何況，即使柳輕輕不這樣做，趙長恨也決計逃不了的，因為他唯一能逃走的一條路——一條繩索也被割斷了。

雷烈風見趙長恨與狄乘歡正打得激烈，而兩個都是自己朋友，又不能出手相助任何一方，而且再鬥下去的話，狄乘歡非被趙長恨殺死不可，狄乘歡剛才又响起了示警哨子，知道即將有大批侍衛湧到，一時間，雷烈風叫苦連天不在講，內心也極之矛盾。

此時，那先前被趙長恨在大腿上插了兩劍的侍衛忽然在呻吟，口中叫着：「四小姐……。」

柳輕輕知他在叫喚自己，便走了過去，問道：「什麼事？」

那侍衛很痛苦的說道：「剛才，雷頭教……與那……奸賊……」

柳輕輕道：「雷教頭怎樣了？」

那侍衛道：「他們……他們……」話未說完，便痛楚得暈了過去。

雷烈風見了那侍衛，嚇了一驚，心中也在叫苦，心道：「原來我剛才與趙長恨的說話全被這傢伙聽見了，若果他說了出來，我雷烈風還有命在嗎？這人決計留他不得。」心中想着要把此侍衛殺死，但又苦於不知如何下手。

柳輕輕聽了那侍衛斷斷續續的說話，只道他想向自己說雷烈風與趙長恨的打鬥情形。

由狄乘歡吹响示警哨子開始至今，也只是一會兒工夫而已，此時，大隊侍衛已手拿火把的向後花園湧了過來。

雷烈風一見這個場面，心中更苦，心想：「趙兄這回眞的完了。」

唐昭自那丁重山闖入柳家堡後，丁重山又被奸細所殺，已然面目無光，今番又見發生事故，所以一衆侍衛湧出來的，走在最前頭的就是他了。

在火把照耀下，唐昭一眼便認出了趙長恨，爲了挽回面子，連忙抽出大刀向趙長恨躍了過去。

杜星、鄭池中、丁卯也不甘後人，相繼的向趙長恨衝去。

園中情形，趙長恨已被數十高手包圍着。

另一邊，雷烈風虎視眈眈的望着那名兩條大腿各吃一劍的侍衛，只想借機把他殺了滅口，但柳輕輕却關懷備至的在替自己傷口止血，因而沒有下手的機會。

柳輕輕把雷烈風傷口包紮好之後，回想剛才那侍衛似乎有很重要的話要對自己說，於是便命兩名侍衛把受了傷的侍衛先抬進屋裏去療傷，待他醒後才問他想說什麼。

兩名侍衛領命把那受傷的侍衛搬離後花園的混亂場面，雷烈風只好眼巴巴的看着那侍衛被人抬走。

且說趙長恨，饒是他武功高强，但面對數十高手，那能容易突圍？此時，只見他身上傷痕纍纍，但仍作頑强抵抗，只把雷烈風看得痛心不已。

不久，趙長恨兵器被奪人也被擒了。

趙長恨被擒後，唐昭走上前，老實不客氣的向趙長恨拳打脚踢，以發洩被堡主責罵的寃氣，可憐趙長恨被毆打得鮮血狂噴。

雷烈風見唐昭如此心狠手辣，只恨得咬牙切齒，但毫無辦法可想。

唐昭向趙長恨施以一頓拳脚後，便命人道：「把這傢伙拖到地牢去迫供。」

侍衛們便把趙長恨連拖帶扯的帶走了，唐昭又命人通知堡主。

狄乘歡的武功與趙長恨相去甚遠，剛才與趙長恨單打獨鬥的時候也挨了趙長恨幾劍，若不是增援人衆來得及時，狄乘歡不難會死在趙長恨劍下。

唐昭見受了傷的狄乘歡與雷烈風，可有可無的道：「雷教頭，狄領班，你們辛苦了。」接着又命侍衛道：「快帶雷教頭與狄領班去療傷吧！」

四名侍衛領命道：「是！」便帶着雷、狄二人離開了。

× × ×

雷烈風心中惦掛着趙長恨，所以包紮好傷口之後，便向地牢走去，狄乘歡因傷勢較重，便繼續躺在床上療傷。

他離開房間，曲曲折折的走了一大段路，便來到通往地牢的入口處。

在地牢的入口處，有四名侍衛持刀立在兩旁守衛着，四名侍衛認得他，便讓他通過。

雷烈風拾級而下來到地牢，再走過一條通道，向前望去，只見密室門外也站了十多名侍衛，看來柳常春很重視今晚這件事。

雷烈風還未進入密室，便清楚的聽見「啪啪」鞭聲，這些清脆的皮鞭聲不想而知是抽在趙長恨身上了。

雷烈風更急了，連忙走進密室，門外侍衛也不阻難，任由他進入，一踏足密室內，果見兩名侍衛各執一條帶有倒刺的皮鞭在抽打着趙長恨。

趙長恨咬牙强忍着痛楚。

雷烈風見他滿身鮮血淋漓，簡直比抽在自己身上還要痛苦萬倍，但又不能出手相救，這份內心的焦灼與痛苦，當眞是前所未有。

執行這次酷刑的，當然就是唐昭。

那兩名侍衛又抽了十來鞭，唐昭便命他們停下來，目光灼灼的望着趙長恨，道：「姓趙的，到底誰人指使你潛入柳家堡來的，你說不說？」

趙長恨一言不發。

唐昭大怒，對侍衛道：「繼續打！」

兩名侍衛當然樂意照做。

雷烈風更加感到如萬箭穿心一般。

此時，柳常春彷似才發現雷烈風一樣，他望了望雷烈風左胸包紮着的傷口，道：「雷教頭，你的傷怎樣了？」

雷烈風只呆呆的望着受鞭打的趙長恨，對柳常春的說話渾然不覺。

在旁的柳輕輕見了，走前幾步，對雷烈風說道：「雷教頭，爹在問你的傷怎樣了？」

雷烈風如夢初醒一般，望了柳常春一眼，才道：「這點傷不碍事的，多謝堡主關懷。」

柳常春道：「本堡一連兩晚有敵人混了進來，而兩次都幸而被雷教頭與狄領班發現，不然的話，也就不堪設想了。」

雷烈風道：「堡主說那裏話來了。」

柳常春道：「總之你們兩個立了大功了。」

雷烈風道：「柳家堡的事也就是大家的事，堡主何出此言。」

柳常春很滿意，微笑了一下，說道：「聽說狄領班也受了傷，不知他現在怎樣了？」

雷烈風道：「狄兄的傷也不碍事，堡主不必掛心。」

柳常春點了點頭，道：「既然不碍事，這個最好了。」

柳常春與雷烈風的對話聽在唐昭的耳中，滿不是味兒，連忙搶過一條皮鞭，把這寃氣全都發洩在趙長恨身上。

雷烈風見了，更恨得心肺俱裂。

趙長恨暈了過去。

唐昭停了下來，然後走到柳常春面前，道：「堡主，這姓趙的口硬得很，不過屬下推測，他一定是受了道峯嶺的賊黨的指使而來的。」

柳常春道：「既然是受了道峯嶺賊黨的指使而來，那麼他一定知道誰是本堡的內奸了。」

唐昭道：「屬下一定有辦法令他供出誰是同黨的，堡主放心。」

柳常春道：「既然你有辦法，自然最好。」

此時，有一名侍衛走了進來，來到柳常春面前，行了一禮，道：「稟堡主，剛才在後花園時，有一名侍衛兄弟被奸賊刺傷了兩條腿，後來暈了過去，現在已甦醒了。」

這名侍衛，就是把雙脚受傷的侍衛抬進屋內療傷的其中一人。

柳常春當然不會把區區侍衛的生死看在眼內，聽那侍衛說另一侍衛兄弟醒了過來，淡淡的道：「有什麼事？」

那侍衛道：「那受了傷的兄弟說有很重要的話要親自對堡主說。」

柳常春道：「到底什麼事？」

那侍衛道：「那名兄弟說，這事關於雷教頭與那奸賊的。」

那侍衛口中的奸賊是指趙長恨。

雷烈風聽了，心中暗吃一驚，心道：「不好，剛才沒有想到趁機把這人殺死，現在竟留下後患了……」

柳輕輕聽了那侍衛的說話，也插咀對父親道：「爹，剛才在後花園時，那受了傷的侍衛也表示有話對女兒說的，而且也是提及雷教頭與趙長恨的。」

柳常春表情已開始緊張起來，道：「他對妳說了什麼？」

柳輕輕說道：「他只是說『雷教頭與那奸賊……』，但是還未說完，便暈了過去。」

雷烈風越聽越怕，柳常春已對那侍衛道：「引路。」

那侍衛道：「是！」便引着柳常春向前行，行了幾步，回轉頭來對雷烈風道：「雷教頭，既然此事與你有關，你也一起來吧！」

雷烈風正苦苦沉思，若果自己與趙長恨以兄弟相稱的事被柳常春知道了，應該如何謀求脫身？但念頭剛起，柳常春竟叫他一起前往，這些說話，在雷烈風而言，就好似敲起了喪鐘一般。

他知道已無脫身之望，說不定一會兒之後就會遭到如趙長恨同一命運，然後被柳常春處死。

他現在唯一可以到做的，就是保持鎭定。

當下，柳常春、雷烈風、柳宏、柳亮、柳光明三兄弟，柳輕輕及六名侍衛在那報訊的侍衛引路之下向着受傷侍衛療傷的房間行去。

從地牢向着侍衛療傷的房間也有一段路程，雷烈風一路行，一路都顯得不安與焦急，一方面既掛着趙長恨，另一方面也爲了自己安全而担心。

他當然不是怕死，而是怕自己死後不能完成師父遺願，更不能替師父與師祖報仇，他越行越不安，手心已淌出冷汗，幸而大家都向前行，沒有人發覺他有不安的神情。

再行一會，那帶路的侍衛向前面一間透出燈光的房間一指，道：「堡主，前面那間房就是了。」

雷烈風一聽，心中砰砰亂跳，彷似覺得已站在地獄邊緣一樣，只要一踏足進去就會萬刦不復了。

一行人終於已來到那間房的門前。

門緊閉着。

雷烈風幾乎想回轉身就來個走爲上着，但他知道自己決計逃不出柳家堡的，只好採取以不變應萬變的態度去等待事情的發展。

那侍衛伸手向兩扇門推去，門「呀」的一聲被推開了。

那門一推開，開門的侍衛見了房內情形，登時呆住了。

柳常春的面色也作了一個很大的轉變，接着一個箭步衝進房內。

原來房中負責替傷者療傷的侍衛倒在血泊之中，那原本受了傷的侍衛仍躺在床上，可是，一張床已被鮮血染紅了，而且鮮血仍不斷自床上滴落地上。

兩人都已死去，同樣的，兩人身上流出的鮮血仍是暖的，顯然剛剛遇害的。

跟隨柳常春的六名侍衛見狀，也大爲緊張，連忙拔出大刀戒備着，但沒有用，因爲兇手不會留在房中等他們的。

雷烈風見這個情了形，暗地裏吁了一口氣，所有顧慮亦可以拋開了。

柳常春暗叫一聲：「來遲一步了。」隨即向侍衛們大喝一聲道：「通知唐領班，叫他帶侍衛負夜搜查全堡，一見有可疑人物，立刻帶來見我。」

六名侍衛領了命，連忙快步離開。

柳常春走到兩具屍體旁邊，然後很詳細的檢查了屍體身上的傷口，過了一會，喃喃的道：「又是柳葉刀做成的傷口。」

柳常春忽然對那引路的侍衛大聲叫道：「你屬那一級侍衛？叫什麼名字？」

那侍衛見堡主聲色俱厲，吃了一驚，吃吃地道：「回堡主，屬下屬一級侍衛，姓陳，單名一個明字。」

柳常春忽又對雷烈風道：「雷教頭，那侍衛死前表示有話對我說，而且又提及你與趙長恨，你知道到底是什麼事嗎？」

就算雷烈風是世上最蠢的人也不會對柳常春說的，更何況雷烈風也不蠢，他更知道對於這件事說話越少越好，因爲說得多了會引起懷疑，也有替自己掩飾的成份，他只淡淡的道：「關於這名侍衛兄弟口中提及屬下，屬下實在不明所以。」

柳輕輕插咀道：「當時雷教頭赤手空拳與趙長恨對打，後來受了傷，或許，那侍衛兄弟想在爹面前表揚雷教頭吧！」

柳宏忽然開口道：「四妹，這只是妳一廂情願的想法吧了，以我看來，事情不會如此簡單的。」

這個情形，雷烈風不能再緘然了，他道：「不錯，我也同意大少爺的看法。」

柳宏道：「雷教頭，當時那情形你最清楚，你認為這件事說明了什麼？」

雷烈風道：「我也想不出來。」

柳宏道：「那麼狄領班呢？」

雷烈風還未回答柳宏的問題，柳亮忽然以不尋常的語氣向雷烈風道：「狄領班住在那一間房？」

雷烈風道：「就離此不遠！」

柳亮道：「大夥兒到狄領班的房中去看看。」

柳常春當然不會放過任何可疑人物，於是便跟着雷烈風向前行。

來到狄乘歡的房間，狄乘歡正躺在床上。

狄乘歡見了堡主，便掙扎起床來想向堡主行禮。

柳常春見他的傷勢也不輕，便示意他躺下，說道：「狄領班身上帶着傷，免禮了。」

「堡主，請恕屬下無禮，」狄乘歡道：「不知堡主找屬下有什麼事？」

柳常春再仔細向他打量一番，見他受的傷也不輕，心道：「這狄乘歡受了傷，連起床也不見得方便，他不會是兇手吧？」隨即對狄乘歡道：「沒有什麼，來看看你的傷吧了。」

狄乘歡信以為真，有點受寵若驚，道：「多謝堡主關懷。」

柳常春對數人道：「大家到正廳去，等候唐領班的搜查結果。」

衆人離開乘狄歡的房間之後，果見全堡上下都有侍衛在來來往往地忙於搜查兇手。

× × ×

唐昭、丁卯、鄭池中、杜星和一些較高級的侍衛領着近三百名侍衛作全堡嚴密搜查。

唐昭的壓力無疑又增加了不少，而脾氣又比壓力增加了數倍。

這樣折騰到將近天亮，全堡每一角落每一個人都查過了，可是毫無半點頭緒，唐昭只好硬着頭皮去向柳常春報告結果。

× × ×

柳常春坐在正廳的一張紫檀木椅上，能坐在這張椅上的人都會覺得很受用，但柳常春坐得一點也不舒服，彷似椅上生滿了刺一樣，但這些刺並非刺在他的臀部，而是刺在心上，他除了坐得不舒服外，還坐得很生氣，若果不是發生這件事的話，現在該是躺在床上的時候了。

雷烈風，柳氏四兄妹及二十名侍衛分站正廳兩旁。

每人都不敢發出半點聲響，因為人人都知道堡主非常生氣。

柳常春已坐在此中差不多一個時辰了，他在等候着唐昭的搜查結果。

雷烈風本來一直憂慮着那受了傷的侍衛會供出自己與趙長恨的關係，但那侍衛竟被人暗中殺了，兇手是誰，那侍衛是死在柳葉刀之下，同樣的，丁重山也是被柳葉刀所殺，那麼殺死那名侍衛的兇手會不會與殺死丁重山的兇手同一人？

若果那兇手是道峯嶺的臥底的話，那即是丁重山的同黨了，而順理成章的，兇手殺死丁重山的理由有三個。

第一、兇手恐怕丁重山出賣自己，因而殺之滅口。

第二、兇手不忍丁重山再受折磨，因而替他解決了。

第三、丁重山一雙腿被打斷，兇手本來可以救丁重山離開的，但因他行動不便，為了恐怕有所負累，因而乾脆殺之。

這三個理由都有可能，可是雷烈風覺得，若果殺死那名侍衛的兇手與殺丁重山的兇手同屬一人的話，那麼，兇手殺死那名侍衛的動機未免有點撲朔迷離了。

柳家堡內風起雲湧

雷烈風下意識覺得，似乎有人在暗中幫助自己，若果是真的話，兇手為何幫助自己，這一點無論如何却想不出來。

雖然那侍衛已死去，對于有人想向柳常春供出自己與趙長恨的關係已去了憂慮，但另一個憂慮又來了，因柳常春已開始對自己產生懷疑，這點雷烈風當然也可以感覺得到，柳常春不但語氣對自己有所懷疑，眼光也一樣在懷疑自己，甚至柳氏三兄弟也開始在懷疑自己，因為自己剛到柳家堡兩天，而兩天來都發生這等大事。

這時，唐昭、杜星、丁卯及鄭池中從外走了進來，柳常春見了四人垂頭喪氣的樣子，已知道了搜查結果，他更生氣了。

四人已走了進來，為首的唐昭表情實在很苦澀，他正想開口向堡主報告搜查結果，但剛張開口，話還未說出，柳常春已咆哮的道：「不用說了，你們這班全都是飯桶！」

四人垂頭道：「是！」

柳常春仍很怒道：「所謂養兵千日，用在一朝，你們這些飯桶却一無是處。」

此時，柳宏走到父親面前，道：「爹！你老人家請息怒，依孩兒看來，兇手一定在柳家堡已有很多時日，而且是個神通廣大之人，這也難怪唐領班等人的。」

柳常春也覺得兒子的話有理，他喃喃的道：「本堡竟被敵人混了進來已有一段時間。」

柳宏又道：「這兇手就算如何神通廣大，但我相信他仍留在本堡內，只要大家合力偵查，不難會將兇手手到擒來。」

杜星道：「大少爺說得對。」

柳宏問唐昭道：「衆侍衛之中，有沒有新近加入本堡當侍衛的？」

唐昭道：「所有三級侍衛之中，全是經屬下挑選過方才錄用的，近這一年來都沒有新人加入了。」

柳宏道：「其餘下人呢？」

唐昭道：「這就要問劉管家了。」

柳常春道：「帶劉管家來見我！」

唐昭應了一聲，便命一名侍衛去了。

柳常春又問唐昭道：「你有沒有檢查過死者的傷口？」

唐昭道：「檢查過了，兩名侍衛兄弟死法與丁重山一樣，同樣被柳葉刀之類的兵器所殺。」

柳常春道：「那麼你覺得兇手是不是殺死丁重山同一人。」

「屬下認為大有可能。」

杜星忽然問雷烈風道：「雷教頭，你剛到柳家堡兩天，但兩天來都發生兩件大事，而且共損失了十多名侍衛兄弟性命，

又剛巧丁重山與趙長恨先後潛入本堡，剛巧兩次都是你先發覺，你認為這些事說明了什麼？」

雷烈風明白杜星有心陷害，他反問道：「那麼你又認為這些事說明了什麼？」

杜星冷哼道：「你應該心知肚明。」

「你在懷疑我？」

「不敢，我只是懷疑有人在作裏應外合。」

柳亮插咀道：「杜星，說話不可胡亂說，需知凡事都要真憑實據，怎可胡亂指證任何人？」

杜星道：「二少爺，我且問你，那名侍衛兄弟臨死前不是表示有很重要的話要對堡主說的嗎？」

柳亮道：「不錯！」

杜星道：「可是那侍衛兄弟已死了，知道這件事的，看來有三個人，而這三個人都還未死。」

柳亮當然明白他口中的三個人是誰，就是雷烈風、趙長恨與那神秘兇手。

柳宏道：「雷教頭表示毫不知情。」

杜星道：「換作我，我也是這樣說的，這有什麼稀奇。」

雷烈風見杜星咄咄逼人，心中越覺越討厭杜星。

柳常春開口道：「現在並非說這些話的時候，誰人清白與否，抓到這兇手就會水落石出了。」

唐昭向雷烈風望了一眼，道：「堡主說得對。」

柳常春道：「唐領班，本堡發生此等大事，你要負起全責追查，不要忘記，你還有四天限期，四天過後，我就要另覓人選取代你的位置了。」

唐昭道：「屬下一定要抓到這兇手不可，堡主放心。」

柳常春雖然生唐昭的氣，但對唐昭的辦事能力，無疑還存有信心。

再過一會，那名侍衛已把劉管家帶到正廳，只見那劉管家大概五十歲，身軀肥胖，樣貌倒也慈祥，他一來到廳上，便道：「不知堡主深宵召小人來有何吩咐？」

柳常春道：「本堡昨今晚一連發生事故，你都知道了？」

「小人都知道了。」

「本堡所有下人是否全由你負責請回來的？」

劉管家道：「不錯，他們全都由小人負責請回來，然後由李賬房登記姓名，上工年月日，以方便計算工錢。」

柳常春及雷烈風等衝進房中，不由不吃一驚。

「最近有沒有新人請回來？」

劉管家道：「有，三個月前，管廚部請了三名廚子，他們工作都很勤力。」

「他們叫什麼名字？」

劉管家道：「他們三人一個叫陳大牛，一個叫羅雄，另一人叫張正。」

「什麼年歲？」

「三個都是三十歲左右。」

柳常春想了一想，道：「沒有什麼了，劉管家，你去休息吧。」

「是，小人告退了。」

劉管家走後，柳常春對唐昭道：「唐領班，密切注意劉管家所說三人，還有，劉管家與李賬房也不要放鬆，知道嗎？」

唐昭應道：「屬下知道。」

柳常春道：「趙長恨現在怎樣了？」

唐昭道：「屬下得到堡主召傳後，便與衆兄弟搜查兇手，至于姓趙的，屬下吩咐了四十名兄弟嚴密看守着，絕不會有事的，堡主請放心。」

柳常春道：「這神通廣大的兇手仍在本堡內，你最好不要太大意，若果趙長恨重蹈丁重山覆轍，全部責任由你負起。」

「屬下知道！」

「能查出誰是兇手的人，就只能在趙長恨口中，現在你設法去向他迫供吧！」

「是！」

柳常春實在想休息一下了，吩咐過唐昭後，便回睡房去了。

× × ×

經柳常春一說，對于趙長恨現下的情形，唐昭不禁有點担心，因他也覺得這兇手實在神通廣大得很，於是離開正廳便又

向地牢密室而去，杜星等人也跟在身後。一路行去，唐昭心中也有點忐忑不安，因他恐怕地牢密室會出了亂子。

當唐昭來到密室之後，並沒有發生任何事，這才放下心來。

這時，鄭池中對唐昭道：「唐兄，你折騰了整個晚上，也很辛苦了，倒不如先去安心睡一覺，這裏自有我與杜兄等人看管。」

到了這個地步，唐昭已是坐立不安，遑論安心去睡覺，他道：「不，今晚我要徹夜等候兇手到來殺趙長恨，你們全都去睡覺吧。」

杜星說道：「唐兄，我們如何睡得着呢？」

唐昭道：「這兇手既然殺了丁重山滅口，相信也會把趙長恨殺死的，所以這裏越少人越好。」

丁卯道：「唐兄豈非在守株待兎？」

唐昭道：「爲了能抓到兇手，守株待兎也要做一趟。」

鄭池中道：「這辦法雖然舊一點，但也未嘗不是好辦法，既然唐兄一片苦心，咱們只好離開了。」

杜星道：「唐兄武藝高强，除非兇手不出現，否則只好手到擒來了。」

唐昭道：「別說下去了，你們還是先離開吧。」

杜星等人道：「好，唐兄一切小心爲上。」

當下，杜星等人離開了密室，唐昭又命四十名侍衛中的卅六人離開，密室之內只留下唐昭與四名武功高强的侍衛。

唐昭與四名侍衛分坐密室兩旁的兩張長櫈上。

五人一點也不疲倦，唐昭更加精神奕奕，他深信兇手一定會來殺趙長恨的，所以他來密室，事前把全堡所有侍衛都調走，不留一人作巡邏，通往密室的通道也沒有守衛，目的是讓兇手有可乘之機，只要兇手一進入密室殺趙長恨，唐昭就有十足信心能抓到這兇手。

天色已接近放明。

唐昭在密室已坐了小半個時辰，他仍很有耐心的等下去，所以他仍很精神。

這時候……

唐昭與四名侍衛忽然嗅到一陣香味，這香味就好似花香一樣醉人，但世上最香的花加起上來恐怕仍不及這氣味清香。

五人只吸了幾下，唐昭忽然面上變色，叫道：「不好，是迷香，咱們着了道兒了。」

話音剛落，四名侍衛已先後身體軟綿綿的倒了下去。

唐昭一說話，又吸了一口，四名侍衛倒下去後，唐昭也覺得渾身無力，接着也萎頓倒地。

五人倒了下去後，只覺全身使不出半點力量，就好似五堆爛泥一般，無論如何却掙不起來，但五人同樣神思清醒，雙眼也可以視物，原來吸入這種迷香的人，可以把人的體力在短時間內全部散去。

唐昭知道着了道兒，但全無辦法。

就在此時，五人清楚看見一個黑衣蒙面人走進密室來。

唐昭見了此人，連說話也無力，只等待看這人如何宰割自己。

這時，蒙面人走到唐昭身旁蹲了下來，接着在唐昭身上搜得一串鑰匙，搜得鑰匙後，也不向五人下毒手，便走到趙長恨身前。

趙長恨同樣全身無力，只等着這人如何對待自己。

蒙面人把銬着趙長恨的鐵鍊開啓了，接着把趙長恨軟綿綿的身軀負在肩上，再把鑰匙向地上一拋，便負着趙長恨揚長而去了。

唐昭眼巴巴的看着蒙面人把趙長恨刦去，只恨得頂上生烟，心想這個亂子可出得大了，眞的不知如何向堡主交代好。

過了不久，蒙面人相信已去遠了！唐昭等人體力才開始漸漸恢復過來。

唐昭甫一恢復體力，便領着四名一級侍衛出密室，一出地牢，便響起示警哨子，一方面又命四名侍衛分四個方向去追踪。

唐昭氣得全身都顫抖起來，這時他跳上了屋頂，在屋頂上四下張望，但却甚麼也沒有發覺到。

再過不久，已有大批侍衛從屋內四方八面湧了出來。

× × ×

柳常春的睡房本來就如銅牆鐵壁一般，再加上門外有八名武功一流的侍衛把守着，所以任何人想越雷池半步，簡直是無可能的。

柳常春獨個兒躺在床上，只覺得有點疲倦，可是無論如何却睡不着——堡內發生連串事故，他如何睡得着，他無刻不提防着那神秘兇手會向自己下手。

這時，在一片靜寂的情形下，他隱若聽見示警哨子聲。

他大爲緊張，知道堡內又發生事故了，於是連忙走下床，穿好了衣服，便想出去查個究竟。

門外的侍衛見他出來，連忙把他圍着，加以保護。

柳常春領着侍衛們向正廳走去，一路上見有無數侍衛在忙着奔波，他截停其中一名侍衛，問道：「發生甚麼事？」

那侍衛道：「回堡主，唐領班說趙長恨被人刦走了。」

柳常春微微吃了一驚，只把他氣得發抖，他心道：「這兇手果然神通廣大得很。」接着對那侍衛道：「通知唐領班，我在正廳等候他，叫他務必把那個兇手抓到來。」

那侍衛抱拳道：「領命！」便回轉身急步走了。

柳常春也帶着百般無奈的心情與八名侍衛向正廳走去。

× × ×

雷烈風在房中也是睡不着，他聽了哨子聲後，不久便又傳出人聲鼎沸，知道有事發生，便也連忙起床來欲知發生何事。

他一走出房門，便想向最多人之處走去，他忽然想起狄乘歡，便先向狄乘歡的房間走去。

他拍了幾下狄乘歡的門，但房內沒有回應，於是便推門而進，但一進入房中，却不見狄乘歡在房內，向床上望去，只見床上被褥凌亂。

雷烈風走到狄乘歡床前，伸手摸摸被褥，只感覺得被褥內仍有微暖，知道狄乘歡剛離開床上不久，他心想：「狄兄身上有傷，他去了甚麼地方？」

他呆想了片刻，也不作他想，回轉身便想離去，但剛一回頭，只見杜星領着廿名侍衛向狄乘歡房間闖了進來。

雷烈風見他們闖入，先是一怔，然後道：「你們幹甚麼？」

杜星以不懷好意的眼光望了他一眼，然後冷笑兩聲，道：「我倒想問你在這裏幹甚麼？」

雷烈風道：「狄乘歡是我朋友，他受了傷，我來看看他也不行嗎？」

杜星狡猾的冷笑了兩聲，道：「行，當然行，可是你的朋友狄乘歡呢？」

雷烈風一怔，啞口答不上來。

杜星又狡猾一笑，道：「本堡又發生了事故，而你却在狄乘歡房內鬼鬼祟祟的，若不是我領着兄弟們作突擊搜查，恐怕仍不知你的好事呢。」

雷烈風面色一沉，哼的一聲道：「雷某人光明正大，甚麼鬼鬼祟祟的？你可別出口傷人。」

杜星道：「哼！光明正大？也不見得吧？」

雷烈風怒道：「你想怎樣？」

杜星道：「沒有想怎樣，只想你解釋一下狄乘歡因何不在自己房中。」

雷烈風道：「我怎知道！」

杜星道：「那麼你因何會在狄乘歡房中出現，這一點你大概會知道吧？」

雷烈風更怒，指着杜星道：「杜星，別忘記你只是一名較爲高級的一級侍衛而已，我職位比你高，你與我說話最好尊重一點。」

杜星嬉皮笑臉的道：「不錯，雷教頭，你的職位比我高，相信只有堡主一個人有資格跟你說話。」

雷烈風氣得說不出話來。

杜星回頭對廿名侍衛道：「各位兄弟，這裏所發生的事情，大家都看見了，是嗎？」

衆人都道：「都看見了。」

杜星以不屑的眼光望了雷烈風一眼，又笑着對衆侍衛道：「大夥兒還等甚麼，快去向堡主報告一切吧。」

衆人都連聲叫好，接着一干人都走了，杜星只走前向雷烈風作了一個鬼臉，說道：「雷敎頭，可別在堡主面前說我寃枉你啊！」

杜星等人走了。

遇上了這個情形，雷烈風眞的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他知道杜星一定會在柳常春面前大加顏色的說自己了，可是他知道不能逃避，於是便向正廳走去——他知道柳常春會在正廳的。

行了不久，雷烈風已來到正廳，只見廳中兩旁立着侍衛，杜星正附耳在柳常春面前說着話，雷烈風見了，不想而知杜星正在說自己了，果然，柳常春聽了，面色甚是難看，當看見雷烈風的時候，雙拳緊握，面上肌肉不停跳着，而且用一雙極狡猾的眼睛望着雷烈風。

雷烈風已知此事難以解釋，所以他來到正廳後，却不知說甚麼好。

柳常春見了他，好整以暇的道：「雷教頭，你有沒有聽見示警哨子聲？」

雷烈風說道：「回堡主，屬下是聽見了。」

柳常春道：「這哨子聲是不是表示堡內發生了事故？」

雷烈風道：「是的。」

「你知不知道堡內發生了甚麼事？」

「屬下不知道。」

柳常春道：「趙長恨被人刦走了。」

「哦！」雷烈風一愕，半晌說不出話來，面上露出喜怒難辨的表情。

柳常春見了，心內生疑，面色一沉，道：「雷教頭，你幹什麼？」

雷烈風一定神，即回答道：「沒有甚麼。」

在旁的杜星插咀道：「雷敎頭恐怕內心有鬼吧？不然何故聽了趙長恨被人刦走後，表情却變得怪異起來了？」

雷烈風以怨毒的眼光望了杜星一眼，正想說話之際，柳常春又道：「既然你知道堡內發生了事故，爲何不去查個究竟，却走來正廳幹甚麼？」

雷烈風又是一怔，答不上來，杜星見了，心內暗中沾沾自喜。

這時，柳常春的語氣更加重了，他道：「狄領班身上有傷，在這個當兒，他去了什麼地方？」

雷烈風暗叫不妙，他道：「屬下不知道！」

柳常春又問道：「狄領班不在自己房中，你却鬼鬼祟祟的在狄領班房中出現，又爲什麼？」

雷烈風道：「屬下聽見示警哨子響起後，知道堡內發生了事，便想出去看個究竟，但突然想起狄領班，便到狄領班房中去，當屬下進入狄領班房內後，已不見了狄領班了，屬下正想離去時，杜星已走了進來，情形就是這樣。」

柳常春疑惑的道：「就是這樣？」

「不錯。」

杜星却道：「不會如此簡單吧！」

雷烈風見杜星咄咄逼人，心中一怒，正想發作，但見柳常春在，也不便發作出來，只好把這口寃氣往肚子裏吞下去了。

此時，有兩名侍衛從外走了進來，這兩名侍衛除了每人拿一柄大刀外，其中一人手上還多了兩件兵器，而且兩件兵器上明顯染有血跡。

兩名侍衛走到柳常春面前，先行了一禮，其中一人道：「稟堡主，剛才杜兄弟命屬下搜查雷教頭房間，屬下果然在雷教頭房中尋得兩柄柳葉刀。」說着，把兩柄染有血跡的柳葉刀呈到柳常春面前。

雷烈風見了，氣炸了心肺，心道：「杜星，你好卑鄙，竟然栽贓嫁禍於我。」

這兩天來，柳葉刀這一種兵器確很容易令人起敏感，柳常春聽了侍衛稟報，又見兩柄刀上果然染着新鮮血跡，立時一個震怒，右手向身傍的一張几子一拍，那几子立時「嘩啦啦」的成爲四分五裂，隨即站起身來，喝問道：「雷烈風，你還有麼話好說？」

雷烈風江湖閱歷不夠，處事經驗也有限，見了這個變故，只顯得手足無措，只結巴巴的道：「堡主……我……我……」

他手足一亂，柳常春更增加了幾分疑心，杜星見了，心中可就樂壞了。

柳常春突然大喝一聲：「人來！」

數十名侍衛連忙走前幾步，齊聲應道：「有！」

柳常春牙一咬，指着雷烈風，恨恨的道：「把姓雷的綁起來！」

數十名侍衛應聲「是」，便向雷烈風一湧而上，雷烈風滿胸冤氣，他沒有反抗，只在叫：「堡主，屬下實在是被人嫁禍的！」

柳常春毫不理會。

雷烈風望着杜星滿面得意神色，氣得彷似要爆炸了。

只一會功夫，雷烈風便被侍衛們合力反綁」雙手。

柳常春見了，又狠狠的道：「姓雷的，你來柳家堡目的何在？快說！」

雷烈風道：「堡主，你難道這麼容易就輕信小人之言嗎？」

柳常春大怒，道：「大胆，你竟敢對我說這些話！」

杜星也插咀道：「難道你說我冤枉你嗎？」

雷烈風咬牙切齒道：「杜星，你好卑鄙！」

柳常春喝道：「住咀！」

雷烈風縱使有千萬個不服，也只好住咀了。

柳常春又道：「姓雷的，到底是誰指使你在本堡行兇的？快說！」

雷烈風呼冤道：「堡主，我沒有！」

柳常春道：「你說也不說？」

雷烈風道：「堡主，我是被人冤枉的，望堡主明鑑。」

柳常春牙一咬，狠狠的道：「來人，給我重重的打，打到他說為止，若他不說，把他打死算了。」

柳常春一說，侍衛們連忙把雷烈風按在地上，同時，有六名侍衛各拿了一根齊眉棍站在一旁。

雷烈風被按得不能動彈，柳常春向六名手執齊眉棍的侍衛下令道：「打！」

六名侍衛持棍抱拳應道：「是！」便六棍齊下，向雷烈風身體打去，但六根齊眉棍仍未打在雷烈風身上，此時，忽然有人大喝一聲：「且慢！」

是柳宏的喝聲。

柳常春見長子喝停了六侍衛，以詫異的眼光望着他，道：「宏兒，你有什麼話說？」

柳宏很淡定的道：「爹，凡事都要弄清楚，豈能聽取片面之詞？」

杜星聽了，面色驟變，神色顯得極之不安。

柳常春聽了兒子的說話，想了一會，道：「然則，你認為如何？」

柳宏道：「單憑兩柄染有血跡的柳葉刀，就證明雷敎頭是兇手，這未免太武斷了。」

柳常春望了望杜星一眼，只見杜星神色有異，他忽然想起雷烈風把杜星打敗過，因而可能令杜星含恨在心，然後來一個插贓嫁禍也未可料。

柳常春又想了一想，然後道：「怎樣可以證明雷敎頭是無辜的？」

柳宏正想說話，但杜星巳搶着道：「堡主，這姓雷的雖然武功高强，但他來歷不明，師承何人大家也不知道，本堡之內本來太平得很，但自從姓雷的來了之後，就未安寧過，而且剛才兩名侍衛兄弟確是在他房中搜出了那兩把有血漬的柳葉刀，血也是新鮮的，正是鐵證如山，怎容許他狡辯？」

柳宏聽了，好整以暇的道：「杜星，我問你一個問題。」

杜星道：「什麼問題？」

柳宏道：「你要老老實實的回答。」

杜星道：「你問好了。」

柳宏問道：「你是不是很憎恨雷敎頭呢？」這個問題一針見血，也很簡單，但杜星一時却答不上來，他當然知道如何回答，但他不敢立時回答，柳宏見他不答，又問道：「怎麼？難道你不知道？你只需答『是』或『不是』就夠了。」

杜星很狡猾，他道：「姓雷的是不是兇手，與我杜星憎不憎恨他根本是兩回事，怎麼扯在一起了？」

柳宏又問道：「那麼我且問你，雷敎頭是不是兇手？」

杜星說道：「那就要等待事實來證明了。」

柳宏道：「為什麼要事實來證明？」

杜星却答不上來了。

柳宏又問道：「現在事實又證明了什麼？」

杜星道：「他當然有嫌疑。」

柳宏道：「你剛才不是說雷敎頭已是鐵證如山的嗎？為什麼現在說話又不同了呢？」

杜星顯得更加不安起來，看了看身旁持兩柄柳葉刀的侍衛，道：「那麼那兩柄柳葉刀，姓雷的又如何解釋？」

其實，柳宏一邊與杜星說話，一邊巳留意着那持柳葉刀侍衛的左臂，只見那侍衛左臂微微隆起，柳宏巳然心中有數，聽杜星說了，便道：「你意思是說，那兩柄柳葉刀在雷敎頭房中搜出，你就懷疑剛才雷敎頭拿這兩柄柳葉刀殺了人，因而兩柄柳葉刀染有血漬，是嗎？」

杜星道：「不錯。」

柳宏喚過那持柳葉刀的侍衛，問道：「這兩柄刀在雷敎頭的房間什麼地方搜出來的？」

那侍衛聽了，面色微變，望了望杜星，杜星向他打了一個眼色，意思是：你說吧！

那侍衛正想開口，柳宏截着他，道：「且慢！」

杜星道：「幹什麼？」

柳宏道：「進入雷敎頭房間的有兩名侍衛，我要這兩名兄弟把搜刀的地點寫在紙上，看看是否相同，若果這兩柄刀眞的在雷敎頭房中搜出的話，他們所寫的應該相同，是嗎？」

柳宏「是嗎」兩字是問杜星，杜星更感不妙，但只好支撑下去了，他很勉强的點了點頭。

不一會，柳宏巳命人取過了紙筆墨，然後交由兩名侍衛寫出搜刀地點。

兩名侍衛被安排背對背的書寫，兩人拿起紙筆，同樣感到舉筆維艱，這並非表

示他們不懂寫字，而是不知道該寫什麼才好。

柳宏見了這個情形，更加心中雪亮。

兩侍衛在毫無辦法之中，只好硬着頭皮寫了下來，那持刀的侍衛寫着：「在床上被褥之下」，另一人則寫着：「在床底下」！

柳宏把兩張紙出示給廳上各人看，大家都巳明白了這件事了，兩名侍衛見二人答案都不同，心知大事不妙，他們當然知道，柳常春是柳家堡的皇帝，更加知道，皇朝中的臣子欺騙皇帝會負上什麼罪名？是以，他們面色都在刹那之間變得非常恐懼。

杜星却仍口硬的道：「姓雷的共有兩柄刀，一柄藏在床上的被褥之下，另一柄則藏在床底，這有什麼稀奇？」

柳宏道：「這當然不稀奇，但有一樣却是稀奇得很。」

杜星道：「那一點？」

柳宏道：「既然其中一把刀藏在床上的被褥之下，理應那把刀上的血漬巳被被褥吸去才對，但那把刀為什麼仍然染滿鮮血，而沒有半點與布料接觸過的痕跡？」

杜星一怔，半晌說不出話來。

柳宏道：「請你解釋一下！」

杜星道：「想必那把刀的血太多了，被褥不能全部吸去。」

柳宏道：「這解釋很好。」說完，喚過那六名手執齊眉棍的侍衛，吩咐道：「你們到雷敎頭的房間去，把雷敎頭床上的被褥全都拿來正廳。」

六名侍衛領了命，便向雷烈風房間而去。

六名侍衛去後，柳宏也不再作聲。

杜星更顯得不安起來，那兩名侍衛呆若木鷄的站立着。

雷烈風本來被按在地上，此時柳常春命人把他扶了起來，他見柳宏替自己出頭，內心感激之外，也鬆了一口氣。

柳常春一雙憤怒的眼睛望着杜星，杜星想開口說話，但又不知說什麼才好，漸漸地，他的冷汗也滲了出來，那兩名侍衛面上神情更加恐懼起來。

廳上衆人都在等待六名侍衛的回報，柳常春與柳宏也不作一聲，一時間，空氣越現凝重，所以，大廳的人雖然不少，但却沉靜得很。

再過不久，那六名侍衛巳回到大廳，只見一人手拿一張被褥——這正是在雷烈風睡房帶來的一張被褥。

柳宏見了，便命侍衛把被褥放在地上，然後當着衆人面前翻查了一遍，却一點兒血漬也沒有發現。

柳宏站起身來，望着杜星，道：「你如何解釋？」

杜星張大了咀，道：「我……我……我……」

柳常春大怒，喝道：「杜星，你好大胆。」

杜星雙腿一軟，便跪在柳常春面前，冷汗源源流出，道：「堡主，我……我知錯了。」

柳常春牙一咬，道：「你欺騙堡主，冤枉無辜，該當何罪？」

杜星道：「堡主，屬下知罪，請饒屬下一死。」

那兩名侍衛也害怕得跪了下來求情。

柳宏走到其中一名侍衛身旁，在那侍衛左臂微微隆起處撕破了衣袖，只見那侍衛的左臂用布包着，柳宏再把那些布條拆開，原來這侍衛左臂有一度傷口。

這一度傷口本來平常得很，衆人都不明白柳宏因何拆開包着傷口的布條，杜星見了，却更害怕起來。

柳宏抓起那侍衛受傷的左臂，問那侍衛道：「你這傷口怎得來的？說！」

到了這個地步，那侍衛再也不敢隱瞞了，他戰戰兢兢的道：「是杜兄弟叫我弄傷手臂，把血染在柳葉刀，然後把刀呈在堡主面前，說是在雷敎頭房間搜到的。」

柳常春聽了，又大怒道：「豈有此理，本堡之內發生大事，你們不但不出一分力，反而串同愚弄本堡主，人來，把他們拉出去，砍他們的頭下來。」

柳常春一聲令下，便有數名侍衛把三人拉了起來。

杜星等三人在大叫饒命，柳常春毫不理會，不一會，三人便被拉拉扯扯的帶到門外，就在此時，唐昭從外走了進來，見了這個情形，大感詫異，連忙走到柳常春面前，把此事問了個究竟，柳宏便把此事因由說了。

唐昭聽了，便對柳常春道：「堡主，杜星犯了這個過錯，本來罪無可恕，但念在他在本堡十多年，一直忠心耿耿，可否饒他一死？」

柳常春內心正在遲疑着，這時，雷烈風也道：「不錯，堡主，所謂人誰無過，就請堡主饒了他一命吧！」

柳常春一時氣怒，便把杜星處死，見唐昭替他求情，本來也想收回成命，但又感於不便改口，現在，當事人和雷烈風也開口求情，便只好打消原意了，但他內心仍有點氣憤，當下便向門外的侍衛叫道：「把杜星帶回來，其餘兩人照砍可也！」

此令一出，杜星便又被帶回正廳，那兩名侍衛仍在大叫饒命，柳常春却理也不理，杜星見拾回了性命，對那兩個人的生死也毫不放在心上。

杜星一回到正廳，便立刻跪在柳常春面前，然後叩頭如搗蒜，對堡主說盡感激話，為了能夠減輕罪名，什麼阿諛奉承甚至帶點肉麻的說話也說了出來。

柳常春餘怒未消道：「杜星，你陷害雷敎頭，愚弄本堡主，本來死罪難饒，但唐領班等人替你求情，現在饒你一死。」

杜星聽了，連忙跪在雷烈風跟前，叩頭道：「雷敎頭，你大人大量，君子不記小人過，過往是我不對，多謝敎頭替我求情，來生願替你做牛做馬，我……我這就向你叩頭……」

雷烈風見了他這副德性，心生卑夷，心道：「世間上的人，為了達到生存下去的目的，竟說出了如此卑鄙的說話，這樣生存下去，豈非更無味道，若果是我的話，倒不如一死落得乾脆，免活下去招人話柄，杜星，你太過沒有骨氣了。」

柳常春對杜星道：「你死罪可恕，但活罪難饒，我要把你關進黑牢半年作為懲罰，這是最輕的懲罰了。」

杜星一聽「黑牢」二字，登時面色變

青了，因爲他也知道這黑牢的可怕，他想起曾有人被關進黑牢一年，出來之後，全身變了癱瘓，成了一個廢人，也曾經看到有人被關在黑牢之內兩個月還不到，便變成了瘋子。

杜星雖未試過黑牢的滋味，但他進過黑牢，這是名符其實的黑，黑得伸手不見五指。

原來柳常春爲了懲罰一些犯了過錯的人，所以在堡內的地底建了一些牢房，稱爲黑牢。

這些黑牢由於設在地底之下，所以十分潮濕。被關進去的人，不但要抵受暗無天日的日子，更要熬被濕氣侵襲身體的苦況，這裏不但牆壁也好，地板也好，都是終年濕濡一片的，最苦的，這裏沒有床褥設備，被關進來的人，只好睡在地上了。被關進來的犯人一樣有大小便的，他們大小便之處是吃飯之處，也是睡覺之處，這裏沒有人清理，所以，黑牢簡直比想像中的地獄好不了多少。

杜星被判以受黑牢之苦，雖然感到恐怖，但他已無選擇餘地。

柳常春命人把杜星帶去黑牢，有關人等把杜星帶走了，柳常春才對唐昭道：「唐領班，趙長恨這件事怎樣了？」

唐昭與杜星是好朋友，見杜星被關進黑牢，內心難免感到一陣難受，但他畢竟是一個拿得起放得下的大丈夫，明白到杜星自食其果，罪有應得，也不去想這件事，隨即把在地牢密室的情形告知堡主，又把蒙面人施放迷香，把趙長恨刦走的事也一一說了，然後補充道：「屬下已命所有兄弟搜查。」

柳常春道：「搜查結果如何？」

唐昭實在很難受，他低頭道：「屬下恢復體力之後，便追了出去，但可惜被對方逃了。」

柳常春道：「你說對方施放迷香，這迷香到底什麼味道？」

唐昭道：「這香氣好似鮮花一樣清香，而且只好要吸上一口便立即全身無力，這迷香好似……」

唐昭還未說完，柳常春道：「是『萬人迷』！」

唐昭接口道：「屬下也認爲是『萬人迷』，這種迷香是『迷藥聖手』宋天邪所製，但『萬人迷』這種迷香已超過十年未在江湖出現過，宋天邪這個名字也超過十年未有人提及過，因何『萬人迷』會在本堡出現？」

原來，在十多年前，江湖上出現了一個亦正亦邪的異人，外號「迷藥聖手」宋天邪，此人的脾氣古怪，江湖上每一個人物都可能是他的朋友，也可能是他的敵人，可是每一個江湖人物却不會拿他當朋友，也沒有人拿他當敵人，所以宋天邪這個人物根本沒有眞正的朋友，也沒有眞正的敵人。

據說，宋天邪除了研製迷藥功夫到家之外，却一點武功也不懂，但十多年前，他在江湖上也算是一個人物，可是，就在十年前，他忽然在江湖上消聲匿跡，這事也沒有太多人留意，漸漸的，宋天邪這個名字也被人淡忘了。

柳常春想起宋天邪這個人物，又見他的傑作「萬人迷」在堡內出現，只感到撲朔迷離，當下對唐昭道：「把趙長恨刦走的人是不是宋天邪？」

唐昭道：「宋天邪爲人古裏古怪的，這事也難說得很。」但想了一想，又道：「把趙長恨刦走的人，輕功一定很了得，不然的話，如何帶趙長恨迅速逃走？但宋天邪却不懂武功的，依我看來，這人相信不會是宋天邪。」

柳常春道：「但這件事肯定與宋天邪有關，起碼『萬人迷』而與他有關。」

唐昭道：「但宋天邪因何會忽然間出現？」

柳常春說道：「這就要你去査個清楚了。」

唐昭道：「是！屬下一定査過水落石出的，堡主放心。」

天色已大放光明。

這時，門外有兩名侍衛扛了一個人進來，衆人見了，立時把眼光都集中在門外，待得兩名侍衛進來後，原來被扛進來的正是狄乘歡，雷烈風見了狄乘歡被扛進來，吃了一驚，侍衛把他放在地下却一動也不動，雷烈風見了好友這個情形，連忙蹲下來，失聲叫道：「狄兄！狄兄，你怎麼了……」

狄乘歡却一點反應也沒有，柳常春見狄乘歡雖然事前受了傷，但畢竟武功也不弱，而居然也着了道兒，心中也暗暗吃了一驚。問那兩名侍衛道：「你們如何發現他的？」

其中一名侍衛道：「回堡主，屬下剛才奉唐領班之命到處搜查，後來在後花園的草叢中發現了狄領班，於是便把他扛進來了。」

唐昭一邊聽着侍衛的陳述，一邊蹲下來探狄乘歡的鼻息，他忽然站起身來對衆人道：「大家放心，狄領班沒有死，他只是被人點了幾處重穴吧了。」

衆人聽了，都吁了一口氣，雷烈風見好友並未遇害，也鬆了一口氣，只是虛驚一場吧了。

此時唐昭又再蹲下來，扶起狄乘歡，在他身上被點的重穴處推拿了幾下，狄乘歡便甦醒過來了。

狄乘歡一醒過來，見身處正廳，登時滿面詫異神色。

柳常春見了，淡淡的道：「狄領班，你怎麼了？」

狄乘歡慢慢站起身來，道：「剛才我在房中睡覺的時候，忽然聽見示警哨子聲，便連忙走下床來，然後走出花園，當我走出花園後，看見一個穿着夜行衣的人背上背着一個人跳上屋頂，此時我雖然身上帶傷，但不顧一切的追上去，那黑衣人也發現了我，於是便把背上的人放在屋頂，然後由屋頂跳下來，我與那黑衣人交了幾招，發覺那黑衣人武功相當高强，再交幾招，我便被對方點了幾處穴道，然後暈了過去，以後的事我什麼也不知道了，醒來後我在已這裏。」

衆人在聆聽着狄乘歡的陳述，可是，每個人對狄乘歡的說話都不大相信，就是雷烈風也不例外。

這個武功高强的黑衣人是誰？這人是當晚混進來柳家堡的還是一直在柳家堡的

呢？若果狄乘歡的說話確實的話，那黑衣人一定就是把趙長恨刦走的人，而且這個人大有可能是在柳家堡殺死幾條人命的兇手。

狄乘歡的話有一點令人難以信服的，就是：若果這黑衣人正是兇手的話，爲什麼如此仁慈對待他，只點了他幾處穴道令他暈去，而不把他殺死？因爲狄乘歡在柳家堡算是一個人物，對方不殺他，只會給敵人留多一點實力來對付自己，這實在太不化算。

以上幾點，衆人都不約而同的在腦中想了一遍，尤其是柳常春，更覺得狄乘歡大有可疑。

狄乘歡也發覺到衆人都不相信自己，但他沒有辦法，他更知道在這個時候不適宜來太多的解釋，這樣只有令人更加生疑，他是聰明人，他知道怎樣去做。

待狄乘歡說完後，柳常春道：「狄領班，你辛苦了，而且身上有傷，你先去休息吧！」

柳常春的話看來很好聽，但狄乘歡知道堡主的話其實很不客氣——對一個人不客氣未必全都是惡言相向的，有時好聽的話其實充滿殺機，這道理就好似外表越漂亮的蛇，其實是最毒的一樣。

狄乘歡只好自歎倒霉，向柳常春請了個安，便離開正廳。

雷烈風看着狄乘歡那無奈的背影離開，心中有一陣難以形容的感受，他彷似恐怕隨時都會失去狄乘歡這個朋友。

×　×　×

二更時份。

柳家堡上下一遍死寂，但負責巡視的侍衛毫不放鬆。

柳常春對狄乘歡房間附近作監視。

狄乘歡的睡房與雷烈風的睡房只隔了五間房之遙。

雷烈風在房中仍未入睡。

就在此時，房外的走廊傳出幾聲輕微的悶哼聲。

雷烈風立感不妙，連忙在床上跳了起來，然後輕輕的打開房門，探頭外望，只見那六名負責監視狄乘歡的侍衛被人打暈倒在地上。

走廊上燈光昏暗，但雷烈風可以清楚看見那個把侍衛擊暈的人正想離開。

那人先向走廊兩邊望了一望，那人向雷烈風這邊望過來之際，雷烈風可以清楚的看見，此人原來是狄乘歡。

雷烈風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事實告訴他，此人的確是狄乘歡。

狄乘歡並沒有發覺雷烈風，他見沒有人，便快步走到走廊另一邊。

雷烈風見他形跡可疑，想了解一下眞相，所以，當狄乘歡在走廊的轉彎處消失後，便暗中從後跟踪。

雷烈風跟着狄乘歡向後花園走去。

後花園有十多名侍衛巡守，侍衛們見狄乘歡走來，都一一上前打招呼。

雷烈風躲在假山之後，離衆人並不太遠，此時他聽見狄乘歡對其中的一名侍衛說道：「今晚有多少兄弟負責巡守後花園的？」

那侍衛道：「只有我們十二人。」

雷烈風在假山後探首外望，只見狄乘歡在點算人數，果然只有十二人，而此刻十二人都圍在一起。

雷烈風不知狄乘歡今晚葫蘆裏賣什麼藥？他只好靜觀其變。

就在此時，雷烈風看見狄乘歡以快捷無倫的手法向十二人下手。

雷烈風不相信狄乘歡會做出這等事，可是這是事實。

十二名侍衛在防不勝防之下，不消一刻，全都被狄乘歡以攻其不備的手法點了穴道，十二人全都好似木頭一樣呆立不動了。

狄乘歡制住十二人後，便向圍牆走去，然後在圍牆下的草叢中拿起一卷有鐵鈎繩索，接着把鐵鈎飛上牆頭，看來狄乘歡已早有準備。

雷烈風本來想上前阻止，但他覺得若果這樣做的話會對自己不利，因爲到頭來可能會被人誤會與狄乘歡同流合污，爲了明哲保身，而且狄乘歡是自己朋友，若把狄乘歡抓住了，狄乘歡肯定性命不保，所以還是看以後的轉變如何才作打算。

狄乘歡在以爲神不知鬼不覺的情形下沿着繩索爬上牆頭，不一會已越過了牆頭，然後便在黑夜消失了。

此等事，可把雷烈風看得呆了，忠心耿耿的狄乘歡竟然背叛柳常春。

雷烈風明白不能再在後花園逗留，若被人發現了可就不妙，所以他非迅速離開不可。

×　×　×

被狄乘歡擊暈的六名侍衛不久醒了過來，因而狄乘歡背叛柳家堡的事也很快傳了開去。柳常春得到訊息，震怒非常，此事非比尋常，於是派了丁卯與鄭池中帶領五十名侍衛四出追尋狄乘歡，下令務必要把狄乘歡抓到爲止。

唐昭見狄乘歡做出此等事，順理成章的懷疑殺丁重山，刦走趙長恨，以及殺了幾名侍衛的兇手就是狄乘歡，起碼這些事與狄乘歡有關。

柳常春不斷在後悔，既然懷疑狄乘歡，爲什麼不把他抓住？

×　×　×

到底狄乘歡的眞正身份是什麼？雷烈風也很想知道。

自從雷烈風進入柳家堡後，短短幾天之內所發生的事可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這其中以狄乘歡這件事最令人感到意外。

狄乘歡在柳家堡多年，一直對柳常春忠心耿耿，尚且會背叛柳家堡，那麼，又有什麼事不會發生的？

雷烈風混進柳家堡，本來一心想偵查「驚雷刀譜」下落的，進來之後，也不知如何下手，可是，現在柳家堡上下却一遍混亂，對偵查「驚雷刀譜」一事更加感到一籌莫展了。

雷烈風混進入柳常春的睡房搜查「驚雷刀譜」根本沒有可能了，現在他只好等下去了，等到在柳家堡興波作浪的兇手被抓到後，事態平靜下來時，才慢慢着手，這是唯一的辦法，日後的事就日後再打算了。

由丁卯與鄭池中帶領的五十名侍衛負責追踪狄乘歡，至今已過了七天，但仍找

不到狄乘歡下落。

為什麼柳常春不派精明能幹的唐昭去追踪，原來柳常春覺得柳家堡隱藏着一股外來的威脅，所以要唐昭留在柳家堡座鎮，因而派了丁卯與鄭池中負責此次任務，聲言找不到狄乘歡不准回來，丁卯與鄭池中找不到狄乘歡，也不敢回頭，只是每天派人回柳家堡報告情形。

柳常春對唐昭一向很有信心，雖然他曾向唐昭限時抓到兇手，現在限期已過，試問他又怎能懲罰唐昭。

柳常春見七天來都找不到狄乘歡下落，心中忐忑不安，第八天，又加派了五十人與丁卯等人會合，一百人在外四出偵查，又過了數天，仍是毫無結果。

× × ×

杜星被關進黑牢已將近一個月，這些日子以來，他在黑牢內所受的滋味實不足為外人道。

負責每天送食物給杜星的一名下人名叫阿福。

阿福每天都在午前與黃昏後送兩次食物到杜星的牢房去。

這天上午，阿福好似平日一樣，左手挽着食物籃，右手拿着一把火把沿着黑牢的通道向着杜星的牢房行去。

他來到牢房前，先放好火把，然後把食物拿出來，接着把食物推了進去，叫聲：「吃飯啦！」

阿福把食物送進去後，照例把上一頓的碗筷收拾了，拿起火把，正想離開天牢，正當火把的光芒照進牢房之際，不其然向牢房望了一眼。

這牢房面積很細，一眼便可以全都看見，但阿福一眼望進去，牢房裏却看不見杜星，阿福見房無人，自言自語道：「難道我送錯了？」但他很仔細的看了看牢房的編號，這明明是一號牢房——囚禁杜星的牢房。昨晚他明明還在的，為什麼今天却不見了？

阿福為人雖然不太精明，但牢房內的犯人不見了，也知事態不尋常，便連忙離開地牢。

× × ×

阿福把這件事告訴了劉管家，劉管家便連忙把事情告知唐昭。

唐昭聽後，微微吃了一驚，於是便與柳宏，柳亮及六名侍衛向黑牢而去。

衆人來到黑牢，證實阿福果然沒有說謊。

唐昭登時呆住了，望着柳氏兄弟不知說什麼話才好。

柳宏舉着火把，在火光照耀下，只見鎖着牢房鐵門的一把鐵鎖被撬毀了，因而杜星才可以從牢房走出來。

柳宏可以肯定，把鐵鎖撬毀的人不會是杜星本人，而是另有其人，因為房內沒有任何硬物可以把鐵鎖撬開。

唐昭看了看那把鎖，他憤怒得一拳打在鐵門上，怒道：「他媽的，到底是誰在跟咱們作對！」

柳宏道：「這個敵人果然很厲害。」

唐昭道：「杜星被人救走了，杜星會不會與敵人一直有聯絡？」

柳亮插咀道：「狄乘歡背叛本堡，想不到杜星也背叛本堡。」

柳宏道：「大夥兒留在這裏也沒有用，走吧！」

衆人離開黑牢後，柳宏便與衆人到正廳去，然後派人去稟報父親。

柳宏是一個很深沉的人，平日不太喜歡說話，現在也不例外。

柳宏不說話並不表示他不理這件事，他在沉思這件事的種種可能性。

柳家堡接二連三發生的事都令人匪夷所思，更令每一個人喘不過氣來。

唐昭見柳宏一言不發，也沒有出聲，事實上他也無話可說。

衆人都在等候柳常春來主持大局。

不久，那名負責把事情稟報柳常春的侍衛回來正廳，對柳宏道：「報告大少爺，屬下奉命稟報堡主，但守在堡主門外的兄弟向堡主房間拍門，拍了很久沒有回音，不知堡主去了什麼地方。」

柳宏一聽，微微吃了一驚，心想：「這個時候爹應該起床了，既然已起床，為什麼拍門沒有回應，他不會離開睡房的，若果離開睡房的話，門外的侍衛共有八人，他們不會不知道的。」想到這裏，越覺不尋常，當下連忙領着唐昭等人向着睡房而去。

當衆人來到柳常春的房門外時，負責在門外把守的侍衛仍站在門外，柳宏一來到，便立即問其中一侍衛道：「堡主在不在？」

那侍衛道：「報告大少爺，剛才屬下向堡主房間拍門，但一直沒有回應，不知堡主在不在。」

柳宏聽了，越衆而前，一邊拍門一邊叫道：「爹！」

但拍了良久仍一點回應也沒有，柳宏越覺不妙，不其然的用手把門一推，兩扇門便一推而開了。

柳常春在房內的時候，本來一直用橫門閂着房門的，但柳宏一進來後，便見那橫門齊口的斷為兩截，掉在地上，這條橫門很明顯的是被人從門外的門縫伸進一把刀或劍進來，然後悄沒聲息的砍斷的。

柳宏見了這兩截橫門，更感不妙，當他來到房中，只見一張睡床上動也不動的躺着一個人，柳宏見狀，連忙趨前，他向床上一看，登時呆了半晌，原來床上有一具無頭屍首，屍首旁邊有一張紙，寫着「同心一志摘柳首」七個字。

衆人見了這個情形，同樣吃了一驚，柳光明忍不住哭了起來，便向父親屍體撲去，唐昭見了，連忙把他扶着，說道：「三少爺，不要激動。」隨即命人把他扶着，又對衆人道：「不要動床上的東西，這樣會毀去綫索的。」

柳宏內心也很激動，他雙眼已紅了，他喃喃的道：「爹的武功如此高強，竟然在毫無反抗的情形下遭遇毒手，這兇手的武功一定驚世駭俗得很。」

照床上的情形看來，柳常春是躺在床上的，若果他的頭顱仍在的話，頭剛巧枕在枕頭上，其他一點異樣也沒有。

柳常春頸項流出的血已凝結，顯然已死去有一段時間。

唐昭道：「杜星失踪應在昨晚，堡主遇害也應該是昨晚，這事會不會與杜星有關？」

柳宏道：「杜星失踪與爹的遇害顯然不是巧合，這應該是經過安排的。」

唐昭道：「『同心一志摘柳首』是道峯嶺賊黨偷襲本堡的口號，那麼，若果這事與杜星有關的話，杜星豈非是道峯嶺的人了？」

柳亮插咀道：「狄乘歡背叛本堡，杜星又離奇失踪，這些事會不會有關？」

柳宏滿腔悲痛，此時忽然叫道：「叫門外的八名侍衛進來！」

那八名負責把守堡主睡房門外的侍衛早已走了進來，其中一人應道：「大少爺，什麼事？」

柳宏道：「你叫什麼名字？」

「屬下姓李，單名一個剛字。」

柳宏道：「堡主為人所害，分明是被人從外砍斷門閂走進來的，你們為什麼一直不知道？」

李剛道：「屬下等人一直沒有離開過崗位……」

柳宏道：「眞的沒有離開過？」

李剛道：「眞的沒有。」

柳宏問道：「你們是在什麼時候接班的？」

李剛道：「昨晚子夜時份。」

柳宏又問道：「你們通常是如何接班的？」

李剛神色一變，張開了口，忽然說不出話來。

柳宏見了，心中大怒，道：「你們是不是接班人未到，前一班人已先離開，是不是？」

李剛大驚，戰戰兢兢的答道：「報告大少爺，我們……我們……有時候是這樣的……」

柳宏氣炸了心肺，喝道：「那麼昨晚呢？」

李剛更驚，道：「昨晚……我們來接班的時候，前一班人的確已離開了。」

柳宏聽了，怒得心肺俱裂，悲憤交集之餘，正想一拳打向李剛發洩，但立時想起這不是李剛這班人的錯，錯是錯在前一班人，是以立刻向李剛喝道：「叫前一班人來見我。」

李剛應了一聲是便離開了。

此時，柳常春的四名妻子，柳輕輕及雷烈風也得到了訊息，立時向堡主睡房走了進來。

四位柳夫人及柳輕輕一進來見了，立時哭聲震天起來。

唐昭連忙命人把四個女人勸離現場。

雷烈風見了柳常春身首異處，第一個反應就是感到可惜——可惜不能親自手刃仇人。

此時，唐昭道：「殺堡主之兇手，一定乘着守衛不在的時候下手的。」

柳宏的一張臉怒得變得極為可怖，他憤然道：「這些不負責任的守衛，我要把他們全部處死！」

雷烈風來之前，亦已聽聞杜星昨夜離奇失踪，不其然的也把柳常春之死與杜星扯上關係，接着又很自然的想起狄乘歡。

他在想，狄乘歡離開柳家堡，杜星離奇失踪，柳常春離奇被殺，這些事是巧合還是經過刻意安排？若果狄乘歡與事件有關，那麼他與杜星同一夥？但是，狄乘歡與杜星平日是水火不相容的，怎麼會是同為一夥？杜星在柳家堡十二年，等的就是這一天？

雷烈風又看了看房內四週情形，只是床上被褥有點淩亂，這淩亂是柳常春睡覺時做成的？還是兇手做成的？

柳常春頭顱被砍了下來，理應有很多血才對，但除了床上有一大灘血之外，其餘四週都沒有血跡，雷烈風知道，兇手取了頭顱後，便把頭顱盛載着，所以除從頸項流出鮮血外，頭顱流出的血就沒有留在床上或地上。

對于誰是兇手，雷烈風當然很想知道，但他沒有興趣去查，他只想找回「驚雷刀譜」，所以他很留意房內四週，在猜想究竟柳常春把刀譜藏在什麼地方？

雷烈風環視房內四週之際，忽然發覺柳亮神色有異，而且眼光不時投向兄長柳宏，雷烈風猜不到他的心在想什麼，也不去猜。

唐昭仍很努力的在房內四週找尋綫索，但沒有什麼發現。

柳宏幾乎可以肯定，杜星是道峯嶺的奸細，父親也是被杜星所殺，但是，誰人把杜星從黑牢放了出來？

× × ×

柳常春已死，一切恩怨似乎應該告一段落。

夜已深。

雷烈風躺在床上，一雙手枕在後腦，雙眼直望着天花板。

他混進柳家堡，一心想偵查「驚雷刀譜」的下落及刺殺柳常春，但現在柳常春已死了，對于不能親手刃仇人，他感到有點可惜，不能完成師父遺願，他簡直感到慚愧。

「驚雷刀譜」會不會隨着柳常春之死從此下落成謎？

柳常春到底把刀譜藏在什麼地方？好不好到柳常春的睡房去找一遍？

柳常春到底怎樣在毫無反抗下被殺的？誰人殺了他？杜星又如何被人救走，杜星會不會是兇手？會不會是楚仁傑派到柳家堡的臥底？

連串問題不斷迴繞在雷烈風腦際。

連日來發生的事，令他感到高深莫測。他忽然覺得，自己現在的處境很危險。

就在他想得入神之際，忽然發覺窗外有一條人影，這人影有點不尋常，他立感不妙，正想把枱上的蠟燭吹熄，但此時，窗外的人影右手一揚，一把飛刀穿窗而入，「噗」的一聲，那把飛刀插在枱上。

雷烈風清楚看見，那把飛刀帶着一張字條，他把字條拿來一看，只見字條寫着「身份已暴露，速離柳家堡」十個字。

他怔住了，心想，這寄刀留簡的人到底是誰？自己身份已暴露？什麼時候被揭露的？

就在此時，忽聞房外人聲嘈吵，而且聲音像是向着自己房間而來，此時聲音越近自己房間，他大感不妙，看了看手中的字條，然後想把字條燒掉，他把字條伸到燭火前，但字條還未點着火，房門已「碰」的一聲被人撞開了，接着，只見柳宏、柳亮及唐昭還有大批侍衛站在自己面前。

唐昭一進來，見他拿着一張字條正想

燒掉，連忙一個箭步衝前，雷烈風被眼前光景嚇得呆了半晌，不懂閃避，所以唐昭很從容的從他手上搶過了那張字條。

唐昭搶過字條一看，嘴角發出詭秘的微笑，接着把字條呈在柳宏面前，柳宏看了，一怒之下，把字條撕了個粉碎，咬牙切齒的說道：「姓雷的，你還有什麼話好說?」

雷烈風一個措手不及，落了這個地步，膛目結舌，說不出話來。

柳宏牙一咬，手一揮，下令道：「來人，把姓雷的綁起來！」

這時的雷烈風，知道被抓後只有死路一條，想着反正是死，倒不如賭他一賭，看看是否可以突圍而出?心意已決，衆侍衞一湧而上之際，他也老實不客氣，搶過一把刀，便厮殺起來，唐昭見他突圍，知他武功不弱，忙喝退衆侍衛，自己持刀砍向雷烈風。

柳宏柳亮見狀，也連忙加入戰陣。

饒是雷烈風武功不弱，但面對三大高手，鬥不了一百招，便被三人合力擒了下來。

雷烈風一被擒着，衆侍衛連忙拿出繩索，然後把他綁得粽子相似。

他被綁後，唐昭走上前，老實不客氣在他身上飽以一頓拳頭，然後喝問道：「是誰指使你來的?同黨是誰?快說！」

雷烈風無話可說。

柳宏怒喝道：「把他押進地牢裏去迫供！」

衆侍衛領帶，正想把雷烈風帶離睡房，就在此時，衆人忽然聞得一股醉人的花香，衆人正感愕然，何以忽然有這麼一股清香?但唐昭領教過這香味的厲害，大吃一驚，大叫道：「不好，是『萬人迷』。」但發覺已遲了，不消一刻，衆人紛紛全身軟弱無力的倒了下來。

正當所有人倒下去之後，此時有一蒙面人走進房內，雷烈風清楚看見此人正向自己走過來。

那蒙面人把雷烈風身上的繩索解開，接着在雷烈風身上點了暈穴，雷烈風便不醒人事。

× × ×

當雷烈風醒過來的時候，天色已微明，向身旁四週望去，只覺自己處身於一座廟宇之內，而自己則躺在地上。

他站起身來，只覺滿腹疑團，又向廟內的神像望去，只見關爺的神像在望看自己，原來這座就是太原市附近的一座破舊的武聖廟。

他行出廟門，吸了幾口新鮮空氣，然後不少疑團又再次湧上腦中，只覺得在柳家堡內發生的事都神秘莫測。

到底把自己救離柳家堡的人是誰?爲什麼要救自己?那神秘人又用什麼辦法把自己帶出柳家堡?

在柳家堡中，有人向自己寄刀留簡，說自己的身份已暴露，那麼那張字條是誰寫的，是不是有人有心陷害而寫下這張字條?

他又想起柳常春遇害之前的一種可能性，就是兇手向柳常春施放迷香，待房中的柳常春暈了過去，然後伸刀把門閂砍斷，接着走進房中把柳常春殺死——只有在柳常春事前已昏迷過去，兇手才有可乘之機，若果兇手不是首先向房中的柳常春施放迷香的話，兇手根本不可能達到目的，因爲照當時情形推測，兇手一定先砍斷房門的門閂才能進入房中，但那門閂掉在地上的聲音，柳常春絕不可能聽不見的，所以雷烈風覺得，柳常春死前一定吸入了迷香，而那兇手極可能就是昨晚把自己救離柳家堡的同一人。

他想到了柳常春遇害的可能性後，但不久他又把這個可能性否定了，原來他想起昨晚神秘人施放萬人迷之前，那時在房中，唐昭柳宏等人吸入了萬人迷後不久，全部都全身軟弱無力的倒在地上，而只有雷烈風自己沒有這種感覺，全身上下仍有氣力的。

雷烈風當然明白，原來自己內功深厚，當吸入了萬人迷之後，內功把萬人迷迫了出來，因而萬人迷對他起不了作用。

既然萬人迷對雷烈風起不了作用，同樣的，柳常春也是內功深厚得很，萬人迷對柳常春應該也起不了作用的，那麼柳常春遇害前已昏迷的可能性就極低了，但柳常春又如何在毫無反抗之下被殺呢?

× × ×

雷烈風在柳家堡雖然只有短短一個月，但這一個月殊不好過，就好似失去一年的自由一樣。

午間，他感到已肚子餓了，便逕自向太原市走去。

來到市中，他發覺有不少柳家堡的侍衞，這些侍衛雖然沒有穿上制服，但雷烈風全都認得，所以他不能不小心一下自己的行藏。

來到一間酒樓時，他正想走進去，就在此時，忽聞酒樓傳來激烈的打鬥，酒樓內的衆多食客恐殃及池魚，大都奪門而出，雷烈風好奇心大，便起步走近酒樓。

一進入內，果見有十多人在圍攻着一個人，雷烈風認得，這十多人全都是柳家堡中武功不低的一級侍衛，被圍攻的人並非別人，原來是趙長恨。

雷烈風一進來後，衆侍衛已認得他，有人大叫道：「兇手來了，把姓雷的也擒下來。」

果然有人分批向雷烈風迎了上來。

原來，雷烈風昨晚被神秘人從柳家堡救了出來後，柳宏徹夜把消息傳出堡外，因而這些侍衛也把雷烈風當敵人看待了。

趙長恨獨力對抗十多名武功不低的侍衞，只感有點吃力，但現在來了一個雷烈風，形勢立時改觀過來。

十多名侍衛對付二人，一時間也討不了好處，此時，門外又有一批人湧了進來，爲首的竟是丁卯。

原來當這些侍衛們發覺趙長恨時，其中一名侍衛走到街上召集更多人前來。

酒樓內共有三十人對付雷烈風與趙長恨二人。

趙雷二人見形勢越來越不妙，不約而同的殺出大門口。

趙長恨爲人一向心狠手辣，手中短劍已殺了六人，雷烈風本不想殺人，但碍於形勢，只好搶過一把大刀，手起刀落的殺了兩人。

二人且戰且走的來到街上，這時柳家

堡的侍衛已越來越多，把二人團團圍住。

打鬥越來越激烈，柳家堡衆多侍衛爲了立功，全都不顧一切的向二人進攻。

饒是雷烈風武功高强，趙長恨心狠手辣，但要衝出重圍却非易事。

二人正苦於難以脫身之際，就在此時，街道一旁的屋頂忽然有十來件物事掉了下來，這些物事全都是三四寸長的竹筒，這些竹筒一落到地上，全都噴出一陣陣白烟。

只一會兒功夫，打鬥場中已被大量烟霧籠罩着，塲中數十人只覺視野模糊，敵我難分，趙雷二人肩並肩，雷烈風加强戒備，趙長恨毫不客氣，手執短劍，繼續厮殺。

雷烈風在朦朧中，但見有一條人影從屋頂躍將下來，他更加提高了警覺，這人躍下來後，便混在衆侍衛之中，雷烈風不知來者是誰，侍衛們也不知此人是敵是友，刹那間，那人也難以分辨起來。

此時，有人走近雷烈風身旁，雷烈風連忙提刀戒備，但那人對他道：「雷兄，我來救你！」

雷烈風一聽，認得這是狄乘歡的聲音，不禁滿胸詫異。

雷烈風不明狄乘歡因何突然出現?此時已不容許他作他想，當下對趙長恨道：「趙兄，救兵來了。」

狄乘歡在烟霧陣內拉着雷烈風的手，叫道：「快走！」便向街道另一端快步走去，趙長恨也不再與侍衛糾纒，也跟在二人身後。

當三人衝出烟霧陣之後，已把侍衛拋離了十多丈遠，但侍衛們仍不斷從後追了上來，趙長恨見了這衆多侍衛，知道若再被纒上就難以脫身，所以對雷烈風道：「咱們分頭走，『武聖廟』再見。」

雷烈風說聲「好」，趙長恨便施展輕功躍上了屋頂，瞬即便人影不見。

雷烈風與狄乘歡一路向前直奔，侍衛們則緊追不捨，當來到一條分岔路時，雷烈風便對狄乘歡說道：「狄兄，你向右方走，我向左方走，待會兒在『武聖廟』會合。」

狄乘歡說聲「好」，便向右方而去。

侍衛們見他們分頭而走，丁卯連忙點撥了二十人追狄乘歡，丁卯則領着三十人去追雷烈風。

雷烈風見丁卯窮追而至，他知道要脫身就要非打一仗不可，所以不再走了，停了下來，威風凜凜的站在路中央，等待着丁卯。

街上男女見有人你追我逐，而且殺氣騰騰，早已嚇得走了清光。

丁卯見雷烈風如鐵塔般的站着，打手勢叫衆手下停下來。

丁卯距離雷烈風三丈處站着，一雙眼盯着雷烈風，道：「姓雷的，識相點，跟我回柳家堡去吧。」

雷烈風冷笑一聲，道：「你爪子硬的，就抓我回去好了。」

丁卯情知自己並非雷烈風對手，便向衆手下命令道：「大夥兒一齊上，把姓雷的擒下來。」

侍衛們爲了立功，忙向雷烈風衝前，雷烈風掄着大刀，準備迎戰衝來的廿名侍衞。

衆侍衛還未衝前，此時，忽然有人從天而降，阻碍着衝過來的一衆侍衛。

只見此人手執短劍，侍衛們衝上來之際，立時展開厮殺，刹那間，便有五名侍衞被殺，這個情形，把丁卯嚇了一驚。

這手執短劍的人當然是趙長恨了。

雷烈風見趙長恨再次出現，知他帮自己脫身而來，也不座視，連忙加入戰圈。

丁卯當然知道要對付雷烈風已非易事，何況現在又多了一個趙長恨?眼見又有三名手下被殺，忙大喝一聲：「大夥兒走！」說完，便來個走爲上着。

侍衛們見頭兒走了，當然不會再戀戰了，刹那間，全都掉頭落荒而逃，但趙長恨嗜殺成性，見侍衛們逃走，連忙追殺上去。

雷烈風見狀，忙阻止道：「趙兄，別追了。」但趙長恨充耳不聞，仍舊殺個不停，那些走得慢的侍衛都被他殺得慘叫連聲，走得快的，總算撿回了性命。

雷烈風見街上躺滿屍體，也有點於心不忍。

趙長恨見那些侍衛走得遠了，才停了下來，然後在其中一具屍體上抹去劍上血漬，接着把短劍收了起來，這些慢條斯理的動作，與他剛才殺人時的情形比較，簡直是兩回事。

雷烈風走到趙長恨身旁，回想他剛才殺人時的殘酷手段，不禁暗暗搖了搖頭。

趙長恨的面孔仍舊那麼冰冷，那麼的毫無表情。

過了一會，雷烈風道：「趙兄，你不是說咱們在『武聖廟』會合的嗎?怎地又折回來了?」

趙長恨淡淡的道：「我不放心你。」

雷烈風苦笑一聲，道：「那麼我們現在到『武聖廟』去吧！」

「去幹什麼?」

「我有個朋友在那兒等我。」

「姓狄的?」

「不錯！」

「走吧！」

趙長恨走在前頭，雷烈風則跟在身後，一路上，趙長恨不發一言。

× × ×

兩人來到「武聖廟」前，果然見狄乘歡已站在廟前的一塊空地上等着。

狄乘歡重見雷烈風，面上發出喜悅神色。

趙長恨神色有點不安。

此時，趙長恨抬起右腿，然後伸手在褲管把短劍抽了出來，雷烈風微感詫異。

趙長恨忽然撲向狄乘歡，短劍直取狄乘歡胸膛。

狄乘歡見狀，忙避了開去，但是趙長恨持劍向他苦苦進迫，狄乘歡只好學刀還擊。

趙長恨見他還手，更怒，手中短劍不斷向他攻去。

雷烈風見了，大吃一驚，忙道：「趙兄，大家是自己人，因何動手?」說到這裏，雷烈風猛然想起——趙長恨有一次偷襲柳家堡時失手，本來可以逃脫的，但最後關頭被狄乘歡以一把短劍割斷了逃走的繩索，因而在柳家堡吃盡苦頭，所以趙長

恨含恨在心，今番見了狄乘歡，不來一個大清算才怪。

雷烈風見趙長恨與狄乘歡已大打出手，他見狄乘歡滿面無奈的招架趙長恨的攻擊，他知道再下去，狄乘歡只有被趙長恨殺死的份兒，又大叫一聲，道：「趙兄，有話好說，何必大動干戈……」

趙長恨置諸不理，雷烈風再也不能坐視下去了，他拋下大刀，向趙長恨衝了過去，接着用空手接了趙長恨幾招，趙長恨見他阻止自己，停了下來，冷酷的眼神望着雷烈風，冷冷的道：「走開！」

雷烈風道：「趙兄，我是不是你的朋友？」

趙長恨沒有說話，他似乎承認了雷烈風是自己的朋友。

雷烈風又道：「我知道你恨狄兄在柳家堡時阻止你逃走，因而害苦了你，但是，你要明白，當時狄兄這樣是由於責任問題……」

趙長恨道：「不要說了！」

雷烈風根本猜不透趙長恨的心事，趙長恨又道：「你說來說去，只是不想我殺姓狄的而已。」

雷烈風沒有說話，過了一會，趙長恨又道：「我就放過他吧！」說完收起了短劍，雷烈風鬆了口氣。

凡與趙長恨結過樑子的人，趙長恨絕對不會給他一條生路的，但趙長恨爲什麼打消殺狄乘歡的念頭？是不是衝着雷烈風的面子而不殺他？不是，趙長恨是不會賣任何人的賬的，即使他當雷烈風是朋友，也不會賣這個賬的。

原來趙長恨在柳家堡失手被擒，在柳家堡受盡折磨，後來被人救了出來，而趙長恨一直以爲救自己那人就是雷烈風，內心就當雷烈風是救命恩人一般，因而衝着這份恩義而放棄殺狄乘歡的念頭。

趙長恨收起短劍後，接着就好似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一樣的坐在一旁。

狄乘歡走到雷烈風跟前，他想對雷烈風說句感激的說話，但覺得要人替自己求情才能活命，這滋味確有點難受，雷烈風看了他的表情，也猜到了他的心在想什麼，他甚至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二人對望了一會，沒有說話，過了一會，雷烈風才道：「狄兄，有一件事我想知道，不知你方不方便告訴我？」

狄乘歡道：「我們已是朋友，有什麼話你問好了。」

雷烈風遲疑了一會，道：「你離開柳家堡時的過程我全都看見了，我想知道，你因何要離開柳家堡？」

狄乘歡無奈的長長嘆了口氣，道：「若果我不離開柳家堡的話，我遲早是死路一條。」

雷烈風問道：「狄兄，此話如何說起呢？」

狄乘歡又歎了口氣，望了望不遠處的趙長恨一眼，道：「那晚，趙長恨被人刦走，我聽了示警哨子聲，便追了出去，看見一個黑衣人背着一人在屋頂逃走，便追了上去，但那黑衣人也發現了我，便放下肩上那人，跳了下來與我交手，後來我便被點了幾處重穴，醒來的時候，我把此事告訴堡主，但堡主與幾位少爺，還有唐昭都不相信我的說話。」

雷烈風接下去說道：「你知道堡主懷疑你，恐怕會對你不利，所以就離開柳家堡？」

狄乘歡道：「不錯，你要知道，堡主是一個疑心極重的人，若果我仍留下來的話，我是不是遲早被殺死？」

雷烈風道：「你知不知道，自你走後，柳家堡又發生了很多事？」

狄乘歡道：「什麼事？」

雷烈風道：「杜星在黑牢被人救了出來，柳常春被人殺死了。」

狄乘歡在柳家堡多年，今次雖然背叛了柳常春，但仍不免對柳家堡有一份感情，聽說柳常春爲人所殺，心頭也禁不住微微一震，他搖了搖頭，道：「杜星被什麼人救走了？」

雷烈風道：「不知道！」

狄乘歡道：「那麼堡主是被什麼人殺死的？」

雷烈風道：「柳常春被殺及杜星離奇被人救了出來都是發生在同一個晚上，因而他們懷疑這件事與杜星有關，後來又發生你離開柳家堡這件事，他們也把這件事推在你身上了。」

狄乘歡目光呆滯，又歎了一聲，道：「想不到，短短個多月時間會發生這麼多事，眞的是世事難料。」

雷烈風道：「狄兄，你既然已離開了柳家堡，爲什麼仍不遠離太原？你要知道，太原現在有很多柳家堡的侍衛，他們都在到處找你，你難道不知道你留在太原會對你很不利嗎？」

狄乘歡道：「我當然知道留在這裏會很危險，實不相瞞，我實在不捨得你這個朋友，我知道你遲早會離開柳家堡的，所以就在太原暗中等你從柳家堡出來。」

雷烈風聽他說得眞誠，內心有一種溫暖的感受，他道：「友情雖然可貴，但你絕不能因我而身處險境的呀！」

狄乘歡道：「不知雷兄又如何離開柳家堡的？」

當下，雷烈風便把在柳家堡的事說了，神秘人如何寄刀留簡，叫他速離柳家堡，唐昭等人追神秘人追至自己房中，如何發現了字條，如何被擒，後來有人施放迷香把自己救了出來等等都一一說了。

狄乘歡聽了，道：「這神秘人到底是何方神聖？」

雷烈風道：「這連串的怪事我也感到秘神莫測得很。」

狄乘歡道：「這些事我們也不要去想他了，既然我們已離開柳家堡，什麼事也與我們無關，還是早點離開這個是非地算了。」

此時，雷烈風向趙長恨處行去，他站在趙長恨面前，道：「趙兄，你是不是想殺死柳常春？」

趙長恨道：「不錯！」

雷烈風道：「你與柳常春之間有什麼深仇大恨？」

趙長恨沒有說話。

雷烈風又道：「柳常春已死了。」

趙長恨忙站起身來，眼中發出怨毒光芒，冷冷的說道：「這消息你從那裏聽來的？」

雷烈風道：「不是聽來的，而是我親眼看見了。」

趙長恨道：「他怎樣死的？」

「他是被人殺死的，頭顱也被割了下來。」

「是誰把他殺了？」

「不知道，但好似是道峯嶺的人。」

「查清楚了沒有？」

「沒有人證實！」

趙長恨好似不能親手殺死柳常春而覺得遺憾一樣，他的面孔更冷了。

雷烈風道：「既然柳常春已死，一切恩怨應該烟消雲散了。」

趙長恨道：「不！柳常春雖死，但他的妻子兒女還未死，我要把他們全都殺了才離開太原。」

雷烈風道：「所謂一人做事一人當，你又何必如此做？」

趙長恨道：「你最好少點說話。」

雷烈風無奈，只好苦笑一下離開他。

雷烈風混進了柳家堡，「驚雷刀譜」還未找到，不知應否離開山西，他思前想後，覺得還是留下來，看日後有無機會找回刀譜。

柳家堡内父子相残

柳宏爲人本來就很深沉的，他也是一個不喜歡理俗世事務的人，可是，自他父親死後，柳家堡的大小事務他就非接手不可了，而這堡主之職他也非做不可，因爲他是柳家的長子。

時已三更，萬籟俱寂。

整個柳家堡只是一片漆黑，雖然仍有些侍衛作四處巡守，四下裏仍是一點聲音也沒有。

此時，有十名侍衛列隊向着另一方向行去，他們不是夜更巡守的侍衛，而是武功都是一流的一級侍衛，他們列隊而行，沒有帶兵器在身，行動顯得有點謹慎。

這十名侍衛，全都是柳家二少爺柳亮的心腹。

行了不久，衆人來到一個角落，這角落極之僻靜。

現在雖已深夜，但這裏有一間房仍透出微光。

侍衛們來到這間房前，其中一名侍衛輕手在門上拍了三下，房內的人輕聲問道：「什麼人？」

那拍門的侍衛道：「二少爺，是我張康來了。」

房中的人開了門，他就是柳亮，柳亮把十人叫了進去，走在最後的侍衛看了看四週，見沒有人，便把門關上了。

張康等人以爲自己的行動沒有人發覺，誰知他們一路行來之時，已被一個穿着夜行衣的人一路跟踪着，這神秘黑衣人見十人進了房內，便小心翼翼的附耳在窗外偷聽房內衆人的談話。

由於四處一遍死寂，房內衆人談話雖然把聲音壓得很低，但神秘人仍可以清楚的聽見了。

在房內，柳亮吩咐衆人坐了下來，張康才問道：「二少爺，你深宵召屬下等人來到，不知有什麼吩咐？」

張康顯然是這十人的首領，柳亮聽了，向他們作了一個親切的笑容，然後才道：「首先我問各位兄弟一個問題。」

衆人不約而同的道：「什麼問題？」

柳亮道：「請問大家想不想發大財，享盡榮華富貴，揚名天下？」

人生在世，所追求的，還不是爲了名利？衆人聽了，不禁砰然心動，大家雖然沒有說話，但柳亮一看他們的表情，已知道衆人心內想的是什麼。

張康道：「二少爺的意思是……？」

柳亮道：「說得明白一點，我想在江湖上闖一番事業，甚至我要統領武林，我要大家一起打天下，首先招兵買馬，鞏固柳家堡實力，令柳家堡成爲天下第一堡，以我柳家的財力，要達到這個目的一點也不難，若果事成之後，大家豈非可以享盡榮華富貴，醇酒美人？不是可以名揚天下嗎？」

衆人聽了，都在想：在柳家堡混了幾年，雖然一身武藝，但英雄無用武之地，到頭來仍是兩袖空空，難道就此終老？現在眼前有了這個機會，不趁年富力強闖一番事業，享受一番，還待何時？

想到這裏，眞的想坐言起行，張康道：「然則，二少爺要我們怎樣做？」

柳亮道：「你們考慮清楚了沒有？」

衆人都面面相覷起來，過了一會，張康首先點頭同意，其餘人等都相繼點頭表示同意了。

柳亮又向衆人作了一個微笑，道：「只要柳家堡鞏固了實力，我就向其他江湖帮會進攻，把這些大小帮會收服過來，擴展地盤，到時要稱霸武林就容易得多了。」停了一停，接着又道：「但是，要完成各位兄弟這個願望，就首先要除去一個障碍。」

衆人都道：「什麼障碍？」

柳亮道：「首先把兩個人殺掉！」

張康道：「那兩人？」

柳亮眼中透出一絲殺氣，道：「就是我大哥和我三弟。」

衆人面上生出一陣詫異神色，張康道：「大少爺與三少爺？」

「不錯！」

「爲什麼要殺他們？」

「很簡單，」柳亮道：「若要完成這個大志，第一步我要坐上柳家堡堡主的交椅才行，這樣，我才可以名正言順的招兵買馬，但現在的堡主是我大哥，而他絕對不會把堡主的寶座雙手捧送給我的，就算他肯把堡主讓給我做，只要有他存在，辦起事來一樣碍手碍脚，所以只好來個大義滅親了。」

張康道：「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辦大事就不應拘泥小節，二少爺這樣做是應該的，但爲何要把三少爺也殺了？」

柳亮咀角發出一絲詭秘的笑容，道：「所謂『防人之心不可無』，我這三弟雖然爲人沉厚得很，但我怕他骨子裏的野心比我還要大，到時被他棋高一着，我豈非滿盤落索？所以一不做，二不休，把他也一起殺了，就去了後顧之憂。」

張康道：「二少爺端的是神機妙算，智勝子房，張某佩服得五體投地！」

柳亮被他一讚，不禁發出得意的神色，張康又說道：「那麼我們這計劃何時進

行？」

柳亮道：「事不宜遲，三天後，我會把我大哥與三弟引離柳家堡東邊五里處的一個樹林去，各位兄弟就在那裏埋伏，只要我一聲令下，大夥兒就動手，我大哥雖然武功高強，但各位兄弟也非泛泛之輩，到時，準叫他插翅難飛！」

張康道：「什麼時間？」

柳亮道：「你們事先在那裏埋伏，我準午時就帶他們到達該處，各位兄弟每人先拿十両黃金去花用，事成之後，重重有賞！」

張康望了望其餘九人，道：「各位，你們意下如何？」

其中一人說道：「二少爺精明能幹，跟二少爺闖天下，沒有錯的，不用再考慮了。」

其餘人等都道：「不錯，跟二少爺闖天下，準沒有錯的。」

張康道：「既然各位兄弟沒有異議，就這樣辦好了。」

柳亮的神色更得意了，道：「好，三天之後，開始下我們的第一着棋子。」說完，拿了一袋黃金分發了給各人。

在窗外的神秘人把全部說話過程都一一聽得很清楚。

此時，張康等人取了黃金，便離開柳亮，神秘人見他們出來，連忙施展輕功躍上屋頂，張康等人仍懵然不知。

× × ×

趙長恨為了要殺柳家堡的人，他不想離開太原，雷烈風仍未尋回「驚雷刀譜」，也暫時不想離開太原，所以，雷烈風、趙長恨、狄乘歡，仍留在太原，由於這三人在柳家堡侍衞眼中極之觸目，三人為防與侍衞糾纏，也不住客棧，仍舊留在「武聖廟」之內。

他們已相安無事的在廟內過了兩晚。

深夜，夜靜得有點怕人。

雷烈風等人都在廟內睡着了。

雷烈風與趙長恨兩人警覺性甚高，二人雖然睡着了，但朧朦中，二人同時被一聲極輕微的聲音驚醒了。

趙雷二人同時坐了起來，面面相覷着，二人同樣覺得就是屋頂有人。

二人靜觀其變，雷烈風也小心翼翼的把狄乘歡弄醒，叫他小心戒備着。

三人同時手執兵器。

就在此時，有一件物事從天井掉下來，而同一時間，趙長恨一縱上了天井的瓦面上，雷烈風見狀，打個手勢叫狄乘歡收拾起地上的東西，接着自己也跟趙長追了上去。

狄乘歡拾起地上的物事，原來是一團紙，打開一看，紙上寫着：「欲想報仇，明天午時，柳家堡東首五里樹林內」的字樣。

狄乘歡起步得遲了，自然遠遠落後，但趙雷二人追了一會，在一片草地上已把對方追上了。

對方是一個黑衣蒙面的人，而且只有一個人，身上也沒有帶兵器。

這蒙面黑衣人見被二人追上了，竟然停了下來，而且回轉身來望着二人。

趙長恨老實不客氣，持着短劍便向對方衝過去。

蒙面人手無寸鐵，身法輕靈的只是在閃避而不還手，這人不但不還手，好似也沒有還手的打算。

雷烈風見了這蒙面人似乎並沒多大惡意，便走上前去，架開了趙長恨幾招，道：「趙兄，先把事情弄清楚才打不遲。」

這一趟，趙長恨竟然很聽話，真的停了下來，那蒙面人也好似一根木頭的站在趙長恨面前不遠處。

雷烈風拱手對蒙面人道：「尊駕是誰？深宵造訪有何指教？」

蒙面人沒有答話，雖然黑夜，但他一雙眼却烱烱發出光芒，而且目不轉睛的望着趙長恨。

此時，狄乘歡也趕了上去，一來到，便把字條交到雷烈風手上，雷烈風看了字條，怔了一怔，望了望蒙面人，接着把字條交給趙長恨，趙長恨一看，神色立時變了，變得極之怪異，也有點激動。

雷烈風見他的神色，也感到奇怪，問道：「趙兄，怎麼了？」

趙長恨沒有答話，喃喃的道：「這筆跡很熟。」隨即對蒙面人冷冷的道：「你……你是誰？」趙長恨的語氣有點顫抖。

雷烈風更奇怪了，此時，蒙面人道：「湖上鴛鴦一雙，岸邊情人一對……」

雷烈風與狄乘歡一聽，更感詫異萬分，這蒙面人一開聲，原來是個女人，而且聲綫是那麼的迷人。

趙長恨聽了，瞳孔登時擴大了，而且整個人也呆了起來，此時，那蒙面人的一雙眼竟然流下滴滴眼淚，過了一會，趙長恨把蒙面人說的兩句話續下去：「……今日誓言一撮，仲朝夫妻一世。」趙長恨說得是那麼的無可奈何。

雷烈風忍不住低聲吟道：「湖上鴛鴦一雙，岸邊情人一對，今日誓言一撮，仲朝夫妻一世。」輕輕歎了一聲，沉吟地道：「好漂亮的誓言，難道……這女子是趙兄的……」

這時那蒙面女子泣道：「天義哥！」

雷烈風心中道：「原來趙兄原名趙天義。」

趙長恨激動的道：「妳……真的是小雪？」

那女子把面罩除下，露出了真面目，趙長恨見了，面上出現一抹喜悅，道：「不錯，妳果然是小雪！」

雷烈風與狄乘歡向那女子瞧過真切，在月色照耀下，看得清楚，二人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這是事實，這女子原來竟是柳常春的第三夫人。

也就在這一剎之間，雷烈風已然明白趙長恨為何立志要殺柳常春一家了——他恨柳常春搶去自己一生中最心愛的人，就是這麼簡單，簡單得可以令趙長恨生出要殺死柳家堡每一個人的念頭。

這其中一定有很多複雜因素存在，但雷烈風已無需去想他，他只替這對有情人能夠重逢而高興，尤其是替趙長恨這個多情的苦心人高興。

趙長恨見了闊別多年的情人應該高興才對，但他的喜悅只是一抹而過，此時他忽然咬牙切齒的對三夫人道：「妳這貪慕虛榮的賤人，我恨妳，我要把妳殺死！」說完，執着短劍便向三夫人當胸刺去。

三夫人沒有閃避，而且好似沒有閃避的打算，雷烈風見狀，吃了一驚，連忙一個箭步衝前，用手格開了趙長恨持劍的右手，但趙長恨第二劍又向三夫人刺去，雷烈風又用雙手把他格開，接着站在三夫人面前，趙長恨第三劍一刺，見雷烈風擋在面前，也就刺不下去，持劍的右手登時停在半空，而且神情很苦澀。

三夫人的眼淚流得更急，她抽泣道：「天義哥！」

趙長恨狂吼一聲，道：「不要叫我，趙天義已死了，我現在是趙長恨，『綿綿情愛化長恨』趙長恨。」

趙長恨的大聲狂叫，是那末的凄涼，這一陣狂叫也劃破了死寂。

三夫人仍在抽泣，她道：「天義哥，我對不起你，我知道你恨我，我今生今世不知如何補償你對我的恩義，你殺了我吧！」說完，從雷烈風身後行了出來，行到趙長恨面前，雷烈風怕趙長恨真的會把她殺死，便也跟在她身邊。

趙長恨緩緩的舉起短劍，他的眼神是那麼的無可奈何，神情是那麼的痛苦，他雖然舉起了短劍，但却久久下不了手，過了一會，他忽然手一鬆，短劍從手中掉了下來，剎那間，整個人變成了一棵枯萎了的植物一樣。

三夫人見了他這樣頹喪的模樣，眼淚流得更急了，她抽泣着道：「你為什麼不殺我？」

趙長恨低沉的道：「妳走，妳別再給我碰上妳，我恨妳，妳這水性楊花的女子，我一輩子都恨妳。」

三夫人心如刀割，哭得更加傷心，道：「罵吧！罵完了對你會好過一點。」

趙長恨大叫道：「妳給我滾！」

三夫人忽然蹲了下來，拾起從趙長恨手中掉下來的短劍，第一時間一劍便向自己胸部插下，雷烈風見了，大吃一驚，連忙一脚把她手中的劍踢開，接着把她扶了起來。

趙長恨見了，呆了半晌，他顯然不忍心看見三夫人死去。

三夫人道：「雷公子，你為什麼要救我！」

雷烈風道：「小雪姑娘，我不知妳與趙兄之間的恩怨，但以我看來，妳一定有極大苦衷，何不向趙兄言明？這樣自我毀滅，其實愚蠢得很。」

趙長恨又大叫道：「我不聽，你快叫她滾得遠遠的，我不想再見到她！」

雷烈風道：「趙兄，做人何必如此執着呢？」

趙長恨道：「這是我們的事，你最好別管！」

雷烈風道：「但小雪姑娘是你心愛的人。」

趙長恨道：「不錯，我曾經深愛着她，但你想一想，自己心愛的人移情別戀，另嫁他人，晚晚陪着另外一個男人睡覺，而自己却一直為她痛苦，這個女人還值得自己去愛嗎？」

三夫人淚流滿面的道：「不錯，我另嫁他人，晚晚陪着一個自己不愛的男人睡覺，我水性楊花，我下賤，我為什麼要這樣做？因為我自私，我要報父仇，所以才害苦了你……」

趙長恨怔住了，半晌才夢囈的說道：「報父仇，你查到妳的殺父仇人的下落了嗎？」

三夫人道：「我的殺父仇人就是柳百勝，即是柳常春。」

趙長恨忽然仰天大笑起來，他雖然在笑，但笑得比哭還要痛苦，笑聲過後，道：「為了報父仇，妳為了報仇竟然把自己嫁給仇人，讓這個仇人晚晚玩弄妳，蹂躪妳，看來，你似乎向仇人報恩吧了。」

三夫人傷心得不能說話，雷烈風道：「趙兄，小雪姑娘這樣做，恐怕只是想借機報仇吧了。」

趙長恨道：「借機報仇？她嫁了柳常春已經五年，難道五年來她連一點機會也沒有？」

雷烈風一聽，覺得此話也有道理，但回心一想，又覺得三夫人定有極大苦衷，這其中的內情一定很複雜，他也感到無話可說了。

三夫人又說道：「天義哥，你聽我解釋。」

趙長恨說道：「我不聽，就算妳說什麼，我今生今世也不會原諒妳的，你還是給我滾吧，滾回去做妳的柳夫人，豈非更好？」

三夫人「哇」的一聲哭了起來，接着掉頭便走，趙長恨見她真的要走，怔了一怔，神情似在盼望她不要走一般，內心泛起一陣難過。

雷烈風望了望趙長恨，接着向三夫人追了上去，快步走了一會，便走在三夫人前頭，道：「小雪姑娘，這個時候妳怎能說走就走，妳這一走，恐怕以後也見不着趙兄了。」

三夫人見雷烈風擋在自己面前，也停了下來，她還在哭。

趙長恨在另一邊見了，只是滿面惆悵，站在他身旁的狄乘歡甚至感覺到他想哭上一場，但他沒有哭，可是眼眶也開始紅了——這個就是江湖上最可怕的殺手！

趙長恨緩緩的行了幾步，這幾步是那麼的沉重，他拾起了地上屬於自己的短劍，然後朝着三夫人走時的相反方向而行。

雷烈風見他漸行漸遠，忙追上去，待走到趙長恨面前時，道：「趙兄，你去那裏？」雷烈風說完這句話，猛然發覺趙長恨的眼眶已濕了，而且有幾滴眼淚奪眶而出，雷烈風也感到一陣難過，然後很快的把視綫移開，詐作看不見趙長恨流淚，他內心歎了口氣，心想：「愛情？愛情？愛情是什麼？這難道就是愛情，這愛情豈非有點殘酷？」

雷烈風站在趙長恨面前，但趙長恨好似沒有發現他一樣，在他面前行過。

雷烈風無可奈何的道：「趙兄，這又何必呢？」

趙長恨目光呆滯，好似沒有聽見雷烈風說話一樣，仍舊只顧向前行，步伐是那末的沉重。

三夫人見趙長恨越行越遠，從後哭叫道：「天義哥……」

趙長恨心頭一震，停了下來，但只一會，他又繼續向前行。

雷烈風呆望着他的背影在夜色中漸漸

消失，也沒有再打算追上去，因爲他知道趙長恨是一個說做就做的人。

一朶烏雲把月亮掩蓋住了，大地也立時被夜色吞沒了，也把趙長恨的身形吞沒了。

雷烈風見趙長恨消失在黑夜中，只感到一陣唏噓，接着與狄乘歡向三夫人行過去。

三夫人呆呆的望着趙長恨消失的方向，她已停了哭聲，但眼淚仍沒有停，三人相對無言，空氣回復一片死寂，過了一會，雷烈風低沉的道：「他走了。」

三夫人夢囈的說道：「不錯，他走了，我這一輩子再也看不見他了。」停了一停，又低聲沉吟道：「湖上鴛鴦一對，岸邊情人一雙，今日誓言一撮，他朝夫妻一世。」

雷烈風聽了，低下頭來，又是一陣難受，一會，他道：「小雪姑娘，剛才妳那張字條是給誰的？」

三夫人抹去眼淚，說道：「那是給你的。」

雷烈風一愕，道：「給我的？」

「不錯！」

「妳叫我向誰報仇去？」

三夫人道：「我先問你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請問雷公子師承何人？」

雷烈風道：「恩師名諱，請恕在下不方便相告。」

三夫人道：「若果我沒有猜錯，雷公子師父一定姓邵，名諱上寒下鋒。」

雷烈風登時愕然，道：「妳怎麼知道的？」

「你的武功路數告訴我的。」

雷烈風道：「妳……」

三夫人道：「我們所學的，都是一脈相承。」

雷烈風道：「哦？」

三夫人道：「說起來，我們倒還有一點淵源，你可以說是我的師弟。」

雷烈風更感愕然了，心道：「恩師難道還收過一個弟子？」

三夫人道：「我父親就是你師父的三師弟，姓歐陽，單名一個斌字。」

雷烈風脫口叫道：「歐陽斌？」

「不錯，我就是歐陽斌的獨生女兒，歐陽冰雪。」

雷烈風說道：「我明白了，妳爲了要報父仇，就嫁給柳常春，想借機報仇，是不？」

歐陽冰雪道：「不錯！」

「我不明白。」

「不明白什麼？」

「正如趙兄所說，妳嫁了柳常春五年，難道五年來一點機會也沒有？」

歐陽冰雪道：「柳常春對我一點疑心也沒有，若果我要殺他，當然有很多的機會。」

雷烈風道：「但是妳爲什麼一直不下手？」

歐陽冰雪說道：「五年來我一直忍辱偷生，傷盡天義哥的心，爲的就是一樣東西。」

雷烈風道：「什麼東西？」

歐陽冰雪道：「『驚雷刀譜』。」

雷烈風一點也不感到奇怪，因爲當他清楚了她的身份後，已隱若猜到了這一點，他道：「妳爹擁有『驚雷刀譜』的下冊，沒有上冊，因而練不成『驚雷刀譜』，所以死不瞑目，除叫妳替他報仇外，還要設法尋回『驚雷刀譜』是不？」

歐陽冰雪道：「不錯，我爹一生人中最遺憾的事，就是不能把『驚雷刀法』練成，所以臨死前叫我一定要把刀譜找到，然後在他墓前燒給他，讓他在九泉之下能夠把刀法練成。」

雷烈風接道：「但是妳一直找不到刀譜？」

「不錯！」

「妳爲什麼不先殺死柳常春，然後才找刀譜？」

「我也這樣想過，但若果先把柳常春殺死的話，第一，刀譜的下落可能從此成了謎，第二，若果我殺死柳常春的話，我也只有死路一條，但刀譜還未找到，我怎能死？而且，天義哥雖然恨我，但我仍想活着見他一面，所以，我才在柳家堡痛苦渡過了五年。」

雷烈風道：「五年來一直都找不到刀譜的下落？」

歐陽冰雪的眼光充滿恨意，道：「半年前，我才知道柳常春在十年前已把刀譜燒了。」

「啊？燒了？」雷烈風吃了一驚，道：「他竟然把刀譜燒了，而且在十年前已經……」

若果歐陽冰雪早知道這消息，也用不着在柳家堡受五年痛苦了，所以，刹時間，她的眼光又充滿了怨毒，她道：「半年前，他與次子柳亮在說話時被我無意中聽到的。」

雷烈風道：「那麼柳常春有沒有把刀法練成？」

歐陽冰雪說道：「他從我爹手上搶去下冊後，用了一年時間把其餘十八式練好了，再過兩年，他就把上下兩册刀譜燒掉，到柳亮二十歲那年，再把刀法傳給了柳亮。」

雷烈風聽了，登時全身冷却下來，柳常春已死，不能親手手刃他，已感到萬分可惜，師父的兩個遺願都不能達到，他感到有點慚愧。他道：「當妳知道刀譜被毀掉後，妳爲什麼還不把柳常春殺死？」

歐陽冰雪道：「可惜我已經沒有了機會。」

「你只要能接近他，就有殺他的機會了。」

「不錯！」

「柳常春現在已死，我肯定他不是被你殺的，但妳爲什麼不下手把他殺死？」

「柳常春自從娶了第四個老婆之後，他已經不再需要我，試問我那有機會殺他呢？」

雷烈風心想：「這歐陽冰雪實在是太可憐了。」又想道：「歐陽斌這個欺師滅祖的傢伙，怎麼竟會有一個如此孝順的女兒……」

歐陽冰雪又道：「我含恨嫁給仇人是舅父作的安排，當我舅父知道刀譜已被毀了之後，便決心潛入柳家堡，希望把柳常春殺死。」

「妳舅父是誰？」

「丁重山！」

雷烈風微一愕然，道：「丁重山是你舅父？」

「不錯！」歐陽冰雪道：「他是道峯嶺楚仁傑的手下，但偷襲柳家堡，一是楚仁傑的命令，二是想替我爹報仇。」

雷烈風道：「妳舅父身上擁有柳家堡的地形圖，也是妳提供的了？」

「不錯！」

「可惜妳舅父失手被擒了，而且更爲人所殺。」

「他是我殺的！」

雷烈風奇道：「妳舅父死在柳家堡的密室內是你殺的？」

「對！」

「妳爲什麼把他殺死？」

歐陽冰雪難禁心頭的難過，道：「爲他解除痛苦。」

雷烈風道：「我明白了！」

歐陽冰雪道．「前一陣子柳家堡發生了很多事，其中出現了一個神秘人，這神秘人把天義哥救離柳家堡，還有天義哥潛進來柳家堡時，在後花園與你碰頭，當時你與天義哥以兄弟相稱，被一名侍衛聽見了，這侍衛把你與天義哥兄弟相稱的事告訴柳常春，幸而被神秘人知道了，這神秘人就把這侍衛殺死，還有，那神秘人向你寄刀留簡，叫你速離柳家堡，但是，後來你走不及，被唐昭等人抓住，後來被神秘人救走了……。」

她還未說完，雷烈風已驚異的搶着道：「難道那神秘人就是妳？」

歐陽冰雪道：「一點也不錯！」

「原來暗中帮助我的人就是妳。」

歐陽冰雪點點頭。

在一旁的狄乘歡聽了，心道：「怪不得她那晚把趙長恨劫走時，我追了上去，當她發現了我時，只點了我穴道而不殺我，當時我就覺得奇怪，原來這神秘人竟是心地善良的三夫人，也難怪唐昭等人到處搜查也毫無結果，有誰想到這一切都是她幹的？」

雷烈風道：「妳爲什麼要帮我？」

歐陽冰雪道：「就憑我們之間這點淵源，難道我不能帮你？」

雷烈風說道：「妳把趙兄救離柳家堡，後來又救了我，但是妳如何走出柳家堡的？」

歐陽冰雪道：「柳常春睡房內有一條通往堡外的秘密甬道，我就是從那秘密甬道把天義哥和你帶離柳家堡的！」

雷烈風又問道：「妳救趙兄和我之前，都向侍衛們施放迷香，但據說，這種迷香是『迷藥聖手』宋天邪所製，妳因爲會擁有『萬人迷』這種迷香？」

歐陽冰雪道：「是我舅父叫人帶進來柳家堡給我不時之需的。」

雷烈風道：「但妳舅父爲什麼會有『萬人迷』這種迷香？」

歐陽冰雪道：「宋天邪這人脾氣古怪，但他結識我舅父後，却與我舅父很投契，後來便把自己的得意傑作『萬人迷』送給我舅父。」

雷烈風道：「妳怎樣與舅父聯絡？」

歐陽冰雪道：「柳家堡有道峯嶺的臥底。」

雷烈風道：「再說那張字條，妳叫我明天午時在柳家堡五里外的樹林去報仇，找誰報仇去。」

歐陽冰雪道：「找柳常春報仇！」

雷烈風奇道：「找柳常春報仇？」

歐陽冰雪道：「不錯。」

雷烈風道：「但柳常春已死了。」

歐陽冰雪道：「他還未死。」

雷烈風道：「我親眼看了他的屍體，當時妳也看見了。」

歐陽冰雪道：「你如何證明那具屍體就是柳常春的？」

雷烈風一怔，心想：「不錯，那屍體當時是沒有首級。」接着問道：「那麼死在柳常春床上的那人是誰？」

歐陽冰雪道：「是杜星……」

雷烈風恍然道：「我明白了，柳常春利用杜星的身形與自己差不多，因而到黑牢去把杜星放了出來，然後讓杜星穿上自己的衣服，接着把杜星殺死。」

歐陽冰雪道：「情形就是這樣。」

雷烈風道：「杜星眞的死得不明不白，也死得莫明其妙。」

歐陽冰雪道：「柳常春殺了杜星後，故弄玄虛地把房中佈置成自己被人謀殺一樣。」

雷烈風道：「柳家堡上下人等都以爲當時死的是柳常春，爲何妳會看得出死的不是柳常春本人。」

歐陽冰雪道：「因爲當時人人都很傷心，只有我例外，所以我看了一會，便看出來了。」

雷烈風道：「柳常春為何要裝死？」

歐陽冰雪道：「第一，所謂高處不勝寒，柳常春在這個環境，很想安享晚年好好的活下去，但柳家堡接連發生事故，而每一樣都對柳常春不利，尤其是我這個出沒無常的神秘人，柳常春這個年紀已很怕死，所以他只好裝死來告訴這個神秘人，叫這神秘人不要再找他了。」

雷烈風道：「那第二個原因呢？」

歐陽冰雪道：「近年來，他發覺自己最聰明的次子柳亮心懷不軌，所以裝死引柳亮的尾巴出來。」

雷烈風道：「引出來了沒有？」

歐陽冰雪道：「真是立竿見影，柳常春一死，柳亮便開始部署統治中原武林的工夫！」

雷烈風道：「哦？柳亮要統治中原武林？」

「不錯。」

「他憑什麼？」

「憑他聰明的頭腦，憑他練成了『驚雷刀法』，也憑柳家的財富，這三樣已足夠。」

雷烈風道：「他如何開始他第一步計劃。」

歐陽冰雪道：「首先他要殺死他的大哥柳宏。」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他大哥是堡主，所以非殺他不可。」

雷烈風道：「妳怎知道的？」

歐陽冰雪道：「兩天前的一個晚上，他約了十名心腹手下在深夜密謀殺死大哥的計劃，他們以為神不知鬼不覺，卻想不到被我暗中偷聽到了。」

那晚，張康與另九人與柳亮在房中密談，被一神秘人暗中偷聽，這神秘人原來是歐陽冰雪。

雷烈風道：「柳亮準備如何殺他大哥呢？」

歐陽冰雪道：「他首先命十名心腹埋伏在樹林內，然後把大哥引到該樹林，然後把大哥殺死的。」

雷烈風道：「他們兄弟互相殘殺，與我殺柳常春報仇有什麼關係？」

歐陽冰雪道：「當然有關係，明天你就會明白一切真相。」

雷烈風咬牙道：「柳常春既然未死，『驚雷刀譜』得到已無望，我要殺死他，替師父報仇。」

歐陽冰雪也道：「是的，我也要為父報仇。」

雷烈風面上忽然生出一陣憂慮，歐陽冰雪見了，道：「你是不是怕不是柳常春對手？」

雷烈風點點頭道：「柳常春武功高強，再加上練成了『驚雷刀法』，恐怕難以把他置諸死地。」

歐陽冰雪道：「雷師弟，我們現在是敵愾同仇，為了達到報仇目的，我們只好盡力而為了。」

雷烈風道：「不錯，做人不能退縮，好歹也要打上一仗再說了。」

歐陽冰雪說道：「好，我們明天才打算吧。」

雷烈風道：「明天巳時，我們在樹林邊見吧。」

× × ×

雷烈風昨夜沒有再睡，第二天，巳時未到，便帶着一把鋒利的大刀，騎着一匹馬獨個兒向柳家堡五里的樹林而去。

來到樹林邊，那時巳時剛到，雷烈風遠遠望去，已有一人站在林邊，這人當然不會是別人，她正是歐陽冰雪。

只見她一身俠女的裝束，雙手各握一把柳葉薄刀，刀身發出精光。

歐陽冰雪神情很憔悴。

雷烈風在她身前下了馬，然後把馬兒驅走，接着恭敬的對歐陽冰雪道：「師姐，妳早！」

歐陽冰雪微笑道：「雷師弟。」

雷烈風道：「我們現在該怎樣？」

歐陽冰雪道：「柳亮的手下應該就快來了，在他們來之前，我們該找個地方躲起來。」

雷烈風道：「樹林這麼大，我們該躲在什麼地方？」

歐陽冰雪道：「跟我來！」便向林中行去，雷烈風只好尾隨着她，二人進入林中不遠，歐陽冰雪道：「我們最好躲在樹上，這樣看得比較清楚。」

雷烈風道：「這主意也不錯。」

當下，二人選了一棵枝葉茂盛的大樹，接着縱身躍上樹上，便躲在樹葉之中。

二人耐心的等待着，過了大概半個時辰，果見張康等一行十人走進林中，這十人，每人都手執大刀，剛巧雷歐陽二人藏身那棵大樹下有一堆叢林，張康等人也就在該叢林中躲起來。

現在，雷烈風與歐陽冰雪要等的，就是柳家四父子了。

接近午時，雷烈風在樹上向林外望去，見有三人朝着林中走來，這三人就是，柳宏、柳亮、柳光明，三人同樣沒有兵器在身。

雷烈風有點緊張，不知柳常春何時出現。

此時柳氏三兄弟已進入樹林內，三人離雷烈風藏身的大樹下不遠處。

三人停了下來，柳宏問道：「二弟，你神神秘秘的把我和三弟帶來這裏，到底有什麼事？」

柳亮面上發出詭秘的笑容，並沒有答話。

柳宏道：「二弟，你想怎樣，儘管說好了。」

柳亮道：「那麼你認為我想怎樣？」

柳宏只冷笑一聲，沒有說話。

柳亮道：「老大，你上當了。」

柳宏道：「我怎樣上當了。」

柳亮發出得意的微笑，道：「你很快就會知道。」說完，雙掌拍了三下，這三下掌聲顯然是暗號，果然，掌聲過後，柳宏身後不遠處的叢林跳出了十個人，這十個人，就是張康等人，十人站在柳宏身後不遠，各人手上的大刀彷似隨時都會砍過來一樣。

柳宏當然知道身後有人，他連回轉頭去望一眼也沒有，就好似再多十個人來也不在乎一樣，但柳光明見了這個情形，又見二哥面上充滿殺氣，不禁有點心驚，對柳亮道：「二哥，你幹什麼？」

柳亮道：「老大會告訴你我想幹什麼的，你問他好了。」

柳光明以詢問的眼光望着柳宏，柳宏道：「你二哥要殺我們。」

柳亮微笑道：「三弟，你現在可明白了？」

柳光明當然知道二哥並非開玩笑，因為兄弟之間是很少開玩笑的，尤其是這種玩笑，他不禁有點怕，一怕就手足也亂了，他道：「二哥，你……你為什麼要殺我和大哥？難道你忘了，我們是同父母所生的親兄弟？所謂兄弟如手足，你怎能夠這樣做？」

柳亮奸詐一笑，道：「可惜你有一個野心太大的二哥。」

柳光明更怕了，道：「你……你……你……」

柳宏道：「三弟，別怕。」

柳光明道：「但他們有十一個人，我們只有兩個人，而且我們又沒有武器！」

柳宏對柳亮道：「二弟，還不快叫你的手下動手！」

柳亮道：「要殺你，又有何難？」接着面色一沉，手一揮，向站在柳宏身後的張康等人道：「上！」

柳光明見二哥一聲令下，怕得忙低下頭來，柳宏卻動也不動的仍站在當地。

這十名侍衛一衝而上，但十人卻在柳宏身旁掠過，柳宏向後退了幾步，遠離了柳亮一些，這十名侍衛從柳宏身旁掠過去，卻衝向柳亮，接着把柳亮圍了起來。

柳亮見自己手下忽然把自己圍着，鐵青着臉，喝道：「你們幹什麼？還不快把他們二人殺了？」

張康道：「二少爺，今次上當的是你，而不是大少爺，你明白嗎？」

在樹上的雷烈風見了這個情形，只感到莫明其妙，而歐陽冰雪一點也不覺得奇怪，因為張康等人把柳亮要殺柳宏的消息告訴給柳宏，後來張康與柳宏商量如何將計就計的事情全都被歐陽冰雪偷聽了。

回說柳亮，他看見了這個變故，不由氣上心頭，對張康道：「張康，是不是柳宏給了你不少好處，所以倒戈相向？」

張康道：「大少爺確是給了我們不少好處。」

柳亮道：「他給了你什麼好處，我也可以給你，而且所給的還要多。」

張康道：「大少爺所給我們的好處，你是給不來的。」

柳亮道：「他給了你什麼？」

張康道：「大少爺所給我們的，就是對我們很關懷，不當我們是下人。」

柳亮咬牙道：「你們這班有福不懂享的奴才，簡直混帳！」

張康道：「二少爺，你以為向我們動之以利，我們就會被你收買了嗎？你似乎忘了，身在江湖，最重的，就是忠、孝、仁、義，你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若果柳家堡的堡主被你做上了，柳家堡的實力也被你鞏固下來的話，那時才是武林浩劫呢！你是一個聰明人，可是，你卻猜不透我們的心事。」

柳亮冷笑一聲道：「張康，你以為你們可以把我殺死嗎？」

張康向其餘人等下令道：「兄弟們，一齊上，把這傢伙殺了。」

十人便一起向柳亮迎頭砍下，柳亮見十把大刀向着自己招呼過來，忙把頭一低，避過了攻擊，接着從侍衛們腳下走出包圍網。

侍衛們見了，忙追了上去，柳亮見有人追來，身子一跌，便躺在地上，接着以掃堂腿掃跌一人，同時，右掌運足勁力，一掌向這人咽喉劈下，那侍衛一跌之下，來不及招架，便中此一掌而死。

柳亮從死去的侍衛手中搶過大刀，接着一躍而起，掄着大刀，舞得虎虎生風，剎那間，只見萬道刀光把柳亮包圍着，侍衛們見了，登時目瞪口呆起來。

在樹上的雷烈風見了，脫口道：「是『驚雷刀法』第一式，『春雷乍响』！」

歐陽冰雪也輕聲道：「他果然練成了『驚雷刀法』！」

在一旁的柳宏見了，他不知這就是「驚雷刀法」，看了也不禁呆了。

侍衛見了柳亮這凌厲的刀法，一時也不敢大意，只是靜觀其變，此時，柳亮身子一躍而起，便向九名侍衛撲去。

侍衛們見其來勢兇兇，連忙舉刀招架，柳亮身在半空，凌空向九人作密集攻擊，一時間，但聞「噹」「噹」之聲響個不絕，接着響起兩聲慘叫，有兩名侍衛當場死去，其餘有三名侍衛的大刀被柳亮刀上的强大力勁斷為兩截。

柳宏見狀，微微一震，連忙拾起一把大刀加入戰圈。

柳亮施展「驚雷刀法」中更加凌厲的招數，但那些侍衛那是對手？連一招也接不住，便全都死在柳亮手下。

柳亮目露兇光的望着柳宏，在一邊的柳光明見狀，面色也青了，拔足便想逃，柳亮見了，便一躍而起追向柳光明。

柳宏見他向三弟追去，也從後追上，希望救回三弟一命，柳亮見柳宏尾隨着，又一躍而起，在半空中一個轉身，便一刀向柳宏砍去，柳宏見一刀劈下，右手舉刀一架，柳亮把全身內力集中在刀上，這一刀劈在柳宏刀上，柳宏的大刀竟被砍斷，柳亮這一刀砍斷柳宏的刀，餘勁未盡，繼續以雷霆之勢直砍柳宏右臂，這一刀，速度快得驚人，柳宏大刀被斷後，來不及閃避，一條右臂也被砍斷了。

柳亮砍斷柳宏右臂後，又向柳光明追去，兩個起落，已落在柳光明身後，柳亮咬牙切齒地，手起刀落，便把柳光明幾乎砍為兩邊。

柳亮殺了柳光明後，回轉身來望着柳宏。

柳宏右臂被斷，痛得面上變青，柳亮道：「老大，剛才那一招，就是老子暗中傳給我的『驚雷刀法』！哈哈，想不到這刀法如此受用。」

柳宏痛楚與憤怒交集，道：「你這畜牲！」

在樹上的雷烈風見了，知道柳宏難逃毒手，正想躍下去，但歐陽冰雪道：「你想去送死嗎？」

雷烈風道：「這大少爺是好人，怎能被這奸人殺死？」

「但你不是柳亮對手。」

雷烈風登時整個人也洩了氣，歐陽冰

雪道：「這傢伙自有柳常春殺他。」

雷烈風道：「柳常春會來嗎？」

「他一定會來的。」

「妳怎知道他一定會來？」

「柳常春裝死後，第二天，柳宏便知道了，而且父子二人還暗中聯絡，今天的事，柳宏一定早已告訴他父親，柳常春知道這件事後，又知道柳宏不是柳亮的對手，所以他一定會來的。」

雷烈風道：「但他爲什麼還不來？」

歐陽冰雪道：「柳亮部置行動時是在午時，但現在午時還未到便已動手，所以，不是柳常春來遲了，而是他們來得太早了。」

雷烈風看着地上的屍體，道：「時間竟然害死了他們。」

再說柳亮，他對柳宏道：「老大，你現在大概也該認命了？」

柳宏滿面憤怒，他彎身以左手拾起地上的斷刀，便向柳亮撲去。柳亮用刀格開，接着一刀向柳宏劈下，就在此時，忽聞一聲吆喝：「住手！」

柳亮停止了動作，回頭一看，只見一人掠了過來。

待這人來到柳亮面前時，柳亮感到萬分詫異，說口道：「爹，是你？」

來者正是柳常春。

柳常春見十名侍衞全都死去，又見長子斷去右臂，更見三子死得恐怖，狂叫一聲：「你這畜牲！」便向柳亮一刀劈下。

在柳亮心中，父親早已死了，現在忽然見他出現，內心感到奇怪非常，雖然如此，但心神不亂，見父親一刀砍來，連忙招架。

剎那間，父子二人以「驚雷刀法」在林中大打出手。

雷烈風見了這淩厲的刀法，再加上二人的不要命打法，不禁看得呆了。

柳常春見出了這個忤逆子，悲憤交集，出手毫不容情，柳亮一心想達到目的，一不做，二不休，也對老父毫不客氣。

二人鬥了不久，覺得林中樹木太多，難以把刀法使到最高境界，再打一會，柳亮首先離開樹林，柳常春隨後追了上去。

雙方追逐了一會，便出了樹林，在林外的草原停了下來。

雷烈風與歐陽冰雪也躍到林邊的一棵大樹上看着父子二人惡鬥。

柳常春追出樹林之後，他顯然年事已高，此時已微有喘氣，柳亮見了，道：「老子，你老了，而且疏於練武，再加上夜夜春宵，看來你已不是我對手。」

柳常春大怒，身子跳了起來，接着如陀螺般的轉動，柳亮知道他用那一招，也連忙使出化解招數。

雷烈風見了，搖頭嘆息，道：「師祖創的刀法，竟然被這父子二人用來互相殘殺，眞的始料不及，若老祖與師父在九泉之下知道了，一定難過得很。」

再說父子二人，他們已把刀法反反覆覆的不知打了多少招，此時，又見二人由地上打至半空，二人招來招往的在半空中架了十多招，糾纏中，忽聞一聲慘叫，接着二人落回地上，雷烈風一望，只見柳亮的一條右臂斷了。

柳常春砍斷柳亮的一條右臂，自己也不太好，只見他握刀的右手在發着抖。

原來父子二人在拚命打鬥的時候，雙方都使出了生平最大內力，柳亮內功不及父親，接不住父親的强勁內力，因而被砍斷右臂，而柳常春本人的確年事已高，又頻頻接近女色，也是內力不繼，現在，他全身氣力已洩了大半。

歐陽冰雪在樹上見了，對雷烈風道：「柳常春現在已是內力不繼了，我們要等的，就是這個機會，上吧！」

一聲上吧，二人便雙雙向下一躍，一落到地上，二人向父子行了過去。

柳常春見了他們，奇道：「小娟，雷敎頭，你們怎會在這裏的？」

歐陽冰雪是以楊小娟的名字嫁給柳常春的，她冰冷着面孔，說道：「柳百勝，告訴你，我不是叫做楊小娟，我叫歐陽冰雪。」

柳常春一呆，心道：「她怎知道我的原名的？」接着道：「妳叫什麼名字也好，到底也是我的好老婆。」

歐陽冰雪聽了「我的好老婆」五字，就覺得嘔心不已，她恨恨的道：「你還記得你的二師兄歐陽斌嗎？」

柳常春一怔，雙手抖顫得更厲害了，他沒有說話。

歐陽冰雪又道：「我就是歐陽斌的女兒，歐陽冰雪，你還記得嗎？小時候，你曾經逗過我玩呢！」

柳常春立時間，彷似想起二十多年前那個只有三歲而又冰雪聰明的小女孩，那小女孩頭上有兩條烏黑的辮子，一雙彷似會說話的眼睛，想不到她就是自己的老婆，更想不到，她會在這個時候出現，而且顯然要爲父親報仇而來。

柳常春望着她，道：「想不到原來妳就是小雪，妳……妳想怎樣？」

歐陽冰雪道：「我含恨嫁給你，爲的就是今天。」

柳常春道：「妳要爲父報仇？」

歐陽冰雪銀牙一咬，恨恨的道：「不錯！」

柳常春忽然對雷烈風道：「雷烈風，你一定是受了你師父的命令來找我報仇的了。」

「不錯！」雷烈風道：「你怎麼知道的？」

柳常春道：「我不但知道，還知道你師父叫邵寒鋒。」

雷烈風一怔，正想說話，歐陽冰雪已比他先開口，道：「師弟，當你一進入柳家堡的第一天，他看了你的武功路數，已知道了你的身份了。」

柳常春道：「妳錯了，他未進入柳家堡，我已知道了他的身份。」

雷烈風愕然道：「哦？」

柳常春道：「當你第一次與亮兒在太原市的一個市集碰面時，當時你與趙長恨打起來，那時，你的武功路數被我這個聰明的忤逆子看穿了，後來回來告訴我。那時開始，我才知道邵寒鋒原來未死，還收了你這個不錯的弟子。」

雷烈風聽了，面上出現慚愧之色，他道：「所以你就叫兒子騙我回柳家堡，去到柳家堡後，又叫人試我的武功，以證實我的武功路數，再證實我的身份？」

柳常春道：「你說對了，我知道你一定會來的。」

雷烈風道：「我當然會來，因爲我要殺你，和找回『驚雷刀譜』！」

柳常春道：「可惜刀譜在十年前已被我燒了，你一定覺得可惜了。」

「的確可惜得很，」雷烈風說道：「但你一定知道我到柳家堡去的目的是想殺你。」

「當然知道，可惜你一點機會也沒有，即使是機會，你也殺不了我的。」

雷烈風道：「你知道我進入柳家堡後有對你不利的企圖，但爲什麼不把我殺死呢？」

柳常春道：「我當然有原因。」

「什麼原因？」

「第一，我要慢慢打探你師父的下落，然後把他殺了，免得他找上門來，第二，原來『驚雷刀譜』下冊中最後三式被人撕了下來，這最後三式威力無比，我知道這三式一定被師父撕下來的。」

雷烈風道：「這與我有什麼關係？」

柳常春道：「你一定知道這最後幾頁刀譜的下落的。」

雷烈風道：「你以爲我知道這幾頁刀譜的下落，想向我打探，所以並不急於殺我？」

「不錯！」

「怪不得我進入柳家堡後，你也不問我的來歷，更不問我師承何人。」

「我怕你起疑心。」

雷烈風道：「可惜得很！」

柳常春道：「可惜什麼？」

雷烈風道：「我根本不知道這幾頁刀譜在什麼地方。」

柳常春道：「眞的不知道？」

此時，歐陽冰雪道：「師弟，別與他多說，他和你說這麼多話，只想拖延時間，好令自己恢復內力。」

雷烈風一想，道：「不錯，幾乎中計了。」

歐陽冰雪喝聲「上！」二人便向柳常春攻去，柳常春雖然失去一半內力，發揮不出「驚雷刀法」的威力，但他不愧是一個武功高强之人，二人要殺他，恐怕不是一招幾式可以殺得了。

這時在另一邊的柳亮，他雖然斷去一條右臂，而且傷口痛楚非常，但他還是忍着，他拾起大刀，走至三人打鬥處不遠，虎視眈眈的看着三人惡鬥。

原來柳亮想三人打得激烈時，借機殺死父親。

歐陽冰雪滿腔仇恨，手拿柳葉雙刀，左手橫掃柳常春上路，右手刀則攻其下路，柳常春一側身避了上路攻擊，接着一刀格開下路的一刀，但雷烈風另一刀又攔腰掃來，柳常春反應奇快，又把一刀格開了，此時，柳亮尋得空隙，從後一刀向父親刺去，柳常春在百忙中聞得身後風聲，頭也不回，一低頭，避過了，第一時間，反手一刀向後劈去，這一刀極快，柳亮受了傷後，反應稍慢，這一刀劈來，閃避不及，當場被劈過正着，慘叫一聲死去。

柳常春見一刀殺了兒子，這兒子雖然忤逆，但到底是自己骨肉，而且自己很疼愛他，一時間，不其然遷怒於二人，出招竟比前威猛得多。

雷烈風與歐陽冰雪見他越打越勇，更感到要殺他並非易事。

此時，忽然有人快步從草原另一邊走了過來，這人是趙長恨。

趙長恨早已手握短劍，一來到，想也不想的撲向柳常春。

歐陽冰雪見他驟然出現，心頭一喜，精神一振，打起上來更加勇猛。

柳常春見對方來了援手，知道非速戰速決不可，便一刀向趙長恨砍下，趙長恨兵器太短，不敢接這一刀，便跳過一邊避開了。

雙方打得激烈無比，柳常春以一敵三，三人武功都是如此高强，竟然能夠應付得了。

再打不久，柳常春已氣喘如牛，他知道不能再拖延下去，非速速把三人殺死不可，他心想，不如來個孤注一擲，使用「驚雷刀法」第卅三式「怒劈天庭」，希望能把三人殺死。

原來「驚雷刀法」中，越厲害的招數，運用起來越消耗內力，柳常春已不敢用「驚雷刀法」來對敵了，怠的就是怕消耗太多內力，現在已沒有選擇餘地。

只聞柳常春大喝一聲，把內力運到最高，又把全身勁力運到刀鋒上，接着整個人一拔而起，在半空中揮舞着大刀，只見他全身旋轉着俯衝而下，雷烈風見了，知道又是「驚雷刀法」的厲害殺着，便大叫一聲，道：「小心！別接近他！」

雷烈風與歐陽冰雪知道厲害，連忙避了開去，但趙長恨却向柳常春衝前，歐陽冰雪見趙長恨極之危急，情急之下，便向前衝過去。

柳常春已一陣風般殺向趙長恨，眼看趙長恨會被柳常春一刀砍中，但此時，歐陽冰雪不顧一切向前一撲，這一撲，剛好撲到趙長恨身前，而柳常春這一劈便劈中歐陽冰雪。

歐陽冰雪中此一刀，慘叫一聲倒了下去，此時，雷烈風也從柳常春身旁殺了過來，雷烈風見歐陽冰雪極之危急，本想援救，但柳常春招數太快，竟眼巴巴的看着歐陽冰雪吃了重重一刀。

雷烈風一來到，便使一招「雷霆萬鈞」攻向柳常春，但柳常春那一招「怒劈天庭」餘勁未消，見雷烈風攻來，把「怒劈天庭」運用至最高境界，又一躍躍上半空，雷烈風也躍了上半空，二人在半空中快速無倫的劈了數十刀，待二人落在地上時，雷烈風手上那柄大刀已斷爲數截。

雷烈風手無寸鐵，見柳常春招數如洪水猛獸般劈向自己，連忙向後翻了十幾個觔斗，但柳常春攻勢如狂風暴雨般湧向他，雷烈風動作飛快的向後閃避，但柳常春動作更快，他向雷烈風狂劈十五刀，沒有一刀落空。

雷烈風連中十五刀，身上滿佈刀痕，衣衫片片碎，也幸而他身手敏捷異常，雖中十五刀，但每一刀只傷及皮肉，入肉不深。

趙長恨見歐陽冰雪爲救自己而吃了一刀，悲憤交集，抱着歐陽冰雪，叫道：「小雪！」

歐陽冰雪身受重傷，她睜開眼睛來，

望着趙長恨，已是奄奄一息，很艱澀的說：「天義哥……我對不起你……」說完眼皮一合，便死了。

趙長恨有如晴天起霹靂一般，狂叫着：「小雪！小雪！妳不能死……」

可是，他知道小雪已死了，傷心得整個人在不停抽搐，眼淚也流了下來，他忽然拾起歐陽冰雪的一雙柳葉刀，便如受了傷的猛獸般撲向另一邊的柳常春。

柳常春把「怒劈天庭」使了出來，內力已消去七八分，但他仍以此招的餘威把雷烈風逼得節節後退，此時，忽聞身後一聲大喝，忙回轉身來，只見趙長恨赤紅着雙眼握着雙刀直殺過來。

柳常春見形勢危急，放下雷烈風，趙長恨已雙刀砍過來，他連忙舉刀格開。

趙長恨滿腔憤怒，這雙刀一劈，使出了全身氣力，柳常春與他雙刀一碰，立時站立不住，向後速退數步，趙長恨化悲憤為力量，又乘勢向柳常春連攻十多刀，柳常春不敢正面接招，只左右閃避，此時，柳常春已額上淌滿豆大的汗珠，全身被汗水濕透，呼吸也越來越急速。

柳常春再接趙長恨幾招，已感有心無力，接着全身彷似虛脫一般，趙長恨一刀迎頭劈了下來，他勉强舉刀一架，但大刀却被趙長恨强大氣勁震開了。

柳常春兵器脫手，已成强弩之末，趙長恨得勢不饒人，左手一刀又向柳常春迎頭劈下，柳常春連閃避的機會也沒有，趙長恨這一刀劈正他頭上，柳常春中此一刀，震天價响的慘叫一聲，整個人彈了起來，接着跌回地上。

柳常春中此一刀已然一命嗚呼，但趙長恨悲憤交集，又在柳常春身上連劈了二三十刀，直把他砍得血肉模糊仍不罷手，雷烈風見狀，忙走過來把他阻止，趙長恨才氣喘吁吁的丟下雙刀。

趙長恨殺了柳常春後，他望着柳常春的屍體呆了一會，然後回轉身來，走到歐陽冰雪屍體旁，對着屍體淌着眼淚。

這一場惡鬥，鬥至黃昏時份方才慘淡收場。

雷烈風望着柳常春的屍體，歎道：「始終都不能親手殺死他。」

他回轉身來，望着趙長恨，只見趙長恨緩緩的蹲了下來，然後把歐陽冰雪的屍體抱起，他不其然的向趙長恨行了過去。

雷烈風行到趙長恨身旁，只見他已滿面淚水，神情甚是傷心，他幾乎不敢相信，面前的就是江湖上最可怕的殺手。

雷烈風長歎了口氣，忽然想起趙長恨說過的一句話：「我是一個沒有感情的人。」他當然知道，趙長恨不但有感情，而且感情太豐富，要不然也不會淪落到今天這個地步。

趙長恨目光呆滯，他好似沒有發覺雷烈風一樣，抱着歐陽冰雪的屍體，拖着極之沉重的脚步，朝西緩緩前行，雷烈風忍不住道：「趙兄，你去那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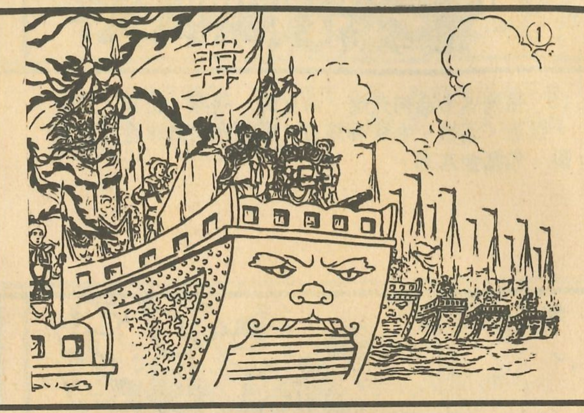
趙長恨彷似渾然不覺雷烈風的存在，也彷似聽不見雷烈風的說話，只繼續向前行。雷烈風知他傷心到了極點，他沒有跟上去，只望着他漸行漸遠的背影，心中感到無限凄酸，歎息一聲，低聲道：「英雄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完）

說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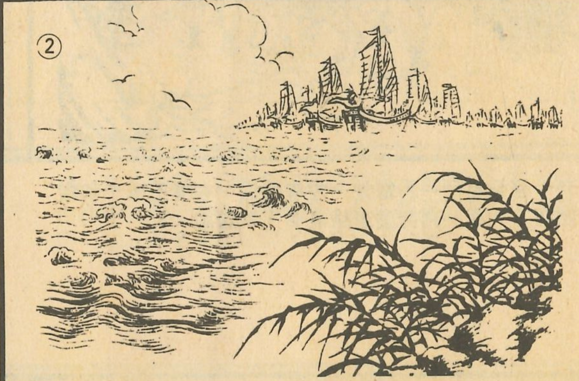
徐玉珊・編繪

黃天蕩（一）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爲流傳，深爲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爲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1　朝陽初升，衝破了迷漫江面的曉霧。眼前是一排排的戰船，整裝待發。中央主艦上的韓世忠夫婦正聽兒子彥直述說皇帝恢復了他們的職位，要他們去收復金陵。



2　韓世忠下令開拔，艦隊迅速向下游流去，綉着大元帥韓的大旗，慢慢變成一個小黑點，無數戰船都消失在茫茫的雲烟裏去了。



3　船行到半路，探事小船飛報：“留守宗方在金陵附近大捷，屢次戰敗杜吉曹榮。”韓世忠聞報和夫人梁紅玉商議先在狼福山下扎寨，以觀動靜。



4　且說牛頭山上的岳飛，自從發出各路勤王詔書，每天都在大營等候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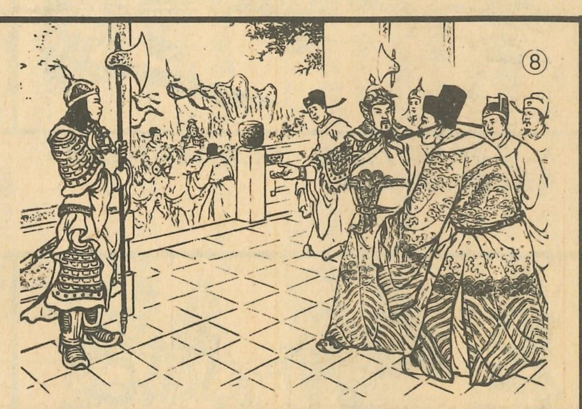
5　這天，探馬飛報：四方八路勤王軍馬都已到來，請元帥登山觀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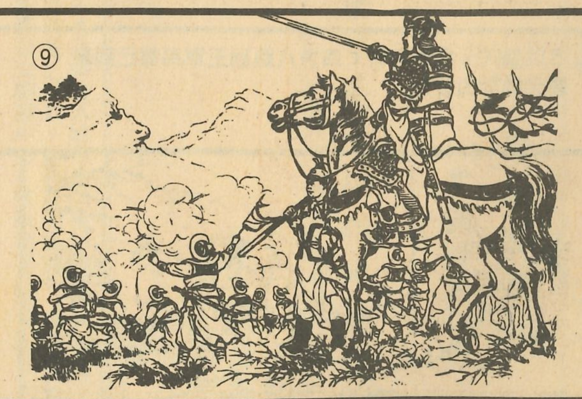
6　岳飛急上牛頭山頂峯，果見各路人馬紛紛推進，聲勢甚大，估計約有三十餘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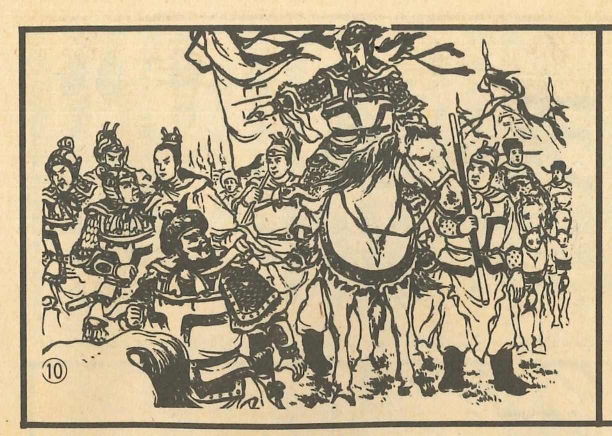
7　岳飛急忙趕到玉虛宮，向宋高宗趙構奏報，請趙構准備下山。



8　靈霄殿前衆大臣聽見信息，也都急速備馬等候皇帝啓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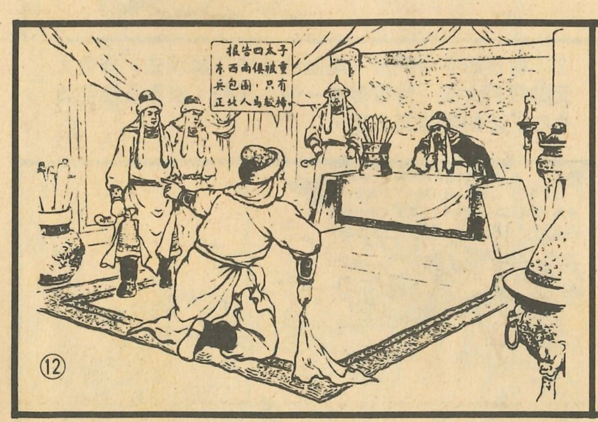
9　一切備齊，岳飛號令一聲，十數樽大炮齊鳴，轟聲如雷。



10　岳飛傳令命何元慶、余化龍、張顯、岳雲、董先、張憲、湯懷、牛皋等爲首，帶領衆將去踹金兀朮大營，包圍金兀朮。



11　岳飛自己一馬當先，左有張保，右有王橫，和衆將官，大臣一齊擁護着趙構衝下牛頭山。



12　再說金兀朮困住牛頭山，原指望山上糧草斷絕，捉拿宋室君臣，不料幾次戰敗，連折大將，心中十分懊喪。這天忽聞山上炮聲，接着一陣騷動，探報宋營總攻。



13　兀朮不及細問，立刻披掛上馬，指揮全軍拚死抵擋，高呼不要放走宋君臣，金將黃柄奴、高太保等也各領隊伍，向勤王軍迎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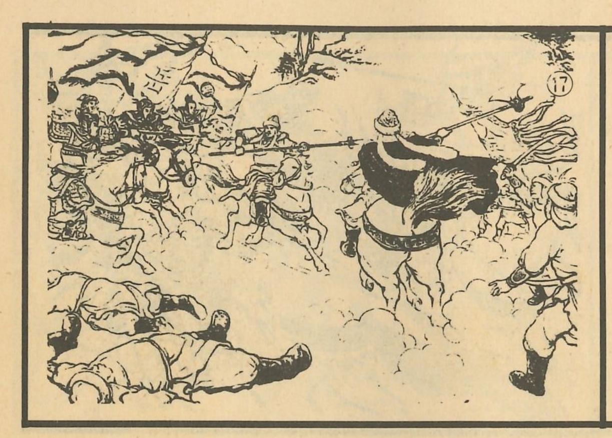
14　兀朮出營，迎面與何元慶相退，黃柄奴、高太保也與余化龍、董先等混戰在一起。兩軍惡戰約一個時辰，兀朮雖然未敗，部下却被卷走大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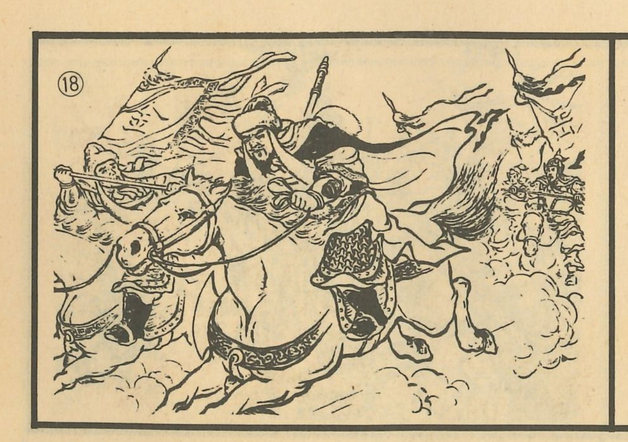
15　論武藝何元慶並非敵手，一因宋營士氣旺盛，二因兀朮心有顧慮，他見三面都是宋軍，惟恐後路再被遮斷，因此不肯戀戰，虛掩一斧就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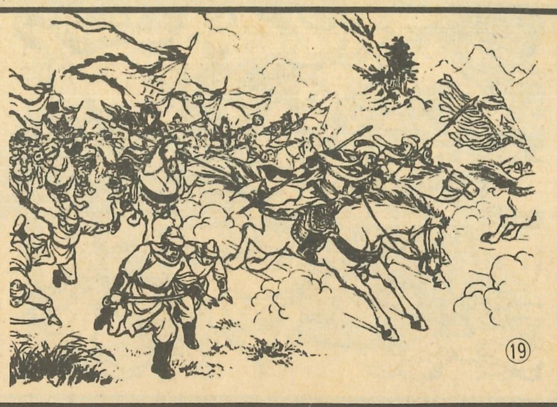
16　兀朮正衝殺奔馳，忽見亂軍中一面大旗，所到之處，只聽一片喊叫的聲音，眨眼間，一員大將天神一般出現在旗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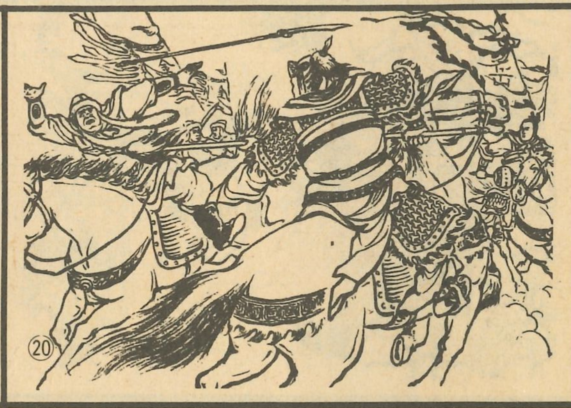
17　兀朮認得是岳飛，不覺有些着慌。他又遠遠看見黃柄奴且戰且退，似尋似覓，知道正在尋找自己，立刻從斜刺裏追去，合兵一處。



18　兀朮驚魂稍定，回軍再戰，怎奈岳飛軍中八將個個猛虎出山，愈戰愈勇，兀朮等抵敵不住，只得往北逃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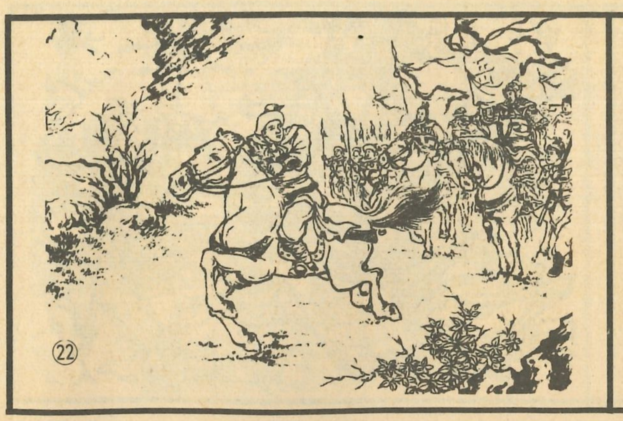
19 各路勤王軍，乘勢掩殺，一場大戰，只殺得吶喊聲如潮水，兵器聲和戰鼓聲難分。



20 岳飛一杆槍如蛟龍出海，巨蟒翻身，金營兵將，碰着的難逃活命。



21 趙構和宗文武得岳飛保護，未受絲毫損傷。來到外圍，岳飛一眼看見了南朝元帥張浚和順昌元帥劉琦的番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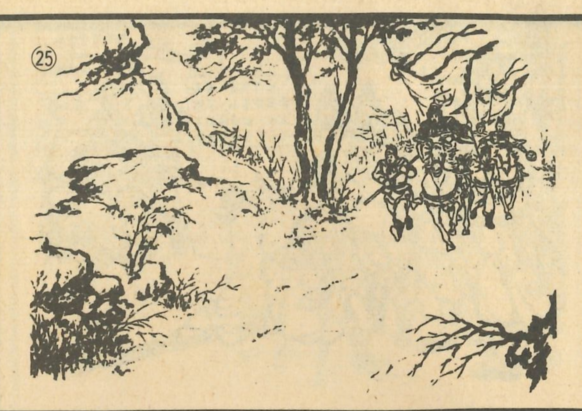
22 岳飛命軍士快去請張劉二元帥來見，就說聖駕在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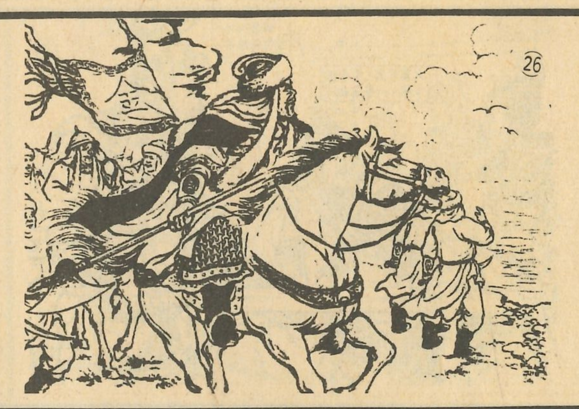
23 張浚、劉琦來到軍前拜過趙構，又和岳飛見禮。



24 岳飛向二人說："請二位元帥速速保駕回京，本帥還要去追擊金兵，時間倉促，恕不多談了。"



25 岳飛辭了趙構，立刻帶了張保、王橫向北追擊兀朮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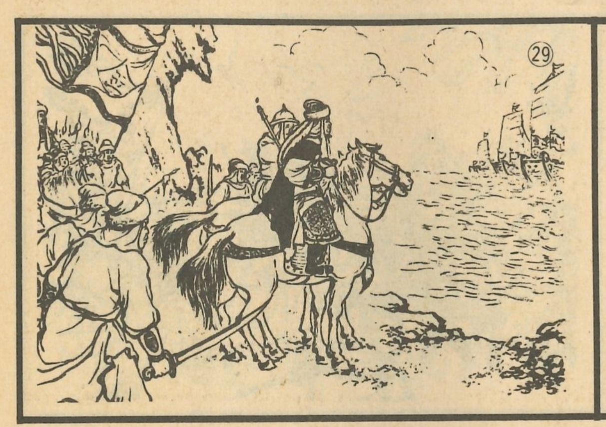
26 兀朮逃得稍遠，剛剛略覺安心，忽聽金兵紛紛叫苦，原來前面是一片大江擋路，又無船隻可以渡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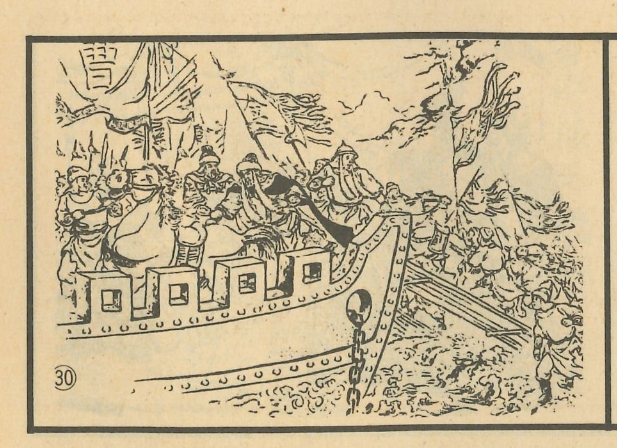
27 後面追兵的聲音又近了，兀朮嚇得渾身發抖。



28 正危急間，軍師迷蚩忽然指着遠處開來的戰船歡呼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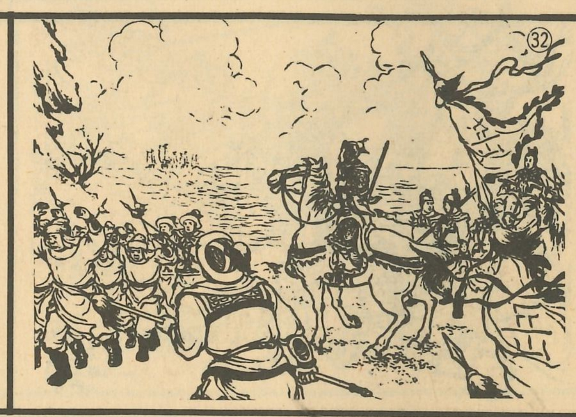
29 兀朮睜大眼睛看時，果然來船竟是金國旗號，不覺大喜，原來戰船上正是杜吉、曹榮，因被宗方殺敗，退却下來。



30 軍師大叫："快開過來，四太子在此。"戰船如飛攏岸，兀朮和軍師將官等依次上船。



31　船少人多，不能全數裝去，兀朮見追兵漸近，只得下令開船，不能上船的兵將有的葬身江心，有的投降，兀朮的人馬去了十之八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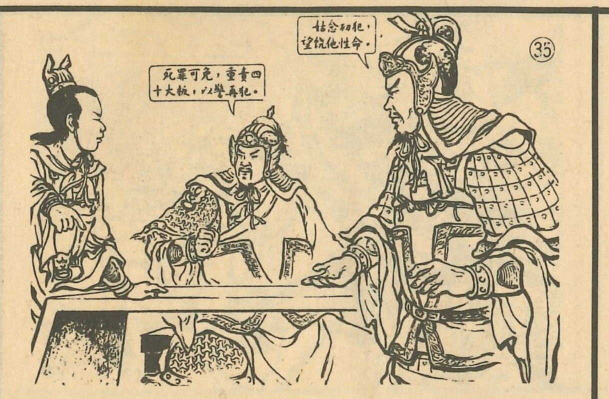
32　岳飛追到江邊，見敵人已遠去，又無船隻可以渡江追趕，只得暫時在漢陽江口扎下營盤，去尋船隻。



33　營門口忽然一片喊寃的聲音，校尉帶進來七八個船戶。他們說臨安通判萬俟卨、同知羅汝楫解送糧草到此，私將糧草運回家去，反要船戶賠補，因此來請元帥明斷。



34　岳飛命左右將萬俟卨、羅汝楫二人帶來對質，兩人不但不肯說老實話，還要揑造理由，希圖蒙混過關。岳飛大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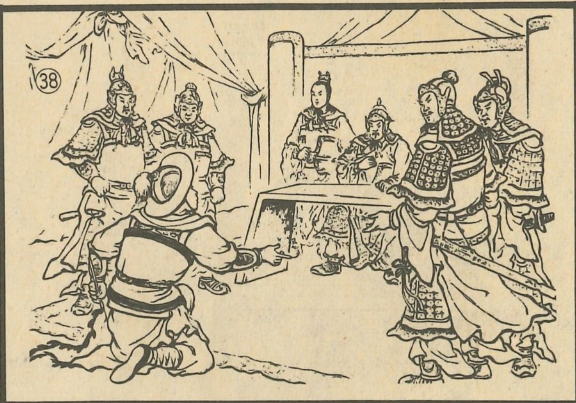
35　萬俟卨、羅汝楫見岳飛英明不受欺騙，才哀告說願意退出贓物只求饒命。張憲、岳雲恐怕耽誤行軍，也替他們求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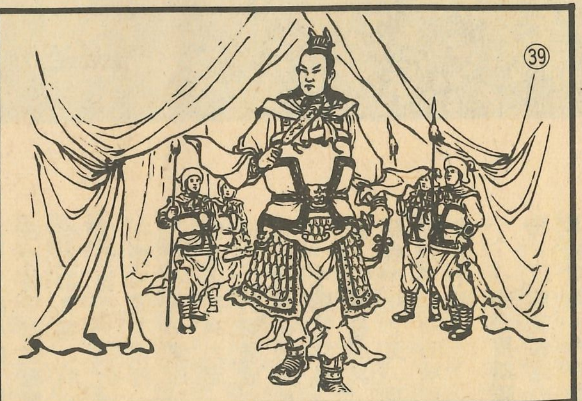
36　岳飛命左右掌刑，每人重責四十大板。當場打過，發送臨安。



37　兩人被責，心裏懷恨，只得一瘸一拐自回臨安。岳飛向兩人從輕處罰，却不料小人竟不思改過，反要銜恨，後來竟官報私仇，誣陷忠良，此是後話不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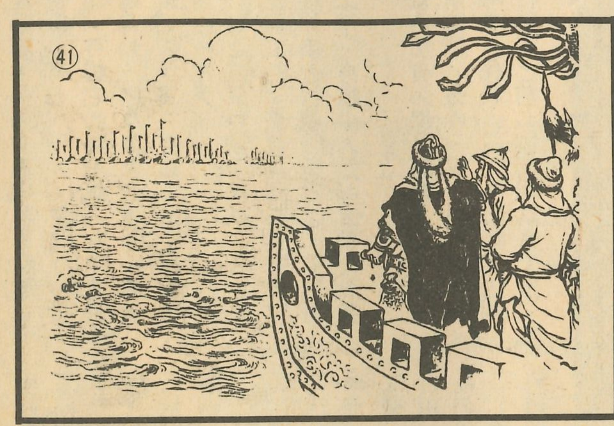
38　衆船戶謝過岳飛告辭。忽有探子進營報告，說是韓元帥在狼福山下扎營，阻住金兵去路。岳飛大喜，料定韓世忠一定可以擒住兀朮，立一大功，也就不再派船去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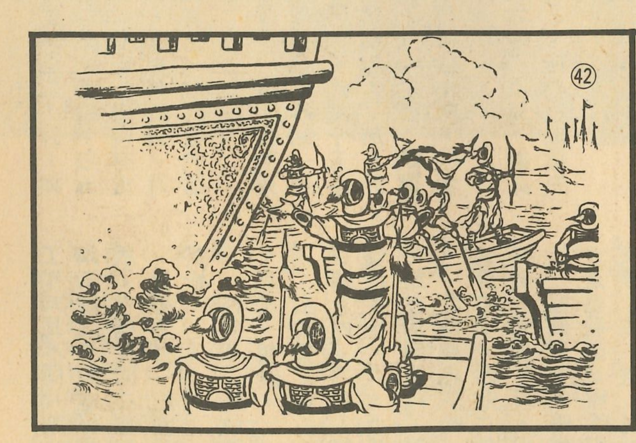
39　探報走後，岳飛忽想到兀朮如被困，難保不棄舟登陸從建康經天長關逃走，就叫岳雲速點兵三千去守天長，倘兀朮來時務要擒住。



40　再說兀朮乘船沿江逃走，查點自己兵馬總共不上四五萬，戰船不過五六百隻，回想侵入中原時的聲勢，止不住痛哭流淚。



41　兀朮又望見江北韓世宗的戰船，排列了十幾里，樓櫓密接如城牆一樣。



42　江面上又有百十餘隻小船，都是六槳，行動如飛，不時發出火箭流矢。　（待續）

鋼鐵城的幽靈

美蘇科幻武器防衛戰／羅唐納·文



美國「俄勒崗」有一座鋼鐵城，由死囚編入勞工營的人，拚命工作，製造秘密武器，想不到城裏出現彷佛幽靈的殺手，傾全力破壞，美國保密局局長胡谷派特務與他們苦鬥，引致全城爆炸。

美國「俄勒崗」有一座鋼鐵城，由死囚編入勞工營的人，拚命工作，製造秘密武器，想不到城裏出現殺手，彷佛幽靈，傾全力破壞，美國保密局長胡谷派第一級的特務跟他們苦鬥，天翻地覆，引致全城爆炸！

六名硬漢冒險逃亡

美國並非全部繁榮的，即使是最有名氣的加州，向上伸展的另外一個大州，叫做「俄勒崗」，已經十分落後，當地居民只靠微量的農作物謀生，此外，就是倚靠開礦渡活，當地的石礦很有名氣，品質比得上意大利雲石，另外有鐵礦以及錳礦，三種礦工合計，有七八千人，對該地的居民大有帮助，可惜它的隣境係「內華達州」、「愛達荷州」以及黑人最多的「華盛頓州」，交通不發達，亦無古蹟名勝，可供遊覽，因此一片荒凉。

雖然那個地方僻靜兼且荒凉，美當局仍是相當重視它的，整個美國唯一的勞工營就設在該州接近鐵礦的高崖之上，被逼留在該處工作，亦很少人知道他們幹些甚麼。

勞工營內所有人都是問題人物，有些人被判無期徒刑，另外一些人係精神病患者，甚至有些人係殺人犯，早已判處死刑，沒有執行死刑之前，被送到該處工作，他們進入勞工營之前，得到法官准許，如果他們努力工作，獲得減刑的優待，以五年為限，期滿在營內沒有犯過罪也沒有出錯的人，就可以減一級，十年減兩級，對他們來說，總算是有些希望，故此他們踴躍參加。

減刑逐級計算，如果某一個人被判死刑，減了一級，就是無期徒刑，再減一級係二十五年徒刑，如果再減，那是十五年徒刑了，換言之，被判死刑的人，加入勞工營，再能一減再減，十五年之後，恢復自由，沒有一個人不想獲得自由的，無怪他們渴望加入勞工營了。

雖然想入營的囚犯隨時可以奮不顧身的做任何一種苦工，可是，他們被派遣的工作却是不同凡响的，全部為了建造新型鋼鐵城以及製造秘密武器而工作，因此之故，有些愛國心特別濃厚的人，入營之後，獲得另外一種滿足感，認為他們是無名英雄。

他們是否眞的從死囚變成無名英雄呢？那是一個謎。

由於勞工營的人每晚睡在特別管理的房間之內，六個人同佔一間房，無形中造成許多個「六人小組」，自命不凡的人，可能在房間之內，暗中策劃逃亡計劃。

幹得最起勁的一個房間恐怕是三一六號房間了，因為六個同房住宿的人，俱是鐵漢，兼且是殺人犯，判處死刑並未執行的一個健碩青年叫做「謝夫卡勒」，他本來是俄勒崗日報的記者，迷戀一個歌星杜芙蓉米蘭小姐，把她的另外一個戀人史明奇殺掉，證據確鑿，判處死刑，距離把他送入毒氣室之前的十二天，他申請加入勞工營獲准，因此逃出生天，不過，他不想在勞工營裏面捱十五年之久，恢復自由，入營不久，便即研究逃亡計劃，湊巧同房的死囚都有大志，他們越來越高興，終於把逃亡計劃變成事實，就快把它實踐之前，他們躲在房間裏面展開最後一次會議。

主席當然是「謝夫」了，他很冷靜的說：「各位朋友，我們在勞工營內認識，結為生死之交，決心逃出鬼門關，現時已經到了成熟的階段，希望各位細心聽聽我整套計劃。

「經過長期研究，我獲悉幾項重要秘密，以前我曾經分別跟各位談論過，却非具體討論，今晚我想作出最後一次檢討，

務求它更加完整，各位有甚麼寶貴的意見，不妨加以補充，有甚麼問題也可以提出來討論，因為我們出動之後，沒法走回頭的路了，現時我首先想說的是如何制服獄卒，我們六個人當中任何一個，忽然在夜半大聲呼叫，如果沒有獄卒打電話查問，我們全部大叫，務求有人打電話查問為止，以前我說過的逃亡計劃，現時不必改變主意，大聲呼叫的人，詐稱肚痛，懷疑他患了急症，胃潰瘍或者腸胃炎又或急性的盲腸炎都有可能令到一個人夜半腹痛如割，獄卒獲悉，一定派人進入這個房間，把他帶走，記得這一點，他們一定是腰間帶槍的，另有電筒以及鎖匙帶在身邊，必須偽裝患了急症的人被抬上帆布床準備把他帶走的時候，才可以展開攻勢，那時他躺在帆布床上面，出其不意的向最為接近他的一個獄卒偷襲，一定可以把這傢伙打翻，奪取手槍，利用它威脅其他同來的獄卒不要理會我們，乘機逃走，照我的估計，沒有一個獄卒肯捨命搏鬥的，到時一定很順利，並非他們沒有勇氣，而是他們根本不相信有人能夠逃出勞工營，事實上，即使我們奪取鎖匙逃到廣場去，仍是艱困異常的，他們認為我們沒法逃生，故此不會搏鬥。」

有人發問：「謝夫，我們已經奪取鎖匙，為甚麼只是逃向廣場呢？是否我們不敢，從大門衝出去呢？」

謝夫說：「勞工營有許多重門戶，從我們的房間伸展到大門那邊，經過五個鐵閘，管理我們的獄卒只有兩個鐵閘的鎖匙，就算我們制服他們，也沒法走近大門，

何況大門內外軍警林立呢？環境上有那麼多的障碍，我們只能夠揀最容易逃走的一條路衝出去，穿過廣場，一口氣奔到圍牆的牆脚，然後以叠羅漢的方式互相協助，直至六個人都抵達牆頭為止。

「所謂叠羅漢，並非普通馬戲班表演的樣子，一個人站在另外一個人的肩膊，越叠越高，我的意思只是說逃亡的人必須逐個拉緊，使最高的一個人可以接觸到牆頂，先行用釘去釘在牆頂任何一處，繞過繩子，然後讓所有同伴一個又一個的扳登，直到我們全部置身於牆頂之上。

「記得這一點，牆頂相當闊，約有六呎，兩邊牆頂比較高，中間是平坦的，可以行走，警方憑着這個圈套誘惑逃亡的人自投羅網，只要踏脚上去，便有一連串的警鈴作响，照空燈投射下來，機槍向那一處瞄準掃射，沒法逃生。

「為了對付這一個圈套，我有一個頗為完整的計劃，我們走到牆頂，就由雅烈達施展他的人體變橋絕招，把自己的軀體放平，雙手雙脚伸到盡，分別搭在向內以及向外兩邊牆頂，任由別人在他的背上走過，五個人都走完了，他才恢復常態，換句話說，走在最後的一個人就是他。」

「雅烈達雖然肌肉雄厚，他已經是三十五歲了，能夠忍受這種壓力嗎？」有人發問。

「相信他可以做得到，因為他在八年前仍是馬戲班的藝員。」

「好，謝夫，你是我們的首領，你信任他，等於我們信任他，預測我們可以闖過這一關，現時我想問你另外一個問題，外牆屹立在峭壁之上，它一定是相當高的，你是否打算叫我們全部的人都跳進河裏呢？」

「除了跳入河中游泳之外，別無其他辦法。」

「河裏有鱷魚嗎？」

「相信那條河可能有些鱷魚，不會很多，我們六個人當中也許有一兩人變成犧牲品，始終有些人能夠游泳到珍珠島那邊去，那條河叫做百利河，離岸較遠之處，有許多個小島，有如珍珠密佈，島上也許有鱷魚，河中也許有河馬，幸運的人能夠闖過這兩關，要是倒運，死在珍珠島上面，亦非奇事。」

「謝夫，即使我們能夠闖過幾關，到達珍珠島，湊巧島上沒有鱷魚，仍然不算是脫險，怎樣做才可以說是眞眞正正的脫險呢？」

「靠近珍珠島，往往有些快艇在河上滑過，另一方面，可能有些遊艇，你如果在島上做出一些令人注意的動作，吸引船上的人，駛近那個島救你，你就脫險，反之，留在小島上面，食物和水都沒有，難以持久，說不定勞工營有人追上來，那就更糟，一句話說，只要遠遠的離開勞工營，就有機會逃生，我想起了一件事情，我本來是俄勒崗日報的記者，因為喝了一杯含有迷幻藥的飲品，誤殺一個名流，被判死刑，在勞工營服役兩年過外，現時我如果能夠死裏逃生，一定依照原定計劃去做，首先回到報館，把營內的黑幕揭穿，執筆寫一篇轟動一時的內幕報道文章，然後找那一個陷害我的賤人杜芙蓉算賬，現時我把俄勒崗日報的電話號碼說出來，請你們緊記在心，倘若你們當中有那一個人能夠活着逃出百利河以及珍珠島，置身於俄勒崗任何一個城市，五日之內，打電話或打長途電話給我，彼此聯繫，將來闖天下多了一個帮手，總是好的，五天之後我就離開報館了，有有電話找我，反映出你們全部喪命，此外，我還對你們說知，可能你們逃出鬼門關而我沒法做得到，打電話到報館找不到我，顯然我已死去，不必再提謝夫卡勒這個名字。」

他是一名硬漢，沒有半點感傷。

黑人「魯齊」一向在夜總會做鼓手，也是殺了人被判死刑，申請到勞工營，他一向對謝夫十分敬重，聽了這句話，有點難過，說：「謝夫，你一定可以逃生的，不必悲觀，至於我，可以說是死定了，因為我不擅長游泳，更加沒有把握游泳一千碼過外，恐怕我沒有機會離開珍珠島已經死亡，人必有一死，不必傷心，現時我希望各位替我做一件善事，任何人能夠活着逃出鬼門關，請到俄勒崗日報刊售的那座城，找到黑人居住的哈林區第七街，七十七號，直上七樓，找着我的淑父雷戈巴，對他說知我已溺斃，請他轉告我的媽媽，同時把我的遺物送給她，雷叔叔知道她住在甚麼地方，這一條路徑很易記憶，它包括四個七字，即是：第七街，七十七號，七樓，這是我一生人最大的一個請求，懇求你們替我辦妥，照我想，你們五個人當中總有一個活着離開勞工營的，你們肯不肯答應我這個請求呢？」

他說得這樣凄凉，各人聽了，有些感動，異口同聲的答應他。

雅烈達忽然沉着氣說：「各位，時間已不早了，如果沒有甚麼問題急於解決，必須提出來討論，不如在此散會吧，你們有甚麼意見呢？」

另外一個死囚叫做湯尼，說：「散會之前，我有一個建議，既然我們已經下了決心逃亡，不必等待環境上有甚麼轉機了，還是今晚逃走，我的意見是說凌晨一時過外，發動攻勢。」

「謝夫，你是主席，由你自己決定吧，我贊成立刻逃亡。」雅烈達說。

他們輪流發表意見，全都想凌晨逃走的，謝夫反而拿不定主意，說：「我覺得這個計劃好像有些環節並非扣得很緊，舉個例說，如果我們有人大叫肚痛，守衛進來，帶了帆布床，準備把他抬走，萬一他們帶了警犬同來，那就不易應付。」

「倘有這種事情發生，我可以拋出飛刀殺牠。」黑人魯齊說。

「你怎麼會有飛刀呢？」

「那是我在鋼鐵城用刨床磨出來的，一塊鐵磨了又磨，打磨了多次，它就變成了飛刀，唯一的缺點，就是刀鋒太短，且又比較窄，用來殺狗，却是很有份量的武器。」

「好的，魯齊，你押陣好了，如果有狗，你用飛刀殺牠，現時我沒有甚麼情擺在心上了，決心在凌晨發動攻勢，一切依照原意計劃去做。」

最後，謝夫宣佈散會，各自歸寢。

凌晨一時四十分，雅烈達忽然大聲叫喊，哄動了整個宿舍，守衛到來查問，用

鎖匙開門，然後揮了揮手，叫同來的人抬帆布床進來。他們先行打電話問個清楚然後進入房間，雅烈達被抬到帆布床上面，趁着對方立脚未定立刻偷襲，從帆布床滾下來飛脚踢到兩個守衛，順便奪槍。

幾個同伴一齊動手，把他們拖進房間裏，逐個打暈，改穿他們的制服。

被打暈的人，全部綑綁，還把破布塞口，另加布條縛牢，使他們沒法做聲，臨走的時候，黑人魯齊割斷房間的電話綫。

「改穿守衛制服」這一招是謝夫臨時想出來的，委實不錯，對方有五名守衛，其中三個人有槍，兩個人有刀，全部穿了制服，逃亡的死囚雖然有六個人，其中有一個人需要躺在帆布床上面，任由別人指定，故此僅有五套制服已經夠了，最妙的是對方沒有帶狗同行，省掉許多麻煩。

憑着他們改穿制服這一招，並且奪取鎖匙，無往而不利，儘管如此，他們仍是不敢從大門走出去，依照原定計劃，穿過食堂。走出賽場，緩步走向圍牆那邊。

謝夫被遊艇的人救活

那個廣場本來是給勞工營裏的人吃過午餐晚暇餐之後散步的，圍牆高三十呎，勢難飛越，況且牆頂有警鈴密佈，越過圍牆是一百二十呎高的峭壁，下邊是河，傳說河裏有鱷魚，小島那邊的鱷魚更多，他們一致認為沒有人能夠逃走，故此疏於防範，不過，六個結伴走出廣場就放棄帆布床了，向圍牆那邊飛奔。

廣場的守衛室有四隻大狼狗，兩隻狗被牽到外邊巡夜，仍有兩隻狗留下來，此外，還有四名守衛，初時那些守衛沒有注意到廣場的動靜，後來，狗吠不已，他們看見有幾個人穿了守衛的制服走向圍牆那邊，走得很快，才注意到眼前的形勢，認為可能有些勞工逃走，引致守衛追踪，守衛室還有兩名守衛以及兩隻大狼狗，飛奔出去，他們只是想協助自己人一臂之力。

狼狗不再被牽引了，牠自行奔跑，照理牠走得快過人，飛奔到六名死囚那邊，黑人魯齊押陣，正好施展飛刀的絕技，把手一提，第一把飛刀殺了追上來的大狼狗，另外一隻大狼狗，狂吠不已，他追上去，大狼狗正想撲噬，他已拋出第二把飛刀，牠倒地打滾，很快就沒有聲响。

魯齊本來只有一把飛刀，由於他在守衛的身上取到兩把刀，等於有三把飛刀了，故此他有足夠的實力對付大狼狗，隨後直到守衛追上來，他把最後一把飛刀殺了這傢伙，順勢飛撲過去，跟另外一個守衛纏在一起苦鬥。那個守衛被他糾纏沒有機會拔槍，逼於在地上展開生死鬥，本來他有機會取勝，可是魯齊那邊並非僅有他一個人一共有六個人，其餘的人聞聲走過來加入戰團，變成六個打一個，最後的一個守衛被雅烈達扼殺，他們大獲全勝。

謝夫沉住氣對他們說：「狗被我們殺了，守衛也被我們殺了，我們沒法走回頭路了，盡快施展人騎人叠羅漢的一招扳登圍牆吧。」

他們依計行事，本來是很順利的，可惜六個人先後扳登牆頂之後，雅烈達放橫了身子變成橋，讓同伴走過對面的牆頂，一個不當心，他的左手低垂下來，剛剛碰着警鈴，霎時間，鈴聲震耳，一條强光向他們俯伏的牆頂投射，無所遁形。

謝夫十分機警，大聲道：「照空燈所到之處必有機槍掃射，快些躍入河中！」

他首先跳下去。

從百多呎高的牆頂躍入河中，的確是很危險的，可是形勢逼人，他們沒法選擇去留了，只好紛紛躍下。

就在這時，機槍從瞭望塔射下，幸而他們先走一步，否則，沒有一個人能夠活命。

傳說河中有鱷魚，並非虛假，他們的運氣不錯，剛剛躍入河中，引致鱷魚出擊，偏就那麼凑巧，執槍密集射擊，把鱷魚嚇走，他們潛入水中幾呎深，子彈無法打傷他們，反而可以死裏逃生，如果沒有機槍掃射，他們必然死在鱷魚的血盆大口之下。

儘管如此，他們的命運仍然不是很好的，因為河裏沒有鱷魚，小島上面却有鱷魚。

鱷魚怕熱，白天躲在河中，晚上氣溫比較凉快，牠就離水登岸了，牠根本不是魚，不能夠整天潛水，故此入黑牠就爬到泥地，這種情況，與生俱來，可惜那些人並非獵人或船夫，很少接近鱷魚，對這種特性毫不知情，先後離水登岸，被牠咬個半死，六個人當中，最機警的一個人就是謝夫，他雖然十分疲倦，由於河中沒有鱷魚，他發生懷疑，不敢到岸上去，側耳傾聽，還聽到順風吹來一股慘厲的叫聲，還似是一個人臨死的哀鳴，他更加不敢游泳到任何一個小島去了，勉强支持下去，直到他被小河水沖出大河為止。

那時他已經渾身乏力，充其量只能浮在河面，一浮一沉之際，仍可呼吸，已經無法活動了，如是者捱了一個時辰過外，天色逐漸發亮，他才有救星。

當時有一艘遊艇在那一段河中航行，天色迷茫，近處已經有些微光可以辨物，艇上的人偶然發覺河內有一個人半浮半沉，尚未氣絕，似是長途游泳氣力不繼，趕快報告艇主，先行停航，然後派出救生艇帶水泡救他，謝夫因此遇救，仍然迷迷惘，如在夢中。

他雖然失魂落魄，疲倦到極點，剛被人放在床上，立刻酣睡，可是，船上的人當中，却有一個中年人叫做約翰巴寧的，一直是俄勒崗日報的編輯，只是因為他放假偶然出遊，他多次看見過謝夫，後來聽到謝夫殺了一個人被判死刑，他也覺得判罪太重，由於他已兩年過外沒有跟謝夫見面，以為這個朋友已經死在毒氣室，那時他凑近那個從河中撈起來的人看看，大吃一驚，因為那個人的臉型體態確是謝夫！

由於謝夫沉沉大睡，約翰巴寧沒有喚醒他，十個鐘頭過後，謝夫已經覺醒，只是皮肉擦傷了少許，自稱極度飢餓，艇主給他一頓豐盛的晚餐，謝夫吃吃喝喝之際，約翰巴寧才走到他的前面，臉露微笑，讓對方分辨他是誰。

「記得我嗎？謝夫先生！」他終於開口了，謝夫只是向他打量一眼，便即很爽朗的回答：「我當然認得出你是誰，如果我沒有記憶錯誤，你必然是約翰巴寧先生

，你的大哥約翰科拉比係俄勒崗日報的總編輯，希望那個職位仍是他。」

「對對，謝夫先生，你的記憶力，一點也沒有消失，你怎會在百利河半浮半沉的？」

「因爲我逃出勞工營。」

約翰巴寧微有所悟，說：「照情形看，你一定是申請入勞工營獲准，赦免死刑了，恭喜你有這個轉機！」

「你不要向我取笑了，只是在勞工營服役十五年的人，才是眞的赦免一切判罪，恢復自由，我已經逃走，不再留在營內了，遲早不免一死！」

「謝夫先生，你是個敢作敢爲的人，你毅然逃走，一定有理由的，是否你想找以前的戀人算賬呢？」

「也許我有這個念頭，它是不重要的，我之所以逃走，另有別的原因，在遊艇上面談話不便，還是回到大城再談吧，我想直接找總編輯見面，如果你認爲這樣做不方便，那就另找一個地方細說吧。」

約翰巴寧想了想，說：「我的家在郊區一角，相當僻靜，我想邀請你到舍下暫住幾天，我另行邀請家兄到晤，一切見面再談，你的意思怎樣呢？」

謝夫喜出望外，說：「承蒙你如此照顧，銘感於心，異日定當圖報。」

三言兩語，謝夫的行蹤就此決定了，遊艇抵步之後，約翰巴寧果然挽留他在家裏作客，不會因爲他是逃犯就看不起他，總算是一個朋友。

三天後，約翰科拉比果然駕臨，看見謝夫卡勒仍然活着，深以爲奇，謝夫說：

「我向當局申請，暫時赦免死刑，帶罪立功，照道理說，我應該感激不淺，不宜輕舉妄動，冒險逃出鬼門關，可惜我是一個記者，認爲揭發黑幕係我的天職，不顧一切的逃亡，一句話說，我這樣做只是想把勞工營的眞相揭露，生死在所不計。」

約翰兩兄弟聽了，猛吃一驚，說：「勞工營有點神秘意味，外邊的人總是避免談及它，難道它是一個屠場嗎？」

謝夫很鄭重的說：「差不多是屠場了，如果我不是身歷其境，別人把它的眞面目對我說知，我決不會相信。」

約翰科拉比毅然說：「好兄弟，我相信你說的每一句話，希望你盡言無隱。」

謝夫跟約翰兩兄弟在密室交談，順便喝點酒，他深深的喝了一口烈酒去鼓勵自己，增加勇氣，然後滔滔不絕的說下去：

「接近勞工營有幾個礦場，其中有一個礦場是鐵礦，由於礦質優良，很容易提煉爲上等的鋼，故此當局十分重視它，在礦場附近築了一座煉鋼廠，跟着把提煉出來的純鋼混和好幾種化學品，變成另外一種金屬，極端堅實，却又非常之輕，利用它建築房屋，製造秘密武器，那個地方稱做鋼鐵城，由於它對國防方面十分重要，當局不想洩漏天機，採取最毒辣的方式處理，表面上看來，似乎那個勞工營只係一個營地，其實它是屠場，休說工作十五年之後的死囚可以恢復自由，在那個地方工作的人，根本上沒有一個人能夠活得上五年的，因爲他們每天都要接觸石棉。」

約翰巴寧說：「謝夫先生，你說的石棉是否現時有許多人向當局抗議，認爲它是工人的奪命煞星那種東西呢？」

「是的，吸入了含有石棉微粒的空氣，不久就覺得腦部隱隱作痛，再進一步，就是石肺，沒有咳聲也會殺人！」

「相信這一層道理當局也很明白，難道它沒有想辦法預防嗎？」

謝夫聽了，苦笑一下，說：「預防嗎？說得太過漂亮了，當局正是想那些工人沒有一個能夠活得上三年！」

「如果眞有其事，那就太過卑鄙了，你認爲當局採取如此嚴厲的措施，是否担心工人活着離開勞工營之後，回到繁華都市，一時不慎，口不擇言，因此洩露秘密呢？」

「也許是這樣，我沒有機會接近它的高層人士，不知道他們是否這樣想，我所知道的只是事實，我在勞工營服役已經超過兩年，如果我不趁早離去，遲早必死，故此我要在死前揭發這個黑幕！」

雷戈巴協助謝夫報仇

約翰科拉比嘆息了一聲，說：「謝夫先生，你太過天眞了，假如現時你有這種權力，向當局提出公訴，你有沒有足夠的證據指證他們犯罪呢？你只是找到空氣中含有石棉的微粒足以構成石肺的危機，未必因此能夠打贏官司，就算對方承認這是一種無意構成的過失，向法官保證立刻改善它，安裝抽氣機，甚至絕不使用石棉，你就無可奈何，你有看過勞工營裏一個勞工被人虐待至死嗎？沒有暴力指控，根本上無法構成一宗嚴重的罪行，如果由你提出訴訟，結果更糟，因爲你是以死囚身份入內服役的，這一次你逃亡，你還殺死大狼狗和守衞，你犯了雙重的死罪，還有資格控訴別人嗎？」

謝夫沉住氣說：「科拉比先生，我沒有資格控訴，你有資格控訴。」

科拉比哈哈大笑，說：「別說我控訴他們了，即使我刋登你寫的一篇揭秘性文章，官方向我追究，我也無詞以對，難道我把你居住的地方供出來嗎？」

謝夫聽了，覺得有一種沉重的壓力壓在心上，不敢再說下去。

這個小敘完全沒有結果，約翰科拉比分手之後，他的弟弟約翰巴寧對謝夫說：

「你現時的處境糟透了，說不定當局懸賞通緝你，如果我是你，我就不會走出大街，東逛西逛。」

看來他對謝夫沒有在遊艇見面那一份溫情了，謝夫不覺心上一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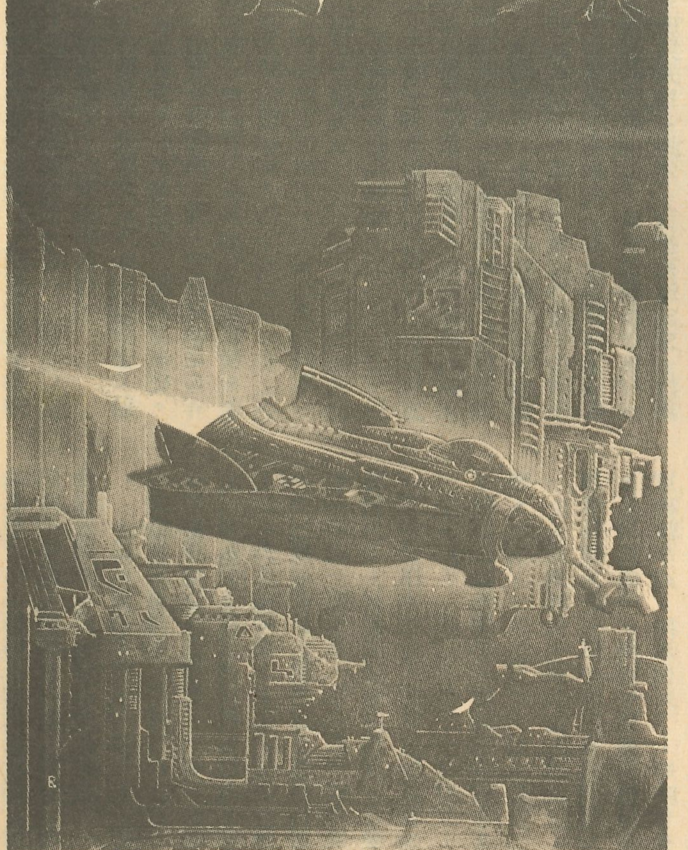
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說：「約翰巴寧先生，這幾天有沒有人打電話到報館找我呢？」

「沒有。」約翰巴寧漫不經心的說。

照情形看，那晚一起在百利河跳水逃生，能夠在河中游泳的人，恐怕只有他一個人生存了，如此一想，謝夫更加傷心。

他的腦海中浮起了黑人魯齊的形貌，魯齊早已說過不擅長游泳，兩三天沒有電話打到報館找他，還用說嗎？這傢伙必然變了水鬼！

魯齊曾經哀懇他把一個訊息帶給叔父雷戈巴，他親口答應，即使他自身難保，仍要找姓雷的談談，主意打定了，他就在



圖爲在鋼鐵城試飛的一種秘密武器，叫做「藍鯨」。是巨型運輸機之一，本身有高度戰鬥力。

翌日絕早的一段時間入城，找到哈林區第七街，看清楚七十七號屋，悄然走上去。

那座房屋很舊，只有七層，沒有電梯，他終於走到第七層，站在大門外邊，伸手敲門。

「誰呀？大清早走來找我？」門裏有人講話。

「我是送信來的，送的是一個口信，黑人魯齊叫我按址找他的叔父雷戈巴，希望你就是他！」

「他叫你帶甚麼口信呢？」

「他叫我找到雷戈巴先生的時候，只說一句就夠了，叫我對雷先生說知，他已經死亡，所有遺物麻煩雷先生送交他的母親。」

「我懂得了，他是怎樣死的？」

「他溺斃在百利河中。」

「你怎樣懂得他溺斃呢？」

「因爲我跟他一起游泳！」

這句話殊不簡單，雷戈巴立刻開門，讓他進內。

謝夫走進去，對方扯開百葉窗，又把客廳燈光扭亮，迎他坐下，說：「我聽到一個壞消息，有幾個人一起從勞工營逃出來，全部溺斃，現時我才知道有一個人生還，他就是你！」

謝夫苦笑一下，說：「這是事實，我無法否認，相信六個人當中只有我一個人死裏逃生。」

「謝夫先生，你不單是幸運，而且十分勇敢，體力充沛，只有你這種人然後有機會逃出鬼門關，我對你們的處境十分同情，你可否把逃亡之際及逃亡之後所發生的奇怪遭遇說出來呢？」

「你是魯齊的叔父，等於自己人，甚麼話我都可以說，我開始報導我們逃亡所發生的各種遭遇了。」謝夫順勢直落，把它不厭其詳的說出來，甚至把約翰兩兄弟向他提出來的警告也講得一清二楚。

雷戈巴聽了，沉思一會，說：「據我所知，你們逃走之後，勞工營雖然打撈了幾條屍體，仍恐有些人逃出生天，故此他們透過電視的螢光幕向廣大居民呼籲，凡是直接搶救你們六個人當中任何一個，死活不拘，給以十萬美元的懸紅，通風報信因此抓住逃犯的人也有五萬元的奬金，約翰科拉比係俄勒崗日報總編輯，比較有些斤兩，他的二弟約翰巴寧就不同了，此人係酒色之徒，最近他在外邊的秘密賭場豪賭，欠了一身債，你只是他的泛泛之交，他未必顧全你的生死安危，萬一他見財起意，你就完了，假如你被捕，送回勞工營，可能要嚐嚐五馬分屍的滋味，死得非常悽慘，我所說的話言之成理，希望你活下去，如果你仍想活着報仇，你就不要回到約翰兄弟那邊，暫時在我這裏留下來，這個地方仍是不安全的，我可以把你帶到鼠穴暫時棲身，你的意思怎樣？」

難得他擺出了古道熱腸的姿態，由衷的協助，所講的話合情合理，謝夫聽了，不覺心上一震，稍停，他毅然說：「多謝叔父救命之恩，我就依你的話去做吧，鼠穴在甚麼地方呢？我在俄勒崗住了十多年，從未聽見過這個古怪的名稱，它是否山上的古蹟呢？」

雷戈巴笑了笑，說：「謝夫先生，你放心好了，我決不會害你的，鼠穴就是金鼠聚居之處，只是在哈林區的幾間酒吧底下，並非古蹟，你決不會落在警探之手，不會死在老鼠的爪牙之下，一切放心。」

事情發展到這裏，謝夫已經變成失羣之雁，漏網之魚，根本上一切無法選擇，只好完全接受對方的安排。

雷戈巴十分高大，雖然上了年紀，體力仍是很旺盛的，說做就做，絕不考慮，謝夫被他帶到三間酒吧相連的地窟，從許多巨大的酒桶穿過，直到一個十分沉重的大酒桶前面，按動機關，該酒桶自動移開，看見下面有一個方形的入口，用電筒照射，隱約看見一些石級，兩人沿着石級走下去，洞內陰暗無比，且又潮濕異常，似乎在黑暗中有些細小的動物走動，不消說，她必然是大鼠小鼠了，這種地方還有一股臭味，寸步難留，幸而他們急步穿過，再到另外一個地方，有一條積木，使勁壓它，另外一個秘窟的門打開，門裏才是他的棲身之地。

兩人先後入內，雷戈巴亮了燈，說：「這一個房間跟外邊隔絕，亦可以說它跟整個社會隔絕，你留下來，包管你十分安全，水電供應齊全，還有雪櫃和焗爐，食物充足，另有冷氣設備，專誠爲了欵待黑人的政治犯而設，你雖然不是黑人，有胆對抗勞工營的高官，身上負有十萬元的懸

紅，等於是我們的朋友，應該接受這個欵待，不必向我道謝。」

謝夫聽了，由衷的感謝他。

自從那一天開始，他就變成隱士，隱居在鼠穴底下的一個房間，跟外邊隔絕。

他覺得很舒服，唯一的缺點就是沒有電視機，他必須等候雷戈巴到來交談，才知道外間的情況。

雷戈巴很少到來，只是三天之內有一天走到下邊看他。

謝夫感到度日如年。

初時他只是盼望逃出虎口，有個地方棲身，於願已足，那時他越過越覺沉悶，跟雷戈巴另外一次晤見的時候，他沉住氣說：「雷叔父，承蒙你如此欵待，我的確是感恩不淺，可是，往遠處想想，這樣子過下去實在不是永久之計，希望你協助我搬過另外一個地方，使我能夠在街上行走，重見天日，此外，我拚死逃出來，無非想報仇，關於這點，也請叔父推愛相助，看在亡友魯齊的份上，指點迷津。」

雷戈巴沉默了一會，說：「謝夫先生，你有甚麼仇恨一定要報的？」

「我有兩種仇恨，非報不可，第一種仇恨針對害羣之馬的，我想把勞工營的眞相揭露，第二種仇恨是個人的，我想找兩年前的戀人杜芙蓉米蘭算賬，那時她是一個歌星，有時也跳艷舞，現時她是甚麼？我不知道了。」

「謝夫先生，是否她佈局使你殺人，蒙不白之寃呢？」

「可以這樣說，我跟她的男友阿明十分陌生，只是聽說他係一個名流，究竟他是怎樣子的名流呢？我茫無所知，我只是記得那一晚他剛剛進入她的寢室，我看見他就火遮眼，抓起剪刀把他刺殺。」

「那柄剪刀必然是相當的大，闊邊，刀鋒已經磨得鋒利，同時它放在枱上，你很容易抓起它來做武器，是也不是呢？」

「是的，你怎會懂得那麼清楚呢？」

「凡是佈局殺人，都是採取這樣子的手法，瞞不過我！我肯定說你抓起剪刀之前，喝過一杯飲品，它是橙汁或咖啡呢？無關大局，只要它含有迷幻藥，你喝了它，藥力發作，便會不問情由的想殺人。」

「對了，我只是喝了一杯橙汁，整個人就覺得血氣騰沸，既然想殺人，又想縱慾。」

「謝夫先生，那個女人壞透了，她施展借刀殺人這一招，並非蓄意害死人，只是想殺死阿明，阿明可能有些錢財首飾，放在她那邊，如果他死了，她就佔有它，神不知，鬼不覺，假如阿明係珠寶店的老闆，股東，或者頗有名氣的珠寶經紀，那就百分之百是她想謀財害命了，謀阿明的財，害你的命！」

「我一定要找到她的下落，當面問問她。」

「謝夫先生，你眞是痴情得太過厲害，事隔多年，你還向她查問一些甚麼？」

「如果她肯向法庭提出證據，改變口供，承認那晚她在那杯橙汁投下藥物，只是想刺激我的慾火，料不到那種迷幻藥除了使人慾火升騰，還使人殺機洶湧，如果她肯這樣做，我就不會被判死刑！」

「謝夫先生，你的想法很對，可是，它必須在兩年之前發生，你才有得救，現時你私自逃出勞工營，殺了幾名守衛，還令到幾個同伴溺斃，證據確鑿，你是殺人兇手了，縱使你能夠擺脫第一次被判死刑的刑罰，你仍然沒法擺脫第二次行兇的罪名！」

謝夫一陣迷惘，無話可說。

稍停，他似乎振作了些，衝口而出的喊了一聲：「我仍想見見她！」

「你仍想見見她？你看見她之後，說些甚麼？」

「我只是問她一句，謝夫站在她的臉前，懇求她跟我遠走高飛，我立刻走，如果她答應，那就沒有命案發生了，反之，她必然死在我的刀下。」

「這樣也好，相信她仍在大城居住，靠歌舞維生的女人，有翼也不會飛到別處去！你安心靜養好了，我一定打聽得到她的下落，到時我再通知你，還替你準備一柄鋒利的牛肉刀！」雷戈巴很認眞的說。

過了一會，雷戈巴走開了，謝夫單獨留在房間裏，感到無邊無際的寂寞。

很快度過三天，雷戈巴再晤的時候，說：「杜芙蓉那個女人，現時已經不是歌舞女郎了，她變成金融界大亨徐伯的情婦，他把她看做金絲雀似的，留在一座豪華別墅，樓上樓下都是他的產業，門口有保鑣，樓上亦有保鑣，彷彿一座堡壘，你單人匹馬想闖進去，等於自投羅網！你不要忘記，你的屍體也值十萬美元！」

謝夫仍是很倔强的說：「我仍想見見她，必要時跟她同歸於盡！」

雷戈巴聽說吃了一驚，說道：「謝夫先生，別人把你看做一件珍貴的貨物，值十萬元，你竟會把自己看做分文不值呢？如果你執意去看她，我有一條妙計，包管你安然而去，安然而回，你要殺她，不必用刀。」

「不用刀用甚麼東西作爲武器呢？是否手提機槍呢？」

「並非手提機槍，我的意思係縱火，把她連同那座房子燒個清光！」

「這條妙計倒是不錯的，虧你想得出來。我很想獲悉全部計劃，你可以把它和盤托出來嗎？」

「當然可以，現時請你細心聽聽，那座豪華別墅的外邊只有守衛，沒有圍牆，我只要派人在附近向它的花園射出火箭，幾處地方同時起火，有一兩處火勢特別猛，簡直是火光冲天，我就可以乘機把一架消防局專用的救火車駛進去，而且把雲梯架起來，讓你穿了救火隊員所穿的衣裳，還帶了短斧，從雲梯走到她居住的三樓窗外，破窗而入，以後的事由你處理好了，如果她不肯跟你走，你儘可以一斧劈死她，轉身就走，仍是利用伸展到空中的雲梯走回救火車，跟着開車離去，到時我担任司機，決不會出賣你，臨走的時候，我還把燃燒彈抛入火場，屋子也倒坍，她受了重傷，必死無疑。」

謝夫喜形於色，說：「雷叔叔，你眞是了不起，這個方法不錯，可是，我們怎能找到救火車，還有幾個人扮演救火隊員呢？」

雷戈巴很冷靜的說：「謝夫先生，你不知道我的職業嗎？我正是黑人哈林區消防局的隊長，第三號救火車由我管轄，手下有二十多個救火隊員！」

「妙極了，你的計劃眞妙，簡直是天衣無縫！」

謝夫稱讚他一聲之後，忽又很鄭重的問：「這一條妙計在那一天搬演出來？」

「起碼要過五六天。」

「爲甚麼你讓她多活幾天呢？」

「並非我拖延時間，因爲我要替你安排後路。」

「安排後路嗎？我已經視死如歸了，還用安排後路嗎？」

「不，你是勞工營受害者唯一能夠生存的人，必須活下來，將來那些高級職員受審，你就是最有力的證人，指證他們濫用職權，殺人有如割草，這是你的願望，你忘記了嗎？如果那座豪華別墅被烈焰焚毀，你的舊情人死在火窟之內，由於那個地方緊貼哈林區最外那一條街，警方必然懷疑這一宗縱火案是你幹的，進一步懷疑你躲在黑人區內，甚至進一步調查我，到時你再也不能夠留在酒吧地窖之內了，故此我要安排你去一個安全的地方，它比較俄勒崗安全得多，並且要火光未熄立刻啓程。」

「你眞是足智多謀！雷叔父，我這條性命是你撿回來的，你叫我到甚麼地方過活，我就到甚麼地方去，問也不問。」

「你眞是如此信任我嗎？」

「雷叔父，我百份之百信任你！」謝夫由衷的說。

他們進行的計劃相當順利，第五天過後，在一個寧靜的晚上，接近郊區的一座豪華別墅突然失火，救火車前往救火，架起雲梯，只有一個人穿了救火隊員的制服沿着雲梯爬入屋裏。

那邊的一個闊大玻璃窗，根本上沒有鐵枝製造的窗花，很容爬進去救火的，那個人就是謝夫卡勒。

謝夫闖三關抵達匈京

謝夫闖入寢室的一瞬，床上有兩個人，其中有一個人是花甲老翁徐伯，他剛剛走下床來，看見寢室多了一個人，大吃一驚，問：「你是消防隊員，闖了進來，必然是屋內發生火警了，甚麼地方燒得最爲猛烈呢？」

「後園火光最盛，不過，前屋這邊遲早被烈焰燃燒的，快些走！我想多問一句，你是否徐伯呢？」

「是的，我是徐伯，這座房屋已經買了保險，燒光了也不要緊。」對方很坦白的說。

那時，床上的女人也爬起來，她瞥眼看見他，大驚失色，連聲大叫：「救命，救命！」

顯然她認得出那個救火隊員係謝夫了，除了杜芙蓉之外，那一個撈女能夠這樣快就把他的眞面目辨認出來？

徐伯退後一步，向他注視，怯怯的問：「你是……」

他沒有機會講完這一句，銳利的短斧已經凌空而至，一斧就把他劈死。

謝夫殺了徐伯，走前一步，抓了她一把，說：「你已經認得出我是誰了，想活下去就跟我走！」

她受驚過甚，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大叫：「殺了人啦，快些捉拿兇手！」

聽了這句話，謝夫臉色如鐵，一不做，二不休，手起斧落，兩人倒臥血泊中，他迅即轉身走開。

他剛剛回到消防局的救火車，保鑣已經追上來，只見一名救火隊員十分勇猛，叫做黎辛，用手提機槍駁火，連殺兩名保鑣，還把手榴彈抛過去，跟着抛燃燒彈。

隆然幾聲巨响，火光四起，正屋的火勢更加猛烈，消防局的救火車仍在該處灌救。

雷戈巴突然走近，向他說：「謝夫，我已經改變主意，救火車留下來救火好了，只是我跟你兩個人走，附近有一輛房車，我們駕駛它到機場去。」

「到機場去？你是否預先買了機票，還有我的護照呢？」

「一切俱備，你不必担心，盡快離開這一座城。」

「到甚麼地方去呢？」

「那一架飛機飛向東歐，目的地是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閑話休提，快，快些走！」

到了深藍色的房車那邊，打開車門，雷戈巴先行鑽進車廂裏，坐在司機的位置，謝夫坐在身邊。

雷戈巴開車，向隱暗的公路衝過去，雖然速度很高，他仍有辦法一邊控制汽車一邊開口。

向謝夫望了一眼，說：「謝夫，你細心傾聽好了，不必插嘴，先讓我解釋爲甚麼到匈京去，因爲我們黑人區有一間相當大的餐室在那邊開啓，有容身之地，至於匈牙利，只受蘇聯控制，也是共黨國家，仍有遊客走進去又再走出來，那是美國勢力無法到達之處，你不必担心。

「現時該談談我們的行動了，趁着我駕駛，你到後廂那邊改穿衣裳，留下消防隊員的制服，那套衣裳和袋裏有護照，姓名是奧勃萊，係匈牙利人，不過，貼上了你的照片，做作的功夫十分講究，包管你可以闖過海關的，工作人員那一關，你穿得齊齊整整後，立刻回到我這邊來，由你駕駛，我到後廂更換衣裳。」

置身於這種局勢，謝夫身不由己，只好依照對方的說話去做。

他換過衣裳，又給雷戈巴更換衣裳，一切辦妥，比較放心，不過，登機之前還要闖過關員檢查護照這一關，能否闖過呢，仍是一個結。

汽車駛到最爲接近機場的一個地段，停下來，雷戈巴說：「謝夫，我們必須在這裏走出汽車，把制服以及雜物放在林中小徑，一把火燒去，毀滅證據，然後改乘別的汽車到機場去，這一輛房車是偸來的，把它推入林中，暫時不會被人發覺，天亮之後，我們已經坐在航機之內。這一次我跟你同行，並非完全爲了救你，我有別的事情必須到匈京去，到時再把它對你說知。」

謝夫毫無選擇的權力，一切照做，那一架航機在黎明升空，他們有足夠的時間在分岔截停一輛的士，前往機場，一切順利，奇怪的是他時來運到，機場負責檢查

護照的人，只是看看他的護照，又看看他持有的匈牙利身份證，便即通過，沒有盤問他。

照雷戈巴估計，那場火起碼到凌晨三時然後灌救熄滅，仍有濃烟，必須在翌日早上然後進入火窟燒剩的地方巡視，看看有沒有人燒死，保鑣的屍體以及寢室之內的兩個屍體，大概燒焦，原因是燃燒彈的火力厲害，起碼要過一天兩天然後由警方通知機場的人注意來往客商離境，故此他們二人在大火發生的當日黎明乘搭航機，不會受到這件事情株連，至於謝夫可能受人注意，它已經是十天八天之前的事了，沒有人猜想得到他居然持有匈牙利的證件離開美國，實情如此，雷戈巴很是放心。

謝夫雖然掌心揑一把汗，幸而闖過海關工作人員檢查護照這一關，只是一兩分鐘，他使勁控制自己的情緒，終於做得到，坐在航機上面那一瞬，他如慶更生。

兩個人都感到十分疲倦，不由自主的坐在椅上休息，還把那張座椅伸長，悠然入夢。

經過了幾個鐘頭酣睡，謝夫覺醒，體力旺盛了許多，首先想起來的一件事情就是進食，因爲雷戈巴仍然酣睡，他自管自的吃。

吃餐的時候他還喝了一大杯酒，微有醉意，再度睡覺，第二次覺醒，航機已經飛到歐洲的上空。

那一條航綫是到東歐幾個國家的，第一個降落的地點是東柏林，第二個降落地點，就是匈京布達佩斯，有過上一次闖過海關的經驗，謝夫更加鎮定了，走出機場，安然無恙，「好運大餐室」派人駕車迎接他們，看做上賓。

抵達匈京，謝夫才知道黑人雷戈巴在當地很有勢力，更奇的是這一點，他並非在美國俄勒崗出生，而是在匈京布達佩斯出生，原來匈牙利有許多黑人，大部份黑人從非洲移民到匈京居住，貪圖那邊工資較高，兼且十分自由，黑人有相當團結力，有許多資產是他們的，包括酒吧、餐室、酒店、以及夜總會，其中有些黑人還是富翁。

有一名黑人叫做「黑大頭」，擁資幾千萬的，雷戈巴係他的親信份子，故此謝夫也得到很隆重的欵待，即日替他縫製新衣，送他一萬美元，任由他找消遣，此外，給他住在一座二十層高的豪華大酒店之內一個套房，擁有一個客廳以及兩個房間，自成一格，讓他跟雷戈巴居住，那些隆情厚意，使他受寵若驚。

入居兩日，在一個晚上，房間之內只有兩人坐談，杯酒言歡，謝夫不知道對方已經在他所飲的一杯酒裏面投入特務份子用的招供丸，細丸溶化之後，絕無痕跡可尋，亦無異味，他喝了酒之後，藥力發作，腦海中所有秘密和盤托出來，一問一答，全部被對方錄音。

心裏的秘密無法保留

雷戈巴一直盡力救護他，從來沒有半句涉及軍事秘密，直到那時，他才露出眞面目，不過，謝夫身不由主，沒有力量分辨他是誰。

他知道藥力有二十分鐘之久，不必操之太急，首先發問的一句是：「謝夫，你在勞工營兩年之久做甚麼工作居多呢？」

「我被派到鋼鐵城工作。」謝夫說。

「那座鋼鐵城有許多秘密武器，最成功的是那一種呢？」

「大部份秘密武器都是從一塊塊鋼鐵拼合的，那些鋼鐵很輕，火燒不毁，雷電也不會擊毁，確是製造秘密武器的原料，我曾經動手製造一些彎曲的鋼片，準備送到太空，建造巨型的太空城和太空站，又參加過製造藍鯨這種飛行物體，它亦係秘密武器的一種！」

「它定名藍鯨，必然是體型相當大的了，因爲深海之內最大的鯨魚就是藍鯨，它是否戰機呢？」

「它不是戰機，是巨型的運輸機，不過，它本身的戰鬥力也是很强的，不必戰機護送，至於它的武器，全部是激光和火箭炮。」

「那麼巨型的運輸機，還包括戰鬥用的新武器，當局一定很重視了，它究竟爲了運用兵呢？抑或爲了運輸糧食之用？」

「不，照我所知，它只是裝備了一種奇異的藥粉，白色，好像殺虫劑，打算飛到羅馬尼亞空中，就把它撒下，有如下雨，隨即回航。」

「那些藥粉有甚麼作用呢？」

「它只有一種作用，被撒下藥粉的田不管種植那一類穀物俱是白費氣力，因爲它已經把土地的肥料吸乾，外邊看來絕無異狀，這種措施可以使羅馬尼亞的農民痛哭，同時使蘇聯人捱餓，因爲羅馬尼亞係歐洲最大的農業國，等於俄國的糧倉。」

「它是否只是針對羅馬尼亞這個國家呢？」

「不，凡是屬於蘇聯衛星國的國家，如果它有田耕種，藍鯨就會在它的空中撒下藥粉，我現時記得起來了，它叫做地獄粉。」

那幾句話把美當局企圖阻止蘇聯本身食物的生長，對蘇聯來說，那是一種嚴重而又可怕的損害，飢民太多就有可能爆發大規模暴動，到時莫斯科當局難以控制。

這一招十分毒辣，如果沒有人把它透露出來，難以想像得到。

獲悉這個秘密之後，雷戈巴很高興，順勢直落，盤問一些關於秘密武器的發展情形，由於謝夫並非連續在許多處製造秘密武器的地方工作，只是把他懂得的一鱗半爪說出來，再也沒有別種更有份量的武器打聽得到，藥力漸失，雷戈巴不想他在覺醒之前，發生疑惑，帶走了錄音機，自管自的上床睡覺。

不久，謝夫自行覺醒，似乎很累，腦袋相當沉重，他找了一會，發覺雷戈巴已經躺在床上，以爲他自己可能醉了，把頭枕在臂彎，伏在桌上，故此雷戈巴便行上床睡覺，沒有半點懷疑。

雷戈巴很小心的處理這件事，並非胡亂查問，十天之內，只是問過三次，每次俱是提出同樣的問題，讓對方在迷惘中回答，直到他認爲幾次查問所得到的結果相同，證實對方所言屬實，然後罷手。

他把那些錄音帶送交黑大頭，轉送最高的特務機關，研究對策，一切活動俱是暗中進行，極度守秘，謝夫茫無所知。

圖爲鋼鐵城大爆炸的景象，停放在廣場的秘密武器無法起飛，全部焚毁。

究竟雷戈巴這一帮人馬幹些甚麼．謝夫留在匈京布達佩斯，超過兩個月，始終沒法替這個問題找尋答案，日子拖長了，他更加沉悶。

一個人在沉悶中，往往是感到無聊而又渴望到處逛逛的，匈京有許多古蹟值得欣賞，他悶得發慌，很喜歡到那些地方走動，越去越遠。

那天他走向遠離市區的一座殘舊古堡遊玩，走進了古堡之內的廣場，漸近黃昏，斜陽的光綫越來越薄，外邊看來，似乎古堡深處有一團陰影，危機四伏。

他覺得心上一沉，正想轉身朝着原路走回去，突然發覺幾個角落有人走向他，一共有四個不速之客，俱是穿上了灰色輕便服裝的，擺出了包圍他的形勢，走得比較近的一個人忽然開口：「先生，是否從美國走到匈牙利的貴賓謝夫卡勒呢？」

「不錯，我是謝夫卡勒，不過，我的身份只是普通的遊客，並非貴賓。」謝夫勉强回答，準備拔脚飛奔。

向他發問的人，踏進一步，再問一句：「謝夫，你爲甚麼要投靠蘇聯呢？」

「我沒有投靠蘇聯，還有一點，我必須對你說知，我有充份的自由，做任何一種活動，用不着你們干涉。」

他突然發脚狂奔，向包圍圈比較弱的一環衝出去。

他看清楚右邊走動的兩個人之間有些空隙，認爲它是他唯一的逃生之路，剛剛走近，不提防兩人擺出打足球的剷球姿勢，向他剷過去。

他被其中一個人剷中小腿的脛骨，倒下來，痛得要命，沒法走動了，有一把特別長的彈簧刀向他腹部插下來。

他無暇思索，刀光一閃，立刻閃開，勉强避過這一刀。

第二刀向他從斜裏刺來，他很幸運的避開。

還有兩把刀分別向他左右兩邊刺來，不管他滾向任何一邊，都被刀尖插入胸部，他無法飛躍而起，有一條凉氣升上腦門，他認爲這一次沒法逃生了，想不到救星凌空而下，連發兩脚，左右翻飛，先把兩把刀踢開，然後向握刀的人偷襲。

另外兩個握刀的人，先後被這個怪客打翻，這傢伙很輕易的擊敗刺客，站在眼前，他才看得出是一個嬌滴滴的佳麗，大感詫異。

「謝夫，你有沒有受傷呢？」

「沒有受傷。」

「既然你沒有受傷，幹甚麼不站起來呢？」

聽了這句話，他掙扎着站起身來。定眼看時，四個穿灰色便裝的人，已經不知去向。

他定了定神，說：「小姐，你眞是厲害，赤手空拳戰勝了四把彈簧刀！」

「我不是赤手空拳的，你看見我頻頻起脚，你就知道我所穿的鞋子有些古怪的，鞋頭鞋踭都用鐵皮包住，故此我有胆踢彈簧刀。」

「你有備而戰，我更加佩服，如果我沒有估計錯誤，你大概是雷戈巴派出來保護我的保鑣，是也不是呢？」

她縱聲大笑，說：「謝夫，你太過天眞了，四個刺客俱是雷戈巴派出來的，我並非他們的人。」

「雷戈巴派人行刺我？他三番四覆冒險救我，怎會突然改變主意想殺我呢？即使他想殺我，隨時可以動手，何必在郊外行兇呢？我不信！」

「好，謝夫先生，你有沒有想過我爲甚麼要保護你呢？如果你想知道這件事情的眞相，請你跟我返家，到時我把一件珍貴的東西送給你看，你自然明白一切。」

謝夫給她說服了，趕快擺出友善的態度，說：「小姐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怎會懷疑你對我不利呢？就算你把我帶到天涯海角，我也緊隨在後，你跟我總算是有些緣份了，可否把芳名賜告呢？」

「我叫珍妮，姓金。」她輕輕的說了一句，便即移動脚步。

景色越來越暗，暮色迷離，她走出古堡之後，仍是在山徑行走，謝夫對匈京郊區道路極端陌生，只好任由她帶路，並不理會眼前是甚麼地方。

走了一程，她停下步來，伸手向前面的山坳指了指，說：「謝夫先生，你很容易就看得見前面不遠的疏林之內，有一盞紅色的燈，燈光外洩，那一座石屋就是我的家。」

她不再說甚麼，脚步加緊，謝夫想緊貼她走也不容易，心裏暗想，住在荒山野嶺的人，不怕鬼，不怕匪徒，同時不怕野獸，這種人大概是獵戶了，不過，靠打獵爲生的人，爲甚麼要保護他呢？他眞的是

想了又想，始終莫測高深。

抵達石屋，他發覺屋裏沒有人，頗爲驚異，說：「金小姐，你一個人住在這個地方嗎？」

「是的，我有本領保護自己，你用不着替我担心。」

「金小姐，誰派你保護我呢？」

「說起來你未必相信，我仍照實講出來，那個人係美國保密局長胡谷，大概你也聽見過他的名字。」

「眞是奇怪了，他居然懂得有我這個人。」

「胡局長並非直接派我保護你的，匈牙利的美國情報局，獲得密令，叫這裏的人密切保護你，免得被奸人所害，我是如此派出來的，今天如果我來遲一步，你就變了鬼，眞險！」

謝夫聽了，頗爲詫異，說：「我始終有些不懂，我是個逃犯，在美國殺了人，如果美國保密局長認爲我相當重要，只會派人追殺，怎會保護我呢？」

「謝夫先生，如果你不明白，請你聽聽錄音帶的語聲，自然明白。」

說完，她扭開了錄音機，播出一股語聲，一問一答，謝夫只是聽了三幾句，猛吃一驚，說：「眞是奇怪了，這個人的口音跟我的口音一模一樣！」

她聽了，不覺失笑起來，說：「謝夫先生，那些話確是你親口說的，當然跟你現時說的口音相同。」

「爲甚麼我說過的話竟然忘得一乾二淨呢？」

「因爲那時你吃了雷戈巴投入酒中的神秘藥丸，藥力發作，你陷入迷惘境界，有問必答，沒法控制自己，覺醒了，就把說過的話完全忘記，故此你發生懷疑，以爲錄音帶講話的另有其人，你被雷戈巴騙取國防秘密，一次又一次，他認爲你已經沒有利用價值，於是派人跟踪行刺，假如你知道自己所講的是甚麼，你準會大吃一驚。」

謝夫沉住氣說：「好的，就算我完全相信你所講的話屬實好了，我有一個疑問，你可否賜告呢？」

「我是眞心帮助你的，任何問題，我一定照實回答，你把它說出來好了。」

「我想知道那些錄音帶是怎樣子弄出來的，你可以把這種秘密賜告嗎？」

「可以，首先，雷戈巴騙取你內心的秘密之後，把那卷錄音帶連同錄音機放在床底暗格之內，然後睡覺，他的確是喝了些酒，你喝酒更多，兩人酣睡之後，想不到有一個侍役用鎖匙扭開了房門，閃身入內，取去了錄音機，回到他自己的房間，扭它開啓播，利用另外一個錄音機去錄取它，盡快完成這種工作，立刻把原有的錄音機送回原處，神不知，鬼不覺，經過三次神秘錄音之後，我們知道雷戈巴就快想把你消滅了，於是派我出動，暗中保護你，幸而那些刺客太過輕視你，只是帶刀，沒有携帶手槍，否則，我也沒法救你，我想講的話已經說完了，現時，我仍想你啓播錄音機，聽聽你向雷戈巴講了一些甚麼話。」

她自行扭開錄音機，謝夫被逼傾聽，他聽了一遍之後再聽一遍，大驚失色，衝口而出的說：「糟了，我竟然闖了彌天大禍，把國防秘密和盤托出來，如果胡局長知道，恐怕他立刻派人殺我！」

「不，胡局長下令叫我暗中保護你，你覺悟之後，我立刻把你帶到美國第一個大城紐約去見他，他決不會殺你的，因爲你仍有利用價值。」

謝夫苦笑一下，說：「是的，我曾經跟雷戈巴那一帮人同在一起過活，看見過他們一些核心份子，也許我有機會帶罪立功。」

金珍妮確是了不起，她救了謝夫卡勒，立刻提高警惕，認爲他絕對不能夠回到大酒店，跟雷戈巴見面，甚至不能夠乘搭航機離境，既然他已被她勸服，渴望將功贖罪，必須保留他的性命，索性派人護送他從荒山古道越過匈牙利的邊境，進入奧大利亞，再行乘搭航機到南斯拉夫，最後，在南斯拉夫搭航機返美。

雖然這樣做相當艱苦，費了二十多天，然後抵達紐約，可是，謝夫的性命能夠保留，仍是不幸中的大幸。

匈牙利從蘇聯全面控制的衛星國，奧大利亞的控制力就弱得多，至於南斯拉夫，完全不受蘇聯控制，故此她能夠達成任務，料不到她把謝夫帶到紐約謁見保密局長胡谷，立刻挨罵。

胡局長冷然說：「珍妮，妳做得很好，可惜你沒有爭取時間！雷戈巴失去了謝夫之後，立刻把錄音帶呈交蘇聯的特務機構，盡快動手，先行毀滅稱做藍鯨的飛行物體，只是五天之內，它就在空中試飛的時候突然爆炸，變成一片片碎鐵！

「如果謝夫能夠早些送回美國，派他到俄勒崗的勞工營認人，可能辨認出一兩個曾經在匈牙利見過面的核心人物，把他們連根拔起，藍鯨就不至於自行爆炸，你多愚蠢呢？竟然不知道謝夫有甚麼利用價值！」

金珍妮的頭低垂下來，不敢駁嘴，反而謝夫有勇氣替她求情，說：「請局長息怒，歸咎於我好了，謝夫這個人已經變成幾方面追殺的目標，我也不想活下去了，我不應該懇求金小姐找尋一條安全的途徑，送回美國，現時知錯，後悔已遲，趁着我仍有一口氣照常過活，希望局長按照原定計劃去做，讓我再到俄勒崗勞工營，把邪惡的黑人連根拔起來，我相信鋼鐵城正存趕工夫製造的秘密武器，不止是藍鯨一種，可能有另外三幾種，如果沒有人阻止潛入營內的特務，將來恐怕有更大的災難發生，甚至全城毀滅。」

聽了這番話，胡谷的臉色比較溫和，向她說：「金珍妮，我不打算懲罰你了，你可以離開這裏，怎樣處置謝夫先生呢？由我安排。」

她聽了，如釋重負，趕快告辭，臨走的時候，她用一種含有感激意味的目光投向謝夫的身上，謝夫也隱約地感覺得到。

她走了，保密局的機密室只有胡局長跟謝夫。

胡谷說：「謝夫先生，剛才你談到可能發生的災難，認爲它源源不絕而來，甚至有可能把鋼鐵城全部毀滅，我也有這種憂慮，曾經跟匈牙利那邊的特務同在一起過活，言談中略有所聞，倘有其事，請你

把它說出來，互相研究。」

胡谷忽然改變態度，相當尊重他，謝夫覺得對方未必會殺他，索性把另外一種秘密奉告，很率直的說：「照我所知，鋼鐵城之內大部份建築物是用鋼鐵造成的，在最高以及比較高的幾座建築物，俱有避雷針裝置，從表面看來，相當安全，因爲雷擊它的最高處，避雷針密佈，可以把電力從地底瀉去，可是，很少人想像得到，如果在較低的一些建築物頂上豎起鐵條，它伸到任何一條避雷針所不及的高度，就有可能承受雷擊，引起爆炸，原因是鐵條往下伸展之處正是一包包的炸藥。只要一座鋼鐵鑄造的建築物爆炸，就會引起連環爆炸，全城毀滅，至於特別長的鋼條，它可以在工作當中把短小的鋼條駁合，平時橫放在地面，沒有人覺察得到，大雷雨快要降臨之前的幾個鐘頭，才把它豎起來，仍未爲遲。」

胡谷的眉心一皺，說：「這一招果然厲害，不過，他們工作範圍是有人看管的，假如有人突然離開本身的崗位，走到甚麼一座建築物，企圖把三四十呎長的鐵條豎起來，他很難瞞得過管理員的一雙眼，關於這點，你有甚麼意見補充沒有？」

「我認爲負責把鐵條豎起來的傢伙，是幽靈，不是工人。」

「甚麼？你說的是鬼嗎？」

「幽靈跟鬼魂相差不遠，但卻不能夠混爲一談，一個人死了變鬼，幽靈並非活人死了變成的，它是另外一種物質，隱藏在極隱秘的地方。在勞工營服役的人，多次看見過一些黑影，移動或奔走，它就是幽靈。我這樣說，也許你不完全瞭解，如果你運用超卓的想像力去思索一下，你就恍然大悟，雖然軟禁在勞工營之內的人不斷想逃亡，可是外邊的人也許採取相反的方式，越過百利河，扳登峭壁，潛入勞工營的廣場，此後他們就留在營內，進行各種活動，首先是調查，然後是破壞，萬一受傷，自行躍下懸崖，跳入百利河，讓鱷魚吃掉，相信工人偶然看見的幽靈就是那些人，他們在白天睡覺，夜間活動，翻轉了鋼鐵城也不易把他們找出來，只有那些幽靈才有機會在任何一件飛行物體之內放下爆炸物，只要它加熱，便即爆炸，飛行物體製造完成之後，一定試飛，到時它本身必然加速，加速等於加熱，到時一定爆炸。」

胡谷大叫一聲，說：「對了，我們立刻想辦法撲滅它。」

稍停，他很誠懇的說：「謝夫先生，我把你的名字列入保密局之內，算是第一級的殺手特務，有如銀幕上的占士邦，殺人不必在事前稟告，憑着這種特權，不管以前你殺過多少人，那些罪名一筆勾銷，現時你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殺死所有潛伏在勞工營的幽靈，你是否願意幹這個不尋常的任務呢？」

「我十分樂意效勞，還沒有跟那些幽靈作戰之前，我先行變成幽靈！」

「眞是有趣，虧你想得出來，你還有甚麼請求呢？」

「我有一個請求，希望你派遣另外一個人跟我合作，一起潛入鋼鐵城，那個人就是金珍妮小姐！」

「甚麼，你打算帶一個女人同行慰解寂寞嗎？」

「不，我只是想把她當做香餌。」

謝夫只是輕輕的說了一句，胡谷就明白了，立刻答應，跟着研究怎樣使兩人潛入勞工營或鋼鐵城的途徑。

最後，胡局長決定進行這一項計劃，只有勞工營的營長胡雷一個人知情。

分手之前，胡谷對謝夫說：「你講出來的妙計十分重要，我有些不解，爲甚麼錄音帶沒有涉及鋼鐵城的幽靈呢？」

「很簡單，我在無意中吃了招供丸，我然沒法保留秘密，仍是有人提出問題，然後回答，既然雷戈巴沒有向我查問關於幽靈的秘密，又沒有向我查問任何一種破壞鋼鐵城的工作，故此我沒有把它自動說出來。」

「是的，實際情形大概如此，它已成過去，不必說它了，請你跟金小姐商量一下，携帶睡床以及貼身衣物，營長一定替你們二人準備一個密室，任何人沒法入內，按時派人送上食物。」

鋼鐵城在大火中毀滅

三天之後，謝夫跟金珍妮已經變成鋼鐵城的幽靈，兩人已經有了情愫，成霧水鴛鴦，怎樣利用她去抓對方幽靈殺手呢？仍未有充份把握。

有一晚，營長胡雷單獨召見謝夫，問他在密室之內躲起來是否太過沉悶。

「爲了工作上的需要，那就不能計較到它是否沉悶了，有一件事情我要向你道歉，以前我急於逃亡，殺了幾名守衞。」

「這件事情已成過去，不必再談了，其實我有另外一種苦衷，無法表達，因爲勞工營之內的人，沒有一個可靠，我想永遠保密，才想出這個計劃，所有勞工在營內工作一個時期，便即毀滅，根本上他們本身不是判處死刑就判無期徒刑，死了不算甚麼，故此我採取這個途徑，閒話不多談了，有一件事情我要對你說知，我已經叫專家把一種直升機改裝，在機身的底層，有一把電鋸，碰上了氣溫發生變化，可能有大雷雨出現，它就負責在空中巡邏，發覺有一條鋼鐵高過避雷針，立刻飛近，用電鋸把它鋸斷，那就可以預防雷電交加之際擊中鋼鐵城所貯的炸藥，全城毀滅。

「此外，我還對你說知，鋼鐵城只是白天有人入內工作的時候有些人聚在一起，黃昏之後，他們全部回到勞工營，換言之，夜裏在鋼鐵城出現的人，全部是蘇聯的殺手特務，你不妨見人就殺！」

胡雷以衷誠合作的態度說了這番話，謝夫很高興說：「鋼鐵城那麼大，不易把潛伏份子抓出來，我認爲派出一名女特務在可疑的地方走動，誘他們走近，我使用來福槍改裝的痲痺槍去射擊每一個走近她的人，不論遲早必有收獲，你放心吧。」

「但願如此。」胡雷很興奮的說。

謝夫進行「肉誘」的計劃，到了第六天，果然有人落網，憑着美女以及痲痹槍的雙重威脅，他擒獲了第一個殺手，最可惜的是這一點，這傢伙開始接受盤問，眼睛一翻，便即喪生。

（以下轉入第一弍九頁）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少年英雄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稗官野史記載有十二位江湖豪客，不是才子佳人談情說愛，而是身在江湖面對現實，體會社會生活的一角活生生的事實幻影。書中的張小仙，是一個孤兒，寄養在張爺家裏，稍大便在三刀客之一錢四海家做小廝，因偷學錢家絕世武功犯家規被逐，只好在江湖廝混，人具才智，在錢家跟二小姐上學堂，文事武功，都有進步，天縱奇才，在社會獨立闖蕩。自己身世問過張爺爺，只知三絕婆婆將他寄養在張家，因張爺之死到洛陽買棺木，爲博棺木賭本，在賭坊僥倖豪賭，無意中創出名堂，居然變成一方賭霸……

雖强詞奪理 仍循規蹈矩

阿郎暈暈乎乎的，再一次享受到成名的快慰。

大笨牛更得意，搖頭晃腦，裝模作樣，以爲這些成就都是他自己的。

技不如人，禿老頭只好認栽：好在二千兩數目不大，還不至於傷筋動骨，一臉不自在的問道：「兩位是要銀子？或是票子？」

張小仙望着大笨牛，道：「大笨牛，四千兩，二百五十斤，你扛得動嗎？」

大笨牛神氣活現的道：「還沒有享受到銀子，就被銀子給壓死才寃枉呢，拿銀票好啦。」

禿老頭如數奉上，還算是一個識相上路的人。

張小仙意猶未盡，存心要整他寃枉，四千兩銀子原封未動又押下去。

禿老頭大吃一驚，道：「張小仙，你還要賭？」

阿郎派頭十足的道：「既然來了，當然要賭，今天非要通宵達旦，痛快淋漓，賭到大發賭坊破產倒閉不可。」

禿老頭聞言可嚇慘了，面如死灰的道：「小仙先生，您高抬貴手，就放過大發賭坊吧。」

一想到他早先飛揚跋扈的那一副嘴臉，張小仙就有氣，冷森森的道：「想要我放你一馬不難，揀好聽的說。」

「是，是，小仙先生——」

「先生太普通了，叫爺爺。」

「是、張爺爺。」

「嗯，這還差不多，多叫幾聲。」

「張爺爺，張爺爺，張爺爺。」

「跟着張爺爺我說：張爺爺賭技天下第一，我——喂，你他媽的知名度太低，快報上姓名來。」

「小老兒姓師，名豹子。」

「師豹子？不好，從現在起改爲死豹子。」

「是！是！」

「說！張爺爺賭技天下第一，我死豹子甘拜下風！」

「好，張爺爺賭技天下第一，我死豹子甘拜下風！」

張小仙似乎有改名換姓的癮，一夕之間，連給石癟十、大笨牛、死豹子三個人換了名或姓，志得意滿之餘，也沒忘給在場的賭友們分點紅。

阿郎的手面好大，一出手就是五錠百兩重的大元寶，衆賭徒一見莫不受寵若驚，紛紛趨前致謝。

大笨牛聲洪語壯的說道：「有錢大家花嘛，這是我們老大一貫的作風，不要客氣。」

扛起帆布袋，邁開八字步，緊跟在張小仙的身後，狐假虎威的走出大發賭坊。

有一件事，大笨牛一直蹩在心裏，百思不解，這會兒，總算逮住一個說話的機會，問道：「老大，剛才那一把，死豹子擲出來的明明是豹子王，怎麼一眨眼就變了？」

張小仙笑道：「那是因爲我臨時吹了一口氣。」

「一口氣？一定是仙氣吧？」

「傻蛋，我是天才，不是神仙，那來的仙氣。」

「那是什麼氣？」

「是內家的眞氣。」

「什麼叫內家眞氣？」

「笨啊，你會不會武功？」

「你是說那打架的功夫？我會呀，在村子裏，我是第一把高手，打遍全村無敵手。」

「這是外功，眞氣屬於內功，比外功更高級。」

「噢，還有這種功夫，吹一口氣就可以大把大把賺銀子，老大，快教我好不好，免得下次討媳婦時再押給別人。」

「大笨牛，今天本來是你的洞房花燭夜，現在被老婆給休了，後不後悔？」

「哼，能夠擺脫那隻母老虎，是我的福氣，後悔個屁，不過，眼前却遇上一件麻煩事。」

「那一件事令你煩惱？」

「我已無家可歸，恐怕要落難街頭睡土地廟。」

「二百五，跟着一個有錢的老大，還愁沒有地方睡。」

「睡那兒？」

「睡酒樓大飯店，吃山珍海味。」

「那就快走，肚子已經餓扁了。」

「不行，我得先去還一個願。」

「還什麼屁願？」

「賭本是向菩薩借的，以前菩薩也帮過我不少忙，現在正是我報恩的時候，我要打十條金項鍊，掛在祂脖子上，讓菩薩也威風一下。」

大笨牛有感而發道：「老大，你眞了不起，知恩圖報，飲水思源。」

張小仙語重心長的道：「你也一次該知恩圖報，別過河拆橋。」

大笨牛其實並不笨，只是有點神經質，當然明白阿郎的意思，鄭重其事的道：「放一百二十個心，我現在已是老大的死黨，用掃把也趕不走，如有三心二意，將來討個老婆仍然進不了洞房上不了床！」

× × ×

張小仙可不是說着玩的，言出如山，立即付諸行動，在洛陽街上買了十條大號的金項鍊，親自送到廟裏去，掛在菩薩脖子上，還虔誠肅穆的，祈求菩薩保佑他賭運亨通，萬事如意。

然後，在繁華大街上，選了一家最大的客棧住下來。

沒有錢阿郎都會找菩薩借來花，今夕身懷巨金，不大把大把的花怎麼對得起財神爺，大吃二喝不算，兩個人還從頭到脚換了一身新衣裳。

第二天，阿郎命大笨牛去採辦棺木，買香燭白布等喪葬各物，他獨自一個人來到鴻儒學堂。

鴻儒學堂，他曾在此生活過五六年，那古老的建築，琅琅的讀書聲，小橋流水，古柏參天，這兒的一草一木，他都耳熟能詳，深深地烙在他的心版上。

最令他難以忘懷的，自然還是他被開除的那一幕往事。

張小仙是個鬼精靈，人又皮，調皮搗蛋的事固然層出不窮，却始終保持在大錯不犯，小錯不斷的範圍內，無傷大雅，大不了挨頓板子，或面壁思過，也就雨過天晴。

千不該、萬不該、他不該給老師仇水閣取了一個「臭水溝」的外號。

這位老夫子也不能說完全沒有責任，什麼名字不好取，偏偏要叫水閣，又姓仇，唸走了音就變成「臭水溝」。

阿郎只是開開玩笑，並無對老師不敬之意，仇老夫子却認爲大逆不道，重責三十個手心，還記了一大過。

屋漏偏逢連夜雨、人在倒霉的時候，喝涼水也會塞牙，宿舍裏有一位年長的同學喜歡抽旱烟，阿郎一時好奇也借來抽一袋，不巧被夫子逮到了，當場大發雷霆，將烟袋沒收，又記了一大過。

記過也就算了，總比開除好，了不起買一副烟袋賠人家，那知阿郎一時衝動想不開，居然大胆向老師挑戰，想要回烟袋來，在牆上寫下一首打油詩：

烟有刺激性
能提人精神
過已記一個
烟袋自交還

這一下可把仇水閣惹惱了，馬上下令開除，將張小仙驅逐出校門之外。

仇老夫子還憤然表示，阿郎乃孺子、朽木、糞土之牆，無藥可救，只要他任教一天，鴻儒學堂就沒有張小仙的位子。

張小仙倒挺有骨氣的，也大言不慚的誇下海口，好馬不吃回頭草，今後就是用八人抬轎子來請，他也不會再踏進這個大門。

但是，他有幾個要好的朋友，如皮蛋、多多，仍留在學堂裏，只好在學堂門外，打暗號學狗叫，請他們到外面來會面。

今天，他又來了，暗號打了好幾遍，學狗叫嗓子都快要啞了。

奈何，倒垂的柳條長長了，手勢根本傳不進去，琅琅的讀書聲比他的狗叫大得多。

萬般無奈，張小仙自找台階的自語道：「哼哼，不能走大門，我可以跳牆，玉皇大帝也不能誣賴我自毀諾言。」

心轉意決，雙臂猛一抖，人已上了牆

頭，再一式「大鵬展翅」，宛若蝴蝶般輕飄飄地落在地面。

賭技一鳴驚人，看來輕功也不含糊。

接連幾個縱躍，欺至窗前，探頭向內一望，只見幾十位同學正聚精會神的朗讀唐詩，仇水閣則在埋首批改作文簿。

「汪汪，汪汪，汪汪汪！」

學得太像了，引來了一隻哈巴狗，跟着他狂吠不已，無形中壞了阿郎的事。

錢多多、皮蛋讀書又讀得正起勁，暗號也打不進去，張小仙心一橫，手脚並用，學狗的樣兒爬進去。

還好，老夫子不曾抬頭，皮蛋跟多多的位子是緊隣，都在後邊，就這樣，阿郎神不知鬼不覺，悄悄溜到了他們二人的中間。

皮蛋人很清秀，又穎慧伶俐，功課好，也跟阿郎、多多學會不少拳脚功夫，因爲他的腦袋像鴨蛋，人又皮，喜歡吃皮蛋，所以大家都叫他皮蛋而不名。

「皮蛋，多多。」

阿郎驚怕動別人，聲音小的像蚊蚋。

二人還是聽到了，一齊回過頭來向後看。

皮蛋嚇一跳，噤聲道：「阿郎，你怎麼跑到學堂裏來了，給臭水溝看到可不得了。」

張小仙道：「我也是迫不得巳，有急事找你們。」

錢多多道：「什麼事，可是又捅了大漏子？」

張小仙道：「是我爺爺奶奶死了，需要你們帮忙。」

皮蛋很講義氣，道：「沒有問題，臭水溝今天有事，這一堂課一下就放學，我一定去，咱們在那兒見？老地方？」

阿郎點點頭道：「對，老地方，關帝廟前。」

錢多多道：「我也去，如果需要可以多找幾位同學。」

阿郎道：「有五六個就夠了，不必太多。」

皮蛋道：「你快走吧，千萬不能被臭水溝發現。」

張小仙點頭道：「我知道，等會兒再見。」

可惜晚了，才爬出去三步遠，沒被老夫子發現，却被坐在附近的錢純純給看到了。

昨天一大早才吵過架，錢純純恨他入骨，怎會放過這個令阿郎出洋相的好機會，立即起身報告道：「老師，有人闖進教室來了。」

仇水閣抬頭說道：「是什麼人？」

錢純純老實不客氣的戟指道：「被開除的張小仙。」

事情到了這步田地，阿郎溜不走也藏不住，只得挺身站起來。

老夫子扶正一下老花眼鏡，怒目而視，氣冲斗牛的道：「張小仙，你好厚的臉皮，還記得兩年前你自己說過的話嗎？」

張小仙不亢不卑的道：「沒有忘。」

「怎麼說？你再說一遍。」

「用八抬轎子請我，也不會再踏進學堂的大門。」

「言猶在耳，你就違反了自己的諾言了，眞是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

「我不同意，並未違反諾言。」

「難道說你不是從大門進來的？」

「然也！」

「那你是從何而入？」

「跳牆！」

「不論是走大門或跳牆，來到教室就違反了你自己的諾言。」

「當初我只說不踏進學堂的大門，並沒有說不進教室。」

張小仙歪理一大堆，氣得仇水閣吹鬍子瞪眼睛，越是如此，同學們越是開心，他們一直將阿郎當作英雄，過去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

仇老夫子强將滿腹的怒火壓下來，繼續追問道：「張小仙，你來做什麼？」

「訪友。」

「找那一個？」

「全體同學。」

「何事相訪？」

「私事。」

「私事應該私下談，不可以進入教室來。」

「因爲很急，怕來不及。」

「爲何不先向老師報告一聲。」

「沒有這個必要。」

「可是故態復萌，想糾衆鬧事？」

「事關個人隱私，我拒絕回答。」

「假如老師一定要追究呢？」

「對不起，我早巳不是你的學生。」

「混帳，混帳！强辯，强辯！一日爲師，終身爲父，你簡直太不像話了，過來，你給我過來！」

「哦！過來就過來，我就不相信你會吃人。」

斜着眼，歪着頭，雙手插在口袋裏，脚底猛擦着地，吊兒郎當的走上講台。

老夫子從頭到脚打量一下阿郎，見他新衣新褲新鞋子，甚覺詫異，冷聲道：「你好像混的還不錯？」

張小仙挺着胸脯說：「豈止是不錯，是很好。」

「聽說，昨天早晨你才被錢家趕出門去？」

「是我自己辭職不幹的。」

「現在在那裏混？」

「到處都可以混。」

「住那兒？」

「醉仙樓，洛陽最大的一家酒樓兼客棧。」

「在那裏端盤子打雜？」

「笑話，是醉仙樓的貴賓。」

「張小仙，你發財了？」

「那談不上，不過，銀子花不完就是了。」

「怎麼賺的？」

「保密！」

「保密？哼，我看十九非偷即盜！」

老夫子私底下認定，張小仙絕不會幹正經事，抓住這個難得的良機，對學生進行機會教育，莊重嚴肅，搖頭晃腦的道：

「各位同學，孟老夫子說過：『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這個道理也就是老師常常跟大家講述

的，一個人要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你們看看，像張小仙這個人，不務正業，遊手好閒，鑽營撞騙，鷄鳴狗盜，目無尊長，不學無術——」

「停！」

張小仙突然一聲獅子吼，阻止仇水閣再說下去，道：「夠啦夠啦，老太太的裹脚布，越長越臭越難聞，你省省吧，我張小仙還有『高見』要發表。」

仇老夫子呆了一下，道：「你有何『高見』？」

阿郎得意非凡的道：「我倒覺得，自己很像是孟軻口中所說的，將來老天爺會使他成大功，立大業的那個『是人』，而非你眼中的鷄鳴狗盜小混混。」

老夫子鐵青着臉道：「怎麼說？」

張小仙的理由一大堆，將他兩年來的實際遭遇，都洋洋洒洒的全都搬出來，有板有眼的道：「不是嗎，自從被學堂開除後，到處打工，洗牢掃地端盤子，吃苦挨罵碰釘子，那一件事順過心，那一件事又如過意，常常饑寒交迫餓肚子，那一次不是被人捲起舖蓋炒魷魚，這不正符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的事實嗎。所以，如果孟軻說話算話，沒騙人，我將來一定前途無量，不得了。」

聽得同學們個個心中暗叫好，譁笑不止。

仇水閣却怒髮衝冠，拍打着桌子斥責：「歪理！歪理！滿口的歪理！一個不學無術的人，根本沒有資格談事業成就！」

張小仙擧手抗議道：「我不接受！」

仇水閣眼一瞪，道：「你憑什麼不接受？」

「因爲我不是一個不學無術的人。」

仇水閣嘲笑道：「你以爲自己汗牛充棟，學富五車？」

「起碼有一技在身。」

「是那一種技藝？」

「賭技！」

「賭技也算技？」

「這是一種最快捷的賺錢技術。」

「不像話，太不像話了，人生在世，要立志做大事，不是賺大錢。」

「高調，純粹是唱高調，沒有白花花的銀子，孔老夫子也照樣會餓死。」

「荒唐，一派胡言，人生追求的最大目標，莫過於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賭乃賤事，算什麼技藝。」

張小仙故意嘔他：「提到三不朽，我阿郎也一樣不輸人。」

仇水閣臉一沉，尖酸刻薄的道：「跳樑小丑，厚顏頑童，你也配談三不朽？」

「不但談了，而且巳有具體事實。」

「你立的是那一項功業？」

「立言……」

「立言？立在那裏？」

「牆上！」

阿郎指的是寫在牆上，那一首烟有刺激性的歪詩，在座的同學聞言立即引起一陣哄堂大笑。

弄得仇老夫子下不了台，更氣更怒，暴跳如雷的道：「你這些胡言胡語，難登大雅之堂的東西是從那裏學來的？」

「自修而來。」

「我看八成是從見不得人的爛書裏抄來的。」

「天下文章一大抄，就算是抄的也不丟人，何況不是。」

「噢，你自以爲有眞才實學。」

「大家都這麼說。」

張小仙大吹法螺，老夫子差點氣破肚皮，指着面前的一本作文簿，怒不可當的道：「好，你既然認爲自己很有學問，過來，這裏有一篇作文，老師剛剛批改完，正要寫評語，就由你來代勞捉刀吧。」

阿郎毫不退縮的道：「寫就寫，這種小事休想難倒我。」

大模大樣的坐在老夫子的位子上，先看一下文章的內容，發現是臭水溝的得意門生趙文才寫的，文章不能算是頂壞，遣詞用字亦有其可讀之處，最大的缺點是通篇使用的「而」字太多，而且絕大多數皆用錯地方。」

仇水閣巳經在評語欄內寫下一個「當」，張小仙必須接着寫下去，方可顯出他的眞本事來。

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有眞才實學才成，金嘴銀嘴，此刻皆派不上用場。

教室內鴉雀無聲，大家皆爲阿郎捏一把冷汗。

仇水閣面帶詭笑，冷眼旁觀，爲自己能想出這個修理他的絕妙方法自鳴得意。

沉思有頃，阿郎忽然提起硃砂筆寫起來。

沙沙沙，文思如湧，運筆如飛，不到片刻工夫，張小仙擱筆說道：「好了。」

仇水閣存心要出阿郎的洋相，他不相信張小仙能接着自己的那一個「當」字，寫出一段像樣的評語來，陰沉沉的說道：「唸出來讓同學們聽聽吧。」

張小仙頷首應諾，未置一詞，先將趙文才的文章讀一遍，指出毛病在那裏，然後唸出自己的評語：「當而不而，不當而而而，而今而後，巳而巳而。」

全部才十七個字，阿郎好大胆，竟然用了九個「而」。

但是，每一個「而」均用的恰到好處，明確的指出了趙生文章的缺失所在。

火車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這是眞本事，貨眞價實。

「讚。」

「萬歲。」

「好棒啊。」

「阿郎眞了不不起！」

「將來一定是大文豪。」

「吔呼！吔呼！」

「嗶嗶……嗶嗶……」

登時，讚譽聲，歡呼聲，喊叫聲，口哨聲，驚天動地，震耳欲聾，同學們狀似瘋狂，整間教室亂的一蹋糊塗。

最興奮的首推皮蛋與錢多多。

最喪氣的則是趙文才和錢純純。

仇水閣一臉呆傻，神情木然，他做夢也沒料到，自己心目中的朽木，孺子，糞土之牆，竟將他心內的腹稿一字不差的寫出來。

一時之間，他也不知道是喜？是驚？還是怒？

拍拍手掌，張小仙求大家肅靜，一臉捉狹鬼怪的神色，神秘兮兮的說道：「各

位同學，請大家安靜一點，小弟一時詩興大發，又想好一首小小的小詩，願寫出來與同好共賞。」

拿起粉筆，轉過身來，當場在黑板上寫下：

臭屁不響
響屁不臭
水溝水溝
其臭則一

這是什麼話，挑明了是在蹧蹋臭罵仇水閣，氣得老夫子臉紅脖子粗，全身顫抖不已，拿來一支三尺長的戒尺，脫口就罵：「畜牲，狗娘養的小雜種，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情急氣憤之下，一向莊重斯文的老夫子，連不堪入耳的粗話也罵出口，揮舞着戒尺，沒頭沒腦的打過去。

阿郎是身懷絕技的練家子，仇水閣如何能打得到，張小仙一面閃躲，一面還喋喋不休的吼叫：「打呀，有胆就來，打得到算你贏，打不到算你輸，我看你今天一定會吃癟十。」

阿郎身輕如燕，快似遊龍，在教室裏滿場飛，也不逃走，成心要老夫子丟人現眼。

仇水閣則氣喘如牛，汗如雨下，東絆一下，西摔一跤，沒打着阿郎，自己反而弄得鼻青臉腫，狼狽不堪。

教室內的情形更糟，桌倒椅翻，筆硯書籍，散落滿地，同學們鷄飛狗跳，亂作一團，好似進入瘋人院一般。

捉了一陣迷藏，仇水閣累慘了，張小仙也玩夠了，扮了一個鬼臉，哈哈譃笑道：「天下無不散的筵席，今天就到此爲止，有興趣咱們下次再玩，告辭了！」

了字出口，人已到了外面，接着「一鶴冲天」，從牆頭上飛越而過，他還是恪守諾言，沒有走大門。

× × ×

午時未到，關帝廟前人潮如湧。

張小仙騎在一隻大石獅子上面吃糖葫蘆。

他在等人，等他的好朋友皮蛋、錢多多。

不久，錢多多跟皮蛋都來了，另外還帶來五六位臭味相投的同窗好友。

在學堂裏的那一幕，大夥兒仍念念不忘，激奮的情緒一直延續到現在，一照面，話題仍繞着戲耍老夫子的趣事轉。

皮蛋首先說道：「小仙，眞有你的，這一次臭水溝不大病三天才怪。」

一名小男生說道：「最好氣死他，這樣我們就可以放長假，再也不必到學堂裏去活受罪。」

一名小女生說道：「氣死不好，三天兩頭鬧病不上課就可以了。」

皮蛋道：「爲什麼？」

小女生道：「如果臭水溝死翹翹，萬一再來一個比他更兇的老師，豈不災情慘重。」

小男生道：「嗯，有道理，那就叫他三天兩頭鬧病上不了課好啦。」

錢多多道：「阿郎，其實你也鬧得太過份了，臭水溝這一次一定不會善罷甘休，下課的時候曾揚言，要找你爺爺奶奶理論去。」

張小仙眉飛色舞的冷笑道：「老頭子老太婆已死，去找他的大頭鬼！」

皮蛋憂心忡忡的道：「最怕告到衙門去，據說伊川縣的縣太爺是臭水溝的大舅子，一旦捉進官去，準會挨一頓屁股。」

張小仙並不在意，從石獅子上一躍而下，道：「我是專門找人麻煩的，他想打我的屁股，做夢！」

皮蛋道：「別扯淡，該談正事了，你要我們帮什麼忙呀？」

阿郎道：「縫孝衣，做墳墓，買棺材，請樂隊，還有香啊紙啊，吃的用的，事情多得不得了。」

錢多多道：「那就快到你們家去吧，在這兒什麼事也辦不成。」

阿郎道：「也用不到太急，早上去找算命仙算，出殯的日子還有好幾天，咱們先到醉仙樓大吃一頓，慰勞慰勞大家。」

皮蛋道：「小仙，你眞的不是在醉仙樓打雜端盤子？」

張小仙很神氣的道：「我說過，是貴賓。」

錢多多道：「該不是在吹牛吧？」

阿郎正容說道：「我張小仙從來不吹牛。」

皮蛋道：「你那來的銀子？」

阿郎道：「在賭場贏的。」

錢多多說道：「多少？夠不夠吃一頓飯？」

阿郎道：「一百頓飯也吃不完，多得可以壓死妳。」

皮蛋半信半疑的道：「到底多少嘛？別亂蓋。」

「四千兩，二百五十斤，銀子。」

「赫，這麼多，眞的可以壓死人。」

「現在少了，僅僅還有三千多兩。」

「你花得這麼快？」

「不是花，是送人啦。」

「送誰？」

「送賭友，送菩薩。」

「你好大方啊。」

「有錢大家花嘛。」

小男生道：「菩薩也會花銀子？」

張小仙道：「不會花可以存起來，等着別人去借，放高利貸。」

小女生疑雲滿面的，說道：「你最喜歡吹牛，我還是不相信你眞的有那麼多銀子。」

張小仙苦笑道：「眞倒霉，偶而吹吹牛，誇誇口，就信用掃地，說實話也沒有人信，你們這幾個朋友算是白交了，好吧，就亮出傢伙讓你們開開眼界。」

說完，立將四張五百兩的銀票亮了出來。

在場之人，多數沒見過銀票，連聽都沒聽過，小男生道：「只是一張薄薄的紙，那是銀子，你騙人。」

阿郎狠狠的敲了一下小男生的頭，道：「土！你眞土啊，這叫銀票，隨便拿到那一家銀樓或票號去，隨時都可以換成銀子。」

錢多多家世顯赫，見多識廣，在一旁帮腔道：「沒錯，銀票就等於是銀子，阿郎沒騙人，別在這兒喝西北風，快到醉仙樓去吃大餐吧。」

一提到吃大餐，大夥兒的肚子不禁皆

「咕咕」叫起來，於是，八九個人攀肩搭背，嘻嘻哈哈的便朝醉仙樓的方向行去。

「站住！」

猛可間，有一個女子的聲音在大聲喝叱。

張小仙回頭一看，見是錢多多的老姐錢純純，神色一緊鄙笑道：「錢大小姐，妳在叫誰？」

錢純純根本沒理會他，直接喊出妹妹的名字：「多多。」

多多止步轉身問道：「姐姐，妳來幹嘛？」

錢純純語冷如冰的道：「找妳。」

「找我做什麼？」

「跟姐姐回家去。」

「人家現在還不想回去。」

「不行，我不允許妳跟這一羣狐羣狗黨在一起鬼混。」

「姐，別說的那麼難聽好不好，他們都是我的好朋友。」

「哼，什麼好朋友，根本是一羣無法無天的太保太妹，妳近來越來越不像話，就是跟着他們學壞的。」

「姐，妳說話可要有眞憑實據，我那裏變壞了？」

「從頭到脚，由裏到外，沒有一處不壞。」

「姐，妳太固執了，別老是拿有色的眼光看別人，阿郎急公好義，鋤强扶弱，爲人慷慨，重友輕財，文才武功都是一流的——」

錢純純不等她把話說完，便寒着臉截口道：「住口，別提他，免得髒了我的耳朶！」

上前一步，繼又說道：「走，跟我回去！」

錢多多却不答應，道：「不，張爺爺跟張奶奶死了，我要去帮帮忙。」

「張家死人是他們張家的事，與妳何干？」

「朋友間相互帮助也是應該的。」

「那也要看是誰，我不准妳跟這個小流氓在一起。」

「姐，求求妳，今天晚上我一定回家睡覺。」

「不可以，現在就得跟我走。」

「晚上回家吃晚飯，總可以了吧？」

「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錢純純盛氣凌人，不可理喻，激得錢多多心火大發，也不再禮讓，聲色俱厲的道：「妳欺人太甚，我偏不回去，就不信妳能把我怎麼樣。」

這一來，錢純純更加惱怒，潑婦似的大罵道：「死丫頭，小心我先打妳個半死，再抬回去。」

「妳想以大欺小？」

「姐姐是在教訓妳！」

「妳敢。」

「當然敢！」

「哼！」

「妳到底跟不跟姐姐走？」

「不走！」

「看打！」

錢純純好快的動作，說打就打，毫不拖泥帶水，只見她嬌軀三閃，玉掌頻揮，啪！啪！錢多多挨了兩個耳光子不算，皮蛋他們欲助一臂力，反而自找苦吃，遭了池魚之殃，被錢純純的粉拳綉腿所傷，沒有一個人能近得了身。

大刀錢如海在江湖上可是響叮噹，叮噹響的人物，虎父無犬女，錢純純自非庸手，人又潑辣，舉手投足之間，便將皮蛋他們打得落花流水。

錢多多自然也不是無能之輩，但與她老姐比起來，則不免略遜半籌，姐妹倆惡鬥十數合，多多一個不留神，被錢純純抽冷子欺身而上，一把就扣住她的腕脈，給强行拖走了。

掙也掙不脫，打又打不過，多多技不如人，只好出言搬救兵：「阿郎，快來救我！」

皮蛋亦急如熱鍋上的螞蟻，一面拉住錢純純不放，一面大聲說道：「死小仙，你怎麼可以袖手旁觀，這個女人好兇，再不給她點顏色看看，她會把咱們全部看扁的。」

其實這話是多餘的，早在皮蛋發話之初，張小仙已彈身而起，凌空翻了一個觔斗，以極其優美的姿式落在錢純純面前，擋住她的去路。

錢純純睹狀大怒，吼聲如雷：「好人不攔路，好狗不擋道，滾開！」

張小仙不但不讓路，反而伸開雙手作阻止狀：「我命令妳放開多多。」

錢純純養尊處優，目空一切，豈會被他唬住：「放屁，你算什麼東西，這是我們錢家的事，你管不着。」

張小仙怒目暴睜，語氣相當强硬：「笑話，天下人管天下事，何況——」

皮蛋接口說道：「何況小仙也不是外人。」

錢純純錯愕了一下，說道：「什麼意思？」

皮蛋鬼頭鬼臉的道：「多多早已是小仙的人了。」

錢純純大吃一驚，道：「你說多多已經是這個渾小子的人了？」

皮蛋故作神秘的道：「妳沒有聽錯，多多與阿郎早已私訂終身。」

小男生補充道：「算起來，阿郎也是你們錢家的半個兒子。」

小女生湊趣道：「阿郎是妳的妹夫，妳是他的大姨子。」

此乃戲弄之詞，錢純純不明究裏，却誤爲是眞的，一張粉雕玉琢的臉蛋兒，霎時變成豬肝顏色，咬着牙齒問多多：「他們說的可是事實？」

張小仙抓住機會消遣她：「那還假得了，訂婚大禮係在關帝廟裏舉行的，關老爺跟皮蛋他們都是見證人。」

其餘的幾位同學，也對錢純純沒有好感，一起起鬨道：「錯不了，我們還吃過喜糖，按過指印哩。」

錢純純的臉色一變再變，眼球裏都快要冒出火來了，戟指喝問道：「多多，我要聽妳自己怎麼說？」

多多正在氣頭上，未遑多想，衝口就說：「他們說的都是實話！」

錢純純差點被氣昏，怒氣衝天的道：「胡鬧，簡直是胡鬧，婚姻乃終身大事，豈可兒戲，尤其張小仙品行不端，胡作非爲——」

張小仙截口說道：「閉上妳的烏鴉嘴，少作人身攻擊，快將多多給我放開。」

「她是我的妹妹，你不夠資格！」

「她是我的未婚妻，妳無權干涉！」

「我不承認，我們錢家沒有你這樣的女婿。」

「用不到妳來承認，只要我們眞心相愛就足夠了。」

「哼，卑鄙下流加無恥。」

「少廢話，放人。」

「辦不到！」

「辦不到我就揍妳！」

「做夢，要揍人的是姑奶奶我！」

錢純純被他撩撥的五臟起火，七竅生烟，張小仙還沒有來得及動手出招，她已先一步搶先發難，纖掌揚處，立有一股强勁的暗力洶湧而出。

這丫頭功力不弱，又是全力施展，其勢如濤，其快如電，存心要給張小仙一個下馬威，令他當衆出醜，爲此，阿郎也不由的動了心火，說道：「打就打，誰怕誰呀！」

不退反進，挺身而上，一招「天王托塔」封住來招，接變「黑虎偷心」，疾向錢純純的酥胸抓過去，錢純純大駭，罵了一句：「不要臉！」沉腰滑步，反手還擊，一口氣連攻七拳八掌。

張小仙又豈是省油的燈，見拳拆拳，遇掌封掌，守中帶攻，攻中有守，覷中一個空門，乍然橫掌爲刀，照準她扣拿錢多多的手腕砍下去。

「鬆手！」

這一掌砍下，錢純純的[illegible]非斷不可，阿郎喝聲未竭，她已撤掌退走，錢多多終於恢復了自由之身。

可是，阿郎却付出慘重代價，背上吃了一記重擊，整個身子已向前衝出，和多多撞個滿懷，要不是多多伸手將他抱住，怕不當塲栽倒才怪。

「納命來！」

錢純純得理不饒人，趁勝追擊，叱聲中，雙掌挽起一片狂飆，從他的身後攻上來。

殺醒不殺睡，攻前不攻後，這是武林規矩，張小仙睹狀火冒三千丈，殺氣騰騰的道：「小辣椒，妳未免太毒辣了，休怪我對妳不客氣。」

小辣椒這個綽號存在已久，是阿郎在學堂裏給她取的，只因爲看在多多的情面上，大家一直很少叫出口，錢純純一聽大怒，罵人的話語一籮筐：「張小仙，野小子，壞胚子，你混蛋王八蛋，姑奶奶今天要你爬着走！」

二人言詞尖刻，針鋒相對，戰況尤其險惡，阿郎的身子才轉過來一半，錢純純的雙掌已如泰山壓頂般壓下來。

好一個張小仙，臨危不亂，敗中求勝，生死一瞬間，駢指如戟，點出邪門怪道的一指。

說是邪門怪道，一點也不誇張，因爲沒有人看清楚他如何出手，也沒有人知道點向何處，只聽錢純純「嚶嚀」一聲，勁力全失，抱着肚子退下去。

張小仙不爲已甚，亦未再出手進招，陰冷的聲音道：「小辣椒，歇着吧，回去趕快辦嫁粧，準備嫁人！」

這話突如其來，又沒頭沒腦，沒有一個人弄得懂是什麼意思。

錢純純殺機滿面的道：「看不透你還眞有兩下子，是姑奶奶低估你了，來，咱們大幹一塲，不死不散。」

跨步欺身，雙掌齊出，話甫出口，又揚掌衝上來。

然而，才邁出三步，忽又「哎唷」一聲，抱着肚子直喊痛。

阿郎冷然一哂，陰陽怪氣的道：「錢大小姐，叫妳歇着，妳偏不聽，吃到苦頭了吧？告訴妳，越是運氣使力，吃的苦頭越大，不信就試試看。」

錢純純試行運氣一週，果覺腹內其痛如絞，好像突然長出一個東西來似的，眞力亦無法提聚，情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冷顫，惶聲道：「野小子，你在我身上動了什麼手脚？」

「好說，小事一樁，只是點了妳的『鬼胎穴』而已。」

「鬼胎穴？你胡扯，人身上根本沒有這個穴道！」

「這只能怪妳孤陋寡聞。」

錢純純道：「你是從那裏學來的這種鬼魅伎倆？」

「是我張小仙閉門獨創的。」

「野小子，快給我解開。」

「用不到解，只要嫁一個丈夫，就可以自解了。」

「如果不結婚會怎樣？」

「那肚子會慢慢大起來，就像孕婦一樣。」

「張小仙，妳簡直是個魔鬼。」

「小辣椒，省點力氣吧，趕快回家，大姑娘懷孕可是丟臉的事，希望早一天喝到妳的喜酒。」

大姑娘懷孕的確是一件丟人現眼的醜事，皮蛋他們彷彿已看到錢純純挺着個大肚子的狼狽相，不約而同的哈哈大笑了起來。

笑聲中，大夥兒攀肩搭背的，隨即離開關帝廟。

小辣椒錢純純已無阻擋的力氣，眼睜睜的看着別人在視綫內消失後，也悄然離去。

× × ×

中午。

醉仙樓後面客棧的一個跨院裏，飄出來陣陣濃郁的酒香肉味，高談闊論，嘻嘻哈哈之聲不絕如縷，是張小仙在大排筵席，慰勞皮蛋，錢多多等人。

整個小跨院阿郎包下來了，高級傢俱，一流裝潢，地上舖的是波斯地毯，牆上掛的是名人字畫，與皮蛋等這幾個小毛頭的身份顯得有點格格不入。

酒席就設在堂屋裏，菜餚都是醉仙樓最拿手的招牌菜，酒亦極品，河南「杜康」，山西「汾酒」，貴對「茅台」擺滿桌，張小仙果然是醉仙樓的貴賓，氣派的確不小。

菜已經吃過幾道，個個齊聲讚譽，道：「美味可口。」大夥兒大快朶頤，樂不可支。

小二送來一道「紅燒牛尾」，阿郎定目一看，擺擺手道：「下去，下去，紅燒牛尾有什麼稀奇的，快拿走，別讓我在朋

友面前丟面子。」

「張爺的朋友到底喜歡吃什麼？」小二哥戰戰兢兢的說道：「可否請他們自己點？」

別說皮蛋他們，就是阿郎自己也點不出個名堂來，但又喜歡擺闊充門面，粗聲大氣的道：「別嚕七八嗦，皇帝老子幾時自己點過菜，反正挑貴的，稀奇古怪的，從來沒有吃過的就是啦。」

小二哥形形色色的人見多了，知道遇上了燒包暴發戶，躬身應了一聲：「是！」未敢多言。

張小仙又道：「只要我這幾位朋友吃得好，吃得爽，吃得一塌糊塗，少不了你的賞錢，要是再拿普通家常菜來搪塞，就炒你們醉仙樓大師傅的魷魚。」

「是！是！」

小二哥多一個字也不敢說，捧着紅燒牛尾退出去。

那名小女生看在眼裏，豎起大姆指道：「阿郎，你好大的派頭，好神氣啊。」

皮蛋瞄了錢多多一眼，道：「說到神氣，阿郎英雄救美人，修理小辣椒的那一幕才夠刺激呢。」

小男生忽然想到一件事，道：「小仙，我問你一句話，可不許撒謊，要實話實說。」

張小仙道：「阿雄，有屁快放，別吞吞吐吐。」

小男生阿雄道：「聽人家說，男生和女生第一次擁抱，感覺像中電一樣，你剛才被多多抱住的滋味如何？」

阿郎回味一下，惋惜不已的道：「那時候情況危急，缺乏情調，時間又那麼短促，我好像一點感覺也沒有。」

說到這裏，站起身來，擺好一個架式，又道：「多多，再來抱我一下，讓我好好的感覺感覺，不然提不出報告來，阿雄一定會笑我驢！」

多多早已羞得滿臉通紅，嬌滴滴的道：「也不害臊，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男女授受不親。」

阿郎嘻皮笑臉的道：「我們已經訂婚了，將來是恩愛夫妻，摟摟抱抱是遲早的事，何必斤斤計較。」

「胡說，誰跟你訂婚來着。」

「咦，妳自己也承認了，皮蛋和關老爺都是見證人。」

「那是騙我姐姐的。」

「難道妳不愛我？」

「我恨你！」

「打是親，罵是愛，越恨越愛！」

「貧嘴，你再胡說八道，我就不理你了。」

話是這樣說，多多心裏却甜得很，眼波流轉，顧盼生媚，像是一株含苞初綻的玫瑰花。

小男生阿雄有感而發，問小女生道：「阿珠，聽我哥哥說，女孩子的心事都放在心裏，不肯說出來，對不對？」

小女生阿珠道：「我怎麼知道。」

阿雄道：「妳看，明明多多愛小仙愛得要死，硬是不認帳。」

阿珠道：「這件事你應該問多多，幹嘛問我？」

阿雄詭笑道：「我是想知道妳愛不愛我？」

阿珠啐道：「我恨你！」

阿雄笑說道：「謝謝妳，我知道答案了。」

「答案爲何？」

「妳愛我。」

「鬼話，我又沒有說。」

「妳說了，因爲妳的答覆跟多多一樣：我恨你！」

目標轉移，大家又拿阿雄阿珠當話題，笑聲四溢，趣味無窮，連送菜的小二都受到感染，傻笑不已。

歡樂中，忽見有人踏進跨院來，皮蛋止住笑聲道：「好啦，別再瞎胡鬧，我們似乎有客人上門。」

來人肩上揹着個帆布袋，楞頭楞腦的，正是大笨牛，一進門就喳呼道：「赫！老大，你在請客吃大餐哪，也不打個招呼，害我在外面塞了三碗陽春麵。」

阿郎招招手，叫大笨牛找個位子自己坐，先將多多、皮蛋、阿珠、阿雄等人一一介紹給他，最後指着大笨牛道：「這位大笨牛是我新交的一位朋友，鮮事特別多，最鮮的一件事是，他是被老婆休夫的第一人。」

接着，將大笨牛的趣事，原原本本的說了一遍，特別强調，大笨牛也是吹牛的高手，聽得大夥兒前仰後合，爲之捧腹不已。

皮蛋端起一杯酒來，道：「大笨牛兄，來，吃不下大菜，就喝杯小酒吧，我敬你，乾！」舉杯一飲而盡。

大笨牛放下帆布袋，灌了一杯酒，豪放粗獷的道：「那兒的話，小酒要喝，大菜也要吃，見到山珍海味，那三碗陽春麵早就嚇跑了。」

話一說完，當眞大口大口的扒起來。

大家睹此情狀，皆不禁莞爾。

等他肚子塞得差不多時，張小仙才開口，說道：「大笨牛，你事情辦的怎麼樣了？」

大笨牛塞着一嘴的野山鷄肉，吐字不清的道：「大東西俱已買辦齊全，零碎小東西還差好幾樣。」

張小仙朝跨院外瞧瞧，說道：「東西呢？」

大笨牛道：「多給他們一兩銀子，叫他們僱車送到七里坡去。」

阿郎拍拍他的肩膀，大加讚賞道：「大笨牛，你不笨嘛。」

大笨牛橫掃全桌一眼，耀武揚威的道：「本來就不笨嘛，全是被嬌嬌那個惡婆娘氣笨的，現在掃把星已下堂而去，我大笨牛又恢復小『郎』獨處之身，正可揚眉吐氣，大展鴻圖，將來一定要闖一番大事業，娶一房美嬌娘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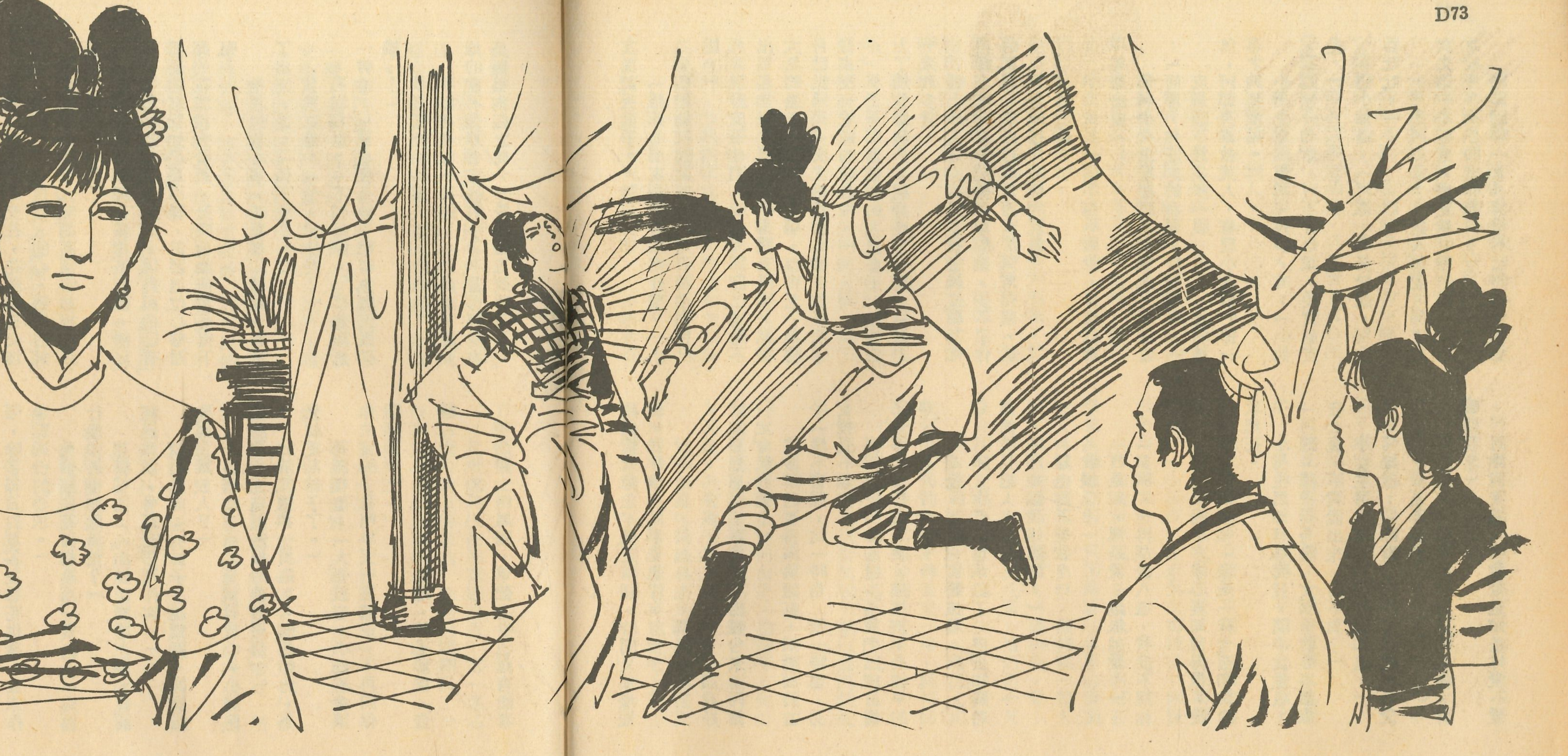
說着說着，毛病就來了，自吹自擂起來。

衆人亦不以爲忤，反增不少笑料，其樂融融。

酒足飯飽，大夥兒幾幾乎要撑死，這才結帳離店。

在洛陽街上，將欠缺的東西全部買辦齊全，二千兩銀票也兌了一千兩，僱了兩輛馬車，一輛載物，一輛載人，浩浩蕩蕩向七里坡駛去。

（未完・二二）



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花滿樓來到定遠侯府，對羅蘭講述狄飛虹的事，羅蘭本對狄飛虹有好感，便答應花滿樓向她父親羅勁陳述當日被匪徒伏擊，後被狄飛虹救出的經過，定遠侯聽愛女的述說後，决定次日在西花廳見狄飛虹。狄飛虹、花滿樓一齊到侯府，在西花廳中，侯府四劍士之一的董逢春首先迎戰狄飛虹是孤烟門門下，身法快如輕烟，董逢春劍法無論如何凌厲也沾不到半毫，侯爺見狀立刻叫停手，接着侯府雙衞之一的哈都赤又上陣，狄飛虹施展降龍神抓對敵，哈都赤頻頻摔跌出去，無力再戰，定遠侯喝叫停手，並叫狄飛虹到書房去問話……

逗留侯府內　任職總教練

定遠侯略作沉吟道：「我可以不判你的罪，但你必須替本爵作一件事。」

狄飛虹道：「侯爺請吩咐。」

定遠侯道：「官兵長於戰陣，如果遇到武林中人就窮於應付了，我要你留在潼關，替我訓練一批能够單獨作戰的武士。」

狄飛虹道：「侯爺之命，草民怎敢有違。不過草民有一位朋友落在匪人手中，草民必須救他出來……」

定遠侯道：「是什麽匪人？在那裏？」

狄飛虹道：「詳情草民並不知道。」

定遠侯一怔道：「不知道你如何救他？」

狄飛虹道：「是花滿樓姑娘告訴草民的，如非爲了謁見侯爺，她巳帶領草民去營救敝友了。」

定遠侯回顧身側的竺克三道：「你去將花姑娘請來。」

竺克三應聲奔去，片刻之後他果然把花滿樓請來，這位姑娘是江湖人，但在眼前的場合她却擧止嫺靜，落落大方，端莊得像淑女，聖潔得似名媛，加上明艷動人，嬌艷如花，如此一個人見人愛的姑娘，怎能不搏得侯爺夫婦的喜愛？

她向侯爺襝衽一禮，道：「伯伯呼喚侄女，不知有何吩咐？」

定遠侯哈哈一笑道：「姑娘請坐，聽說狄飛虹有一位朋友落入匪人之手，你知道其中的究竟？」

花滿樓道：「知道，月前姪女經過武漢，曾經聽人言及。」

定遠侯道：「狄飛虹通匪殺官，按律應判死罪，伯伯念他情有可原，又有一身不凡的武功，所以將他留在軍中担任總教練之職……」

花滿樓道：「這是伯伯對狄飛虹的特殊恩遇，他會感恩圖報的。」

定遠侯道：「他却以友人的安危爲念，無法定下心來。姑娘，就妳所知，那擄人的匪徒是不是就在武漢？」

花滿樓道：「是在武漢。」

定遠侯道：「那好辦，現任武漢總兵蘇長庚是伯伯的門生，明兒伯伯修書一封，叫他派兵圍剿，再由妳這位江湖女俠從旁協助，必然可以救出狄飛虹的友人，只是辛苦妳了，姑娘妳可願意？」

花滿樓道：「姪女當然願意，不過擄人的並非匪徒，不必勞動官兵，由姪女出面調解，定可獲得解決。」

定遠侯道：「如此甚好，姑娘何日起程？」

花滿樓道：「今日天色已晚，明天吧。」

定遠侯道：「那就有勞姑娘，伯伯不送妳了。」

花滿樓與狄飛虹退出書房，她瞅着他微微一笑道：「恭喜你啦，狄大人，總教練階同副將，當得是平步青雲。」

狄飛虹長長一吁道：「富貴與我無緣，在下只是不便頂撞侯爺罷了，今後如有機會，還望姑娘爲在下表達心意，我願意盡力達成侯爺的要求，但不想就任何等官職，所謂人各有志，希望侯爺能夠諒解。」

花滿樓向他瞧了一眼，然後點點頭道：「奇葩只應生長靈山，俗塵只會蒙敝靈性，不過偶爾遊戲風塵也無不可，狄大哥何必固執。」

她忽然改口稱他大哥，事雖突然，狄飛虹並未太過訝異，江湖兒女原是洒脫的，何况他們長途同行，也培養了一些情感。

因而他淡淡一笑道：「姑娘太捧我了，我那裏有那麼清高。」

一頓接道：「請問姑娘……」

花滿樓擺擺手道：「我知道你要問什麼，我會告訴你的，但要你回答一個問題。」

狄飛虹道：「什麼問題？」

花滿樓道：「你瞧不起我？」

狄飛虹一怔道：「那裏有這種事，妳爲什麼會有這種感覺？」

花滿樓櫻唇一噘，道：「我稱你大哥，你却喊我姑娘，怎麼，可嫌我高攀不上嗎？」

狄飛虹一笑道：「原來是爲了這個，這是小兄的疏忽，請妹子多多原宥。」

花滿樓嫣然一笑，說道：「你們男人就是這麼粗心大意，所以世上才有那句『痴心女子負心漢』的俗語，我跟一般女人不同，誰要是負了我，他就會終身寢食難安。」

狄飛虹心頭一懍，暗忖：「這話從何說起？我跟她祇不過萍水相逢，就算有了一點感情，也只是普通的朋友，她對我說這些話豈不是多此一舉！」

的確，按他們的交往，花滿樓是交淺言深，多此一舉，但女人的心，海底的針，誰會知道這位令人莫測高深的姑娘，究竟是怎樣一個心態？

狄飛虹無法瞭解花滿樓是怎樣一種女人，却對她生出戒懼之心，因爲與他已有婚約的紅粉知己覃小蝶，正要這位心態難測的花滿樓去營救，這叫他如何放心得下呢！

他在想着心事，花滿樓却噗哧一聲笑了出來，道：「怕了麼？大哥。」

狄飛虹道：「怕，怕什麼？」

花滿樓道：「不怕就好。」接着語氣一轉道：「覃小蝶是被丐帮帮主應天雄所擄……」

狄飛虹道：「應天雄，就憑他？」

花滿樓微微一笑道：「論武功，應天雄的確不是覃谷主的對手，不過丐帮多的是鷄鳴狗盜之徒，一隻鷄鳴五鼓斷魂香，就可以讓覃小蝶服服貼貼，你說是嗎？」

狄飛虹面色一寒道：「應天雄好大的胆量，他八成是活得不耐煩了！」

花滿樓一嘆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他手段雖不足取，却出於一片愛慕之心……」

狄飛虹雖是修養有素，此時竟忍不住滿面殺機的怒哼一聲，道：「跳樑小丑，居然敢與此非份之想，狄某不殺此賊誓不爲人。」

他想不顧一切前往武漢，但被花滿樓阻止道：「使不得，大哥，小不忍則亂大謀，你不能因一時之忿，爲黃蜂谷帶來無窮的後患，再說應天雄也知道此事不能勉强，除了每日對覃谷主香花供奉，並未作半點過份的要求。」

狄飛虹向花滿樓冷冷一瞥道：「妳爲什麼知道得如此清楚？」

花滿樓道：「小妹認識應天雄，日前經過武漢，曾經在丐帮作客。」

狄飛虹道：「妹子！說實話，妳眞能要應天雄放人？」

花滿樓道：「大哥儘管放心，小妹保證將覃谷主毫髮無損的帶出丐帮。」

狄飛虹抱拳一揖道：「既是如此，小兄就重託妹子了。」

花滿樓道：「大哥放心，小妹不會讓你失望的，我明早天一亮就走，不再向你辭行了。」

狄飛虹說道：「好吧，妹子珍重，告辭。」

× × ×

潼關士飽馬騰，軍營之中也頗有能者，其中以雙衛及四劍士最爲突出。

定遠侯指定副將郎豪、游擊朱來、周勇、侍衞竺克三、哈都赤、四劍士張遇吉、董逢春、冷戰、蘇泰來等先由狄飛虹傳授武功，待習藝有成之後，再由軍中精選四百親兵予以訓練。

任務雖是繁重，倒也不算困難，所謂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各人，狄飛虹只是盡心盡力的教，能有多大的收獲，這就要看各人的資質了。

這般人全是定遠侯的親信，在潼關軍中也是出類拔萃的人物，盡心盡力的教，不見得就能做得好。

今天是第一天，早餐之後大夥在西花廳集合，副將郎豪雙拳一抱道：「總教練早。」

狄飛虹道：「各位大人早。」

四劍士之首的張遇吉道：「請問總教練，你要教點什麼給咱們？」

狄飛虹道：「拳脚槍劍各一套，及一種陣法。」

張遇吉道：「總教練自己使用何種兵刄？」

狄飛虹道：「使刀。」

張遇吉道：「總教練使刀，對刀法必有極深的造詣，如今捨長用短，是認爲咱們這些人不堪造就？」

狄飛虹道：「張大人誤會了，在下以爲軍官馬上殺敵，遠則槍攻，近則劍劈，這是實際的需要，才準備傳授槍劍兩項武功。」

張遇吉哼了一聲道：「莫非刀就不能近劈？總教練的解釋太牽强了，再說我兄弟也習得劍術中一點皮毛，在關洛道上，還沒有遇到對手，所以希望總教練改授咱們刀法。」

狄飛虹知道他所說的打遍關洛無敵手，是指軍中而言，對於江湖來說，實在是坐井觀天，因而微微一笑，說道：「久聞潼關四劍士劍法通神，能不能讓在下開開眼界？」

開眼界並不一定要對打，個人單獨演練，一樣可以瞧出它的功力火候，誰知張遇吉一揮手，其餘三位劍士便一起撲入場中，他們各站四象方位，手橫長劍，凝功以待。

狄飛虹一怔道：「張大人，你這是作什麼？」

張遇吉道：「你是總教練，咱們以四對一，相信你不會介意的。再說咱們是自己人，自然點到爲止，總教練請。」

狄飛虹心中知道這是他們安排好了的，不管他是傳授何種武功，這一關他必須去闖。

於是他在兵器架上取下一柄長劍，緩步走進場中，四劍士打了一下招呼，立即圍繞着遊走起來。

瞧他們的身法，雖然沒有什麼出奇之處，倒也頗爲矯健，如今以一敵四，狄飛虹也不敢過於大意。

在遊走三圈之後，他們展開了攻擊，使的是衡山派的開陽劍法，攻防之際倒也中規中矩。

狄飛虹自然不會把這套劍法放在心上，不過這四人換位補位，分攻合擊，演練得恰到好處，四劍士名滿關洛，確也不是侍致。

狄飛虹沒有還招，只是以孤烟蹑雲身法，在劍光空隙之中穿梭遊走，他像一抹輕烟，縱使劍氣瀰天，也休想動他一絲衣角。

待四劍士連攻二十餘招，他忽然大喝一聲，長劍一陣呑吐，立即响起一陣金鐵交鳴，這時搏鬥結束了，四劍士呆若木鷄，手中的寶劍全都跌在地上。

狄飛虹拍落他們的寶劍，並沒有傷到他們分毫，如若當眞兩軍對敵，他們四條命只怕早已完了，雙方功力相差懸殊，不由他們不心服口服。

雙拳一抱，四劍士同聲道：「多謝總教練手下留情。」然後拾起寶劍，默默的退了回去。

狄飛虹面色一整道：「各位捍衞國土，學的是萬人之敵，不必將練武廳上的勝負放在心上。」

副將郎豪道：「總教練不只是身負絕學，更難得的是見識深遠，心胸寬大，叫下官好生佩服。」

狄飛虹道：「不敢當郎大人謬讚，各位大人如果沒有意見，咱們就開始作拳脚上的練習！」

沒有人提出意見，他們就開始教學，狄飛虹出身孤烟門，教的是本門武學，烈焰分光掌，孤烟三十七劍式，倒馬槍法，無一不是驚俗駭世之學，至於進度，這就要看各人的資質了，如果要分出高下，至少要三個月以後才能現出端倪。

教學的時間，原訂爲早中晚三個時辰，但當第一天早課結束之後，情形就發生了變化。

狄飛虹是住在西花廳附近，有一名名叫小虎的書僮侍候他，他回房剛剛喝了一口茶，小虎就來稟報道：「稟總教練！玉簪姐姐來了。」

狄飛虹道：「玉簪是誰？」

小虎回答道：「她是侍候大小姐的，她……」

小虎語意未竟，一陣香風帶來一位頭梳雙辮的青衣姑娘，她向狄飛虹襝衽一禮道：「小婢玉簪奉小姐之命，請總教練過去一敍。」

狄飛虹一怔道：「玉簪姑娘！妳可知道小姐有什麼事找我？」

玉簪道：「小婢不知道，也許侯爺夫人有話要問總教練吧。」

狄飛虹問道：「侯爺夫人也在小姐那裏？」

玉簪道：「是的。」

狄飛虹道：「好，咱們走。」

羅蘭小姐的紅樓深閨，是一個獨立的小巧院落，其中修竹千竿，奇花處處，人入其中，頓覺塵俗全消，如同身在桃源仙境一般。

紅樓中的設備，多數爲竹製器皿，在一般王侯府中，確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

在起居室中，狄飛虹見到了侯爺夫人，這位當朝命婦，雖是徐娘半老，仍然風姿可人。

狄飛虹雙拳一抱，說道：「草民參見夫人。」

侯爺夫人微微一笑道：「總教練官同副將，再進一步就是手綰兵符的一方總鎭了，狄大人猶自稱草民，這使妾身頗爲不解。」

狄飛虹道：「草民身犯國法，荷蒙侯爺赦免，已是恩施格外，怎敢屍位素餐，玷辱國家名器，不恭之處，尚祈侯爺夫人鑒宥。」

侯爺夫人面色一整道：「拔擢人材，爲國備用，這不能說是施恩，你身負絕學，胸藏丘壑，總教練更是當之無愧，不要固執了，狄大人，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難道你不願爲國家盡一份心力？」

侯爺夫人義正辭嚴，無論狄飛虹怎樣視富貴如浮雲，總教練他是當定了。於是他咳了一聲道：「卑職當然願意爲國盡力，只是長年江湖生涯，已經養成散懶的習慣……」

侯爺夫人擺擺手道：「這沒有什麼，往後你會適應的，這兒不是官場，你坐下來咱們好說話。」

待狄飛虹落座之後，侯爺夫人就跟他閒話家常起來了，對他的家庭狀況，以及已否成家都有垂詢，最後語氣一轉道：「聽說武林之中可以代師收徒，代師傳藝，這話可是眞的？」

狄飛虹道：「是眞的。」

侯爺夫人道：「那好，你就收蘭兒作師妹吧。」

狄飛虹愕然道：「小姐也想習武？」

侯爺夫人道：「這是侯爺的意思，希望你不要推辭，我要去歇息了，你們自己聊吧。」

送走侯爺夫人之後，狄飛虹目光一抬，向羅蘭瞧了過去，他們這才是第二次見面，神態上自是有些不太自然。

羅蘭落落大方的一笑道：「狄大人請坐。」

狄飛虹道：「多謝。」

羅蘭道：「狄大人不必客氣，那日多承相救，我還沒有感謝你呢。」

狄飛虹道：「那是在下應該作的，小姐不必放在心上。」

羅蘭微微一笑道：「狄大人久走江湖，必然見多識廣，能不能講一點江湖軼事，讓我長點見聞？」

狄飛虹道：「江湖與一般民間相同，只是多了一些好勇鬥狠之人罷了，往後有暇當爲小姐敍述。」

一頓接道：「小姐習過武功？」

羅蘭道：「我九歲時生了一場大病，是雙手托乾坤祁連璞將我治好的，並傳給我打坐的方法，及一套體操，我雖是天天練習，却不知道是不是武功。」

狄飛虹道：「妳練給我瞧瞧。」

羅蘭依言先練打坐，再練體操，狄飛虹仔細瞧看之後，道：「這是八卦門的內功及掌法，小姐已經練到相當火候了，那天伏牛山主對妳下手，妳如果出手反擊，他不見得就能如願。」

羅蘭驚喜道：「此話當眞？」

狄飛虹道：「自然是眞的，因爲妳不知道所練的是武功，又沒有搏擊的經驗，才不懂得保護自己。」

羅蘭道：「你說的對，今後我要好好的學習，以免受人欺負，你要教我什麼武功？」

（未完・七）



奪屍

雙鷹神捕後傳／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書至前文突然來了一位自稱是英雄，崔一山分辨不出他是否眞英雄，席季良求見，指出不是英雄，但誰是眞假仍是一個謎，姑以英雄視之，司馬城亦莫奈之何，只好由他跟隨自己，去找上次見過的英雄，懷疑那一批人的來歷，殺人可能是他們幹的，爲了找綫索，牽涉人面很廣，調査崔祿女兒小紅的問題未有結論，連忙趕去牢獄再審問章三娘，發現被人封了穴道，無法解開，抱回給義父崔一山相認，又不像是孟家小姐孟英英，再找孟子超相認亦指證不是他的女兒英英，而看守的獄卒又被殺一個，失蹤一人，的確撲朔迷離，令捕頭縣衙無從着手……

神捕揷手　調査孟家

孟子超見司馬城臉有難色，忙道：「希望世兄莫誤會，孟某並無要你負責之意，只是愛女心切而已，即使小女已遭不測，孟某作爲人父亦需要替她報仇！」

崔一山恐義子尷尬，忙道：「孟兄心情，小弟及城兒都了解，咱必會盡一切能力搜索令愛芳踪！」

孟子超嘆息道：「父女連心，早一點找到，早點放心！」

司馬城吸了一口氣，沉聲道：「孟世伯，小侄是次回鄭州，只爲拜祭父母，不意被牽入此案中，在情在理小侄都需盡一切力量，雖小侄不敢妄自菲薄，但老實說，對此案及令愛失踪之事，小侄至今尚未有頭緒……」

孟子超截口道：「如此說來，世兄並無把握？」

司馬城赧然垂首道：「是的，小侄已心力交瘁……」

孟子超接問：「假如孟某另聘高明調查，未知世兄會否反對？」

司馬城微微一怔，雖感到自尊心受損，但亦無反對之理，當下堆下笑容道：「世伯愛女心切，另聘高明調査，乃明智之舉，小侄焉會反對？並且願意提供一切資料。」

崔一山却急不及待地問：「孟兄，你打算聘請誰來調查？」

「當然是天下聞名之輩！」孟子超含笑道：「不過還得請世兄跑一趟，只要能找回小女，不惜一切代價！」

司馬城又是一怔，問道：「世伯要小侄替您找誰？」

孟子超哈哈一笑。「還有誰？天下間只有兩名神捕，世兄最熟悉的，自然是『神眼禿鷹』沈鷹，孟某要請的就是他！當然，如果世兄能把『千面笑鷹』管一見也一併請來，孟某更加高興，且再貴的酬勞，孟某自信還付得起！」

司馬城再一怔，崔一山已哈哈笑了起來，道：「這還不容易？沈鷹和管一見……」話猶未了，已被司馬城悄悄捏了一記

，那後半句話便硬生生吞了下去。

孟子超目光一凝，問道：「崔兄，沈鷹和管一見怎樣了？」

司馬城道：「義父與敝上及管一見也都是好朋友，這件事不難辦，小侄明天替你走一趟！」

崔一山道：「城兒，周虎……」

司馬城截口道：「叫誰去都不能請得動敝上，還是由孩兒走一趟！」

「對極了！」孟子超道：「假如連司馬世兄都破不了的案子，只有沈鷹和管一見方能破得！世兄，此行之路費和酬金，待會兒，孟某叫犬子送上！」

司馬城忙道：「世伯這樣就豈非太見外？」

「那好，這份情孟某記下了！」孟子超又問：「沈鷹和管一見隱居於何處？」

司馬城道：「請世伯原諒，他倆不准小侄向外洩漏半個字！」

孟子超一笑，抱拳道：「拜託了！崔兄，有空到舍下坐坐！」

崔一山道：「小弟一定去打擾！」他亦抱拳向孟子超告辭，四人分路回家。

走了一程，崔一山回頭看孟子超父子已不見，便問道：「城兒，剛才你捏義父後腰，不讓我把話說完，是何道理？」

司馬城不答反問：「義父，你是否覺得孟子超並不十分關心他女兒？」

「胡說！豈有此理？英英是他掌上明珠，何況只此一女，豈有不關心之理？」

司馬城眉頭一皺，道：「但不知爲何，孩兒總覺得他關心別的事，比關心他女兒爲多！」

崔一山想了一下，問道：「城兒，你懷疑他什麼？」

司馬城忙道：「懷疑兩字不敢說。」只感到奇怪，所以咱們對他也該有點保留，那女子會在孟家出現，事後又突然在監獄與章三娘掉了包，且被人以獨門手法封住穴道，當然這中間……」

崔一山不悅地道：「你不要胡思亂想！難道說有盜匪入屋，這屋主人便與盜匪有關係乎？」一頓又道：「假如英英能夠平安歸來，義父還想向他重提舊事！」

司馬城知道他指的是什麼事，淡淡地道：「屆時再說吧！」說着已至崔家門外，他伸手敲門。

未幾，崔福來開門，將兩人迎進去，道：「老爺，早點已備好，還放在鍋裏熱着。」

「拿到書房裏去！」崔一山的表情，司馬城清楚得很，便隨他到書房。「城兒，你明天眞的要出城？你去後，只怕席季良壓不住陣脚！」

「孩兒……」司馬城話至嘴邊，忽然忍住，道：「孩兒無論如何也該走一趟，孟英英失踪，孩兒雖無責任，却也不能坐視不理！」

崔一山微微一笑，道：「你莫以爲義父老實，便好欺侮，你到底有何打算？」

司馬城臉色一紅，想了一下又道：「孩兒雖未敢懷疑孟子超，但事實上，他的行動也太巧了，女兒失踪，他不在家裏，今日一早却突然回來了！」

崔一山說道：「一早回家有何不對之處！」

「因爲太早，所以孩兒才起了疑心！義父試想一下，假如他的朋友就在城郊，城內鬧得風風雨雨的，他斷沒聽不到之理，還不一早趕回來？假如他所去之處，離此較遠，則又不該這麼早便到城外，根據時間推算，城門一開他便進城了！」

崔一山回心一想，半晌，又說道：「也許他昨夜趕不及進城，就在城外露宿一宵！」

「假如義父明天可以去探探他的口風，那就更好了！」司馬城說道：「但孩兒却因他女兒失踪，而又不敢肯定他是有問題！」

「說得是，你還是别胡思亂想了，孟子超此人不懂武功，他豈會跟武林敗類勾結？」

「他眞的不曾學過武？」

崔一山反問：「適才你亦見過他，看得出他學過武否？」

學過武與及未學武者，除非有極其巧妙的掩飾，否則瞞不過行家的眼睛，憑司馬城的經驗閱歷衡量，孟子超的確不像學過武，可是他始終覺得這人說話的氣派語氣，很不像商賈，亦不像是個讀書人！尋常人愛女失踪幾天，且無踪跡，亦斷不會像他這般鎮定冷靜！但他亦不能憑此而思疑孟子超！

正在沉吟間，外面忽然傳來一陣喧嘩聲，崔一山喝道：「誰來了！」長身搶出去，司馬城連忙尾隨其後。

兩人走到大廳，只見七八個漢子，據桌而坐，桌面上放了許多東西，却原來是楊青、梁志英、小圓和大染缸等人。

崔一山見到他們，心中不耐煩，不過他性子平和，也沒多說一句：「你們來了，崔福呢？」

小圓笑嘻嘻地道：「崔伯伯，他去拿茶來招呼咱們，其實咱們連酒也帶來了，伯伯，您跟咱們一塊兒喝幾盅吧！」

崔一山道：「你們隨便吧，老夫昨夜沒睡，要歇一下，城兒，你陪他們吧！」

楊青忙道：「崔伯伯，您不會是不高興吧？」

崔一山忍不住笑罵道：「去你的，幾時跟我這老頭客氣過？故意做給城兒看的嗎？」

衆青年這才釋疑，司馬城道：「你們今日都不用幹活，怎地一齊來這裏？」

「吓，還好說，城裏的活路，都叫你司馬城一個人斷盡了！」梁志英半認眞，半開玩笑地道：「反正沒活幹，所以來跟你敍一敍。」

大染缸道：「其實咱們根本還沒好好過地聚過。」

司馬城抓了抓頭皮，問道：「梁大哥，你剛才說的話是怎麼回事，爲何會沒活幹？」

楊青嘆了一口氣，道：「大鐵匠一死，城裏鬧得風風雨雨的，還有誰有閑情請人幹活呀？再攪下去，很多人家裏都揭不開鍋蓋啦！」

小圓問道：「小城子哥，依你看，還須多大的工夫，才可以破案？」

司馬城如啞子吃黃蓮，有苦自己知，他沒有後悔自己多管閑事，却沒有心情爲他們仔細解釋調查一件疑案，必須具備的

種種條件。

大染缸見他臉有難色，忙喝道：「小圓，你少說幾句，咱們今日是來跟小城子喝酒尋歡的，可不是來給他難看的！」他熱情地把司馬城按坐在椅子上。「何必煩惱，其實你若管不了，大可以不管！」

司馬城眉頭一皺，不悅地道：「虧你們還是我多年的朋友，却連這個也不知道，我是那種不負責任的人麼？」

大染缸忙陪笑，道：「行啦，把一切煩惱忘記！老楊，還不將你買來的好貨打開？」

楊青把桌上的東西打開，全是些好吃的東西，此刻恰好崔福捧着茶具出來，梁志英道：「大叔，不喝茶了，咱們喝酒，拿酒盞來，你陪咱們一齊喝幾盅。」

這些人跟崔福都混熟了，言談無忌，崔福笑着道：「好，反正老爺睡覺，老漢便恭敬不如從命，」當下他換上酒盞，首先敬司馬城。「少爺，你連日辛苦，老奴先敬你一杯，祝你早日破案，好辦自己的事。」

小圓道：「說不提這件事，怎又提了，來，大家一齊喝，祝咱們友情永固。」

司馬城見弟兄們興高采烈，很快亦拋下煩惱，與衆人飛觴擧箸。衆人邊飲邊談笑，說的都是些兒時的趣事，對查案一事，果然隻字不提。

楊青喝了一口酒，道：「痛快，小城子，你知道咱們已經等了你多少天麼？到今日才忍不住，把酒菜拿到你這裏來，又因晚上知道必然無空，所以改在早上，可惜少了一個周虎！」

大染缸接着問道：「小城子，老實說，你眞不夠意思！」

司馬城愕然問道：「小弟如何不夠意思。」

「這幾天，城內忙得亂糟糟的，那些兵大哥，你都肯重用，爲何忘記咱們這些老兄弟。」

司馬城啞然失笑道：「你以爲查案搜人是好玩的事？那是隨時都有危險的。」

大染缸一拍胸膛，道：「咱們還怕危險？笑話，看來你九成是聽季良那小子的讒言。」

司馬城忙道：「沒有這回事！小席也不是那種人！正因爲他念兄弟情，所以不讓你們涉足其間，須知你們都有家有業，萬不能插手江湖事，否則以後麻煩便永遠跟着你們！」

小圓滾動着那對圓乎乎的眼珠子問道：「小城子兄，不如你再說幾件江湖上的傳聞讓咱們聽聽！」

司馬城想起大染缸剛才的話，心頭一動，道：「閑話且放過一旁，咱們說件正經事兒如何？」

衆人那有不允之理，都伸長脖子道：「好，快說！」

「低聲一點！」司馬城壓低聲音問道：「孟員外你們都認得，請問弟兄們覺得他爲人如何？」

小圓道：「是個大善人，假如有錢人家，都像他這樣，窮人可有福了！」大染缸他們都贊成。

「除此之外，你們對他還有什麼印象呢？」

梁志英皺着眉道：「小城子，你指的是那一方面的？」

「嗯，他家出入的人多不多？他是否懂得武功？」

楊青道：「小弟家在他家附近，比較清楚，他這人頗好客，做生意的跟他有來往，讀書人也跟他有來往，官府的人也有來往，出入的人倒是不少的，不過却不曾聽人說過他懂得武功，瞧他那副模樣，像竹篙似的也不像！」

「他家裏養了許多護院打手？」

梁志英接道：「有錢人家，誰不僱幾個護院？不過他家的護院，倒也規矩，絕不會狐假虎威，也甚少出外撩是鬥非，所以城內的人，提起孟大善人，沒有一個不豎起拇指的！」

楊青問道：「小城子，你問這個幹甚麼？」

「我以前在此時，他似乎不大起眼，如今回來鄭州城好像是他的，覺得奇怪，所以問問！」

一個李焜的接道：「這個自然啦，以前是你們司馬家和崔家風光，後來……咳咳，崔伯伯自從那次之後，已不大管事，孟子超的名頭便响了起來！」

「再問你們幾件事，你們有誰見過孟英英？」

楊青道：「小弟見過幾次，大多是她還小的時候，後來一次是她去她娘墳上香回來，下轎時剛巧小弟在她家門外看到的！嘿，眞是位大美人，美得像不吃人間烟火的仙女！」

李焜嚷道：「你莫因爲咱們都未見過，故意誇張！俺就不信，孟善人那副尊容會生出一個像仙女的女兒來！」

楊青急道：「俺沒騙你，嘿，如果教她陪俺睡一覺，俺寧願短十年命，啊，不不，那會冒瀆了她！」

司馬城見他們還要爭，忙喝住。「這個問題，到此爲止，咱再問第二個。孟子超兩個兒子爲人又如何？」

梁志英道：「孟歌雖然有紈袴子弟的習氣，但爲人還正派，也不甚到風月場所，大概是家教嚴吧！至於孟詩他這幾年都到外地做生意，情況便不大了了！」

楊青接道：「他回來對隣居也是挺客氣的！大概三五個月便回一趟家，每次回來的時間有長有短，可沒個準則！」

司馬城問：「習過武麼？」

「跟孟歌一樣，似習過幾天，不過不會見過他兄弟與人打架！」

小圓道：「當然啦，他家有護院，打架還用得他出手？」

「他家的護院那一位武功最强？」

楊青道：「他家的護院領班姓魏，雙名天明，大約四十出頭，武功可厲害得很！有一次，有位獨行大盜，混進孟家，被發現之後，魏天明單人匹馬，不要人協助，與那獨行大盜搏鬥，大概鬥了五六十招，那大盜一對手臂便叫他緊緊扣住！」

司馬城忙問：「他如何個扣法，扣那裏？」

楊青咋了個舌，道：「一手扣在手腕上，另一隻扣住臂彎關節！」

司馬城脫口接說道：「他也懂『鷹爪手』？」

小圓道：「所謂獨行大盜，也未見得就厲害！如果是個厲害的人物，爲何咱們都不知道？」

楊青止色道：「你們如何曉得？當時魏天明曾經叫出那個人的名字，叫陸雙舟！俺雖然孤陋寡聞，也聽見過『獨角龍』陸雙舟的名兒！」他見大家都聳然動容，這才得意洋洋地續說下去：「那時候，孟善人忽然走到後院，說什麼冤家宜解不宜結，又說大丈夫若非窮途末路，絕不會走上盜匪之路，不但要魏師傅放他，還送了一百兩白銀與陸雙舟！那陸雙舟也是個人物，愧不敢受，向孟大善人拜了三拜，方越牆離去！」

李焜忽然道：「他在放屁，小圓你不要相信！」

楊青怒道：「你爲何侮辱我，不說個清楚，今日絕不放過你！」

李焜嗤之以鼻：「你又不是孟子超的女婿，怎知道這般清楚？」衆人都懷疑起來，罵楊青造謠。

楊青又急又怒，一張臉都漲紅了，粗着脖子道：「那是去年夏天的事，俺記得清清楚楚，那一夜，熱得屋子裏三更還薰着熱氣，俺睡不着，一怒之下，爬上屋頂睡覺，俺家那棟屋子，屋頂是平的，你們都知道了！」

「不料石板熱氣未消，反正睡不着，俺便在上面打拳，希望出了一身汗，再用井水洗個澡，便可以入睡，嘿嘿，誰知孟家那邊傳來了叫聲，俺一時好奇，所以爬到大樹上看個究竟！的而且確，怎說是造謠？」

李焜還不放過他。「看是看得到，可我不相信你有順風耳，字字句句都聽得清清楚楚！」

楊青惱羞成怒地道：「不錯，俺只聽到幾個字，其他的猜都猜得出來，你不相信便罷，沒人要你信！俺只是說給小城子聽！」

司馬城忙道：「小弟相信！」李焜向他吐吐舌頭，退後喝酒去了。

楊青也喝了一口酒，擧袖拭一拭額頭上的汗，道：「那件事發生不久，孟家的總管蕭子榮便到俺家來了，說要買下俺家那棵大樹！」

這件事李焜等人都已知道，但司馬城却不會耳聞，不由問道：「這是爲什麼？因爲他們發現你那夜偷窺他家？」

李焜又插咀說道：「一定是的！孟大善人發現小楊對他女兒不懷好意，所以……所以……」

楊青臉上一紅，這次却不理他，自顧自說下去。「蕭總管說城西水溝的木橋快斷了，所以要買咱家的大樹去做橋樑，而且還出了很高的價錢！那棵樹是俺爺爺種的，我爹本不肯，後來聽說是鋪路搭橋做的善事，便允了，一文錢也不收！」

「他說的理由就這麼簡單？」司馬城再問：「平常孟歌對你如何？」

「有什麼如何的？」楊青聳聳肩。「大家見面點頭打個招呼！俺才不學人攀龍附鳳！」說着瞪了李焜一眼。

李焜忙道：「小城子，你別聽他胡說！你知道俺是靠什麼吃飯的……」

小圓快口笑道：「誰不知道你最擅長吹喇叭！」

「孟善人的夫人出殯時，俺隨師父去吹喇叭，哼，連這也算是攀龍附鳳？」

原來李焜家窮自小便跟個道士，那道士還組織了個小樂班，專替那些辦紅白事的吹奏，李焜最初是跟道士學做法事的，後來不知怎樣，却改學吹喇叭。

司馬城心頭一動，問道：「你們有誰見過孟善人的夫人？嗯，她叫什麼名？」

李焜道：「俺記得她姓溫！」衆人都表示未見過。

司馬城道：「小楊你也未見過？」

楊青道：「是的，說來也奇怪，溫氏似乎足不出戶，聽說她體弱多病！」

「什麼時候死的？」

李焜掐指一算，道：「五年多了，五年前剛過完年不久的事！俺見過她，不過那時她已死了，直挺挺地躺着！」

楊青道：「那時候，你還跟那牛鼻子學做法事吧？」

「是的，那天晚上俺陪師父到她家裏唸經，也不知爲何，一陣風刮來，溫氏臉上糊的棉紙，竟然被刮了開來，師父叫俺再替她糊上，所以看得很清楚！」

小圓問道：「你怕不怕？聽說長期患病致死的人，死相十分難看！」

「俺才不怕！嘿，那幾年俺見過的死人還少？」李焜道：「而且溫氏死相也不難看，不過她長相絕對不漂亮，所以俺才不信楊青的話，憑溫氏及孟善人的尊容，怎生得出仙女般的女兒？」

司馬城道：「這種情況亦不是絕無僅有的事，當時，靈堂還有沒有人在？」

「沒有，他們都去睡覺了，只有兩個女僕在一邊伺候茶水。」

司馬城沉吟了一陣又問：「孟子超父子傷心麼？」

「自然是傷心的，尤其是孟子超哭得聲嘶力竭！」李焜反問：「小城子，你問這些跟你查案有關係麼？」

司馬城只唔了一聲，便說道：「喝酒喝酒！」

楊青和李焜的話，不斷在他耳內迴响，孟子超買了楊家的大樹分明是怕自家的秘密，讓人發現，否則那處沒有大樹，爲何偏要高價買楊家的？

溫氏與英英面貌不同（美醜分別太大），那麼生英英的，是不是另有其人？按孟歌的說法，爲何孟英英連對孟子超也似乎沒多大的感情？爲何孟子超一回來問的不是有關孟英英的事？爲何孟歌既然懷疑妹子投井，不立即着人下井打撈？

這些問題似走馬燈般，在司馬城腦海裏打轉，即使他假裝沒事，拚命喝酒，也無濟于事。梁志英年紀較大，也比較仔細，當下問道：「小城子，有什麼煩惱的事，怎不說出來，大家商量一下！所謂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也！」

楊青接道：「不錯，假如用得着我楊青的，俺絕不推辭！」

司馬城又沉吟了一陣，道：「假如小弟要你們暗中注視孟家的動靜擧動，你們敢不敢？」

楊青道：「怎會不敢？不過你可得說說原因！」

司馬城道：「小弟覺得他家透着許多

奇怪的事兒！」

楊青道：「那些地方奇怪，你說清楚，咱們也好留意。」

司馬城不答反問：「你那次見到孟英英，她穿的是什麼顏色的衣服？」

楊青毫不思索地道：「淺湖綠色的，她一向只穿淺色的衣服！」

「有誰知道他家是怎樣發跡的？」

「做生意嘛！」大染缸道：「誰不知道他家生意做得大？」

「你見過他家的大生意？單憑城內的生意，夠得上他今日的地位麼？」

「嘿，城子哥，你原來不知道，他們孟家在外地也有許多生意的！」

「外地的生意有誰見過？」

衆人不由都閉上了嘴，梁志英抑低聲音問道：「小城子，你懷疑他家的財產，是用不正當的手法得來的？」

司馬城忙說道：「小弟沒這樣說過！還有，溫氏是不是一直跟孟員外住在一起的？」

楊青道：「不是，孟員外是城外人氏，後來才搬進城內居住，他妻子和女兒，大概十年前才進城的！」

司馬城點點頭，道：「今日我要問的就是這些，假如你們要協助我的，今日這些話，便半個字也不許透露出去，而且也只能暗中監視孟家的舉動！」

小圓道：「城子哥，俺問你一句話，那『獨角龍』陸雙舟，到底是不是個三頭六臂的人物？」

「三頭六臂倒也未必，不過在豫南一帶也算是個頭面人物！」

「你打得贏他麼？」

司馬城心頭一沉，道：「沒較量過，怎生知道？」

衆人又繼續喝酒吃肉，司馬城看看已差不多，便道：「崔大叔，煩你叫銀花下些麵條，給大家壓壓酒！」

崔福長身正要進內，大門忽然被人擂得咯咯亂响，他帶着幾分酒意，大聲喝道：「誰敢來崔家撒野？」

外面傳來一個興奮的小伙子聲音：「崔福，貴客到，快開門！」

楊青第一個跳了起來，嚷道：「是周虎的聲音！」

司馬城也覺興奮，忙放下酒盞，要去開門，却讓崔福把他攔住，道：「讓老奴來！」

大門打開，湧進來一大批人，爲首那人是周虎，後面那些人楊青都十分陌生，只聞司馬城歡呼一聲：「頭兒，你們怎地這般快！」原來背後那一羣人正是沈鷹、管一見及其一干手下。

沈鷹微笑道：「咱們在洛陽城外遇到周虎，老崔收你爲義子好得很，他早就該這樣做了！」

管一見道：「所以這一杯酒，老夫一定要喝！」當下蕭穆、雲飛烟以至端木盛等人都上前向他道賀！

擾攘間，崔一山被崔福喚醒，匆匆披衣出來，又有一番熱鬧，司馬城見楊青他們還在，便道：「兄弟們，咱們今日到此爲止，日後有空再聚！」

梁志英比較知機，將他們拉走，崔福忙不迭收拾桌面，崔一山問道：「老鷹，你們吃過飯沒有？」

沈鷹道：「正要來叨擾你一杯酒，還空着肚子！」

崔一山道：「如今是來不及準備了，咱到酒樓裏去！」說着向司馬城打了個眼色。司馬城忙打發了周虎離開，然後領路，到龍鳳酒樓，開了兩席，坐得滿滿的。

雲飛烟含笑問道：「四弟你回家休息了好些天，爲何精神反見萎頓不振？」

司馬城嘆了一口氣，這才將近日的經過扼要說了一遍。「小弟昨晚一夜未睡，精神是差了一點。」

周昭道笑道：「四哥，你這是勞碌命啊！」

管一見却問道：「小城子，你說那個女子被人以獨門手法封住穴道，如今死了沒有？」

「今晨去看過，還有氣，但看來熬不了多久！」

管一見看了沈鷹一眼，道：「這宗案子的確奇怪，哈哈，連老夫辦了這許多年案子，也未曾碰過，你這小子眞有福氣，不過老沈看來你如果不指點他一下，恐怕他要砸了你的招牌！」

司馬城剛才高興得昏了頭，此刻，聽管一見這樣說，才醒起來，忙道：「對啦，剛才提的那位孟員外，他今早要屬下去請您倆來找他女兒，還說不計酬勞！頭兒，您……」

沈鷹閉眼想了一下，再睜開望着管一見，管一見哈哈笑道：「反正路過，有錢賺可別放過機會，再說這些後生小子恐怕也閑不住！」

司馬城道：「這樣說您倆是答應了？待會屬下去告訴孟員外！」

沈鷹道：「且慢，吃了飯先去監獄看那女人，然後回崔老弟家仔細聽你把經過複述一遍，再作決定！」

司馬城聽他這樣說已知成了七成，當下十分高興，趁未上菜時，聊些旅遊的閒事趣聞，未幾酒菜送上來，主人家崔一山首先敬酒，衆人一早趕路，早巳餓了，也不客氣，狼吞虎嚥起來，頃刻便吃個杯碟朝天。

沈鷹燃了一鍋烟，敲火石將烟點着，長長吸了一口，又悠悠噴了出來，道：「你們隨崔老弟回去，老夫和老管隨小城子去監獄看看那女人！」

當下由崔一山會帳，司馬城首先帶沈鷹和管一見下樓，快步直趨監獄，卜領班一見到他，不由嘆了一聲：「司馬龍衛，怎地又來了？莫非有新情況？」

「不是，我帶幾名高手來看看她！」

卜領班訕訕一笑，道：「卑職沒再進去看過！」說着已至牢房外，他抽出鑰匙，將門打開，道：「三位請！」

那女人依然一動不動地躺着，沈鷹首先走過去，伸手搭一搭腕脈，眉頭登時皺起，司馬城忙問：「頭兒，她死了？」

管一見湊近目光一及，忽然輕咦一聲：「這似是『白狐』胡香！」

沈鷹將她身體翻轉，運功於指，在她後背上戳了幾記，胡香依然一動不動，顯然沒有效果。管一見道：「讓老夫試試！」沈鷹立即挪開身子，可是管一見試了幾

次，也解不開其穴道。

兩人低聲商量了一下，結果沈鷹將手掌按在其「靈台穴」上，將內力透過胡香的體內，由於胡香氣息極弱，他眞氣只能一點一滴地渡過去，生恐急了還要震斷她的心脈。管一見則搓熱了雙掌，再隔衣在胡香後腰上推拿。

過了一陣，只見胡香嬌軀一震，司馬城喜道：「穴道解開了！」

管一見鬆了手，沈鷹眞氣源源不絕渡進胡香的體內，但眞氣居然處處受阻滯，他吃了一驚，連忙也鬆了掌，道：「老管，咱們這笨辦法，只恐更早促其死！」

管一見道：「如今後悔巳無用，何況，不用此法，她遲早也會渴死餓死！還是速速問她吧，小城子，你來！」

司馬城立即走前，坐在胡香身前，恰好那女子張開雙眼，他立即問道：「你叫什麼名？」

管一見道：「時間無多，別問這種廢話，她確是胡香！」

司馬城乾咳一聲，繼續問道：「你怎會在此？是誰派你來的？章三娘如今在何處？」

胡香輕輕喘着氣，斷斷續續地，說道：「藏……藏寶圖……十萬両……十萬両黃金……」

管一見等三人互望了一眼，都不明其所以，管一見急忙又問道：「藏寶圖在何處？」

「在……在戴仁身上……」

戴仁這名字十分陌生，三人望了一眼，沈鷹再問：「誰是戴仁？」

「我……我只知……知道他是在城內……」

管一見急問：「是誰送你進來的？」

「不知道……」胡香說至此，巳臉色大變，不斷地嗆咳。

「你爲何會到孟子超家裏？」

「是陸……陸……」說至此，胡香巳萎頓於地，出氣多，入氣少，眼看活不成了，司馬城忙把頭凑過去。「陸什麼？他是這件事的主謀？」

胡香聲如蚊吶：「陸……是……」話未畢巳嚥了氣。

司馬城怪責的道：「可惜只得了半句話，沒頭沒腦的！」

沈鷹又裝了烟，邊抽邊道：「這半句話却十分重要，也許巳替咱們解開了大鐵匠屍體被盜的秘密！走，咱們到崔老弟家再說！」

× × ×

崔家雖不大，但因爲人丁單薄，因此除了一座大廳之外，尚有一座小廳，這時候上下都忙忙碌碌地打掃着房間，準備招呼沈鷹和管一見等人，而內廳則靜悄悄的，只聞司馬城的說話聲。

內廳除了司馬城和崔一山之外，尚有沈鷹、管一見、端木盛、蕭穆，皇甫雪，雲飛烟、顧思南和夏雷十個人。

司馬城將大鐵匠之死說起，自己到殮房和大鐵匠、小鐵匠家勘察的經過，自己和段縣令受襲，封城追查馬車深入孟家，章三娘被人掉包，大鐵匠屍體被人掉包，只剩下一顆首級等等經過，一五一十說與衆人聽，這一說足足一個時辰方說清楚，他巳喝了三杯茶。

接着沈鷹敲掉烟灰，又將到監獄內見胡香的經過說了。「大家有何意見？」

雲飛烟首先道：「假設戴仁身上有藏寶圖，那麼這個人跟大鐵匠有何關係？」

夏雷接問：「大鐵匠叫什麼名？」

「只知他姓鐵，叫什麼名無人知道！」司馬城稍後又道：「不過咱們可以問小鐵匠！」

管一見道：「如今咱們有幾件重要事先要清楚，適才說的第一件，第二件是章三娘的底細；第三件是大鐵匠是不是有人去過，這人是什麼身份；第四件孟子超去何處訪友！」

端木盛道：「除此之外，咱們還得查大鐵匠跟戴仁的關係！」

沈鷹道：「那可以遲一步才調查！」

管一見道：「咱們先去見孟子超，看看這宗生意接不接得成！」

沈鷹道：「咱們跟崔老弟和小城子去，你們到城內各處走走！」衆人散後，崔一山叫崔福備了一份禮，然後帶沈鷹，管一見和司馬城去孟家。

孟家僕人一聽見貴客到，忙將他們延進大廳，哈腰道：「崔爺請與貴友稍候，待老奴進內通知！」

過了好一陣，方見孟歌出來，說道：「未知崔世伯大駕光臨，請恕小侄有失遠迎！」

「不敢，令尊大人不在家麼？」

孟歌道：「家父正在午睡，小侄巳通知他，待家父換了衣服自會出來相陪！哦，這兩位是……」

崔一山忙替他們介紹，孟歌見沈鷹和管一見大刺刺的，笑靨不改，連聲久仰，回頭又喝令僕人奉茶。

再過了頓飯工夫，方見孟子超匆匆出來，長揖道：「對不起，累諸位久候，孟某該罸！」

崔一山又替雙方引見，孟子超連聲久仰，管一見問道：「老夫極少至河南一帶，孟員外因何會聽到賤名？」

孟子超道：「兩位神捕名揚天下，又何需人至中州，方能聽聞？何況孟某認識的人不少，家裏出入的人也多，還不致于如斯閉塞！」

管一見與沈鷹對他第一個印象，都覺得此人談吐不俗，似見過世面，與一般員外爺不同，孟子超又道：「請四位移至內廳如何？」

六個人在內廳坐下，丫頭送上香茗，寒暄一下孟子超便問：「孟某正要請司馬世兄去聘請兩位代查小女失踪之事，想不到兩位如飛將軍自天而降，嗯，兩位是何時到中州的？」

「適才剛到，因聞小城子提及孟員外要偏請老夫及老沈找尋令愛，所以連忙來拜訪！」管一見斜乜着孟子超。「未知孟老爺是否巳改變主意？」

孟子超乾笑一聲道：「管神捕眞會說笑，孟某只此一女，愛逾掌珠，怎不想找回她？即使活的找不到，死的也要找！何況酬金根本不放在孟某眼中，兩位有興趣麼？」

「不錯！」沈鷹道：「不過咱們收取的酬金一向很高……」

孟子超快口說道：「找到活的二十萬兩白銀作酬金，死的十萬兩，未知夠不夠？」他出手如此豪爽，沈鷹與管一見反而一怔。

孟子超看了他倆一眼，道：「兩位是不是要先收訂金？」

沈鷹正想拒絕，不料管一見已快口道：「這本是咱們的慣例，訂金三成，既然你這般爽快，咱們便……收十萬兩的三成吧！」

「好！」孟子超十分爽快地道：「歌兒，你去賬房取兩張萬五兩的銀票，交給兩位神捕！」

沈鷹待孟歌出去後方問道：「孟員外，老夫尚有一件事要請教您一下！」說着慢慢地裝烟。

孟子超有點緊張地說道：「沈神捕請問。」

「孟員外早幾天去何處探友？」

孟子超不答反問：「此與小女失踪有關麼？」

「老夫想知道！」

孟子超乾咳一聲，道：「孟某是去柴家莊，拜訪柴莊主，因爲彼此有點生意來往，且他又做六十壽，孟某自然須親自去道賀！」

「哦，孟員外與柴莊主頗有交情？」

「是的，因爲他也讀過幾年書，跟孟某一樣，附庸風雅，物以類聚！」孟子超言畢乾笑幾聲。

「既然彼此有交往，爲何令郎不隨你去？」

孟子超道：「這有兩個原因，第一，小兒與柴家不熟；第二，若小兒隨孟某去柴家，家裏有事便無人作主了！」

「柴莊主幾時六十壽辰？」

「大前天，不過孟某答應做其知客，所以在小女出事那天早上便去了，柴家離城十餘里，孟某安步當車，在那天中午便到柴家，剛好趕及吃午飯。」

管一見接着問道：「柴家莊離此十餘里，但你今晨一早便入城，豈非半夜便起程？」

孟子超看了司馬城一眼，道：「不錯，因爲昨晚柴家有客，提及小女失踪之事，所以孟某今早四更便出發，柴員外還派了幾位護院送我，直至城門開後，他們才回去！喏，諸位若是不相信的話，大可以去東城門問問守門的官兵！」孟子超臉有不豫之色，稍頓，冷冷地道：「諸位尚有何疑問？」

沈鷹忙道：「幹咱們這一行的，不能不凡事仔細，孟員外千萬莫誤會，因爲事有湊巧，所以咱們對令友——柴莊主不無懷疑！」

孟子超臉色稍霽，說道：「柴莊主伯達，爲人和氣，又怎會做出對小女不利之事？」

管一見正色道：「孟員外此言差矣，所謂知人口面不知心，畫虎畫皮難畫骨，仔細一點，有利無害！」

說着孟歌已將銀票取來，孟子超親手交給沈鷹和管一見。孟歌忽問：「未知兩位神捕是否去過監獄，看過那女子？」

沈鷹道：「看過了，可惜她因久未飲食，經已斷了氣！」

孟子超道：「可惜，這女子可是個重要的人物！不知她爲何會跑到客舍，又不知因何會關在監獄裏！」

管一見道：「孟員外，老夫聽人說貴護院陸領班是個人物，有心結識，可否請他出來相見？」

孟歌道：「眞不巧，陸領班因家裏有事，已告假回鄉了，待他回來之後，咱們一定爲你們引見，且陸領班也常提兩位的大名！」

「這陸領班在府上有多久？」

孟子超道：「已有四年，一向表現甚爲負責，做事有主見，平日又沉實，甚得手下們愛戴！」

管一見看了沈鷹一眼，道：「咱們想去府上各地看看，孟員外料不會反對！」

孟子超立即長身道：「請！」當下親自帶他們到室內各處勘察。孟英英香閨兩個窗子，一個對着走廊，走廊在庭院中，另一扇則對着過道，過道一端的圍牆高逾丈五。

沈鷹問道：「這通道裏平時可有人巡邏？」

孟歌回答道：「晚上有，白天便罕有了！」

孟子超問道：「圍牆這麼高，難道有人可以揹着一個大人，跳過去？」

沈鷹輕哼一聲，道：「不足爲奇！」他又轉頭問孟歌。「那天你聽見下人去呼喚，而趕到後堂，捉住司馬城，之後便沒走進香閨？」

「當時的情況，司馬兄也清楚，他說他是司馬城，晚輩不相信，所以抓住他去見崔伯伯！」孟歌說道：「待晚輩弄清楚是司馬兄的身份之後，回家晚飯已開上來，晚輩着人去請舍妹，這才發現她不在家裏！」

管一見接問道：「孟員外，令正是溫氏？」

「不錯，亡妻小名芳紅。」

「孟員外除了溫氏之外，是否尚有其他小妾？換言而之，孟英英是否你與溫氏所出？」

孟子超不悅地道：「自然是！孟某與亡妻感情至篤，今生除了她之外，再無其他女人！」

「聞說令愛不是在本城出生的，她在何處出生？」

孟子超臉色一變，道：「孟某認爲這個與小女失踪無關？」

「孟員外憑何如此肯定？而且公開此事，對孟家亦無害！」

孟子超在走廊裏度了兩圈方步，道：「她是在內子娘家出世，自小亦住在婆婆家！」

「令正娘家在何處？爲何要讓女兒住在婆婆家！」

「因爲早年孟某跑單帮，南貨北販，北貨南運，甚少在家，所以妻子和兒女都住在岳父家，而且孟某自小便沒了父母兄弟，這也不足爲奇！家岳家在熊耳山裏，是戶獵人！」

管一見還想再問，沈鷹向他打了個眼色止住他，道：「原來孟員外是白手興家的！」他指一指被上了大鐵鎖的房門道：

「這房爲何鎖着？」

「這是內子生前的寢室，自她仙遊之後，孟某便將門鎖上，除了孟某有時進內憑弔之外，其他人都不准進入！」

管一見在周圍走了一匝，訝然道：「此房爲何沒有窗戶？」

孟子超道：「孟某叫人用灰封住窗子！」接着家人重回內廳，這番集中詢問有關孟英英的生活習慣 看看已近酉牌，沈鷹方要長身告辭。

孟子超親自送他們出大門，道：「未知兩位神捕可於多少日之內找到小女！」

沈鷹道：「如今掌握的綫索不多，老夫不敢答覆你，但老夫與老管既然接了這單生意，必然會盡力！」

孟子超道：「今日是初三，希望十三日之前便能聽到佳音，過了此期，酧金可得減半！」

他態度突然轉變，管一見微微不悅、「十天的工夫，眨眼即過，孟員外這是有意爲難咱們！」

「不敢；小女失踪已四五天，再過十天若尚未有確實的消息，料已凶多吉少；而假如她已遭不幸，天氣這般熱，半個月的時間，已足令屍體腐爛至不能辨認！」

沈鷹微微一笑，道：「好吧，咱們便以十日爲期，過期酬金減半！」

孟子超道：「第二期依然是以十日爲限，只有第二期，沒有第三期，當然三萬兩訂金，孟某絕對不會收回！」

沈鷹冷哼一聲，道：「如此請孟員外屆時等候佳音吧，就怕你會食言，不肯付餘下的七成酬金！」

孟子超臉色微微一變，道：「二十萬兩白銀，還不在孟某眼內，兩位但請放心，還得小心莫將金漆招牌砸碎！」

沈鷹與管一見都窩着一肚子火，崔一山左右難做人，只有立即拉着他們回家，回家之後．端木盛等人亦剛回來，沈鷹將經過說了一遍，夏雷怒道：「這姓孟的老財，竟然這般可惡，咱們非讓他瞧瞧厲害不可！」

蕭穆道：「頭兒，你是不是在他家裏，發現疑點？」

沈鷹搖搖頭，又道：「十日時間，眨眼即過，咱們要立即行動，小城子，你把席季良請來！」

司馬城道：「頭兒，您要不要去拜見段縣令一下？」

「日後再說吧！」沈鷹揮揮手，轉頭問管一見。「老管，你有何高見！」

管一見想了一下，道：「中州城太大，令人有無從下手之感！咱們只好借助本地的力量！你們先休息一下，晚飯之後，便準備工作！」

傍晚，司馬城帶着席季良來到崔家，席季良能一口氣見到十多位平日心儀的前輩，又驚又喜，連說話也不大清楚，雲飛烟笑道：「席捕頭，大衆同行，不必客氣，請坐下說話！」

當下席季良拉了一張櫈子坐下，沈鷹立問：「派人去太行山下章三娘家調查的人，回來了沒有？」

「還沒有，段大人已經再派人去調查了！」

「大鐵匠的眞名你可知道？」

「他姓鐵，小名狗兒。」

「那麼小鐵匠呢？」

「小鐵匠小名豬兒！」

管一見接問：「席捕頭可曾聽過戴仁這個名字？」

席季良想了一陣搖搖頭，反問：「未知道這個戴仁長得什麼模樣？」

管一見一笑不答。「你對孟子超所知有多少？」席季良所知的，比司馬城如今和知道的還少．因此管一見再問：「席捕頭可曾見過孟子超的夫人溫芳紅？」

席季良道：「說來奇怪，他夫人從不出家門，莫說晚輩，相信中州城內見過她的人亦如鳳毛麟角。」

司馬城亦接腔問道：「孟家護院領班陸雙舟，你見過否？此人武功如何？」

「陸雙舟倒見過幾次！」席季良說道：這個人武功很高，有一次小弟抓住強盜，因不敵正想溜掉，他突然出現將他擒住，難得的是此人絕不囂張，亦不會恃強凌弱！」

「他學的是什麼武功？」

席季良道：「看來其最擅長的，該是『鷹爪功』！」

練鷹爪功的人，內外功都必須具有一定的造詣，是以沈鷹和管一見臉色都是一變，說着崔一山已來催吃飯，沈鷹邀席季良同席。管一見道：「等下請席捕頭，帶咱去找小鐵匠！」

席季良一口應允，恭敬地問道：「未知兩位前輩有何妙策緝兇，若用得着晚輩的，但請吩咐！」

沈鷹道：「有你這句話，老夫以後便不客氣了！來，喝酒！」

就在此刻，大門忽然被人擂得震天價響，衆人都是一怔，崔一山連忙叫崔福去開門，門未開，已聽見外面有人叫道：「席捕頭？」

拍門的原來是衙差小洪，席季良連忙推席問道：「是不是有情況？」

小洪道：「昇隆客棧屋頂有人在打鬥，武功都很高，咱們不知底細，所以不敢作主！」

崔一山輕咦一聲：「英雄不是住在昇隆麼？」

司馬城忙道：「蕭大哥，請跟小弟去一下！」

蕭穆和虞庭立同時長身，端木盛和皇甫雪同時道：「咱們也去！」當下衆人帶了兵刃，隨小洪奔去，此去昇隆客棧並不遠，片刻即至，但屋頂却不見人影，蕭穆問道：「人呢？」

小洪抓抓頭皮，「剛才的確在這裏！」話猶未了，司馬城與皇甫雪首先躍上屋頂，放眼望去，見不遠之處，有幾個人在打鬥，連忙踏瓦飛過去，果然是英雄與人格鬥，他被幾個人圍攻，身上已負了幾處傷，但依然悍不畏死，刀法凶猛，披頭散髮，如同一頭瘋虎！

司馬城大喝一聲：「英兄莫怕，咱們來也！」當下加快速度，向那棟石屋飛去！不料那幾個人尖哨一聲，突然收起武器，向遠處掠去，那些人一離開，英雄銳氣一洩，登時跌倒！

司馬城連忙將他扶起，道：「皇甫兄快追！」

（未完．五）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東方白・文
可飛・圖

彈劍狂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姜子雲提出江涵好色，建議用美人計捉拏他和馬芳芳的姪兒交換，在鎮上的迎春閣勾欄院捉着江涵，正和姜子雲、曲能直商議交換條件，將喜訊告知姜不幸，馬芳芳在座見凌鶴和姜不幸如此親熱，心灰意冷離去，見到江涵母親江杏，便私自和她談妥交換條件，暗中交出江涵，以爲可以換回姪兒，反被江涵和葉伯庭扣擄，查出她的姪兒並非凌鶴親生兒子，便約同闇人二黃搶走姜不幸的兒子，留言約凌鶴在懸崖決鬥，凌鶴不能不去，談判中若戰勝交還人質，戰敗則把巨書的內容披露出來，凌鶴被迫不能不戰，孤掌無援，姜不幸放心不下趕來……

能改過君子 勝僞善小人

姜不幸的江湖經驗極豐，怕有詭計，不便去接，任其落地，本來不想要，但想想凌鶴可能在危急之中，這東西也許可以送給凌鶴。

她撿起來越過這老人的身子時，順便向下一看，不由大爲驚奇，世上竟有這麼醜惡的人。簡直和吳道子所畫的鍾旭差不多。

「多謝老伯！不知老伯的大名可否賜告？」

「豬，以後見到，就叫我『豬叟』好了……」

姜不幸苦笑一下，回頭急馳，大約奔出一里左右，就隱隱聽到殺喊、慘叫及兵刃交擊聲。却還看不到人，只有加緊奔掠前去。

當她奔向絕崖頂端一看到百餘人在合擊一個使鞭的人，而這人正是凌鶴時，姜不幸熱淚盈眶，無法遏止。有苦有難，他一人承担，明知赴約凶多吉少，却義無反顧，雖千萬人吾亦往矣。不正是這種境界嗎？

她嘶吼着，撤出軟劍橫向那數百人時，眼見一身血污的葉伯庭和跛了一腿、全身傷痕纍纍的黃世海二人，趁凌鶴力掃十五六個蠻人的自殺式肉搏，只攻不守的陣仗，二人同時以指勁及劍浪把凌鶴逼到絕崖邊緣處。

蠻人的愚忠在此刻已表露無遺，大約是十二三個，形成一道飛掠的人牆，刀先人後，刀是出手刀，人是頭前脚後，向凌鶴壓到，雖然葉伯庭大叫「不可」，却已不及。

凌鶴掃飛了十二柄蠻刀，也掃飛了五六具蠻人的屍體，血雨噴濺，肉屑橫飛，但是，他即使有通天之能，再也閃不過接踵而來的葉伯庭和黃世海的孤注一擲。

黃氏父子本是要凌鶴的活口，但打到慘烈處，江涵和黃宗海已受重傷，被蠻人抬到十餘丈外，三百餘蠻人死了一半以上，最後只有一起玩命。

就在凌鶴自知不免時，臨危抖鞭，仍

把黃世海捲出三丈以外，收回的鞭梢，又把葉伯庭掃了個狗吃屎，他自己却已力盡，重心已失，身子後仰，却就在此刻，忽然看到姜不幸揮着軟劍，奮不顧身地殺開一條血路向他奔來，大叫着：「凌鶴……」抖手擲出了那塊彩綢。

她實在並不太信任這塊彩綢會有那麼大的功用。但人在絕望之中，最能顯示一個人的心性。自她和凌鶴在「怒堡」中有了那奇妙的一夜，她就經常告訴自己，要爲鶴郎活着，此時此刻，她自己的生死實在微不足道，只要鶴郎能死裏逃生就好。

凌鶴身子後仰，自知是生離死別，也大聲道：「阿幸，快逃，要設法弄回孩子……」抄住那塊彩綢，已迅速下落，立刻雲生脚下，風聲「咆咆」，由于太不放心阿幸和孩子，極度絕望之下，才落下一半已昏了過去。

姜不幸呢？人在萬分焦急之下，生死早置之度外，殺到絕崖邊緣向下望去，那還有凌鶴的影子？

她此刻有極大的衝動，那就是跳下去。但這絕不是凌鶴所喜見的事，剛才他還要她設法弄回孩子，這絕崖對她有多大的吸引力！她多麼希望死在鶴郎身邊？然而，這對鶴郎來說，死是最最蹩脚的一條路了。

有此決定之後，含着冷淚正待迴身厮殺，但時機不再，一指叟和黃世海已到了她的背後。尤其是黃世海要去抱她。這也是應葉伯庭的要求，因爲黃世海要孩子的目的已達，葉伯庭要大人。沒有凌鶴，姜不幸也成。

姜不幸陡然一驚，後退時一步踩空，也掉下絕崖。在這瞬間，丈夫、孩子和她自己，一切都完了，唯一的希望是一縷幽魂能和阿鶴在一起……。

凌鶴由于手中抓緊了那塊彩綢，一位女郎一直仰頭上望，見一男人手中有一塊大彩綢隨下落的身子「卜卜」作響，立即力運兩臂雙手接住。

這女郎正是蕭娟娟，自然是有人叫她來此，並告訴她，只要聽話，可償夙願。

娟娟接住這人還是利用巧勁卸掉一半的力道，仍然坐在地上。但是，當她發現是她一直念念不忘却又不敢奢求的凌鶴時。她發出一聲低叫。

「那醜老人是誰？」她自然不知道，却佩服他的神機妙算。內心興奮，忘了一屁股坐在地上的痛楚，立刻站了起來。

她想找個隱秘的地方把凌鶴救醒，幾乎就在她移動脚步時，忽見絕崖上又落下一人。且看出是個女的。

娟娟此刻就是想救下凌鶴去接這個女人，也來不及了。她閉上眼去聽那骨碎肉靡之聲，但是，並未發出「蓬」然大震之聲。

那女人的落點應該在十來步之內，只有一塊巨岩相隔。娟娟感覺奇怪，難道這女人也被人接住了？抱着凌鶴繞過巨岩一看，幾乎驚叫，果然有個年輕人托着一個女郎。

這年輕人也許和娟娟的遭遇一樣，曾遇見那個醜惡的老人，也對他說過類似的話：你若守在那絕崖之下，接住一個女人，終生大願必償。

的確，這年輕人正是懷着惆悵心情離去的柳青，但並未遠去。他當然不是破壞別人、拆散別人婚姻那種人，只是和姜不幸相處了近一個月的時間，雙方雖僅止于友誼，柳青却難以遣懷。

此刻柳青好奇地望着娟娟，娟娟也莫名其妙地睨着柳青和他懷中的女郎，只是夜晚的一瞥，並未看清女郎是誰？

兩人雖然皆爲八大家中人，却並不識，所以互視之後都不想交談，因爲他們的想法一致，都希望儘快找個地方救人，所以立刻轉身。

但是，就在此刻，柳青懷中的姜不幸醒來，她睜開眼所看到的第一個人不是柳青，而是蕭娟娟，她認識娟娟是在私人放賑那次。事後也聽凌鶴說過，他認識娟娟，且由于娟娟的指點，才靈機一動而找到了巨書的。

而目前，姜不幸非但看清了娟娟，也看清娟娟懷中抱的是凌鶴，而且凌鶴的眼未睜開，却摟住了娟娟的脖子。而娟娟也許不忍峻拒，或因以往的私心愛慕，非但讓他摟緊，甚而把她的嬌靨貼在他的面頰上。

這一幕看在姜不幸眼中，有如澆了一頭冷水，甚而直覺地以爲凌鶴已醒，而且二人過去必然交非泛泛，反之，絕不會有這些動作。

正因爲她一氣之下本要招呼而作罷，也就忘了自己也被人抱着奔向另一邊的石穴。這只是一個較小的山洞。直到這人把她放在洞內，她才坐起來，道：「你要幹什麼？」

「姜姑娘，是我，我是柳青……」

姜不幸剛才氣昏了頭，才沒有發現抱她的人。乍聽會是柳青，一怔之下，頻生報復之心。道：「柳大哥，謝謝你的救命之恩！」

「姜姑娘，自己人何必客氣？」

「柳大哥，你在此把我接住，是預知我會落下來，抑是巧合？」

「姜姑娘，不瞞妳說，是別人叫我在此守候的。」

「是不是一個極醜的老人？」

「噫？姜姑娘，妳怎麼知道？」

姜不幸苦笑了一下，道：「那醜老人是怎麼說的？」

「他說在這絕崖下守候，可以遂我平生之願，不過，一定是個持有彩綢的女子落下才接。但是，我發現落下的女子未持有彩綢，我還是接住了妳，幸虧我沒有太死心眼，要不，我會去接一個持彩綢的男人……」

姜不幸心想，原來那醜老人安排了這個救人的局面，說不定要蕭娟娟在這兒接住凌鶴，都是他的計劃，這老人似知她和凌鶴已是夫妻了，却又這麼安排，不知是何居心？但有一點醜老人似乎未曾料到，那就是她在緊要關頭把那塊彩綢丟給了凌鶴。

姜不幸道：「柳大哥，那老人居心何在？你可知道？」

柳青道：「在下也不太清楚……」

這一點自然瞞不了姜不幸，却也不說破，道：「柳大哥，你把我弄到此洞來，意欲何爲？」

「我只是想救醒妳而已」，未想到正好妳醒來……。」

姜不幸凝視他一會，一個人內心的秘密、最容易自眼睛中洩露出來。她發現柳青的目光沒有游移不定、迴避她的目光的現象。那麽 此人的心術應該是正派的。她決定暫時和柳青在一起、設法弄回自己的孩子。

現在的凌鶴可就沒有這麽輕鬆了。原來姜不幸看到他閉着眼却是眼皮眨動而且箍緊．蕭娟娟的脖子．那正是他昏迷中未醒的狀態。那也正是本能的舉措。當意識開始復甦時 首先想到自己是落下絕崖的，因而會抱住任何東西。但這誤會可就大了。

此刻 娟娟把他放在另一洞中．此洞距姜不幸和柳青的小石洞足有一里之遙。為「安慰他的絕處逢生餘悸 她一直讓他摟緊。既成全別人、也得到了長久以來微妙情愫的回饋。

凌鶴微微睜開眼睛 視野不清．影影綽綽 自己摟着一個美好的女人。由于他的意識畛域中全是姜不幸的天下，也就以為摟的是姜不幸了。

他和姜不幸已是恩愛夫妻 劫後餘生，對生命的重獲更有一份狂想。此時此刻，又豈是「洞房之私有甚于畫眉者」的境界所能形容．這種溫存、緊擁、耕吻或吸吮 眞是驚壞了尚是小姑獨處的娟娟。

她不是輕浮的少女 她只以為凌鶴已知是她，可能早已對她有了情愫 加上這次救命之情、就爆發了不可收拾的激情來了。

娟娟混身酥軟，幾乎呈半昏迷狀態。那火熱的唇和那無處弗屆的手，都像是火種而使她燃燒起來。

但這種激情持續了不久，凌鶴却是越來越清醒．突然感覺摟抱的女人不像阿幸。因為阿幸已算是少婦，一個少婦在她的丈夫懷中不會如此羞怯甚至微顫的。

驚震之下，他終於睜大了眼睛，看清了這個曾被他緊摟、狂吻或愛撫的女郎竟是蕭娟娟。而娟娟見他睜大眼睛瞪着她，心頭狂跳而垂下頭去，凌鶴一躍而起，自責地道：「娟娟小姐，怎麽會發生這等事。我太輕狂了……」

娟娟陡然間發現自己空歡喜了一場，極大的委曲、使她盈盈欲泣。她固不如姜不幸美好，要是比之「八虎」中的姑娘們，並不遜色。幽幽地道：「凌大哥……莫非我不該救你？」

「不……不！可是我……我已是有了家室的人……」

「凌大哥……你……這不是扯得太遠了嗎？」

「娟娟，這話怎麽說？我已有了老婆，也有了孩子，我怎麽能再委曲妳呢？」

娟娟聽他的口氣，似乎是她主動勾引他似的，冷冷地道：「凌大哥，我不否認自第一次見到你就難以忘懷、但不久就糾正了自己的一廂情願，今夜有人叫我來救人，我就來了，接住你之後，本以為你早就醒了，認出是我的……。你摟緊了我的脖子……我不忍掙開……。」

凌鶴揮着拳頭道：「不是的．娟娟，不是這樣的……」

娟娟傷心欲絕，扭身狂奔而去。凌鶴連連頓足不已，這件錯誤的造成，實在不能全怪對方。應該說自己錯誤在先，如說娟娟有錯，充其量不過是未峻拒他摟抱而已。

凌鶴立即追出，且大聲呼叫着：「娟娟……娟娟，我對不起妳……娟娟……」呼叫聲在夜空中迴盪。

× × ×

醜老人揹着小藥箱，梁不凡揹着個大藥箱。兩人在山路上邊走邊談，老的是醜人之龍，小的也因眉毛、鬍子碴兒全脫落、臉上皮肉鬆弛，予人一種極不順眼的觀感。

這二人走在一起，尤其是深夜，當眞是一個人不敢看，兩個人也要帶着傢伙才行。梁不凡道：「前輩既然准晚輩隨侍在側，為何不告知名諱，也好有個稱呼？」

「我不是說過，我叫『豬叟』嗎？」

「前輩只是戲言罷了！晚輩既已跟定了前輩，終生不渝。想前輩必是久已成名的奇人異士了？」

醜老人顧左右而言他道：「梁不凡，你為何要終生跟着老夫？是不是因為老夫比你還醜之故？」

「不瞞前輩，這只是三個原因之一。另外兩個原因是，前輩的輕功超絕，晚輩曾在長安小雁塔附近看到前輩飛落的奇絕身法。另外，前輩必是一位成名已數十年的名醫國手。」

「怎見得？」

因為前輩第一次見到晚輩，就道出晚輩閹了約三四個月，由于閹得不太徹底，可以重建『勢』力，生出肉芽，再享凡夫俗子的樂趣。」

「你對此事迫切期盼嗎？」

「不瞞前輩說，主要還是重建男人的自信，才最重要。」

「梁不凡，你找對了人……」這工夫忽見迎面來了兩個人，一老一少，鼻青狠腫，滿身血污。但看他們奔行速度，似乎內傷並不太重。

「梁不凡，這二人，都不是什麽好玩藝。咱們打一次落水狗，反正閑着也是閑着。」

梁不凡這人本就有點邪，結果害人不成，反而被閹，雖未怪罪凌鶴，內心却蘊藏了一股恨，道：「前輩，不知這二人是什麽來路？」

「在目前，此人是中原武林數一數二的人物。」

「前輩的神技，晚輩現在可以大飽眼福了！」

「不是老夫出手，而是你……」

「晚輩怎麽成？」待雙方接近，梁不凡乍看這二人竟是「一指叟」葉伯庭及江涵，不由色變道：「前輩，這兩個人，目前確為中原絕世高手，晚輩連想也不敢想啊。」

「不妨！謹記我告訴你的藥名，舉一反三，觸類旁通，可奏奇效。好！現在擱住他們。」

梁不凡自知相去甚遠，却又極為信任這位前輩。他之所以十分折服這醜老人，最大的原因可能還不是由于他醜，以及武功高，而是臭味相投。他看出這老人也有

點邪。

「站住！」梁不凡內心有點怕，中氣不足，自然瞞不了葉伯庭這個老油子，葉伯庭自然認識梁不凡，不由「嘿嘿」一聲冷笑，說道：「梁不凡，就讓你脫骨換胎，也高不到那裏去！你是在對我們父子說話嗎？」

「當然！」梁不凡說道：「要不是你出餿主意，我怎麽會落到這步田地？」原來葉氏父子及黃氏兄弟都受了傷，暫時分手。

葉伯庭打量一下醜老人，由于醜老人已躺在路邊草中，看不清面孔。於是葉氏父子互視一眼，仰天乾笑了幾聲。因為大笑之下，混身都會痛。

江涵心眼不小、他總以為，若非有撐腰之人，梁不凡沒有這個胆子。道：「梁不凡，那一位是誰呀？」

梁不凡道：「我也不知道。」

「同行之人你會不知他是誰？」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為什麽，要騙你？」

葉伯庭道：「諒也不是什麽成氣候的角色，江涵，把這小子擺倒！」

「好！」江涵開了個門戶道：「梁不凡，如果我不能在兩招內擺倒你，就算你贏了！」

梁不凡一愣之下，醜老人道：「單鞭救主……」

梁不凡如响斯應，立即攻上，一招三式快完時，江涵的冷笑剛上咀角，醜老人又道：「倒插金釵……」這本來不是什麽奇招絕式，却因用得是時候，以及方位和角度都配合得十分妥貼，嚴絲合縫，所以江涵在輕敵之下，一時措手不及，「啪」地一聲，胸部中了一掌。

這一手不但葉氏父子大為意外，梁不凡自己也大吃一驚，擎着那隻手，幾乎以為不是這隻手擊中對方的。

江涵何等自負？怎會甘心。正要再出手，葉伯庭道：「你退下來，我看是草中那個老傢伙有點邪門……」

江涵退下，葉伯庭道：「梁不凡，我倒要再試試看，接招……」

醜老人道：「金絲吊鰲……」

梁不凡由于內心懼怕葉伯庭，這一招使得有氣無力。見葉伯庭逼退了兩步。而且葉伯庭指勁掃出，空氣中「嗤嗤」聲大作。梁不凡更加胆怯。

就在這時醜老人道：「獨將擒王……倒掛金鐘……」最後一招，葉伯庭似乎絕未想到對方會用這招式，以致絲毫不曾提防。按葉伯庭這等老經驗，本不應有不曾提防的事，而是梁不凡這最後一招，按常理是不能在對方用某一招時使用的。

也就是說，這種使用方式，幾乎等于自殺。然而，正因為幾乎等于自殺，所以對方沒有人敢接，試想，世上那有人無緣無故自殺的。事實上，也等于與敵偕亡的招式。葉伯庭怎會和他玩命。何況他受傷極重！

但如不想玩命而後退，却必然中計，只聞「蓬」的一聲，葉伯庭左臂上中了一拳，退了一步。

這雖有點類似取巧，絕頂高手是不該吃這種虧的。

葉伯庭猛吃一驚，知道梁不凡的功力並未進步多少，而是躺在草中的老人在作怪。這工夫江涵道：「爹，我們把這老賊合力拿下！」

「江涵，快別不知自量了，咱們八成遇上了高人。算了！反正咱們父子並不算輸在梁不凡手中，我說這位老兄，是哪條綫上的？能賜告大名嗎？」

「不能！」回答得十分乾脆。

江涵年少氣盛不信邪，想和父親聯手齊上，葉伯庭示意禁止，打個「哈哈」就認了而離開現場。

走出老遠，江涵才道：「爹，你怎麽越混越回去了！我就不信咱們聯……」

葉伯庭道：「江湖越老，胆子越小。只是這種所謂胆小，是指凡事不會毛躁，成名不易，必須步步為營而已。」

「爹，那老傢伙似乎說的不是招式，却在指點梁不凡。」

「不錯，那好像是中藥名稱，莫非他是……」葉伯庭想到這裏，突然面色一變說道。

江涵愕然道：「爹，他是什麽人？會使你色變？」

「別問了！反正以後遇上別惹他就沒錯……。」

此刻梁不凡站在老人身旁，說道：「老前輩，我能擊敗這二人，作夢都想不到的。」

「他們作夢也未想到是眞。」

「那五味中藥名稱非有默契的人，誰也想不到會和那五招有關連，它的奧妙就在于退反而會挨揍，要是進就可解困。」

「可是你要知道，他們父子都已受傷，又不知老夫的深淺，自負却高，自不甘和你同歸于盡的。在他們的想像中，你的遭遇之慘，全由葉伯庭而起，自信你要和他偕亡的……」醜老人站起來，二人才走出不遠，忽聞不遠處有殺搏聲，老人道：「走，我們去看看……」

約一里外，見四個人戰在一起，其中三人為麥秀父子，另一人竟然是「八臂嫫母」高麗花。在過去，麥氏父子根本非其敵手，但現在大為不同，麥秀的武功大有進境，高麗花已岌岌可危了。

醜老人道：「梁不凡，你看這老女人長得如何？」

梁不凡看了一下，道：「很醜！」

「老夫呢？」

「前輩只能說是粗獷……」

「可是當年她居然還看不上老夫，說是如果我們二人配對，生了孩子，必被當作妖怪！」

梁不凡不敢笑，却以為她說的也沒有什麽不對。

醜老人道：「儘管如此，我還是要救她……」他走近麥秀身後道：「麥老二，看在老夫面上，你們走吧！」

麥秀立即收手退後三步，回頭望去，道：「你是……」

「連老夫都不知道，你回去問問老大去。」

麥秀突然一震，對二子道：「我們走！」三人立刻離開了現場。梁不凡不由暗吃驚，這醜老人必是個厲害人物。

在一邊猛喘的高麗花道：「老賊，原

來是你：不知又從什麼地方鑽出來了？」

「老夫閉門苦思了三十餘年之久，有件事總是想不通。」

「什麼事？」

「當年妳嫌我醜，却嫁了『黑煞』姜子奇，當然，論儀表，姜子奇的確比我高明，但像『夜叉阿九』和『烈火無鹽』王色二人，也嫌老夫不好看，未免令人氣短。高麗花，妳說呢？」

高麗花道：「你老賊閉門三十年還沒想通，難道自己偷墳刦墓，作了多少孽還沒弄清嗎？」

醜老人道：「高麗花，妳要不要與我同行？」

「老賊，你死了這條心吧：我雖被姜子奇甩了，可是還看不上你……」說畢自去。

醜老人發出一串怪笑，不知是憤怒抑是自嘲，而梁不凡到目前還是不知這老人是誰？

此刻葉伯庭父子在前面奔行，約十餘丈外跟着二人，一是江杏，另一人是馬芳芳。二人被制住，葉氏父子去對付凌鶴搶孩子。孩子弄回之後，江涵畢竟對老娘還有點母子之情，就解了她的穴道。但警告她別再胳膊彎向外。

江杏和他敷衍，待他們和黃氏兄弟去赴凌鶴之約後，江杏抽冷制住了黃世海由南荒部落中弄來的三個蠻人。他們本是監視她們二人的。

江杏立刻就解了馬芳芳的穴道。但兩人找遍了每個房間，却不見了兩個孩子。因此二人才决定跟蹤葉氏父子及黃氏兄弟，相信他們把孩子藏在極爲秘密之處。

現在父子二人心情沉重，把凌鶴逼下絕崖，九死一生，這件事如何交待呢？他們的目的是留活口的。

「爹，這怎麼辦？」

「走一步算一步，反正我們已盡了最大努力。」

「這雖是實情，他却未必肯相信。」

「江涵，一切由爹承担，萬一有一天上面再來一次鳥盡弓藏的把戲，你千萬別逞強，咱們父子合起來也接不下他的二十招。逃，有時並不丢人。」

「爹，你沒有高估他？」

「說起來這是一件十分悲哀的事，爹說的數字還是較高的，也許……」交談至此中斷，似被一股絕望氣氛所抑壓。也似乎任何話都是多餘的。只是後面的江杏和馬芳芳却未聽到。這是由于風向之故。

走了約四五里路，在山坳中的林中露出一角粉牆。葉氏父子就消失在這粉牆之內，原來是一座尼庵。

江杏和馬芳芳繞了尼庵一匝，計議了一會，這才小心翼翼地掠了進去。進入不久，隱隱聽到嬰兒啼哭之聲。馬芳芳扯了江杏一下道：「大娘，妳眞好！」

「其實我也不怎麼好，昔年跟葉伯庭也作了些壞事。但是，我嚐過思念骨肉的滋味，所以必須助妳找回孩子。」兩人本是躲在前院焚化爐之後，準備循聲去找孩子。這工夫忽然人影乍閃，院中央已站定一人。

此人頭蒙黑紗、身着皂袍、皂褲加上黑色斗蓬，全身上下全是黑的。只有面孔其白如粉，予人以黑白對比十分強烈的印象。也使人如見鬼魅幽靈的印象。因爲此人來去無聲，瞬間，又消失在大殿之內。像一團黑霧，時聚時散。

江、馬二人相顧駭然，馬芳芳道：「大娘，這到底是人還是鬼？」

江杏連忙示意噤聲，道：「世上哪有鬼：當然是人了，妳是中原人，難道沒有一點印象。」

「大娘，我自幼在西北長大，如果這人不是鬼，可算是絕世高手了：不知和葉伯庭有何關連？」

「我們進去看看，但要特別小心——」兩人正要走出葫蘆型的焚化爐之後，大殿中傳來了低聲交談。二人立刻又縮回身子。

大殿中首先走出一人，又是那個渾身充滿了神秘和陰森的黑衣人，他的左後側跟着一人，正是葉伯庭。此刻有點低聲下氣，就像個主人身邊的小廝一樣，蝦着腰、甜着臉，作出諂媚的笑臉道：「主子怎麼說就怎麼好……」

「你是專門說廢話。有用的話一句也不說！」

「老奴愚昧，有不到之處，請主子指點……。」

「記住！黃氏兄弟尚可利用，要利用他們及他們尚未到來的數百部落中的勇士，就不能使他們順利得到孩子，這道理你還不懂嗎？有些事可交『四五六』或『三六九』去做。」

「是的，主子，老奴現在懂了！過去，我只以爲用孩子可以籠絡他們，還是主子睿智過人，他們得到孩子，隨時會返回南荒的……。三六九和四五六要侍奉夫人，有些事都由『統一會籌備處』去做。」

二人談着出了庵門。江、馬二人驚疑不止，這是什麼人，居然能使葉伯庭這桀傲的人俯首貼耳呢。而且江、馬二人都對這黑衣人似曾相識。「三六九」或「四五六」又是何許人？

「大娘，聽到沒有？他們在此談論黃氏兄弟，證明二人不在此處，即使江涵在此，有大娘纏住他，晚輩就可以去搶回孩子。」

「芳芳，我想問妳一句話，假如在危急之中，妳只能搶走一個孩子，妳搶哪一個？」

芳芳一楞，想了一會才正色道：「大娘，我會搶凌小鶴。」

「不是兩個孩子都叫小鶴嗎？」

「我哥哥的孩子叫馬小鶴，而且將來也許會改名，凌大哥的孩子叫凌小鶴。」

「一般來說，是不是應該搶自己哥哥的孩子。」

「是的大娘，我很慚愧作這種抉擇，這是由不得人的，雖然我不喜歡姜不幸，但只要是凌大哥所喜歡的事我都願意爲他作的！」

江杏嘆口氣道：「自古多情空餘恨。丫頭，這樣作對妳並沒有好處。」

「大娘，對凌大哥，我從不計較自己的好處。」

「丫頭，我雖不同意妳的作法，却不能不佩服妳，正是所謂：多情者不以生死易心，好飲者不以寒暑改量，好讀書者不

以忙閑作輟！」

「大娘，想不到妳這麼淵博。」

「我來自百粵一書香之家，自幼讀過不少的書，但却是個敗家女。」

「大娘是好人，何出此言？」

「我若不是敗家女，會嫁給葉伯庭這種人？」

馬芳芳楞了一下，反而更佩服江杏的勇于自省，道：「大娘，我們何不趁機速去救孩子？」

「那就快走……」

自一個精舍前門外的屋頂上，可以看到敞着門的精舍內，有二人正在打坐療傷，竟是黃氏兄弟。他們二人的傷勢比華氏父子還重。正江涵與站在門外護法。

江杏扯了馬芳芳一下，二人悄悄離開，循嬰啼聲向後掠去。原來兩個褓姆在兩個房內看着兩個孩子，屋中門窗緊閉，大概是怕啼聲遠洩而被人聽到。這屋子門外，有十來個黃氏兄弟的族人看守，一個個右手操刀、左手握着吹箭。

這吹箭雖厲害，但在絕崖上搏殺時，由于地方偈限于一個十來丈方圓的簞狀地帶，三百餘人厮殺太擁擠，加之葉氏父子、黃氏兄弟、二「龍」四「豹」合擊凌鶴一人，此起彼落，人影閃電交錯，蠻人不敢吹出毒箭。

江杏低聲道：「我宰蠻人，妳入內搶孩子，咱們要配合好才行！」

「一切都聽大娘的。」

江杏先把屋後的二人擊倒。轉到側面，再撂倒兩個，還有七個，却已聞到聲音。由于他們還認識江杏，正不知如何處置時，馬芳芳也動上手，而且是施襲，劍芒閃爍，已砍倒三個，其中二人正要吹箭，忽見一條紅影一閃而至，一手揑住一蠻人的後頸，吹箭落地，人未倒下，紅影已掠入屋內。

馬芳芳大吃一驚，她相信這不是葉伯庭或黃氏兄弟一邊的人，而且是個年輕的女人。這工夫江杏已趁蠻人猶豫不前之時統通撂倒了，却發現芳芳已不見。

江杏知道芳芳已入室搶孩子，正要進去協助，忽見紅影一閃掠出一個紅衣女子。江杏大吃一驚，這當然不是芳芳，而芳芳也沒有這女人美好。輕功也遜于這個姑娘。

只是這紅衣姑娘左臂抱着一個嬰兒，右手握着一柄藥鋤，似怕有人阻擋。江杏道：「姑娘何人？這孩子是妳的嗎？」

「不是！」她回答得十分乾脆。

「既不是姑娘的，姑娘爲何……」

「孩子也不是江大娘的，大娘又在幹什麼？」

江杏一窒，對方已飄上屋面，一晃就不見了。這工夫芳芳也抱着一個孩子奔出道：「大娘，爲什麼只有一個孩子？」

江杏道：「另一個被一個紅衣女子抱走了。快追！」二人上屋四下望去，只見百十丈外有個紅影在晃動。可見其速度之快。然而，江、馬二人不久就追上了，原來這位紅衣姑娘坐在大石上等她們。要是不等，二人是絕對追不上的。」

江、馬二人停下來急喘，這才看清這紅衣姑娘眉目如畫，抱着孩子，幾疑是送子觀音。馬芳芳問道：「這位姑娘怎麼稱呼？」

「李婉如……」

「這孩子是姑娘的？」

「當然不是，正如妳抱的那個也不是妳的一樣。」

「這麼說來，李姑娘即使不認識凌大哥，必和姜不幸認識了？」

「姜不幸又是誰？」

「就是這孩子的母親呀！」

「噢！本姑娘既不認識凌鶴，也不認識姜不幸。」

「既然李姑娘和這孩子及其父母全無瓜葛，何必管這閑事？」

李婉如笑笑道：「以前無瓜葛，此後要有瓜葛不是很簡單嗎？」

芳芳道：「原來姑娘想把這孩子送給凌大哥。不知姑娘爲何可以擺脫我們而不這麼做？」

李婉如道：「我只想問問，我有沒有抱錯孩子？」

江杏走上三四步，打量了李婉如懷中的孩子一陣，正要出聲，沒想到芳芳也跟上來扯了她的衣襟一下。道：「沒錯，正是凌大哥和姜不幸生的孩子……」

李婉如站起就走。江杏正要說話，芳芳又止住了她，直到李婉如去遠了，江杏才道：「芳芳，妳這是什麼意思。她抱走的是妳哥哥的孩子馬小鶴呀！」

「大娘，我又不是不知道……」

「那妳讓自己的姪子讓人抱走，而把別人的孩子留在身邊，這是爲了什麼？」

「大娘，這份現成的功勞，我不能拱手讓人。只要凌大哥的孩子在我手中，就等于凌大哥的心在我手中一樣。」

江杏看了她一會，搖搖頭道：「芳芳，妳這一手我可就不怎麼欣賞了，待人以誠，才是交友之道，以這手段博取男人的歡心，效果不錯，但未必能持久。古人說：君子而善詐，無異小人之肆惡；君子而改節，不如小人之自新。芳芳，我已經是近天命之年的人了。作人處世的經驗比妳豐富多多。古人之『文以拙進，道以拙成』說法，確有無限之意味！」

芳芳道：「大娘，妳無法體會晚輩對凌大哥的這份情愫！」

「我並不太清楚，却相信『出污泥而不染，明機巧而不用』的道理……」

× × ×

凌鶴赴約，姜不幸固已出動，姜子雲和曲能直以及柳聞鶯也不會在家枯等，他們只有盯上姜不幸。他們相信凌鶴不會深責姜不幸的。但他們不敢距姜不幸太近，竟不知凌鶴和姜不幸的下場如何？

她們只看到黃氏兄弟帶着一些蠻人撤退，却未看到葉氏父子。當然，他們猜想凌鶴必然凶多吉少。

當他們來到羊腸小徑處，那已經是凌、姜二少落下絕崖之後不久，他們發現大石上有人高臥。曲能直一看這老人所枕的小藥箱，就不由心頭悸動，這些年來他深深痛恨自己的歷史。因此他拉着姜子雲回頭就走。

「幹什麼呀？」姜子雲道：「胆子那麼小，怕了這個阻路的怪老人哩！」

曲能直一言不發，就要獨自離去，這工夫大石上的老人道：「能直，我知道你

的心情，所以，這些年來，我一直想補償你……」

「補償？怎麽個補償法？」

「有一天你會知道，現在我先爲你做一件事，你說吧！只要老夫能辦得到的，一定照辦。」

「不必！我只希望不要再見到師父，因爲我的最大痛苦就是回憶……」

姜子雲失聲道：「原來你就是『惡扁鵲』……」

「惡扁鵲」道：「以後就叫我『豬叟』好了！豬是『豬狗』的豬。」

姜子雲道：「一代大國手，爲什麽如此作踐自己？」

「姜子雲，有一段時間，你也好不到那裏去！給我站到一邊去。」

曲能直面對的畢竟是他的授業恩師，不是「惡扁鵲」，他那有今日之成就，然而，不是他，今日他怎會是個閹人？有人說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是否也有不是的師父？

「你說吧！要師父爲你作一件什麽事情？」

「不必了！」

姜子雲道：「『豬叟』，我就替他說好哩！請你自一些壞蛋手中把一個嬰兒弄回來，老曲就感激不盡了！」

「惡扁鵲」道：「小事一段，事實上，孩子已經在你師妹手中了……」

姜子雲道：「我有什麽師妹……」

「老夫叫你到一邊涼快去，你沒聽到？你這老小子欠揍是不是？」

曲能直道：「我師妹也來了？」

「是的，而且至少有一個孩子在她的手中！」

「謝師父！」曲能直掉頭就走，「惡扁鵲」沒有再攔阻，不久，梁不凡自大石後走出來，道：「原來前輩就是數十年前一代名醫——」

「『惡扁鵲』，說出來沒有關係。」

「老前輩爲何總是要我藏起來，不讓人看到晚輩跟着你？」

停了很久，「惡扁鵲」才道：「由於老夫昔年的行爲太卑劣，老夫怕別人看出你是閹人而懷疑是老夫閹了你……」

梁不凡道：「晚輩剛才在大石之後偷看，令徒曲能直也像個閹人，莫非是老前輩把他閹了？」

「不錯，這也正是老夫自號『豬叟』的原因——」

梁不凡自然無法瞭解他們師徒之間這筆爛帳，而「惡扁鵲」所說想補償曲能直也不是假的，只不過，一個人年輕時隨心所欲，作孽太多了，老來怎麽補償也不成的。

凌鶴並不知道姜不幸也掉落絕崖之下，當時氣走了娟娟，一時也找不到她，只好去找葉伯庭父子及黃氏兄弟。

但他這一年來歷盡滄桑，已不再衝動，要找那四個人，先要使自己的傷勢好轉才成。於是他找到一個山野中棄置的獵屋，先把身上的外傷上了藥，也服了藥，開始運功療傷。

但腦中雜念紛紛，此滅彼萌，在他眞是稀有的現象。這就是「我兄」所致，想想阿幸生死不明，孩子在敵人手中忠僕姜子雲，好友曲能直以及柳聞鶯等，不知此刻身在何處？如何收懾心神？

這情形持續不久，即想起譯註的梵文有關參禪十要：入定本非難，打掃性中天，無有纖塵掛，此法曰自然。灌滅爐中火，切莫守丹田，抽坎與塡離，最易倒靈丹。不可以意逆，樞機難轉旋，靈台不着相，斯法在眉尖。斯法本非法，一點丹珠圓，不可貫法相，不可用朝參，不着一點意，清淨自啓玄，失時本無害，得時也無歡，不着去來相，觀法亦不觀，此中探大道，花開自延年。五龍捧聖法，此言是妖言，一切抹煞盡，自在到泥丸……

這都是凌鶴親自譯註的，如詩如偈，文字優美順暢，自也忠於梵文本旨內容精義，所以受益匪淺，自得此法，內功即進入另一境界層次。因而才能力敵葉氏父子及黃氏兄弟等人十大高手，還要加上三百部落中的勇士，可以說史無前例。

這工夫他已進入物我兩忘之境。

直到冷月沉落，朝曦初露之時，他才睜開眼睛，只見洞口坐着一個女人，身着紅衣，似乎抱了個孩子。

「阿幸……阿幸……孩子找到了？」

他一時激動，意念一動，身子即冉冉昇起，飄到這女子身邊，連這女子及嬰兒都抱了起來。

不僅此也，經過生離死別，骨肉團圓，這份激情是難以控制也無須控制的，他狂亂地吻她，面貼面磨擦着。

「蓬」地一聲，凌鶴突然摔在地上，這是因爲紅衣女子在他的「商曲」及「石關穴」上把他摜倒的。他自然毫未提防。

這一摔就把他摔醒了。甩甩頭一看，由於躺在這紅衣女子的正面，這才看清，她雖美，身段也像阿幸，却不是姜不幸，而是一個不遜姜不幸，眉宇間蘊含一抹肅殺之氣的姑娘。她道：「凌鶴，摔得應不應該？」

「應該，應該！請姑娘相信，在下只是一時興奮而認錯了人！」

「你把我當作什麼人了？」

「孩子的媽媽姜不幸。」

「姜不幸是你的妻子？」

「是……是的……」

她下意識地打量凌鶴，世上俊俏的男人很多，但俊逸而英挺，稱得上男人中的男人者，這是平生僅見，她應師命去搶孩子，然後送還凌鶴，在「惡扁鵲」來說，自然有他的計劃，要不，他要搶回孩子，親自送還凌鶴，豈不省事？

「你是說我很像姜不幸？」

「是……是的，但……只是背影像而已。」

「前面不像？」

「是的。」

「你是說我長得不如姜不幸好看？」

「不，不，各有千秋……」

「這麽說，充其量我只是和她不分高下了？」

「如果我是喜新厭舊那種男人，就可能以爲姑娘比她好看些。」

「你的意思是，至少我並不比她好看些對不？」

「是的姑娘。」

「那麼是否她比我好看些，而你爲了謙虛，不得不說我們各有千秋？」

「不，不！我不必那樣說。」

「爲什麽？」

「因爲在我的心目中，這世上還有和她同樣好看的女人，已是難能可貴了！姑娘請恕我直言，我相信聰明人是希望聽實話的。」

紅衣姑娘好奇地望着他，心道，這的確是個不一樣的男人，聽了他的話，眞正是清如梵室之鐘，令人猛省，響若尼山之鐸，別有深思。

最初，她不免惱火，見過她而不說她是絕色者幾乎沒有，而凌鶴居然無一句奉承讚美之詞，但聽到後來，他的話比讚美更使她重視，至少她相信這個姜不幸是個美人，而凌鶴也是個君子。

捕捉一般男人的網，極易編織，但捕捉一個像凌鶴這種君子的網却難了，除非用足以貶値女人的人格那種色網，而她又不是那種女人。

「請問姑娘抱的是誰的孩子？」

「憑你的想像，我會抱着誰的孩子坐在這兒？」

「啊？姑娘眞是救苦救難的菩薩……請問姑娘芳名，怎知在下的孩子在賊人手中？」

「我叫李婉如，至於怎知你的孩子丟了，這並不難。」

凌鶴再前進一步，仔細一看，神色微變，道：「李姑娘，這一個並不是在下的孩子——」

李婉如聽了陡然一震，說道：「什……什麼？難道被搶去的孩子不僅凌少俠的一個？」

「是的，還有一個是馬小鶴，也就是西北馬如飛的孫子。」

「你沒有看錯？這的確不是令郎？」

「錯不了！在下一天要抱幾次，怎麽會弄錯？」

李婉如冷冷一笑，想起在那尼庵不遠處，坐在大石上等馬芳芳和江杏二人，當時她特別問清，有沒有抱錯孩子？她們二人說沒錯，如今想來，這兩個女人心懷叵測，不由黛眉挑煞，掉頭就走。

凌鶴道：「李姑娘要到哪裏去？」

李婉如回答道：「去找那兩個女人算帳！」

「那兩個女人？」

「其中一個名叫馬芳芳。」

「姑娘見過馬芳芳？」

「不錯，當時她和一個五十左右的婦人到葉伯庭父子及黃氏兄弟藏身的尼庵去搶孩子，我也正好去了，她們摞倒了七八個帶着吹箭的蠻人，我也助了她們一臂，但我首先進屋，搶到了這個孩子，當時屋中只有這個嬰兒，但出來不遠，我發現她們在追我，且馬芳芳也抱了一個孩子，我爲了證實有未抱錯孩子，就坐下等她們，她們追上之後說，我沒抱錯，如今想來，馬芳芳當時曾阻止那婦人說話，沒按好心，八成她抱的那個才是你的。」

「這……八成……」

「這個馬芳芳又是誰？」

「就是西北馬如飛的女兒——」

「這麼說，那孩子不就是馬芳芳的姪子嗎？」

「是的，李姑娘。」

「你認識她？」

「是的，有一段時間，在下和姜不幸有誤會，曾和她在一個客棧中住過，當然，還有『白煞』姜子雲及『續命郎中』曲能直曲大俠！」

「什麼？曲能直也和你在一起過？」

「是啊！昨天我們還在一起，莫非李姑娘認識曲大俠？」

「又何止認識！走，我們快去找她們……」兩人上了崖頂，循路找回，在不久前見過馬芳芳和江杏的大石處未見到她們，立刻去了尼庵，那知僅三五個時辰，已是人去屋空。

李婉如道：「凌大俠，你想想看，這兩個女人會去什麼地方？」

凌鶴心想，芳芳以自己的姪子換別人的孩子，而且任自己的姪子由一個陌生姑娘抱去，八成是想在他面前討好，應不會離開太遠，首先會到那客棧去找他，他道：「李姑娘，我們到客棧去找找看，孩子由我來抱——」

到客棧去一問，小二說馬姑娘和一位老婦人抱着嬰兒剛走了不到半個時辰。兩人一商量，凌鶴負責東、南兩個方向，李婉如負責西、北二方，不論找到與否，午時在此客棧中碰面。

李婉如道：「凌大哥，你何不把這孩子暫交店家照料一兩個時辰？抱着孩子總是不方便。」

「不，李姑娘，這孩子也很可愛，好不容易找了回來，再丟了就麻煩，再說黃氏兄弟勢在必得，他們也會來找的。」

「凌大哥，黃氏兄弟要別人的孩子幹什麼？」

「這……咱們追人要緊，此刻不暇談這件事……」把孩子綑在背上，出了客棧而分手，凌鶴逕奔正南，遠及五七里，然後轉往東方。凡是有丘陵或高樹之處，他必登高瞭望。

在東邊也走出四五里，正準備回客棧時，忽聞沉重紛雜的步履聲由北面傳來，登高一看，不由駭然，竟是受傷初癒的黃氏兄弟，率領約兩三百部落族人而來。

由於凌鶴揹了個孩子，不宜動手，而且還是找孩子要緊，掠下大樹，就往南掠去。那知道黃氏兄弟已看到了他，迎頭攔住。

他們別無所求，只要孩子，似乎以爲沒有什麼不對。況且凌鶴又揹了個孩子，黃氏兄弟自不會想到這孩子不是他們要的那個。

這工夫蠻人怪叫着圍成半月型，半月型的對面就是黃氏兄弟。黃世海道：「凌鶴，你的命眞大，居然沒有死。」

凌鶴道：「黃世海，屢經慘敗，你們還不死心嗎？」

黃宗海臉上浮腫未消，吼着道：「把孩子拿過來，我們放你走！」

凌鶴道：「眞是化外之民，不知廉恥爲何物，別人的孩子爲什麼要給你們？」

「凌鶴，你要知道！」黃世海道：「孩子是你們生的，却是我們撮合的。再說，你們還年輕，如果想要孩子，隨時可生，我們一定會厚待這孩子的！」

「作夢！」凌鶴撤下龍頭麟尾鞭，算

是明確的答覆。這工夫黃世海大聲喝呼，以蠻語對族人交待了幾句話。

擒賊擒王，他首先撲向黃氏兄弟，鞭長七尺，威力達一丈開外，烏光閃耀，形同嗚吟的怒龍，黃氏兄弟深知他的厲害，閃閃避避，連連以蠻語發號施令。

現在淩鶴才知道蠻人圍成半月型的動機了。

黃世海鑑於族人大量被屠殺，太划不來，決定儘量用吹箭，如果團團圍住，吹箭就會傷到自己的人，而半月型的對面是黃氏兄弟，就不易中箭了。

何況中間還有個淩鶴擋了一大部份。剩下的一小部份，他們兄弟二人足能全部掃飛或閃避過的。

一聲令下，兩百餘蠻人齊發吹箭，刹那間，有如滿空的蝗虫，蔭天蔽日而來。

淩鶴最担心的是背上的孩子。此刻不求傷敵，只求自保，待他們的吹箭用完，再拾奪他們。

但是，擋箭之餘，還要應付黃氏兄弟的狂攻，這種局面十分討厭，爲了孩子的安全，不免碍手碍脚。

這還在其次，他絕未想到，黃氏兄弟也用吹箭，在黃世海一聲怪吼中，蠻人立刻停止吹箭，却像潮水似地湧上。就在這時，「卜卜」兩聲，淩鶴大腿及小腿肚上中了兩箭，這正是黃氏兄弟吹的。

其實也是淩鶴疏忽大意，這些蠻人會吹箭，黃世海兄弟豈有不會之理？只是在他們二人用箭之前，暗示族人停止吹箭而湧上，那是吸引淩鶴的注意力，同時也怕吹箭傷了孩子，他們兄弟二人所吹之箭，目標在淩鶴的腰部以下。

淩鶴心頭一驚，踉蹌着衝出三步就仆在地上。這種吹箭上未淬劇毒，只有痲藥而能使人痲醉一會，因爲黃氏兄弟對淩鶴一直不忍殺死。

也可以說，在他們確實得到孩子之前，絕不殺他。

此刻黃世海上前自淩鶴背上解下孩子，正要叫弟弟綑在他的身上，黃宗海却大聲道：「大哥，咱們白忙了一場……」

「你說什麼？」

「大哥你看，這一個是馬小鶴而不是淩小鶴！」

黃世海仔細一看，不由大爲失望，把孩子丟在地上，孩子立即哭了起來，道：「他爲什麼揹着馬小鶴？而不是他自己的兒子？而淩小鶴又不知在何人手中，莫非不是他去尼庵殺了人搶走了孩子？」

「是啊，奶娘說，搶孩子的是兩個姑娘，一個穿紅衣，搶走了馬小鶴，一個穿藍衣，搶走了淩小鶴。」

黃世海道：「穿藍衣的不是馬芳芳嗎？那個穿紅衣的呢？」

黃宗海搖了搖頭，道：「大哥，我看這個馬小鶴也不錯，長得白胖，十分可愛呢！」

「哼！你懂什麼？光是小時候可愛不成，馬家的人沒有什麼出息，馬如飛的兒子是個紈袴子弟，正是所謂黃鼠狼下耗子——一輩不如一輩，咱們千辛萬苦選了個舉世無雙的種籽，爲了這種籽，連『怒堡』的基業都毀了！怎可隨便弄一個就回去呢？」

「大哥，孩子未搶到，族人已死了百餘人之衆——」

「不要說了，咱們找那藍衣姑娘去……」兄弟二人掉頭率衆而去，但孩子却仍在地上大哭。

不一會，兩條人影疾射而至，竟是江杏及馬芳芳。

此刻馬芳芳看到了倒地昏迷的淩鶴，先是一喜，繼而一驚道：「大娘，是淩大哥，他這是怎麼了？」

江杏揹着淩小鶴，蹲下一看，淩鶴中了兩支吹箭。原來江杏近日常常暗暗窺伺葉伯庭及黃氏兄弟，偷聽到黃氏兄弟談及這吹箭之事，知道這箭鏃上未淬毒，而是一種痲藥。

江杏不讚成她不管自己的姪子而揹着人家的孩子跑來跑去，萬一丟了人家的孩子自然交待不了，且會弄巧反拙，別人弄丟了，她的姪子將來也無法向大哥交待。

還有，江杏是過來人，知道失去骨肉的痛苦，凡事總要設身處地爲別人想想，況且姜不幸美極，馬芳芳也望塵莫及。

江杏道：「芳芳，妳看看……」

芳芳一看到淩鶴腿上的兩支吹箭，立刻尖叫了起來，說道：「大娘，這是什麼箭？」

「吹箭！」

「淬了毒嗎？」

「妳這是多此一問，箭插得這麼淺，若非淬了毒，人會昏迷不醒嗎？」

「這是誰幹的？」

「我只知道黃世海的族人個個都擅吹箭，當然是他們了，剛才過去一些人，八成是他們。」

「大娘，我們不能救他？」

「沒有解藥怎麼成？」

「我們去搶解藥，不，我一個人去，只要抽冷子撂倒一個蠻人，搶回解藥不成問題，大娘，妳在此看着點，我去去就回來。」

芳芳立刻循黃氏兄弟一干人所去方向疾追而去。

江杏解下孩子，作了一番手脚，也向芳芳所去之方向疾馳而去，幾乎同時，自不同方向來了二人，一個是李婉如，一個是姜不幸。

李婉如當初奉師命如此這般，不過是試探淩鶴，他不信世上有十全十美之人，武功好，人品好，心術又正，這造物者也未免太偏心了吧？果眞如此，却又創造了「豬叟」他這種烏漆馬黑，四六不成材的壞東西幹什麼？

可是世上任何事都可以試，只有男女間的事，試不得，「惡扁鵲」終生未娶，連「八臂嫫母」高麗花，「烈火無鹽」王色以及「夜叉阿九」都看不上他，自然不再作成家之想了，所以對男女間的事却也是大大的外行。

李婉如由西轉北，未追上人，這時正好趕回來到這裏，乍見淩鶴臥地，身邊有個嬰兒，她一時激動，輕拍着淩鶴的面頰道：「淩大哥……淩大哥……」

叫了幾聲沒有動靜，看看身上也未受傷，原來他腿上的兩支吹箭已被芳芳拔下丟了。李婉如乃是「惡扁鵲」之徒，自懂醫理，試脈之下，知是中了痲醉，却不知

是何痲醉之藥，但知道他已快醒來。

李婉如耐心地爲淩鶴推拿按摩，什至還在淩鶴的口鼻處大力呼了幾口氣，這情景看在姜不幸眼中，無法形容她內心的感受。

她先是爲了芳芳及娟娟和淩鶴的親暱而惱火，相信這畢竟是個花花公子，後來已有找機會解釋清楚之意，因爲他們已是夫妻，又那麼恩愛，但眼前的一切，立刻否定了她想和解的一切，不完整的她寧願不要。

如果他們的情感不是那麼深，自不會這麼堅決，尤其是口對口的吮吸這一手，不甚通醫道的姜不幸怎能諒解，因而她伏在一邊，一直未露面，看看到底二人在這麼短暫的時間內交情到了什麼熱度？

這工夫，淩鶴一醒來，睜開眼道：「李姑娘，找到了沒有？咦，我背上的孩子呢？」

「不是在這兒？」李婉如指着一邊地上的嬰兒，這小傢伙也許是極慣了被人揹着奔行，很少哭泣，瞪着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望着另一邊，也就是姜不幸的那邊。

淩鶴道：「我是中了蠻人的吹箭，大概中了毒，妳呢？沒有一點頭緒？」

李婉如搖搖頭，道：「淩大哥，只怪我一時疏忽，以爲那兒反正只有一個孩子，所以抱起就走，沒想到馬芳芳這女人很詐，她把別人的孩子留在身邊幹什麼？眞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至於你中了吹箭，我怎麼沒有發現呢？」

「就在這兒一箭，還有這兒……」淩鶴指出創口，李婉如仔細看了一會，再貼近把鼻子靠近他的大腿上創口嗅了一陣，這一手更使一邊的姜不幸咬牙切齒。

「妳這是幹什麼？」

「一嗅便知吹箭上有沒有淬毒？還好，只淬了痲藥，蠻人的吹箭上不淬毒，倒是少有的現象。」

「不是蠻人射的，是黃氏兄弟二人射的，正因爲未想到他們兄弟也用這種吹箭，才會吃虧，更想不通的是，他們居然留了我的活口。」

「八成，他們還不捨得殺你，因爲他們所要的孩子並未找到，要是已經找到了！那就難說了。」

「孩子在馬芳芳手中，遲早會落入黃氏兄弟及葉氏父子手中，」他的創處由李婉如爲他上了藥，一躍而起，道：「果然沒有中毒現象。」

「我要是連這點小毛病都弄不清，那還算……」這工夫淩鶴檢起了揹帶，李婉如也自地上抱起了孩子，但人影一閃，孩子已到了另一人手中。

李婉如也是一時分神，她的注意力全在淩鶴身上，失聲驚呼，發現搶孩子的女郎艷光照人，美得幾乎使她不大敢太信任自己的眼睛。

女人對自己容貌的自負，往往會掩耳盜鈴地硬說自己比別人美，天長日久，也就由於對自己的高估造成了久疑成眞的看法，儼然是女人中的女人，非男人中的男人不配，但李婉如似此自負，却無法强迫自己相信比這個搶孩子的女郎更美些，她如果仍認爲比對方美，就太愚昧了。

「妳，妳是什麼人？爲什麼搶我的孩子。」

「妳的孩子？」對方「格格」笑了起來，道：「眞是年頭變哩！一些黃花大閨女，硬是搶別人的孩子，拉拉扯扯，據爲己有，想要孩子可以自己生啊。」

李婉如立刻就想到了一個人，她不禁全神貫注，打量這個美態嬌人，我見猶憐的小女人，說道：「妳莫非就是姜不幸姑娘？」

「正是，不知姑娘又是何人。」

「我叫李婉如，姜姑娘，據我所知，這並不是妳的孩子。」

「誰說不是……」但她立即又改口說道：「的確不是，但和我的孩子也差不多了。」

「這話怎麼說？」

「道理很簡單，黃氏兄弟要的是我那孩子，却把馬芳芳的姪子當作了我的孩子而搶走，弄清之後，又搶走了我的孩子，據我所知，現在馬芳芳手中那個孩子就是我的，似乎也是有意把她的姪子交給別人，却弄走別人的孩子，這種心態，自然是心照不宣了！我目前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暫時擁有此嬰，也許有一天可以換回自己的孩子，如此而已。」

李婉如是局外人，實在不便置詞，這工夫淩鶴才能插上嘴，緩緩走回姜不幸道：「阿幸，妳好像不認識我了……」

「不是我不認識你，而是你變得太多，太快，我的眼睛無法適應，所以認不出來了。」

「阿幸，我爲了要找小鶴，曾和黃氏兄弟及其族人三百餘人及葉伯庭父子血戰，落下絕崖，幸被蕭娟娟姑娘接住了，後來……」

「不要說了！你的事我幾乎全知道，我不聽你這些浪漫史，你可以同時擁有阿娟、阿芳或阿婉，却不能再使我相信你這花花公子的調調兒……」

「阿幸……千萬別誤會……這一切全是誤解，妳聽我說……」

「你不必浪費口舌，我不會再信任你，反正在你來說，女人有的是，張三李四，阿貓阿狗，連指頭也不須勾一下，就像渴驥奔泉一樣，也像是有豬頭送不上廟門一樣……」

李婉如粉臉一寒，道：「妳說話最李別帶刺兒！」

「我說的是張三李四，阿貓阿狗，本姑娘最好別插嘴……」

「妳似乎以爲自己是世上最美麗的鳥兒。」

「至少，我並不以爲自己是一隻吃了花苞心裏傻的癩蝦蟆。」

「妳……」李婉如的小姐脾氣比姜不幸還大，那吃這一套，正要發作，淩鶴連忙攔住，道：「李姑娘，妳就少說兩句，要不，誤會越來越深。」

姜不幸掉頭就走，凌鶴大聲道：「阿幸，妳聽我說，阿幸……這的的確確是誤會。」

「花花公子，你休想虛言客套，有了新歡，也不必難爲情，反正是自格送上廟門的。」

（未完・十）



旋風花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卞藥師將救回來的人先吃藥丸，才解開穴道，這藥物只是使他們安眠，可睡四十九天之久，首先爲老夫人切脈象，再由南宮靖、沈雪姑用太素玄功冲開「腦戶穴」使恢復記憶，由南宮老人引導她回憶十八年前的事，當年携走她兩歲幼兒是誰？這樣逐一引導使老人記起他就是她的兒子上官靖，於是母子相認，拜謝南宮老人。但老夫人仍中了魔教的金剛散之毒，需練洗髓經和它抵消，清除毒患，至於魔教的幕後人是誰仍然是一個謎，只知道下毒的人是一個尼姑，還有尼姑的師妹管巧巧是控制老夫人的人……

神功已練成　寶經歸少林

李小雲望着卞藥師說道：「那怎麼辦呢？」

卞藥師笑道：「妳暫且放心，只要讓他們昏睡不動，目前還可無事。」接着又道：「咱們眼下只有等小女從天台回來，才能解毒了。」

寧勝天大笑道：「這叫做毒上加毒，反正咱們這些人的性命，都在你卞藥師父女兩人手中了。」

萬青峯道：「那也只好如此，等卞姑娘來了再說，好在現在咱們有足够的人手，不用担心賊黨來襲了。」

沈雪姑道：「上官兄，這裏已經沒有事了，你該去練功了，我們走吧！」

上官靖點點頭，兩人就向衆人告退，李小雲也跟着兩人身後，一起退出。來至第二進西廂靜室。

老夫人用過午餐，又在榻上瞑坐運功。祝小青和王牙婆就坐在靠窗的椅上。飛電、飛霜已經由王牙婆吩咐過了，她們住在後面一間，未奉呼喚，不准驚擾，是以沒有出來。

上官靖放輕脚步走入，從娘身邊取過「洗髓經」，就席地坐下，翻開書本，只聽沈雪姑以「傳音入密」說道：「洗髓經中，一定會有口訣，你先把口訣背熟了，再依次練功，就可事半功倍。」

上官靖從前練「易筋經」，師父也是這樣吩咐的，沈雪姑這樣囑咐自己，心中自然極爲感激，朝她看了一眼，點點頭，也以「傳音入密」說道：「謝謝妳。」

就專心一志的看起經文來，一面就暗暗記背。經文縱然深奧，但都有細字註解，何況他從小練會「易筋經」，如今再讀「洗髓經」，就彷彿有似曾相識之感，自然較旁人容易理解，不過半天時光，就把總訣和練功運氣的訣要都背熟了。

晚餐時分，祝小青親自和飛電、飛霜到厨房取來食盒，爲的是防人下毒，就在房中小圓桌上擺好，大家圍着圓桌坐下。老夫人眼看有這許多人陪着自己進餐，心裏自然十分高興。飯後，飛霜給大家沏上

茶來，是她去提開水，祝小青也要跟着一同去。

老夫人含笑問道：「靖兒，你把口訣背熟了沒有？」

上官靖道：「孩兒背得差不多了。」

老夫人點頭道：「那就好，今晚你也可以開始練功了。」一面朝王牙婆、祝小青二人道：「你們二位白天已經累了一天，待會可以早點去休息。」

王牙婆道：「咱們沒關係。」

沈雪姑道：「伯母說得不錯，妳和三妹，値日班，晚上由我來陪伯母和上官兄好了。」

老夫人道：「那就再移一張床舖進來，倦了也可以躺一回。」

沈雪姑道：「不用麻煩，只要拿一個坐墊進來，侄女坐着調息就好。」

老夫人感激的道：「爲了老身，要勞動你們來陪着我，連睡都沒好好的睡，眞使老身過意不去。」

沈雪姑道：「侄女等人和上官兄道義之交，情同骨肉，這點微勞，算不得什麼，侄女就是不在這裏陪伯母，晚上也是一樣坐着調息，和在這裏沒有兩樣。」

老夫人問道：「今天外面可有什麼事嗎？」

李小雲道：「方才大哥、大姐替霍五俠運氣衝穴，『腦戶穴』禁制剛解開，他就突然毒發，昏迷不醒，後來藥師前輩診察的結果，是中了唐門的『百步散』，再給昏睡中的幾人切脈，全被人下了毒。」

「會有這等事？」老夫人驚訝的道：「那是什麼人下的，可曾查出來了？」

上官靖道：「可能就是救走唐紀中夫婦的那個丫頭。」

老夫人點頭道：「老身聽秦皓說過，好像萬松山莊有傳遞消息的人，當時老身並沒詳細問他，不過據老身所知，管巧巧會使毒，另外劉媒婆也會使毒，但碧落山莊中並沒有使唐門毒藥的人。」

上官靖問道：「唐紀中是唐世賢的侄子，他加入碧落山莊，娘也不知道嗎？」

老夫人道：「這些事都是秦皓在管，他不和娘說，娘怎麼會知道呢？如今想來，娘眞是他們擧出來的傀儡而已。」

沈雪姑道：「伯母知不知道秦皓的來歷？」

老夫人道：「娘沒到碧落山莊以前，他就在碧落山莊了，據說他是雪山派的人，老身沒有仔細問過，他平日對老身十分恭敬，辦事也極爲謹慎老成，老身知道的只有這些了。」

沈雪姑道：「這麼說，他一定是魔教的老人了。」

王牙婆眼看時光不早，就起身道：「李姑娘、祝姑娘，老夫人和上官少俠該運功的時候了，咱們也該告退了。」

李小雲、祝小青跟着站起，和老夫人道了晚安，一起退出。飛電也去取來了坐墊，放到地上，和飛霜一同退去。

老夫人在榻上坐定，上官靖、沈雪姑也各自在坐墊上坐下，運起功來。

上官靖先把「洗髓經」口訣默誦了一遍，才依照口訣，徐徐吐納行氣運功，他雖是初練「洗髓經」，但因從小練的就是佛門神功「易筋經」，和「洗髓經」同出達摩祖師手著，自是脈絡貫通，彷彿有迹可尋，一經導氣運行，極自然的水到渠成，毫無碍難之處，就像從前練過的一般。

沈雪姑坐在邊上，其實並未運功，只是暗暗留神着上官靖練功，此時看他神氣安詳，氣息綿長，心知已經領悟了「洗髓經」的運功訣要，心中也暗暗替他高興。

一連五天，白天雖由王牙婆，祝小青値班，沈雪姑也依然留在家中，並未出去，這五天，老夫人勤練「洗髓經」，不但並不感到吃力，而且已經深得要領。因爲「洗髓經」對練習旁門功夫的人有伐毛洗髓之功，既不排斥你原來所學的功夫，只是把你導向正途。因此這五天來老夫人自己可以清晰的感覺到本來練的魔教陰功，幾乎已有十之三四，漸漸化爲另一股眞氣，四肢百骸，好像春冰解凍，都在融化之中。

上官靖的感覺，和老夫人不同，他坐到第三天就覺全身眞氣鼓動，一呼一吸，風雷隱隱，一個人幾乎要隨着呼吸，憑空飛起，但這一現象，到了第五天，就歸元入靜，靈台明朗，身穩如山，不過五天工夫，已經把「易筋經」，「洗髓經」和「太素玄功」三種神功合而爲一，坐着就像老僧入定，紫氣直透華蓋。

運功完畢，已是子夜，剛緩緩睜開眼來，只見沈雪姑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神，直注着自己，臉上浮現出欣喜之色，低低說道：「上官兄，恭喜你大功告成，我眞想不到你在短短五天時間，就把『洗髓經』練成功了。」

上官靖詫異的道：「姐姐怎麼知道的呢？」

沈雪姑被他當着老夫人叫出這聲「姐姐」來，雖然老夫人還沒醒轉，也不覺粉臉發熱，低聲道：「你怎麼忘了我們一同練的『太素玄功』，你的情形，我怎麼會看不出來。」

她不待他開口，接着道：「你練成了，那是最好不過了，伯母練功的情形，我看還只有三四成火候，本來要有十天時間，才能把魔教陰功化去，如今你練成了，從現在起，你可以和伯母同練，就能使伯母提早完成了。」

上官靖問道：「我和娘如何在一起同練呢？」

沈雪姑輕笑道：「你連這都不懂，練功之時，你坐在伯母對面，只要雙掌相抵，緩緩導氣行功就可以了。」

他們說得雖輕，但老夫人本身功力極深，自然早就聽見了，只是沒有出聲而已，這時候才緩緩睜開眼，欣然道：「靖兒，你練成了，眞是難爲你。」

上官靖道：「娘，方才雪姑姐姐說，孩兒可以幫助妳老人家提早練成，娘，我們這就開始！」

老夫人藹然笑道：「你也剛剛練會，不如再多練幾次，且等明天再和娘一起練好了。」

沈雪姑在旁道：「伯母，靖弟已經練成功了，就讓他和妳老人家一起練好了，趕在毒發以前逼出，不是更好嗎？」

老夫人眞把她看成了兒媳婦一樣，含笑點頭道：「這是你們一番孝心，娘就依你們。」

這話說得很露骨了，沈雪姑紅着臉，心裏却有着說不出的安慰，一面朝上官靖催道：「目前正是子時，你還不快和伯母一起坐下，趁早練功？」

上官靖興高采烈的點着頭道：「好，娘，我們那就快練吧！」說着，就在老夫人對面坐下，伸出雙手，和娘雙掌相抵，緩緩運氣。

老夫人一身功力本已極爲精湛，只因改練「洗髓經」，須得慢慢引導轉變，但五日來，至少已有三四成火候。

如今有上官靖以「易筋經」作基礎的內功，再加他和沈雪姑一同練成「太素玄功」，今晚又把三種神功融會貫通，合而爲一。

有這樣一股內力作導引，再經老夫人本身按照「洗髓經」心法加以運行，所過經穴脈絡，無不像引水入渠，自然流注，魔教陰功，隨着很快就化解了。

天色漸漸黎明，老夫人坐着的人，忽然間身軀起了一陣又一陣的顫抖。

上官平急忙睜眼一瞧，只見娘臉色也一陣灰，一陣青，十分怕人，心頭不覺大爲凜駭，出聲叫道：「沈姐姐，妳快瞧瞧娘怎麼了。」

沈雪姑聞言驚覺，舉目看去，果見老夫人神色不對，急忙站起身，走到榻前，低聲道：「不要慌張，快守神歸一，助伯母運功，我看伯母情形，好像練功到了緊要關頭，我來助你一臂之力。」

說完，也顧不得許多，盤膝坐到上官靖背後，伸出左手，緩緩按到他背後「靈台穴」上，把「太素眞氣」從掌心透出，輸了過去。

她輸入的眞氣很快就和上官靖的眞氣合而爲一，輸入老夫人體內，再和老夫人的眞氣會合，循行經絡，過了盞茶工夫，沈雪姑察覺到老夫人練的「洗髓經」神功，似是已把潛在骨骼間的劇毒引發，逼了出來，這已可證明「洗髓經神功」確有洗髓之功。

因爲上官靖從小練的「易筋經」，骨髓凝固，是以練習「洗髓經」，並未經過這一關，無怪他心生驚懼了。

這一關，也正是旁門轉入正途最重要的一關，尤其老夫人體內積有奇毒，在功成之前，必須把奇毒排出體外，練成功了，奇毒也自然清了。如果稍微出差，不但會運氣入岔，走火入魔，而且引發的奇毒，一旦失去控制，立時會毒發身死，比起其他練旁門功夫的人改練「洗髓經」，更爲嚴重。

沈雪姑深知此刻正是老夫人的生死關頭，這就以「傳音入密」說道：「靖弟！伯母練功將成，此刻洗髓神功已把骨髓間的奇毒引發，只要把毒逼出體外，大功即可告成，你只要依照洗髓神功口訣，導引伯母眞氣，我以太素神功眞氣助她逼毒，就可事半功倍了。」

這時天色業已大亮，就在三人正在運功之際，從房門外輕悄的閃進一條人影，此人身法相當快捷，但沈雪姑耳朵何等敏銳，聽到一絲風聲，已判斷進來的絕不是王牙婆和祝小青，因爲她們用不着施展輕功。

心念一動，身形不動，目光斜斜看去，因爲她背門而坐，所能看到的只是一點影子，那人手上似乎捏着一截很短的東西，正待舉起手來。

這下沈雪姑不由得驀然一驚，想起唐門黑芒針筒，一時那容對方出手，左手按在上官靖背心不動，上身微側，右手振腕一指，閃電般點出。

那人做夢也沒想到沈雪姑正在帮助上官靖運氣的人，還會騰得出手來，突施襲擊，右手針筒還未抬起，已被制住了穴道，再也動彈不得。

沈雪姑雖然一舉制住了來人，心頭也自驚出一身冷汗，只要自己出手慢上半步，此人打出「黑芒針」來，老夫人正在運功的人，非運氣入岔不可，此刻人雖制住，只不知他有沒有同伴？

因此一面運功輸氣，一面暗暗功凝右手，全神戒備，只要再有人閃進房來，就得立時把他住，這要換成旁人，既要運功輸氣，又要暗作警戒，是辦不到的事，差幸她練的是「太素玄功」，又是和上官靖一同修習的，她只要把眞氣輸過去就好，不怕分心。

好在天色已經大亮，再過一回，王牙婆和祝小青就會來了。

果然過了約莫頓飯工夫，房門口傳來了一陣極輕的腳步聲，沈雪姑自然聽得出那是王牙婆和祝小青的聲音，心頭總算放下了一塊大石。

王牙婆走在前面，搴帘跨入，一眼就看到飛電站在那裏，一動不動，她究竟是江湖經驗老到，立時就發覺情形不對，急忙一個箭步掠到榻前，看到沈雪姑一手按在上官靖的後心，正在運氣，就不敢出聲了。

祝小青跟着跨入，王牙婆連忙伸出一根手指，豎在唇上，知會她不可作聲。

沈雪姑以「傳音入密」問道：「王婆婆，這偷襲我們的是誰？」

王牙婆看她正在運功的人，還能用「傳音入密」說話，心中暗暗驚異，一面也以「傳音入密」說道：「是飛電。」

沈雪姑道：「她手中握着的可是針筒，妳把她取下來，再到隔壁去看看飛霜，還在不在？」

王牙婆答應一聲，從飛電手中取下針筒，轉身朝祝小青叮囑道：「妳留在這裏，不准任何人進來。」說完，飛快的閃身而出。

祝小青雖然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但看這情形，就可以猜想得到飛電拿着針筒，潛入靜室，一定是想出手偷襲，被大姐制住的，她自然不敢大意，就面向房門站立，暗作戒備。

王牙婆很快的返身入內，仍以「傳音入密」朝沈雪姑道：「飛霜在臥室內被人點了睡穴。」

沈雪姑再以「傳音入密」說道：「好，妳叫三妹，快些去叫二妹進來，如此如此。」

王牙婆連忙點着頭，立即朝祝小青說道：「沈姑娘吩咐，要妳快去找李姑娘進來。」

祝小青領命迅快的出房而去，不大工夫，兩人一起走了進來，李小雲低聲問道：「王婆婆，大姐找我？」

王牙婆把她拉到邊上，低低聲說了幾句。

李小雲點點頭，就從身邊取出易容匣子，首先給飛電臉上，易成了祝小青的容貌，然後又要祝小青坐下，把她易成了飛電的面貌。

然後由王牙婆和李小雲兩人動手，脫下飛電的衣衫。祝小青也迅快脫下自己衣衫，穿上了飛電的衣衫，王牙婆和李小雲又把祝小青的衣衫給飛電穿上了。

王牙婆湊着祝小青耳邊低低的說了幾句，祝小青點着頭，就翩然退出房去，她改扮了飛電，自然回到隔壁房中去了。

王牙婆要李小雲留在房中，自己扶着假扮成祝小青的飛電，回到祝小青房中，把她放到床上，又蓋了一條薄被，才返回靜室，以「傳音入密」朝沈雪姑道：「沈姑娘，老婆子都辦好了。」

「很好，」沈雪姑道：「老夫人此刻運功正當緊要關頭，不可有人驚擾，卡伯父來了，妳告訴他昨晚的情形，但不可洩漏出去，只說三妹受了風寒，身子不適就好。」

王牙婆點頭道：「老婆子省得。」

轉身附着李小雲耳朵，低聲說道：「沈姑娘要妳留在這裏，老婆子守到門口去。」說完就退了出去，站在門口。

過沒多久，飛電（祝小青）、飛霜去廚房端來早餐，放到小圓桌上，就退了出去，她們兩人除了送茶水和三餐之外，因老夫人正在運功，不能有人驚擾，是以不用留在靜室之中，就退回房去。

又過了一回，卡藥師果然來了，王牙婆慌忙迎了上去，說道：「卡老，您早，老婆子奉命守在這裏，已經恭候你老多時了。」

卡藥師道：「是沈姑娘要妳在這裏等候老朽的了？不知有什麼事？」

王牙婆道：「老夫人運功正當緊要關頭，不可有人驚擾。」

卡藥師驚喜的道：「今天剛第六天，老夫人那是快大功告成了？」

王牙婆道：「老婆子聽沈姑娘說，老夫人此刻正由上官少俠和沈姑娘運功相助，好像是在逼出體內奇毒，只要把奇毒逼出，就可以大功告成了。」

卡藥師問道：「上官少俠不是也在練功嗎？」

王牙婆道：「這個老婆子沒聽沈姑娘說。」接着以「傳音入密」說道：「今天清晨，靜室中有人潛入行刺，手裏握着一管唐門『黑芒針筒』，差幸沈姑娘發現得早，把人制住了。」

卡藥師身軀一震，急忙以「傳音入密」問道：「人呢？是有外人潛入，還是本莊的人？」

王牙婆也以「傳音入密」答道：「是老夫人身邊的飛電。」

接着就把飛霜被人點了睡穴，如今已由祝小青改扮飛電，以便伺機套問飛霜口供，看她是不是同謀？另外也可以暗中偵查莊上有沒有潛入賊人同黨？飛電已經改扮了祝小青，只要諉說受了風寒，身子不適就好，此事目前最好暫時不可洩露出去，等老夫人練功完畢，由老夫人親自詢問的好，詳細說了一遍。

卡藥師聽得連連點頭道：「沈姑娘不但武功極高，而且機智過人，這裏那就有勞王婆婆護法了。」說完，拱拱手，就轉身往前廳走去。

時間快接近中午，老夫人經上官靖，沈雪姑二人運功相助，已把引發的「金剛散」餘毒，漸漸逼出體外，本來劇烈顫抖的身軀，也漸漸平復下來，本來一陣青一陣灰的臉色，也逐漸恢復正常。

沈雪姑緩緩收回按在上官靖「靈台穴」上的手掌，以「傳音入密」說道：「靖弟，伯母體內『金剛散』餘毒，似已藉着『洗髓神功』逼出體外，現在你只要以『洗髓神功』再助她老人家運行一個週天，就可以放開手掌，讓伯母自己再運一回氣，就大功告成了！」說完，輕輕舉足跨下榻來。

李小雲悄聲問道：「大姐，伯母已經好了嗎？」

沈雪姑點頭道：「只要再運一回氣，就可以了。」

李小雲望着大姐，忽然垂淚道：「大姐，我爹……」

沈雪姑拉着她走到房門口，低聲說道：「二妹，妳的心意，我明白，我們是結義姊妹，只要有辦法可想，伯父中了毒，不用妳說，早就設法救治了，只是上官伯母中的毒和伯父不同……」

李小雲說道：「不是都是魔教練的毒嗎？」

「不一樣。」沈雪姑柔聲道：「上官伯母中的是『金剛散』，這種毒藥，只是爲了快速練成魔教陰功，所以只要練『洗髓經』神功，把旁門功夫化爲正派功夫，『金剛散』就會漸漸失去作用，可以把它逼出體外，至於伯父等人被下的是『迷迭散』，使人只知服從，聽命於下毒之人，一旦解去『安眠散』，就無人可以控制，更談不上要他坐下來練功了，何況又被人暗下唐門的『百步散』，除了能把這兩種毒藥，一起解去，別無辦法。」

李小雲道：「卡姐姐來了，就會有解藥嗎？」

沈雪姑道：「我大師姐那裏，可能有大師伯的『百草丹』，能解天下奇毒，自無問題，就算沒有『百草丹』了，大師姐也會另行設法，總之，等卡姐姐來了就好辦？」

剛說到這裏，上官靖已經跨下榻來，走到沈雪姑面前，突然拜了下去，說道：「雪姐姐，家母能夠逼出入骨劇毒，全是妳賜助之力，請受小弟一拜。」

沈雪姑給他突如其來的舉動，不覺臉上驟然一熱，連忙閃了開去，含羞道：「靖弟，你這做什麼，還不快起來，我們幾個情同手足，這點微勞，還要說謝嗎？」

上官靖站起身，正容說道：「雪姐姐，妳兩次救了小弟，小弟幾時說過謝了，但妳助家母逼出餘毒，小弟這是代家母謝妳的。」

沈雪姑低笑道：「我爲伯母稍盡微勞，也是應該的。」接着又道：「你還不知道方才天剛亮的時候，差點出了事呢！」

上官靖怔了一怔，問道：「出了什麼事？」

沈雪姑就把方才飛電閃進房來，被自

己制住的經過，和他說了。

上官靖道：「會是飛電。」

老夫人點頭道：「這就是了，她比飛霜來得早，她是管巧巧有意安置在老身身邊的人了。」

上官靖道：「但她那管黑芒針筒從那裏來的呢？」

沈雪姑忽然壓低聲音說道：「我想可能是放走唐紀中夫婦在逃的梅香給她的，也可能是另有人暗中運進來的，所以我要三妹假扮飛電，只要另有奸細，也一定可以查得出來。」

老夫人道：「沈姑娘果然智機絕倫，方才一面給雪兒輸送眞氣，一面還把事情處理得如此妥貼。」

沈雪姑粉臉微紅，說道：「伯母誇獎了。」

上官靖問道：「那麼飛電該如何處置呢？」

沈雪姑道：「她已經假扮成三妹，躺在床上，目前只說三妹感受風寒，身子不舒服，且等三妹查出有沒有接應的人，再由伯母親自問問她較好……」

話聲甫落，只聽門口一陣急促的腳步聲，老遠就響起孫小乙的聲音叫道：「王婆婆，你快進去告訴沈姐姐，卞姑娘已經回來了。」

王牙婆叱道：「小乙，你聲音不會放輕些，老夫人運功正當緊要關頭，你嚷什麼？」

孫小乙道：「是卞姑娘回來了。」

上官靖喜道：「雪姐姐，卞姑娘回來了。」一面急忙掀帘出去，說道：「王婆婆，娘運功已經好了，謝謝妳站在門口替娘護法。」

王牙婆哦了一聲，就轉身朝房中閃來，連連拱手道：「恭喜老夫人，大功告成了。」

孫小乙也連忙跟了進來，拱手作揖道：「老夫人大功告成，小的好高興，上官大哥，眞的恭喜你了。」

老夫人連忙還禮道：「王婆婆，小乙，多虧你們大力相助，老身感激不盡。」

沈雪姑道：「小乙，你說卞姐姐回來了，人呢？」

孫小乙道：「卞姑娘剛到，現在萬莊主書房裏，小的特別先趕來報訊的。」

老夫人道：「娘總算把體內『金剛散』餘毒逼出了，也該去謝謝大家，靖兒，我們一起到萬莊主書房去。」

上官靖應了聲「是」。

王牙婆在門口叫道：「飛電，飛霜，老夫人要到萬莊主書房去，妳們還不快來伺候？」

飛電、飛霜二人在隔壁房中「唷」了一聲，迅快的奔了出來，一齊屈膝道：「老夫人功練成了，小婢恭喜老夫人，恭喜公子。」

老夫人眼看飛霜一臉喜色，似是不像有假，心中暗道：「看來飛霜倒不是管巧巧的人。」一面含笑道：「妳們起來，隨我到萬莊主書房去。」

飛電、飛霜應着「是」，站起身，就來一左一右的攙扶老夫人。

當下由上官靖、沈雪姑走在前面，王牙婆和孫小乙則跟在老夫人身後，一行人由長廊折入東院。

上官靖跨進書房，就拱拱手道：「萬莊主，各位前輩，家母練功完畢，特來向各位致謝。」

南宮老人、八卦門封居易、形意門金贊廷、武功門崔介夫、少林智虔、智通大師、武當青松道長、蒼龍寧勝天、卞藥師等人紛紛站了起來。主人萬青峯急忙朝門口迎來，拱着手道：「恭喜老夫人神功告成，眞是可喜可賀。」

老夫人忙道：「老身應該多謝萬莊主才是。」

萬青峯把老夫人讓入書房，老夫人朝大家襝衽一禮，說道：「老身一時不愼，誤入旁門，不但蒙諸位道長原宥前愆，而且同情關懷，才使老身有自新的勇氣，老身之有今日，實在是諸位之賜，老身不勝感激之至。」

大家都紛紛說着：「老夫人好說，如今練成神功，逼出奇毒，等於脫去魔敎鎖枷，可喜可賀，這是武林之幸。」

老夫人連說：「不敢。」

南宮老人呵呵笑道：「老夫預計老弟婦至少也要十日工夫，才能把『洗髓經』神功練成，却沒想到老弟婦居然第六天就練成功了。」

老夫人道：「這是靖兒先練成功，再和沈姑娘二人相助，才能提早逼出『金剛散』餘毒，不然那能在六天之內就練得成呢？」

說到這裏，從袖中取出「洗髓經」，走到智虔大師面前，說道：「二位大師是少林有道高僧，昔年先夫在少室一處岩洞中無意獲得一方石函，裏面所貯的就是這冊『洗髓經』，出之達摩祖師手筆，先夫雖然得此秘笈，却也因此惹來殺身之禍，老身和小兒托天之福，僥倖練成神功，但這冊『洗髓經』，既是達摩祖師手著，應是少林寺故物，老身僅以此經歸還少林寺，請大師收下，代老身轉呈貴寺方丈。」

智虔大師聽得不由一怔，當年上官平得之岩穴，並非取自少林，因此少林寺雖覺這冊「洗髓經」是少林鎭山之寶，却也不好向上官平說出索回的說話。

如今老夫人居然把此經歸還少林寺，這眞使老和尙深感意外，連忙合十道：「達摩祖師手著『易筋』、『洗髓』二經，載之典籍，原爲敝寺鎭山之物，不知何年失落，至今少說也已有百年之久，因此二十年前，江湖上傳言上官施主無意中獲得此經，也只能說佛賜有緣人，敝寺從不敢說要向上官施主索回此經，如今得蒙老夫人慨然將此經見賜，使祖師手迹能重回敝寺，敝寺自是萬分感謝，老衲謹此向老夫人致謝，我佛有靈，一定會保祐老夫人，少施主福壽綿綿，今後老夫人有什麼差遣，少林寺一定全力以赴，藉以報答老夫人這份高義！」說完，雙手接了過去。

老夫人道：「大師過獎，這本是貴寺之物，老身應該歸還貴寺的。」

智通大師也合十當胸，說道：「阿彌陀佛，老夫人賜還經書，對少林寺來說，這是莫大的恩惠，代代弟子，都會永遠記得老夫人的大德。」

萬青峯道：「老夫人深明大義，大家都十分欽佩，現在大家可以請坐了。」

卞藥師朝卞藥姑招手道：「藥姑，妳快來拜見上官伯母。」

卞藥姑急忙走到老夫人面前，屈膝道：「侄女卞藥姑拜見上官伯母。」

老夫人連忙一把把她拉起，含笑道：「卞姑娘一路辛苦，不可多禮。」

卞藥姑站起身，就從懷中取出一件東西，塞到李小雲的手裏，道：「謝謝妹子，這一路上幸虧有它，才不致被人家認出來呢！」她塞給李小雲的當然是面具了。

李小雲只笑了笑，就收入懷中。

沈雪姑問道：「卞姐姐，妳見到我大師姐了？」

卞藥姑道：「見到了，先前她還不肯相信，後來我拿出妹子給我的一方手帕，她看到帕上綉的一個雪字，才算相信了，我說出來意，她沉吟了下才說：師父的『百草丹』，當年合的就不多，她那裏已只剩了半瓶，就全交給我帶來了。」

「她那裏剩了半瓶？」沈雪姑道：「卞姐姐，妳拿出來給我瞧瞧。」

卞藥姑說道：「我一到這裏，就交給參了。」

卞藥師說道：「沈姑娘，藥瓶就在老朽這裏，妳要看就拿去好了。」說着伸手從大袖中取出一個古玉雕成的葫蘆形藥瓶，遞了過來。

沈雪姑心頭微微一動，接過藥瓶，抬頭問道：「卞姐姐，妳見到我大師姐，她是怎麼形狀的人？」

這話問得很奇怪！

卞藥師聽出沈雪姑問這句說，必有原因，不覺一怔，問道：「沈姑娘，那裏不對了？」

沈雪姑道：「卞伯父且聽卞姐姐說出來了再說。」

卞藥姑道：「令師姐了因，是個瘦高個子，說話冷冷的，其實我看她是個面冷心熱的人。」

沈雪姑問：「她穿的是什麼衣服？」

卞藥姑道：「自然是緇衣了。」

沈雪姑又道：「青竹廟裏還有什麼人，妳可曾見到？」

卞藥姑說道：「有一個小尼姑，約莫十六七歲，叫做淨緣，別的人我就沒看到了。」

沈雪姑又道：「我大師姐有多大年紀了，臉上可有什麼特別明顯的疤痕，你還記得嗎？」

卞藥姑像在竭力的思索了下，才道：「她約莫三十多歲，臉上……」

沈雪姑接口道：「左眉梢有一條極淡的刀傷，若非細看，就看不出了，但卞姐姐和她當面說話，自然看到的了。」

「哦，我想起了！」卞藥姑嫣然一笑道：「不是妹子提起，我差點忘了呢，令師姐左眉果然有一條極細的痕迹，一點不錯。」

「錯了！」沈雪姑冷笑一聲，突然一把扣住了卞藥姑的右腕脈門，喝道：「說，卞姐姐是不是落在你們手裏了？」

這一下突如其來，聽得在場之人不由全都一楞！

卞藥姑急得叫了起來道：「妹子，妳這是做什麼？我就是卞藥姑呀！」

卞藥師駭然道：「沈姑娘，妳說她不是藥姑？」

沈雪姑冷笑道：「破綻太多了，我大師姐是我師尊門下，只是跟大師伯學醫，怎麼會說：師父練製的百草丹……」

卞藥姑急忙說道：「令師姐就是這麼說的。」

沈雪姑沒有理她，又道：「大師伯的『百草丹』，每顆大如核桃，這個古玉葫蘆，如何裝得下？再說大師伯的藥瓶，都是極普通的青瓷，那有這麼講究，用古玉做藥瓶，這正是你們弄巧反拙之處。」

卞藥姑道：「這明明是令師姐交給我的……」

「好！」沈雪姑道：「我大師姐是道姑，卞姐姐去了青竹庵，一定知道，大師姐是瘦高個子，說話冷冰冰，這些自然是你們從卞姐姐口中套出來的了，但卞姐姐告訴你們庵裏有一個小尼姑，叫做淨緣，這就錯了，淨緣是個老婆婆，她這麼說，自然是故意留下破綻，好讓我們發現妳假冒的了，再說我大師姐常年都穿青衣，那會穿什麼緇衣，左眉梢有小粒黑痣，也不是刀疤留下的痕迹，妳易容而來，雖然瞧不出破綻，但這些話中已露出了狐狸尾巴來了，還能狡辯嗎？」

卞藥師聽得大急，問道：「你們把藥姑怎樣了？」

卞藥姑眼看已被沈雪姑當場拆穿，却依然十分鎭定，任由沈雪姑扣着脈門，只是冷冷的道：「沈雪姑，算妳厲害。」

卞藥師又道：「藥姑人呢？」

假卞藥姑道：「她很好。」

沈雪姑左手一下點了她的穴道，才放開右手，一面轉身對李小雲道：「二妹，妳先洗去她臉上易容藥物，瞧瞧她是誰，她要混到這裏來，我想一定是熟悉這裏情形的人了。」

李小雲答應一聲，從懷中取出易容盒來，打開盒蓋，把洗容藥劑塗到了假卞藥姑的臉上，然後用一塊絨布輕輕拭去，果然立時抹去了一層易容的藥物，露出本來面目！

卞藥師一直目不轉睛的看着假卞藥姑，這時不覺失聲道：「會是她！」

這假扮卞藥姑的人，原來就是六天前已經逃走的梅香。

萬青峯哼道：「這就正好，她居然又自己送上門來了。」

沈雪姑道：「萬莊主，此人關係重大，暫時且讓章總管把她押起來。」

卞藥師說道：「不問問她藥姑的下落嗎？」

沈雪姑朝他使了一個眼色，說道：「卞伯父不用心急，卞姐姐不會有事的。」

萬青峯已把總管章守勳叫了進來，吩咐道：「你把此女了押下去，派人嚴加看守。」

章守勳答應一聲，指揮兩名莊丁押着梅香出去。

一名使女進來欠身道：「啓稟莊主，可以請大家入席了！」

萬青峯點點頭，就請大家到右首一間膳廳進餐。席間，大家自然要舉杯向老夫人敬酒，自有一番熱鬧。

南宮老人呵呵笑道：「老弟婦，幾個月前，老夫誤把侯元當作上官娃兒，傳了

他『洗髓經』，當時，那個姓侯的小子卻着實機伶，曾對老夫說：『晚輩蒙你老人家垂青，無以爲報，晚輩從小就姓了你老人家的姓，晚輩之意，想認你老人家作義父，不知你老人家肯不肯收晚輩這個義子呢？』

「老夫聽得大爲高興，曾說：『老夫一生既無妻兒，又無門人，臨老收了個螟蛉子，倒也不錯。』如今才知道那個姓侯的小子，只是個冒牌貨，老夫這螟蛉義子豈不是也落空了？」

老夫人自然聽得出他言外之意，忙道：「前輩算起來該是賤妾公公的朋友，和先父論交，已是低了一輩，上官一門，若是沒有前輩仗義援手，不但『洗髓經』早已落入賊人手中，就是靖兒小命只怕也不保了，那能還有今天？所以前輩是上官一門的大恩人，靖兒自小就姓了你老人家的姓，只要你老人家喜歡靖兒，靖兒過繼給你老人家做義子也是應該的了。」

寧勝天大笑道：「南宮老哥哥若是沒有這個意思，就不會當筵提出來了，哈哈，上官小兄弟，你還不趕快磕頭，拜見義父，咱們這許多人就是見證了。」

上官靖依言走到南宮老人面前，雙膝跪下，恭恭敬敬的磕了幾個頭，一面說道：「義父在上，孩兒南宮靖給你老人家磕頭。」

南宮老人聽他自稱「南宮靖」，自然更加高興，大笑道：「靖兒，你起來，老弟婦，這就好了，靖兒在你們上官家，是上官靖，但到了我南宮家，就是南宮靖，將來娶媳婦，一房是你們上官家的，可是咱們南宮家裏，也得討一房才是。」

這話聽得上官靖俊臉通紅，但大家都隨聲附和，又要敬南宮老人的酒，作爲慶賀。

飯後，老夫人因新練成「洗髓神功」，自然要回房去溫習，上官靖、沈雪姑、李小雲、王牙婆、孫小乙幾人就隨着一同回到了靜室。

沈雪姑吩咐飛電、飛霜兩人道：「妳們去廚房提一壺開水來。」

兩人領命，來至廚房，只見一名身穿青布衣衫的老婆子含笑問道：「兩位姑娘，可是提水來的？祝姑娘怎麼沒跟來？」

飛電道：「祝姑娘昨晚受了風寒，咳嗽發燒，身子不舒服，沈姑娘就要她多休息，所以沒來。」

那老婆子忽然低壓聲音問道：「方才聽說剛趕回來的卞姑娘，是梅香假扮了混進來的，妳們總看到了？」

梅香假扮卞藥姑的事，已經不是秘密了，萬松山莊的人，全已知道了。這是章總管奉命放出去的消息。

飛霜搶着道：「我們自然看到了，不是沈姑娘機智，一把扣住了她脈門，誰也看不出來她易過容的。」

那老婆子好奇問道：「沈姑娘怎麼看出來的呢？」

飛電故意披披咀道：「要不是梅香說錯了話，我想沈姑娘也未必看得出來。」

那老婆好低聲問道：「她說錯了什麼話呢？」

飛霜道：「飛電姐姐，妳說給崔嬤嬤聽吧，我去倒水。」

飛電就把當時情形，詳細告訴了崔嬤嬤。崔嬤嬤四顧無人，迅快把手中紙團塞了過來，飛電趕緊揑在手裏，塞入衣袋之中。

飛霜從灶上提壺水下來，兩人就並肩跨出廚房，回到靜室，替大家沏好茶，飛電朝沈雪姑眨眨眼睛。

沈雪姑道：「老夫人神功已經練成，妳們兩個，還是分班伺候好了，白天由飛電留在房中，晚上再換飛霜，這樣就有一個人可以休息，不用兩個人一起伺候，飛霜去休息好了。」

飛霜應了聲「是」，就先退了出去。

沈雪姑抬頭道：「小乙，你站到門口去，別再讓人從背後偷襲了。」

孫小乙道：「不會的。」就掀帘走了出去。

沈雪姑就朝假扮飛電的祝小青問道：「妳發現了什麼，現在可以說了。」

祝小青就把廚房裏的崔嬤嬤方才向自己兩人打聽梅香的事，和塞給自己一個紙團，說了一遍。

老夫人道：「廚房裏的崔嬤嬤會是賊人一黨，若是她在飯菜中下了毒，那還得了？」

沈雪姑含笑道：「我想她暫時還不敢，因爲這一來，她就潛伏不下去了。」

祝小青已把紙團取了出來，遞給沈雪姑。沈雪姑急忙打開紙團，只見上面只寫着四個字：「伺機滅口」，這就把小紙條遞給老夫人，一面說道：「看來這崔嬤嬤的身份還不低呢！」

老夫人只看了一眼，又把小紙條給大家傳閱，一面說道：「照字條上的口氣看來，不但崔嬤嬤有生殺之權，而且飛電的一身功夫，也相當不弱，要不是沈姑娘出手得快，只怕一時還制不住她呢！」

上官靖道：「雪姐姐，現在該怎麼辦呢？」

沈雪姑說道：「你叫小乙去請章總管來。」

上官靖答應一聲，立即走到門口，和孫小乙低低說了兩句，孫小乙立即奉命而去。

不一回，章守勤掀帘走入，拱手道：「沈姑娘召喚在下，不知有什麼吩咐？」

沈雪姑問道：「我想問你一個人，廚房裏的崔嬤嬤是做什麼的？」

章守勤不覺一怔，說道：「崔嬤嬤原是莊主夫人隨嫁過來的，她燒得一手好菜，是以莊主和莊主夫人的飲食，都是她親手料理的，自從夫人過世之後，她就一直留在廚房裏，因爲大伙另有兩個廚司掌理，就派她管理日常買菜的事務，其實買菜也另有兩個莊丁負責，她只是管理廚房伙食銀錢出入罷了。」

沈雪姑沉吟道：「她是莊主夫人隨嫁過來的人，應該不會有問題才是！」

章守勤道：「她平日除了喜歡多咀，人極不會有問題的？」

沈雪姑道：「越是不會有問題的人，就越會有問題。」

章守勤又是一怔，望着沈雪姑沒有說話。他身爲萬松山莊總管，當然聽得出沈雪姑的口氣，但他卻不好多問。

沈雪姑從几上取起字條，遞了過去，

說道：「章總管請看這個。」

章守勤接過紙條，看了一眼，詫異的道：「伺機滅口，這字條……」

沈雪姑就把早晨發生的事，以及自己如何要祝小青改扮飛電，方才崔嬤嬤如何探聽梅香的消息，把這張字條塞給祝小青，大概說了一遍。

章守勤聽得身軀一震，駭異的道：「這……怎麼會呢？崔嬤嬤怎麼會是潛伏的賊黨？這太令人感到意外了！」接着，拱拱手道：「沈姑娘……」

沈雪姑道：「崔嬤嬤不但是賊人一黨，而且身份還不低呢，咱們必須立時採取行動，給她一個措手不及。」

章守勤遲疑的道：「這事要不要報告莊主呢？」

沈雪姑道：「事不宜遲，只好先把她拿下了再說。」一面抬頭道：「小乙。」

孫小乙應了一聲，急忙舉步走入。

沈雪姑道：「你立即和萬點星一同到廚房後面的牆外去，不論什麼人，若是越牆而出，就拿下了，如果有人頑抗，只管出手。」

孫小乙道：「小將得令！」急步奔了出去。

沈雪姑目光一轉，又道：「二妹，妳和三妹、飛霜二人，再去廚房提水，但要明白告訴飛霜，咱們要去捉拿崔嬤嬤，妳們三人在我和章總管未到以前，要穩住她，我們到了以後，務必及時堵住她。」

李小雲、祝小青點頭道：「我們省得。」說完，就相偕走出房門，要飛霜同去廚房。

沈雪姑也隨着站起，說道：「王婆婆，妳隨我們一起去。」

上官靖問道：「我呢？」

沈雪姑朝他含笑道：「伯母神功初成，就要練功了，你留下來陪伯母吧，再說我們人手已經足夠了。」一面朝章守勤道：「章總管，我們走！」

再說李小雲和假扮飛電的祝小青，飛霜三人出了西院，祝小青就悄悄的在飛霜耳邊道：「我們這次到廚房提水去，只是藉口而已，主要是去逮人的。」

「逮人？」飛霜一怔：「去逮誰？」

祝小青道：「奸細，謀刺老夫人的主犯。」

飛霜聽得更奇，問道：「謀刺老夫人，這會是誰？」

祝小青道：「就是那個崔嬤嬤，不過用不着我們動手，我們只要絆住她就好了，我只是先告訴妳一聲，免得到時候措手不及。」

飛霜點點頭道：「我知道！」

三人跨進廚房，這時正當午餐之後，廚房裏最空閒的時候，只有幾個打雜的在掃地，閒聊。

祝小青問道：「開水開了沒有？」

一名打雜的忙道：「剛才前廳打去了兩壺，剛加了冷水，大概還要等一回。」

「那就等一回好了。」祝小青目光一轉，問道：「崔嬤嬤呢？」

那打雜的道：「崔嬤嬤沒事自然在她房裏了。」

祝小青又道：「崔嬤嬤的房間在那裏呢？」

打雜的一指東首一排房屋，說道：「姑娘沒去過嗎，崔嬤嬤就住在那邊中間的一間。」

祝小青轉身道：「李姑娘，水還沒有開，我們到崔嬤嬤那裏去坐一回吧！」

李小雲道：「也好。」

當下就由祝小青在前面，退出廚房，朝東首一排房屋走去，繞過長廊，出了一道腰門，這裏敢情是莊中傭婦住的地方，一排七間側屋，自成院落，屋前還有一個院子。

祝小青跨進院子，就叫道：「崔嬤嬤，李姑娘來啦！」

她這一叫，只見崔嬤嬤從中間一間三腳兩步迎了出來，朝祝小青、飛霜兩人含笑道：「二位姑娘怎麼有空找到老婆子這裏來的？哦……這位姑娘……」

祝小青道：「她是李姑娘，我們原是到廚房去提水的，水還沒開，才到崔嬤嬤這裏來的。」

「啊！」崔嬤嬤慌忙朝李小雲行禮道：「原來是李姑娘，請恕老婆子無狀，祝姑娘來過幾次，老婆子認識，李姑娘第一次到廚房來，老婆子沒見過！」

李小雲含笑道：「三妹受了風寒，所以由我和她們同來的。」

崔嬤嬤連忙抬手道：「李姑娘快請裏面坐。」領着三人走入。

她是昔年跟莊主夫人隨嫁來的。如今又是管理廚房事務，在莊中一般傭婦之中，地位較高，所以一個人住了兩間房，外面一間是起居室，打掃得十分乾淨，上首還供奉着一尊玉石雕刻的觀音大士，一張八仙桌，和幾把椅几，左首一間掛着棉帘，才是臥室。

崔嬤嬤陪着笑道：「李姑娘請坐，老婆子這裏又髒又亂，李姑娘別見笑，啊，老婆子這裏連茶也沒有……」

李小雲含笑道：「崔嬤嬤快別客氣，我們坐一回就走。」

她故意靠近左首旁房門口的一把椅子上落坐，祝小青和飛霜只是使女身份，李小雲坐了，她們就不敢坐下，只是站在邊上。

崔嬤嬤眨着眼睛，似是對三人來意，有些懷疑。

就在此時，突聽院子裏響起王牙婆的聲音叫道：「崔嬤嬤，章總管找妳，還不趕快出來？」

崔嬤嬤聽到王牙婆的聲音，不覺臉色微變，不但沒有出去，反而舉步朝房門走來。李小雲立即站了起來，咦道：「崔嬤嬤，有人在叫你呢！」

崔嬤嬤道：「章總管大概是來查帳的，老婆子進去拿帳册。」

李小雲道：「妳……」

崔嬤嬤因她擋住了去路，突然右手一撥，急道：「妳讓開。」

李小雲早就蓄勢以待，看她右手撥來，不覺叱道：「妳敢向本姑娘動手？」食中二指隨着剩起一個小圈，朝前點出。

崔嬤嬤反應極快，趕緊身形一矮，「嗤」的一聲，一縷指風從她頭頂掠過，她已像地鼠一般從李小雲身邊鑽過，祝小青那還敢怠慢，跟着一指朝她背上戳去。

崔嬤嬤身法快速無比，一下就鑽進臥

室，祝小青出手不慢，但還是慢了半步，指風戳在棉帘上。

這原是一句話的工夫，章守勤、王牙婆已經掠了進來！

李小雲沒有截得住她，怒聲道：「好個老虔婆！」一把拉下棉帘，當先追進房去。

祝小青、飛霜也跟着掠入，只見後窗敞開，房中那裏還有崔嬤嬤的影子？

李小雲正待朝窗外掠去，只聽王牙婆的聲音笑道：「李姑娘，她逃不了的。」

話聲未落，只聽窗外响起萬點星的喝聲：「崔婆子，妳還不束手就縛？」

孫小乙笑道：「她不束手，一樣就縛的。」

崔嬤嬤厲聲喝道：「老婆子和你們拚了。」

王牙婆口中咦了一聲，道：「難道她會……」

這時李小雲、祝小青、飛霜三人業已相繼穿窗而出，王牙婆也急忙跟着從窗口掠了出去。

後窗外面，是一片狹長的草地，距離圍牆只有二三丈光景，只要越牆而出，就是莊外了，但圍牆上早已站着萬點星和孫小乙，是以崔嬤嬤只好在草地中間停了下來。

李小雲，祝小青，飛霜三人穿窗而出，正朝她圍上去。

王牙婆在後叫道：「李姑娘快站住，她是劉媒婆，小心她使毒！」

崔嬤嬤前有埋伏，後有追兵，一個人好似怔在那裏，沒有作聲。

這時只見沈雪姑從屋脊上飄飛而下，含笑道：「她已被我制住了，萬老大，小乙，你們可以下來了。」

萬點星、孫小乙依言飛身落地。

章守勤急忙趨前一步，朝沈雪姑拱拱手道：「沈姑娘果然料事如神，唉，崔嬤嬤是敝莊多年老人，居然會是賊黨，當眞是令人無法想像得到的事。」

李小雲道：「大姐，王婆婆說她是劉媒婆呢！」

沈雪姑問道：「王婆婆如何看得出來的？」

王牙婆笑道：「老婆子和她相識了幾十年，怎麼會連她說話的聲音都聽不出來呢？」

沈雪姑點頭道：「如此看來，眞的崔嬤嬤可能遇害了，她才假扮崔嬤嬤的。」一面回頭朝萬點星、孫小乙二人吩咐道：「你們押着她到前面去，等老夫人運功醒來，再親自問她們。」

然後又朝章守勤道：「章總管，現在請你去稟報萬莊主，說人已拿住了。」

章守勤應了聲「是」，急步朝前進奔掠而去。

× × ×

老夫人運功完畢，已是申牌時光，王牙婆、李小雲，押着劉媒婆走入。（崔嬤嬤已洗去臉上易容藥物）章守勤、萬點星和孫小乙則守在靜室門口。

老夫人端坐榻上，她左首站着兩人，則是上官靖和沈雪姑。

王牙婆尖聲道：「劉大姐，該妳說話了吧？」

劉媒婆氣憤的道：「你們怎麼會把老婆子當作劉媒婆的？老婆子在萬松山莊幹了幾十年活，你們不信可以請莊主來，莊主會給老婆子證明的。」

她方才被點了昏穴，還不知道李小雲已經洗去了她臉上易容藥物。

王牙婆呷呷尖笑道：「萬莊主還在忙着，咱們已請來了銅先生，一樣可以證明妳老大姐的身份。」

她這話聽得李小雲抿着咀想笑。

劉媒婆冷冷的道：「老婆子不認識銅先生。」

王牙婆道：「妳不認識銅先生，銅先生却認識妳。」一面回頭道：「李姑娘，妳看銅先生出來讓她瞧瞧。」

李小雲忍着笑，手中拿了一面銅鏡走到劉媒婆面前，輕笑道：「崔嬤嬤，銅先生在這裏，妳自己瞧吧！」

劉媒婆抬目看去，銅鏡裏面照出來的是她臉長如驢的本來面目，已經不是崔嬤嬤了，心頭不覺一沉，尖聲道：「我是劉媒婆，又怎樣？」

王牙婆道：「劉大姐，咱們是幾十年的老姐妹了，在老夫人面前，我勸妳還是老老實實的說吧！」

劉媒婆望望端坐錦榻上的老夫人，忽然搖搖頭道：「老婆子說出來了，也難逃一死。」

老夫人藹然道：「劉媒婆，妳既然難逃一死，爲什麼不肯說呢？說出來，也許不見得死。」

劉媒婆忽然臉有悽凉之色，黯然道：「老婆子一生用毒，終於還是被人下了劇毒，死原無可怕，但毒發之時，却比死還要難受，那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老夫人問道：「是管巧巧下的毒？」

劉媒婆俛首道：「老婆子不知道，但每隔十天，就必須服一顆解藥，他們答應老婆子，此行任務達成之日，就可以解去老婆子身上之毒。」

任務達成，當然是指襲殺老夫人了。

老夫人問道：「妳是什麼人派妳來的呢？」

劉媒婆道：「自然是秦總管了。」

沈雪姑問道：「飛電那管黑芒針是妳交給他的？」

劉媒婆道：「不錯，那是秦總管交給老婆子轉交給她的。」

沈雪姑又道：「那麼妳要飛電對梅香下手，是誰給的命令？」

劉媒婆道：「秦總管怕她招供，只好殺之滅口了。」

沈雪姑追問道：「咱們識破梅香喬扮卞藥姑，也只是中午的事，妳就塞紙團給飛電，怎麼快就有消息傳來，那是什麼人給妳傳遞消息的？」

劉媒婆回答道：「是厨房裏的小厮張四。」

沈雪姑目光一抬，朝李小雲說道：「二妹，妳快去告訴章總管，別讓那張四跑了。」

李小雲答應一聲，走到門外，把話告訴了章守勤，章守勤急忙領命而去。

沈雪姑又道：「劉婆婆，王婆婆也是從碧落山莊投過來的，她如今也好好的活着，還有許多被迷失心神的人，也一個沒

死，毒雖未解，但是那也只是時間問題，我們遲早會找到解藥的，妳現在作何打算呢？」

劉媒婆俯首道：「老婆子還有什麼打算？老夫人如若肯收留我，老婆子願意追隨老夫人，决無二心。」

老夫人領首道：「好，老身相信妳，沈姑娘，妳替她解開穴道！」

沈雪姑走過去，伸手拍開了劉媒婆的穴道，說道：「妳是王婆婆向上官伯母力保的，希望妳以後好好重新做人。」

劉媒婆連聲應是，朝王牙婆檢袵道：「老姐姐，我眞該謝謝妳。」

王牙婆咧咀笑道：「老姐妹了，還說這些做什麼？」

沈雪姑叫道：「飛電，飛霜，妳們可以把梅香押出來了。」

飛電、飛霜（祝小青）答應一聲，押着梅香從帳後走出，原來她們早就藏在錦榻後面，這時一直走到老夫人前面，祝小青飛起一腳踹在梅香的腿彎上，喝道：「見了老夫人還不跪下？」

梅香身不由己雙膝一屈，噗的跪倒地上。

沈雪姑冷冷的道：「梅香，方才劉婆婆說的話，妳都聽見了，這個紙團，就是秦皓授意劉婆婆轉交給飛電，要飛電殺妳滅口的，妳拿去看看！」左手一抬，把紙團丟到梅香面前。

梅香俯首道：「劉婆婆說的話，小婢都聽到了。」

沈雪姑道：「若不是我們發現得早，妳已經死在黑芒針之下了。」

梅香道：「小婢知道！」

沈雪姑又說道：「妳在萬松山莊叫梅香，這自然不是妳的本名了，妳叫什麼名字？」

梅香道：「小婢本來叫綠梅。」

沈雪姑接口問道：「是什麼人派妳來的？」

梅香道：「是秦總管。」

沈雪姑道：「叫妳和什麼人連絡，是不是劉婆婆？」

梅香抬起頭，望了祝小青一眼，才道：「劉婆婆只是傳遞消息的人，小婢奉派前來，是……是聽命於飛電姐姐的。」

她只當飛電既把劉媒婆交給她的紙團交給了沈雪姑，自然全說出來了。

沈雪姑心中暗道：「自己還當秦皓派劉媒婆來，是他們在這裏的主腦人物，原來潛伏在這裏的主腦人物，竟然是飛電！」一面問道：「妳假扮卞藥姑前來，卞姐姐人在何處？」

梅香道：「她被送去碧落山莊了。」

沈雪姑又道：「現在妳有何打算？」

梅香跪在地上，流淚道：「秦總管要殺小婢滅口，小婢得能不死，已是天大的幸運，更沒有地方可去，但求老夫人開恩，小婢願意伺候老夫人，如有弍心，天誅地滅。」

沈雪姑站起身，舉手替她解開了身上的穴道。

梅香爬在地上，朝老夫人連連叩頭，說道：「多謝老夫人開恩。」

老夫人道：「好，妳起來吧！」

梅香依言站了起來。

沈雪姑道：「三妹，飛霜，妳們去把飛電押進來。」

祝小青伸手從臉上揭下一張面具，咭的笑道：「我現在不再扮飛電了吧？」一面朝飛霜含笑道：「妳隨我去。」

飛霜直到此時才知飛電已經被拿下了，這就隨着祝小青身後而去。

女客賓舍，就在西院，她們很快就挾持着扮成祝小青被點了睡穴的飛電走入。李小雲先替她洗去臉上易容藥物，再出手點了她兩肩穴道，才替她解開睡穴。

飛電睜開雙目，身子已經跪在老夫人榻前，四周站着不少人，不由心頭一緊，立即閉上了眼睛。

老夫人道：「飛電，妳跟隨老身多年，只要照實說出，老身不會爲難妳的。」

飛電垂着頭，沒有說話。

祝小青喝道：「老夫人在問妳話，妳還不快說？」

飛電依然垂頭不語。

祝小青怒聲道：「妳再不開口，我就不客氣了。」用脚尖在她腰上輕輕蹴了一下。

那知她蹴得雖輕，飛電却上身朝前一仆，就撲在地上，一動不動。

劉媒婆咦了一聲道：「她情形有些不對！」

飛霜急忙彎下腰去，要待把她拉起，目光一注，失聲道：「老夫人，飛電她……自戕了！」

沒錯，她撲在地上的人，從口中緩緩流出黑血，血比墨還黑。

老夫人沉哼道：「看來她果然是管巧巧的死黨！」

只聽門外响起章守勤的聲音說道：「上官少俠，在下告進！」

上官靖忙道：「章總管請進！」

章守勤急步走入，朝沈雪姑抱抱拳道：「沈姑娘，在下慚愧，那張四已經聞風跑了。」

沈雪姑道：「張四只是個傳遞消息的人，並不重要，既然跑了就算了。」一面朝撲臥地上的飛電一指，說道：「飛電服毒自戕，章總管要人抬出去把她埋了。」

章守勤連連應「是」，退了出去。

老夫人站起身道：「走，你們隨老身找萬莊主、卞藥師去。」

當下由老夫人爲首，率領衆人，一起來到萬青峯的書房。

這時大家都在休息，書房中只有萬青峯、卞藥師和蒼龍寧勝天三人，正在喝茶聊天，靜候老夫人詢問的結果，此時看到老夫人走入，三人一起站起身來。

卞藥師最關心的自然是卞藥姑下落了，迎着問道：「老夫人，梅香可曾說出藥姑的下落嗎？」

老夫人道：「令媛已被送往碧落山莊，藥師但請放心，老身自會把令媛救出來的。」

一面朝萬青峯道：「萬莊主，假扮崔嬤嬤的劉媒婆和假扮卞藥姑的梅香，她們都已立誓悔過自新，希望莊主不念舊惡，予以曲宥，而且老身也要帶她們同行，前去碧落山莊，一是要管巧巧交出解藥，二來也好把卞姑娘救出來……」

（未完・卅一）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金童·文
可飛·圖

骨肉兩情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葉青來到紫關嶺，施照霞迎面而來，揮劍向他擊出，因施照霞見葉青曾和斷腸仙子在一起，斷腸仙子還曾用雷火彈殺死雷音門幾個門徒，所以施照霞視葉青爲仇人，見面就出手，而葉青對她却情有獨鍾……葉青來到紫衣山莊却與西天羅漢大打出手，紫衣仙子居中調停，葉青中了西天羅漢一掌重傷飛至半空，適時斷腸仙子出手撈住葉青，紫衣仙子和斷腸仙子之間展開爭奪葉青之戰，最後斷腸仙子趁隙帶走葉青……葉青因誤服了斷腸仙子的壯陽丹、慾火焚身，紫衣仙子來到，兩人在洞中苟合，這事讓黑鷹令主知道，氣得他立要劈倒紫衣仙子……

父子鏖戰　爭奪神功

黑鷹令主雖怒，但對這唯一的兒子仍是不肯傷害。

可是處在目前的情形，及各種關係，又無法言明，只得身形一閃，橫飄七尺，躱過這一擊，長劍一撩，就向紫衣仙子刺去。

這時，他把滿腔憤怒，都發洩在紫衣仙子的頭上，恨不得碎屍雪恨。

十年前誤中她的迷藥，差些一命歸陰，加上目前這種尷尬的情形，他誓必置紫衣仙子於死地。

但紫衣仙子功力也非泛泛之輩，豈是一時之間容易解決，再加上葉青拚命從旁牽斷，一時戰火激烈無倫。

父子三角鏖兵，展開了武林中別開生面的拚搏！

場中高手，這時又慢慢欺身！

只有鬼諸葛默立一旁，絲毫不動！

他心中正得意，隔岸觀火，以達其目的。

黑鷹令主一雙鷹目中，露出了駭人的光芒，他長劍伸縮間，盡向紫衣仙子死命之處招呼。

紫衣仙子靠着熟悉「飛鷹七星劍法」的劍路，左避右閃，全力應付，而葉青却全力搶攻。

但是黑鷹令主却盡量廻避着葉青的攻擊。

顯然，黑鷹令主不願傷到葉青，因爲他是他唯一的兒子。

但葉青的雙目中，充滿着仇恨之火，根本不管這些——。

正在這時，半空陡然響起一聲暴叱，接着，一道雄渾凌厲的掌風，向正在閃避撲擊中的黑鷹令主湧去。

葉青抽空目光一瞥，原來那是北海孤叟。

這一發動，蓬萊仙翁、西天羅漢、黃衫客、以及一干莊中武師，也紛紛出手攻擊。

一時劍光亂濺，掌風潮湧，人影縱橫，織成一幅慘烈生動的畫面。

黑鷹令主一聲怒哼，身形一閃，在十餘道掌風堪堪沾身之際，長劍弧形劃出一圈銀虹，左手十指飛彈，嘶嘶指風，直襲羣豪大穴。

這一招，正是當初制住西天羅漢的煞着，羣雄那有不知之理，俱都神色一凜，紛紛躱避。

但葉青見狀，却十指連彈，立刻反襲對方周身死穴。

黑鷹令主逼開四周包圍，身形一閃，避過葉青來勢，口中發出一聲震山撼嶽的暴喝。

喝聲如雷，震得一干高手，身形皆一抖。

只見他寒芒一掃四周道：「本令主再警告一次，誰再管閒事，神州一劍就是榜樣！」

羣豪聞言，俱身形一抖。

葉青嘿嘿冷笑一聲，說道：「黑鷹令主，本少爺第一個就是不怕你，再吃我一掌！」

雙掌一推，又攻出一招。

黑鷹令主身形微閃，避開一擊，怒道：「葉青，你枉爲男子漢，大丈夫！」

「這話怎麽講？」

黑鷹令主目光如刀，一掃羣雄道：「武林人物以強弱論生死，英雄豪傑，豈能以衆欺寡！」

葉青心中一怔！

這番話，不由激起他孤傲的個性及英雄之豪氣，朗聲長笑，道：「你以爲我一個人，不敢同你打！」

黑鷹令主微微一嗤，沒有作聲，他臉蒙黑巾，誰也無法捉摸出他的表情。

葉青一見他冷漠不屑的樣子，心中更加有氣，一聲清叱道：「既然如此，你就看看少爺有沒有種！」

右掌、左指，又凌厲地攻出，指勁如椎，掌風如濤，直向黑鷹令主撞去。

鬼諸葛見狀，枯瘦的臉上，露出一絲詭笑，彷彿更加得意。

那知，就在葉青招出一半時，陡然一聲嬌叱：「青弟，不要上當！」紫衣仙子已飄身一傍阻攔。

葉青一怔，硬生生撤回掌勢，道：「玉姊，妳這是幹什麽？」

紫衣仙子幽婉地道：「這魔頭激你一人出手，必有詭計，你何必中他圈套。」

語聲到此一變，轉首對黑鷹令主厲聲道：「對你這種十惡不赦之人，還談什麽江湖禮數。」

黑鷹令主目光盡赤，顯然氣憤已極，身形陡欺三尺，長劍一領，道：「住口！妳有什麽臉說話！」

葉青見狀心中一凜，生怕對方突然出手，身軀一彈，擋在紫衣仙子面前，喝道：「站住，今夜你不把我打發走，休想再傷一人！」

黑鷹令主冷冷道：「葉青，你眞敢與本令主以一對一？」

「有何不敢！」

紫衣仙子忙嬌聲道：「青弟，你怎麽這樣不聽話！」

語氣充滿關懷與焦急之情。

葉青心中有一絲絲甜甜的感覺，忙安慰道：「玉姊，我知道，妳放心！」

黑鷹令主倏然仰天狂笑。這笑聲彷彿是悲憤，也彷彿是激動。

在場沒有一個人知道他這突然發笑，含有什麽用意。

只有鬼諸葛心中有數，不由八字眉微微一皺。

葉青看了怒火驟昇，叱道：「你狂笑什麽？」

黑鷹令主笑聲戛然而止，道：「任你自稱英雄，仍逃不出女人牽制！」

「放屁，來來！當着天下高手之前，我同你賭一賭！」

「賭什麽！」

「你黑鷹令主如能够把我姓葉的擊敗，我自己奉上項上人頭，假如你對我無可奈何，嘿嘿，那我就把你的六陽魁首留下來。」

葉青不說能勝黑鷹令主，而說對方無法將他擊敗，這正是他聰明之處。因爲在目前功力上，他有自知之明，所以口出豪言，不過仗着幻龍身法。

在場羣雄，對葉青這份胆氣，暗暗佩服，好戲精采連場，在場羣雄都愕然怔視着。

西天羅漢突然大聲道：「老衲非常贊同葉施主之提議，老衲自願爲公證！」

葉青那有不知道老和尚想坐山看虎鬪，冷冷一嗤！

黑鷹令主目射寒光，叱喝道：「老和尚，你如想早送死，本令主就先成全你，否則，給我乖乖的待在一傍，我的事你少管。」

西天羅漢神色一澀！只見黑鷹令主又道：「葉青，你不要忘了我在峨嵋尚救過你一命！」

葉青聞言一怔，對方這句話確是實情，不論如何，大丈夫，恩仇分明。

他心中微一轉念，冷冷道：「假如你怕眞賭沒有把握，對於你的賭注，就換一換，也算我今天放你一馬！」

黑鷹令主哈哈一笑，說道：「怎麽換法？」

「我的賭注不動，你的賭注改爲鷹符神功！」

在場羣雄聽到鷹符神功竟落在黑鷹令主手中，神色大變。

這不怪各人凜駭，假如對方再練成神功，天下何人再能制他！江湖上任何人，家財性命，豈不儘是他囊中之物！

但這件事，只有二個人清楚。

一個是紫衣仙子，一個是鬼諸葛。

可是誰也不肯當衆講出黑鷹令主只得到一半，前者爲恐別人覬奪，顧慮心上人的安全，後者却是另有計謀。

只見黑鷹令主道：「這賭注換得不錯，在你這是一舉二得，假如贏了，既算報了恩，也得了鷹符神功，功成之後，你還不是一樣要我的命，高明，高明！」

「你知道就好，敢是不敢？」

黑鷹令主狂笑，道：「本令主縱橫天下，有什麽事不敢！」

葉青蓄勢沉氣，道：「敢就開始，百招爲限！」

黑鷹令主倏然目射厲光，道：「葉青，你眞的要賭？」

「難道還有假的？」

「你以為我無法置你死命！」

葉青傲然道：「生死由命，富貴在天，我不死在峨嵋，就不相信會死在驪山，光打狂話有什麼用，要賭就動手！」

黑鷹令主倏然陰惻惻道：「這種賭法，毫無意義，不賭亦罷！」

這句說大出在場衆人意料之外，神色俱皆一楞，紫衣仙子焦急的神色馬上改觀，鬼諸葛得意的臉色立刻消失。

葉青想不到對方竟臨陣退縮，不屑地道：「不賭就滾！」

黑鷹令主發出一聲冷笑道：「小子，你以為我不敢賭，可想錯啦！我是說對這種賭法，我沒有興趣！」

「沒有興趣？」

「不錯。」

「那你要怎麼賭法？」

「把你的賭注也換一換！」

葉青心中一怔，暗忖道：「他心中有什麼鬼計念頭……」口中說道：「怎麼換法？」

黑鷹令主陰惻惻道：「你的人頭我不要。」

葉青暗暗稱奇，口中冷冷道：「你要什麼？」

「假如你敗的話，換成紫衣仙子的人頭！」

葉青聞言一震，他料不到對方竟提出這種怪異要求，自己是輸是贏沒有話說，但怎能拿別人的性命去作賭注，他反而不敢貿然答應，因為他到底沒有十成把握。

在場衆人對黑鷹令主之言也更感意外，尤其紫衣仙子心中不禁微微悚慄。

於是剛形鬆懈的情勢，又陡告緊張。雙方殺機驟湧！四周的氣氛，又頓時令人窒息得難以透過氣來。

只有鬼諸葛肚裏最清楚，雙目緊盯着葉青的反應，他唯恐這場架打不起來，這次機會在鬼諸葛來說，雖然是意外收獲，但是他也希望樂觀其成，以達成其初步的計謀。

葉青呢？心中感到一片沉重，他不知道是答應好，還是不答應好，因為這賭注份量太重，怎能以人家生命作兒戲！

黑鷹令主似乎不耐，釘上一句道：「葉青，我條件已提出，你有沒有種，快回答！」

葉青心火衝天，暴叱一聲，身形一彈，雙掌突告推出。

這一招，挾怒出手，氣勢凌厲已極！事起陡然，而且葉青的幻龍身法，來勢莫測，黑鷹令主逼不得已，左掌一翻，硬擋一招。

砰、嘭一聲暴響，場中草偃塵揚，葉青蹬蹬倒退三步，他睜眼一看，對方也一樣倒退三步，不過他心中有數，以雙掌拚單掌，自己已佔敗着。

這時紫衣仙子已閃身飄近葉青身傍，關懷地道：「青弟，你沒有受傷吧！」語氣中充滿了情意。

葉青默然搖搖頭，全身眞氣飛快運行一周，陡然欺前三步，正想再次出手。

驀地——場中響起了一陣大喝：「住手！」

衆目望去，赫然是鬼諸葛，誰也不知他突然間挺身而出，是什麼含意。

只見他閃身黑鷹令主耳邊一咬耳朵，只見黑鷹令主倏然對紫衣仙子厲聲道：「賤婢，妳不要以為能逃過二次鷹令催命之危，就可以高枕無憂，將來我要妳死得更慘！」

語聲一落，竟刷地一聲，晃眼掠出十丈，瞬息不見。

只留下殘酷陰森的語言，在黑夜中四散飄浮，只聽得紫衣仙子渾身機伶伶地一顫。

黑鷹令主突然離去，尋仇變成虎頭蛇尾，大出各人意料之外，但是大家都知道這一定與鬼諸葛咬耳朵有關。

精采好戲，草草終場，俱都怔住，場中一片肅靜，默默無聲，只有凜冽的寒風，在凄迷的夜色中陣陣呼嘯。

地上躺着二個紫衣山莊武師的屍體，鮮血凝紫，面目可怖，這是黑鷹令主二上紫衣山莊所唯一留下來的痕跡。

陡然，場中響起一陣清叱，一條人影，倏向鬼諸葛欺去。

羣雄聞聲一愕，轉目望去，原來是葉青，只見他身形飄忽，雙掌一圈一劃，向鬼諸葛劈面攻出。

剛剛平靜的氣氛，又轉告緊張。

鬼諸葛眼見葉青目露殺機，突然出手，神色一震。

他斜閃三尺，喝道：「葉青，你為何無故向我出手？」

葉青站住，冷冷道：「你剛才又施什麼鬼計？」

「哈哈！這話從何說起，我曹鏗一番好心，唯恐如此僵持下去，紫衣山莊又要多幾個冤魂，不如請他走……」

葉青冷哼一聲，搶着道：「黑鷹令主遲不來，早不來，你一到，他就跟着現身，嘿嘿！有你在世，天下不易太平！」

鬼諸葛詭笑道：「葉老弟，這是巧合，鷹令二現紫衣山莊，我也是剛知道！」

「我姓葉的就不信你這黑鷹會的狗頭軍師還能存下好心！」

在場羣雄聞言神色又變，目光中俱對鬼諸葛露出敵意。

要知道黑鷹會隱現江湖，飄忽天下，誰不恐懼痛恨？

葉青第一次當衆揭露這個在武林中身分如謎的鬼諸葛本來面目，竟是黑鷹會帮徒，無不令人駭異。

鬼諸葛臉色一變，見狀知道情勢不太妙。

但是，他到底智足多謀，心中一轉即倏然朗笑，道：「葉老弟，假如我不存好心，地上早已多了幾個死人！」

黃衫客首先出言說道：「尊駕這話怎講！」

鬼諸葛嘿嘿一笑，道：「我曹鏗不重作馮婦，將來怎制黑鷹令主於死命！」

羣雄聞言一怔！

忽見鬼諸葛欺前二步，沉聲道：「葉老弟，你是不是眞要黑鷹令主的性命？」

紫衣仙子一愕，插言反詰道：「鬼諸葛，你問這句話，是否有點令人奇怪？」

葉青也不禁一怔，說道：「這還用問嗎！」

鬼諸葛詭譎一笑，目光一掃紫衣仙子

及葉青，又道：「假如我帮你成功，你將來不會恨我？」

葉青丈二和尚摸不着頭，沉思道：「如你帮我成功，我謝你還來不及，怎會恨你！」

「那你報仇之後，怎麼謝我？」

鬼諸葛一句釘一句，毫不放鬆。

葉青竟被他問得答不上話，紫衣仙子道：「鬼諸葛，你今天好像話中有話，何不說個明白！」

在場羣雄，聽了大感興趣，能除去這魔頭，誰都求之不得，於是皆靜靜聽他下文。

只見鬼諸葛道：「紫衣仙子，這事情早晚要告訴妳的，妳何必急在今天！」語聲到此，轉對葉青道：「葉老弟，紙上談兵無用，明天你有興趣，長安四海客棧，我等你，同時，你也可以想一想報酬的問題！」

言畢，又向在場羣雄一恭手，道：「日久知人心，在下忝在武林一脈，定効棉力，目前身分，尙請各位心照不宣，現在容在下先走一步再見。」

說完最後一句說，他人已飄出七丈，冉冉而逝。

講得羣雄心中怦然而動，對他的言行更感到玄奇莫測。

的確，鬼諸葛人如其名，應付在場衆人，各有一套，八面玲瓏，恰到好處，只有葉青聽得胸中波瀾起伏，既喜又疑。

正在這時，場中陡然響起一陣佛號，越衆而出。

羣雄一看，原來是西天羅漢！

只見老和尚向葉青怒視一眼，轉對紫衣仙子道：「老衲蒙施主看得起，邀請而來，但葉青為本派不世之仇，今日他既然進入紫衣山莊，老衲只能告退！」

語聲一落，立刻轉身而去！

紫衣仙子忙道：「老禪師，可以允在下做次中人！」

西天羅漢頭也不回，揚長而逝，只在夜空中傳出一陣沉重的語聲：「女施主盛情心領，葉菁離開紫衣山莊之日，敝派非取其人頭不休！」

羣雄眼看着老和尚絕塵而去，神色怔絕。

紫衣仙子幽幽嘆了一口氣，滿心的憂愁。

只有葉青只是冷冷一笑，他目前唯一關心的只有鬼諸葛留下的這幾句說。

地上屍體，已經紫衣山莊總管雙戟天山收拾。

一行人在茫然的心情下，向紫衣山莊走去，才到紫衣山莊，夜空中陡然響起一陣喝聲：「各位慢走，老身在此等候多時了！」

隨着語聲，路中已掠落了一條白色人影。

其速度之快，委實令人咋舌。

羣雄心中俱形一凜，不知又是什麼人物駕到。

展目望去，來人銀髮白衣，赫然是個老嫗。

只見她一臉冷漠，雙目精芒如電，一掃在場衆人，冷冷問道：「誰是葉青？」

葉青一看對方素不相識，竟指名叫姓，心中一怔，道：「在下就是，老人家有何指教？」

老嫗倏然盯視葉青臉上，目光中露出懾人的寒燄，道：「原來是你這個小子，好大胆，竟敢傷我徒弟！」

葉青一頭霧水，怔怔的道：「老人家妳是誰……」

下面話未說完，陡見老嫗手腕微揚，一道銀光劈面射到，紫衣仙子見狀一凜，一股掌風橫掃而出。

葉青心中也一愣，但他豈肯示弱，幻龍身法適時施出，五指向銀光抓去。

銀光一入手，葉青陡覺一寒，險些脫手，暗呼道：「好功力……」目光一瞥，原來是塊銀牌，上面畫着一條水紋，不覺脫口驚呼道：「玄冰銀令！」

玄冰銀令四個字震動了在場高手，不知這從不過問世事的玄冰娘娘忽然現踪，與葉青又有什麼糾葛。

「葉青，快說出理由，你為何傷我愛徒？」

葉青見他這種冷冰冰的神色，忖道：「怪不得玄玉旦說『銀令如冰』，可是我豈會怕你！」心中想着，口中抗道：「妳怎麼知道玄冰幽女是我傷的？」

玄冰娘娘冷嗤一聲，道：「小子還想賴？」

葉青怒道：「在下頂天立地，假如眞是我傷的，有何不敢承認！」

「那你說是誰傷的？」

「斷腸仙子！」

玄冰娘娘神色一怔，冷冷道：「那玄冰幽女怎說是你打傷的？」

葉青冷笑道：「他與斷腸仙子相搏，身受重傷，在下好意攔住斷腸仙子，她不但不領情，反而對在下抽空冷襲……哼哼！假如妳認為這筆賬要算在姓葉的頭上，在下也一樣接着。」

玄冰娘娘神色一厲道：「老身從不管閒事，撇開這件事不談，就以你小子這副狂相，說不得也要教訓教訓你！」

語聲一落，緩緩向葉青欺去。

場中殺機又起，氣氛陡又緊張。

一波剛平，一波又起，紫衣仙子見狀大急，嬌軀一彈，搶着道：「事情既已說明，尊駕何必再動手？」

玄冰娘娘冷冷道：「老身從不管人家閒事，但是也不容許別人管我的事，還不站開！」

左掌一推，掌風撥開紫衣仙子，左掌就向葉青猛然劈去。

紫衣仙子只覺得對方發出一股陰柔之勁，寒人心魄，情不自禁，倒退三步，就在這剎那，場中已波波連響，轉首一望，只見葉青臉色赤紅，倒飛一丈。

玄冰娘娘仍冷漠地站在當地，一動不動，道：「能擋我九成陰陽無極眞炁一擊的人，天下找不出幾個，小子還有一手，怪不得這般狂妄！」

葉青被對方一掌震飛，聞言不禁想起烈火眞君，確定他與這玄冰娘娘武功路數相同，必有淵源。

但他吃一次虧，火上心頭，那有心再想別的，周身默一運氣，一聲暴叱：「我就再試試妳玄冰銀令有多狠！」

幻龍身法飄忽莫測，雙掌幻起千重掌

影，向玄冰娘娘罩去，他這下已使出渾身解數，不遺餘力。

玄冰娘娘一聲冷哼，霎那之間，一連攻出四掌，但幻龍身法神奇莫測，這四掌竟全告落空。

玄冰娘娘喝道：「原來是白髮老兒徒弟，怪不得這般狂妄，目無餘子！」

身形飛閃，又連續攻出三掌。

這三掌看若平淡，但三股又冷又熱的罡氣，逼着葉青倒退七尺。

葉青正自心中一凜，只見玄冰娘娘倏然停身道：「小子，老身從不管閒事，不過對你這碼子事，却非管不可，你有種可在三個月內到甘陝玄冰谷一走！」

「有何不可，嘿嘿！那個還怕玄冰谷。」葉青想三個月後解決也好，目前要辦之事正多，何苦與他糾纏不清。

玄冰娘娘道：「三個月後，老身等你，不許失約。」

語聲一落，白影一晃，已經不見。

她來得突然，去得也突然，在場衆人不知這玄冰娘娘究竟懷的什麼心意，其實誰能了解這老嫗的心中涵意，是想使葉青心智復明，揭穿他身世。

紫衣仙子見玄冰娘娘一走，心頭一鬆，忙走到葉青身邊，嬌聲道：「你没有受傷吧！」

葉青搖搖頭，道：「想不到我替你招來了這許多麻煩！」

紫衣仙子嬌笑道：「青弟，不要這樣說，爲你紫衣山莊即使得罪天下人，我絕無怨言！」從話中可知她愛他已深，刻骨難忘。

葉青心中一陣感動，默默無言。

羣雄也爲紫衣仙子這份眞情所感。

一行人進了紫衣山莊，衆相告辭安息，只剩下紫衣仙子及葉青二人……

葉青放眼一打量，果見紫衣山莊名不虛傳，廻廊九曲，庭園重重，雖無古代阿房宮三百里不見天日之概，却也雄偉非凡。二人邊行邊走，穿過三重門戶，紫衣仙子忽在一座精舍前停下，嬌聲道：「勞累了一夜，現快三更，今天你就住在這間房中，天亮姊姊再陪你詳細觀賞。」

葉青點點頭，道：「玉姊，妳請回房吧，明天見！」

說着已推開房門。

紫衣仙子忽然喊道：「慢點！」隨着喊聲，已嬌軀投懷，與葉青深深一吻，繼續說道：「莊內道路門戶，在建造時都經過特別設計，複道機關重重，你初入此地，不要亂走，以免迷途，有什麼事，姊姊臥房就在你對面，叫一聲，姊姊就會過來的！」

葉青嘴角留香微微頷首，他覺得紫衣仙子深情如火，自己不知不覺中已情根深植，隨送至門口目注她倩影離去，推門而入。

夜涼如水。

月明如鏡。

他隨着關好門戶，正待轉身，忽聽咔嚓一聲，房中火光一閃，桌上油燈已經點燃。

葉青心中大驚，房裏牆面坐着一個黑衣人，因背向自己，所以看不清面目。

他見對方絲毫未動，不似懷有敵意，心中微定，小聲喝道：「你是誰？」

那面牆而坐的黑衣人，緩緩答道：「黑鷹令主！」

「黑鷹令主！」

葉青聞言大駭，驟運功力戒備，身形一動，就準備出擊。

就在電光石火霎那，黑衣人倏然轉身，虎目鷹鼻，只見他沉聲喝道：「站住！我並不是打架來的！」

原來黑鷹令主之來，完全是鬼諸葛的獻計，難怪他當場倏然離去，却來到紫衣山莊內坐候。

葉青被他這麼一說，覺得房中狹小，難施幻龍身法，假如眞打，吃虧的無異是自己，遂也按兵不動，沉聲道：「我與你誓不兩立，你在此幹什麼？」

口中說着，心中却在暗忖：「玄玉旦說紫衣山莊複道密佈，機關重重，他怎麼好像輕車熟路，却隨便跑到這裏坐候？」

他疑慮叢生，心念未罷，只見黑鷹令主目中兇光盡歛，臉上充滿一片柔和慈祥之色，長嘆一聲，道：「葉青，我們之間誤會，在戰場上不能解決，何不坐在桌子傍談談！」

葉青看到這魔頭的表情，心中一怔，但他知道對方老奸巨滑鬼計多端，依舊嚴密戒備，口中冷冷道：「仇人之間，有什麼好談的，遇到還不是你死我活！」

黑鷹令主臉色一變，他心中感到深深的悲傷，幾次張口欲說出關係，但語在喉嚨，又嚥了回去。

他知道，此言出於自己口中，葉青未必能信。

要葉青相信，必須要有充份之證據，但是什麼證據可以使葉青相信呢？除此之外，只有借第三者去告訴他。

想到這裏，黑鷹令主不由氣餒，改口道：「葉青，假如你眞是我的仇人，現在你還有命在？」

葉青冷哼半聲，道：「少費話，不是因爲白髮屠夫，你還肯留我到今天？」

黑鷹令主又嘆了一口氣，倏然神色一肅，道：「葉青，你想不想要我身上的下篇神功？」

「當然要！」

「那我們不妨坐下談一談！」

葉青微微心動，但仍冷屑地道：「難道有什麼條件！」

「不錯，這條件在你易如反掌！」

「哼！你不妨先說一說！」

「只要你離開紫衣仙子，我就把神功還你！」

葉青心中一震，他不由懷疑對方另有詭計，那有這簡單條件，使他大起反感。

其實如早一天黑鷹令主如此要求，葉青一定會答應，但現在經過山洞中與紫衣仙子那一幕，他覺得玄玉旦情意深重，豈可棄她而去。

要知他個性孤傲剛強，寧折不屈，聞言冷冷道：「這條件，辦不到！」

黑鷹令主對他的回答，也大感意外！奇怪道：「難道你不想練成絕世神功？」

葉青冷冷道：「你不必以利益相誘，我葉青言出如山。」

黑鷹令主臉色一沉，道：「那你是說離不開那賤婦？」

葉青低叱道：「住口！」

黑鷹令主鋼牙咬得直響，但心頭充滿了悲哀。

他這時感到自己昔日作孽太深，雙手血腥，如今却報應臨頭，但他仍不放棄說服葉青的最後希望，又道：「葉青，就算我是求你好不好！」

語氣軟弱，充滿着悲愴和期望。

葉青心中大感痛快，不屑地道：「黑鷹銅令，見者亡魂，想不到你也有求人的今天！」

「不錯，我蕭翊自詡頂天立地，從没有辦不到的事，唉……今天是唯一破例來求人，也唯一破例來求你！」

葉青冷笑連連道：「好說，我並不感到光榮，玄玉旦昔日雖是你妾，但以今日情形來看，你們早已情斷義絕，只要我不嫌棄，與其結合，誰能干涉！」

黑鷹令主聽得雙目噴火，恨不得一掌就把他劈死，但想起對方是自己唯一的兒子，立刻強壓怒火，含悲的道：「你母親會同意你討一個再嫁的婦人？」

「這是我母親之事，與你無關！」

在懇求失望之下，黑鷹令主不由得激他一激，道：「葉青，假如你不練就鷹符神功，你怎麼能殺我報仇！」

聽了這句說，葉青不由想起鬼諸葛，冷冷地道：「嘿嘿！没有神功，我一樣能殺你！」

黑鷹令主眼見無法談攏，遂想起鬼諸葛的計謀，但想起葉青樹敵峨嵋，而峨嵋正廣撒英雄帖邀請各大門派，以他這份功力，以寡敵衆，結果難以想像，一種護犢的親情，在他心中發酵，於是不得不把計謀變更一下，當下從懷中抽出神功白絹，往桌上一放道：「葉青，不論如何，半幅神功還你，希望你把我的條件好好想通辦到！」

語聲一落，刷地一掠身，推開房門，瞬息消逝。

黑鷹令主此舉大出葉青意料之外，望着房門口，不由怔住。他想不到強盜突然會發起善心，但當他目光瞥到桌上那幅白綾時，心中一陣激動，飛快拿起一看，確是原物。

這時，他再也不考慮其他問題，從懷中抽出一篇神功，二幅神功合璧，他連覺都不睡，仔細揣摸起天狼神功，及玄武八式。

葉青首先看玄武八式，就在房中，拉開架式，虛虛比劃。

只見他沉氣凝立，眼看桌上神功上八個動作的人像按照虛綫指路，右掌現陽掌，左手橫切，一招「玉帝臨闕」已展開，接着掌式一變，右掌弧形斜飛，五指俱張，左掌微縮即吐，變成「龜伏鶴抓」，接着「鶴伴孤雲」，「海燕雙棲」，「龍降九幽」、「鳳爪三叩」，「雷劈地天」，「風動萬物」，只見房中掌風呼呼，幻影千里，果然招式奇詭莫測，聲勢驚人，這樣練了三遍，他天生聰悟，已嫺熟於胸。

於是，他又在床上默坐，按照白綾上八個坐像血行氣脈路綫，運起功來。

天狼神功中的運氣催血路綫，大異常規，葉青開始覺得不適，但三遍以後，已靈台清靜，一塵不染。

只覺得陰陽二氣，任意所致，無往不可，剛非純剛，剛中有柔，柔中純柔，柔中有剛，渾然一氣，潛如無極。

一遍復一遍，他感到周身眞氣充瀰欲出，一躍起床，大喜過望。

他這時想到黑鷹令主太傻，神功在身，任你鬼計多端，豈能奈我何！

正在這時，一股奇怪的香味，竟飄鑽入他鼻中，葉青只感到頭一暈，嘭地一聲，即倒在床上昏睡過去。

金鷄三唱，天色大亮，時間在葉青昏睡中溜走。

他在迷濛之中，覺得身軀被人推醒，張眼一看，却見紫衣仙子站在床邊，嬌聲道：「青弟，你晚上睡覺，怎的不蓋被子呢！」

葉青一醒，室中已陽光滿屋，忽然他一躍起床，向桌上望去，二幅白綾已鴻飛冥冥。

這時，他臉色忽變，忙道：「玉姊！妳看到桌上的神功没有？」

紫衣仙子一驚，道：「没有啊？」

葉青大呼糟糕！

紫衣仙子大驚道：「青弟，這是怎麼回事！」

葉青忙將昨晚經過說出，接着道：「玉姊，妳稱紫衣山莊機關密佈，怎的黑鷹令主進來，好像輕車熟路，毫無困難！」

紫衣仙子嘆口氣道：「唉！一時疏忽，我忘了告訴你，紫衣山莊本是黑鷹令主要討我歡心建造的。」

葉青恨恨道：「好個惡魔，竟用出下流迷香，來個欲擒故縱之計，嘿嘿，但他絕没想到我已熟記神功！」

「但是神功被黑鷹令主練成，你豈不是也不能置他死命？」

葉青被她一提，心中大震，倏然，他想起鬼諸葛，忙道：「玉姊，讓我去看看鬼諸葛，要他說出這魔頭的住址，趁他未練成之際，把他找到，以免養虎成患。」

× ×

長安城中的四海客棧，第三進的上房中，鬼諸葛穩坐室中，靜候葉青。

他知道假如黑鷹令主聽他的計劃，鷹符神功必定到手。

葉青不見了鷹符神功，一定會移樽就敎。

使黑鷹令主得到鷹符神功，是他第一步計劃。現在，他正等候着第一步計劃的成功佳音。

午時正。

房門忽啓，先進來的是店小二，後面赫然是葉青，葉青到底是來了。這表示鬼諸葛的計劃已經初步成功。

鬼諸葛等店小二退出，關上房門，哈哈一笑，道：「葉老弟果眞來了，在下已等候多時！」

葉青目光看見鬼諸葛的那副尊容，從心裏就升起厭惡。

但是，他今天欲打聽黑鷹令主下落，非求問於他不可。遂道：「曹鏗，我今天來不爲別的，正欲想聽聽你殺黑鷹令主之策。」

鬼諸葛故意道：「葉老弟不是說過今後見面，只許一個人活着嗎？」

葉青心中一窘，但口中冷冷道：「假

如你仍助紂爲虐的話，今天的確只許一個活着！」

「好說，好說，難道你老弟還不相信我曹某嗎？」

「要我相信不難，今天就看看你的交待！」

「哈哈，不知老弟把報酬問題已經想好沒有？」

「你要什麼報酬？」

「鷹符神功上篇！」

葉青冷笑一聲，道：「神功上篇，已爲黑鷹令主竊去，你何不向他去要！」

鬼諸葛故作大驚之狀，問道：「神功被他得去，再有何人能制他，眞糟……」

葉青到底年輕沉不起氣，見狀心中亦暗暗焦急，忙道：「現在請你告訴我，黑鷹會到底設在何處！」

鬼諸葛搖搖頭道：「黑鷹會沒有一定窩寨，時常更換！」

「那黑鷹令主會到那裏去呢？」

「以我所知，他本日召集手下在崤山亡魂谷，不過，如今他得到鷹符神功，會不會去，就不是我所能預料得到了。」

葉青一聽有了地址，雖不確實，却比沒有好，立刻轉身道：「多謝相告，我立刻啓程，同時煩你轉告一聲紫衣仙子，半年左右，我自會回來娶她。」

話聲方落，人已開門而出。

鬼諸葛故作關心道：「葉老弟慢點，你此去豈非白白送死！」

葉青回首冷冷一笑，道：「神功已成，誰能匹敵！」

語落，人已飄身而出。

鬼諸葛聞言心頭大震，想不到葉青已學會了鷹符神功！

本來，他給了黑鷹令主迷香，只要他來個欲擒故縱之計，於是，他再假意指示尋找路綫，使葉青到崤山，那邊已設下一張死亡的網，待葉青走上死亡之路。

現在，聽葉青這麼一說，他猜到黑鷹主令必護犢情深，變更了計劃。

他不禁跌足長嘆，想到葉青此去，不但不會死，反而引去了一個煞神！則自己計謀是否成功，大有問題，這眞是人算不如天算！

但是，鬼諸葛畢竟是諸葛，一計方落空，一計又生，他喃喃道：「死幾個人與我又有何關，我何不去見紫衣仙子。」

於是他枯瘦的臉上又綻開了笑容，匆匆而出。

× × ×

葉青走出四海客棧，立刻奔上洛陽古道，取道崤山。

一路上稍有空隙，他就勤練天狼神功，及玄武八掌。

雖然時日急促，但他天生奇資，武功本非泛泛，短短三日，功力已大非昔比，突飛猛進。

第四天中午，他已到了崤山山麓，只見崤山雲霧飛繞，怪石嶙峋，峻峯重疊，林木蒼鬱。

葉青見到了地頭，急掠上山，只見一縷輕烟，刹眼已過山腰。

正到一座斜谷口，陡然半空響起一陣暴叱，接着，幾條人影從道旁掠落。

葉青心中一凜，倏然止步，舉目望去，這十幾條人影，赫然是西天羅漢及峨嵋掌門上元僧率領門下一干高手。

但他此刻身懷絕藝，見狀不由冷冷一笑，道：「峨嵋和尚，敢情要想送死！」

語聲未落，一陣響亮的佛號破空響起，接着左邊林中，刷刷掠落五條灰影。

葉青轉首一望竟是少林掌門宏一大師及達摩院四老，宏道、宏明、宏弘、宏法四位高僧。

這時，右邊又響起一聲：「無量壽佛」，山坡上三條人影飛鴻而落，竟是崑崙通天觀觀主及二位師弟，陰陽子、無雙子及鐵扇子，合稱崑崙三子。

倏然身後也有衣袂飄空之聲，葉青回顧一望赫然是雷音掌門及無垢老尼，旁邊俏生生立着一人，竟是一見鍾情的施照霞。只見她秋水生波，滿臉含愁，眼光碰着葉青雙目，竟幽幽地低下頭去。

顯然，她對他並非無情……

這情形看得葉青心頭猛震，但大敵當前，他不敢涉及遐思，正首昂視，面對這許多武林高手也暗暗兀自心驚。

只見西天羅漢白眉軒動，冷冷一笑，道：「葉施主，今日你已成爲甕中之鼈，還不束手就擒，聽候裁處！」

葉青知道已難善了，但他却不想結仇各大門派，不理西天羅漢之言，反而對少林掌門宏一大師道：「在下與少林素無宿仇，貴派也要淌這趟渾水？」

宏一大師肅容道：「武林七派，相互守望，施主對峨嵋確有理虧之處，貧僧應邀而來，豈能退出！」

葉青冷笑一聲道：「招式無眼，貴派萬一有所死亡，勿怪在下言之不先！」

接着對崑崙三子道：「崑崙三子，名揚大漢，今日之來，是向少林同一立場看齊？」

崑崙三子之首的陰陽子先看不慣葉青的狂傲無物，冷冷地說道：「搏鬥是以功力分生死，施主只要有本事，貧道死又何怨！」

葉青冷冷一哼，又轉身對雷音掌門沉聲道：「今日之戰希望貴派不要參與。」

這句話倒是他肺腑之言，愛屋及烏，他不希望得罪雷音門。

雷音掌門冷冷道：「除非你交出斷腸仙子。」

葉青點點頭道：「嗯……我也正要找她……」

下面話尚未說完，陡聽得西天羅漢一聲雷喝：「那來這多廢話，打！」

打字出口，一道勁厲無比的掌風，已向葉青飛撞而到。

葉青心頭大怒，他決心試試神功的威力，馬脚紮穩，眞氣運轉十二重樓，默運三日所習神功，力聚雙肩，喝聲吐氣，在這飛快霎那，廻身揚掌，迅向襲身掌力迎去。

只聽得一聲震山撼嶽大響，掌力四迸，二旁樹木連斷四棵，塵飛土揚，人影晃動中，二條人影，各退五步。

葉青只覺得雙臂微微生疼，一見西天羅漢，臉色赤紅，滿是驚疑之色。

士別三日，刮目相看。

西天羅漢想不到對方三日前尚不敢硬擋自己一擊，三日後的今天，竟平分秋色，這一掌不分勝負！

葉青心中則暗暗高興，他想不到自己只三日苦練竟能與對方一甲子以上功力抗衡。

假如假以時日，天下誰能匹敵。

但站在一傍的少林、崑崙、雷音諸派高手，却看得心驚肉跳，暗暗皺眉。

正在這時峨嵋上元僧已呼地一聲，身形一劃，手上禪杖，向葉青攔腰掃至，口中喝道：「好功力，只怕你今天仍難逃公道！」

杖勢劃空生嘯，急如奔雷。

這一發動，峨嵋十餘位高手，紛紛搶攻，一旁的少林五僧，崑崙三子，及雷音門二個老尼，也一齊出手。

場中劍光漫天，杖影亂舞，黃葉飛空，塵土匝地，聲勢委實驚人已極！

葉青見狀，目中殺機倏起，一聲清嘯，脚踏幻龍身法，雙掌施出新學成的玄武八式，一招「玉帝臨闕」，左手揚掌，右手橫掃，弧形撞出。

掌風急嘯，潛力驟湧，只聽得叮噹一聲暴響，接着一聲慘嚎，峨嵋二個高手，一個禪杖互撞，震飛三丈。

一個竟被他掌風擊中，張口一道血箭，踉蹌暴退七步。

於是，一場激烈無倫的生死血戰，又在崤山展開。

太陽躱進了雲層，山嵐四起，場中充滿了一片殺機。

四大門派高手，震於葉青一出手就傷人，招式微形一頓，正在此際，突見峨嵋上元僧，一聲大喝：「此子殺孽深重，留他不得。」

喝聲中，掌力怒湧，杖影千重，又告攻出。

葉青一聲怒哼，身形飛閃，雙掌連飛，立刻反擊，這一招正是玄武八式第二招「龜伏鶴爪」！

只見他右手五指俱張，竟向上元禪杖抓去。

左掌一圈，硬擋其餘諸人攻擊。

上元僧見狀大駭，正想暴退，崑崙三子的三道劍光，已電閃切入，直刺葉青左脅要穴。

葉青一聲微哼，幻龍身法一閃三飄，右手原勢而下，左掌招改「龍降九幽」一沉一翻，只聽得哼、呀二聲，上元僧的禪杖竟一斷爲二，而陰陽子的身形被葉青左掌震得倒退六步。

上元僧臉色巨變，就在這電光石火間，葉青手中半根斷杖，已電射而出，接着場中響起一陣慘嚎，峨嵋一位高手，被斷杖洞穿前胸，立刻了賬。

血，染紅了在場羣雄的眼睛！

血腥味，刺激得各派高手殺心大起！

只見少林五僧，連袂快攻五掌，崑崙三子及雷音門劍光如虹，橫掃直刺，只有施照霞，芳心暗急，長劍虛劃，完全是虛應其事。

峨嵋派更不用說，葉青出手着重於峨嵋派，幾個和尚，個個頭上青筋虬突，目光如電，禪杖連成一排鐵牆，瘋狂合攻，恨不得立制葉青於死地。

只是有一點，他們都弄不懂，葉青武功怎會突然高强這麼多。

但葉青到底人寡勢單，加以玄武八式雖然玄奇，天狼神功雖然無敵天下，究因日短功淺，以一敵幾十人，漸漸亦感到眞力難繼。

百招一過，他已微微感到喘氣！

這時，他已微生焦急，想不到黑鷹令主的影子還沒有摸到，自己却遭了各派的圍困。

但是他豈能想到，這完全是鬼諸葛暗中通知峨嵋派，施出的待魚入網，拖刀之計！

情勢苦戰着，葉青杖着幻龍身法及玄武八掌的奇奧絕學，又劈倒了峨嵋二名高手！

因爲他不欲廣樹强敵，故對其餘三派，手下留了寸分，唯對峨嵋，辣手頻施，不留餘地。

這時，少林五僧，五掌連手，運足達摩禪功，齊告推出，這五位少林高僧爲解救峨嵋西天羅漢危機，運足全力。

葉青此刻正運玄武八式第六式「鳳爪三叩」把西大羅漢罩入掌影，陡覺右方狂飆洶湧，五僧强襲，心中一氣，撤招換式，改爲第七式「雷劈天地」，呼地强吸一口眞氣，甩圈而出。

轟地一聲大響，在一掌拚五掌之下，葉青血氣翻湧，身形斜退三步，連忙沉勢拿樁，默默調息。

只見少林五僧，齊退了一步，臉色巨變！

在這晃眼霎那間，崑崙三子，那能够放過這種大好機會，劍光連閃，已向前刺出。

葉青眞氣受到波動，要避不及，刷地一聲，右肩連中二劍，被劃起二道尺長口子，鮮血泉湧。

這情形不禁使虛應其事的施照霞驚呼出聲。

葉青發覺自己受傷，目中噴火。

他知道今大情勢危殆，生死攸關，再有顧忌，說不定命亡此地，心中一狠，口中大喝，試試玄武八式！

這一聲大喝，猶如九天雷焦，震得在場高手耳膜嗡嗡作響。

喝聲中，葉青左手離魂指，右手玄武八掌，瘋狂反擊，預備突圍。

在場高手一見玄武八招，心神俱駭，只見上元僧大喝道：「好呀！你小子竟已習成鷹符神功，更留他不得！」

禪杖呼地一聲，不顧生死，摟頭劈去，這種完全不要命的大開大闔，强拚硬攻，葉青見狀也不禁暗暗心驚。

峨嵋派這麼一來，少林崑崙各派也不好住手，四派精英立刻緊緊攏圍，掌風劍影，如風雨暴臨。

葉青要想突圍，談何容易！

這時，他已顧不得其他，右掌向少林五僧猛然劈出，用的正是玄武八式最後一招「風動萬物」，口中喝道：「旣知少爺已習神功，就嚐嚐厲害！」

語聲未落，一聲悶哼，少林達摩院四老首座宏道僧，身形飛出一丈，鮮血狂噴，顯然已受重傷。

以少林高手竟擋不住這奇詭的一擊，其威力之大可想而知。

（未完・八）

司馬洛傳奇故事

水墳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金素喜要求司馬洛爲她尋回一枚鑽石胸針，却不願讓司馬洛知道其目的與重要性，更不願讓她父親金顯來知道，另一方面，薛利、高美詩都因爲一件東西的失去而被龍兄虎弟殺害，司馬洛很自然的聯想到那件東西可能就是金素喜要尋回的鑽石胸針了……金素喜從報上看到薛利和高美詩的死訊，激動得大發神經，家裏人把她送進醫院治療，金顯來叫司馬洛偵查是誰把薛利、高美詩殺害……司馬洛在一個間恒星旅店找龍兄虎弟的下落，在一老女人的指示下，他找到十四號房間內，當司馬洛進房時，裏面空無一人，却從大衣櫃裏跌出一個僵硬的屍體來。

隱蔽殺手　詭計百出

「這個死者是誰呢？」司馬洛問。

「還沒有查出來，」探長說：「不過我可以告訴你，下一個死者可能就是我。你這樣一個一個屍體交給我，我用不着睡覺，我很快就要死了！」

「你也知道不是我殺他們的呀！」司馬洛說。

「總之沒有你，」探長說：「就不會有這許多事情發生！」

司馬洛現在是在一家通宵營業的咖啡店裏打電話給探長的。他仍然是像上次一樣，把這件事電告探長之後就離開了，現在他才打電話回來詢問詳情。

他說：「假如知道這個死者是誰，我可能查出龍兄虎弟是爲什麼殺死他了，那就可以進一步查出事情的眞相！」

「用不着你教我什麼是重要什麼是不重要的，」探長說道：「讓我再告訴你一件事情吧。那個你嫖過的妓女，也要殺死你！」

「我沒有嫖過她呀！」司馬洛說。

「總之，你去找過她問情報。」探長說。

「我是有錢給她的呀。」司馬洛說。

「假如你不來，就不會給她這許多麻煩。」探長說。

「什麼麻煩？」司馬洛問。

「我抓住她問話，」探長說：「她是最長住在那裏的。」

「她告訴了你什麼呢？」司馬洛問。

「她告訴我，」探長說：「假如她知道有死人，她就不會拿那麼少錢，你是一個騙子！」

「我不是問這個！」司馬洛問：「我是說，她有什麼綫索可以供應的嗎？」

「沒有什麼有用的，」探長說：「雖然，我們警方的情報是沒有理由告訴外人的，但是我也不像你，對朋友都要左瞞右瞞。」

「我沒有瞞你呀。」司馬洛說。

「那爲什麼你查出了龍兄虎弟的下落又不告訴我而自己去呢？」探長說。

「呃——」司馬洛爲之語塞，祇好說：「我還以爲你是知道的，你不是派了人監視着我的嗎？」

「呃——」這時輪到探長尷尬了，他說：「你別說這些風凉話，你已經把他甩掉了！」

「你看，」司馬洛說：「我們都是好朋友，我們都是那麼互相信任的，告訴你，我先找他，是因爲有些事情他們這種人是死都不肯對你透露的，但是對我呢，就非要透露不可！」

「很好，」探長說：「既然我們都是那麼信任，那你就也應該相信，我暫時的確是沒有得到什麼有價值的情報的，當我得到的時候，我自然就會通知你！」

「很好，」司馬洛說：「彼此彼此。我們再聯絡吧！」

司馬洛收了綫，就馬上打電話到他的電話服務社。服務社告訴他有兩個人找他，都留下了電話號碼。這兩個人之中的第

一個就是老鼠，那個負責跟踪及保護他的探員。

老鼠留下的乃是家裏的電話號碼。

司馬洛打電話去，接聽的就是老鼠本人。老鼠說：「你不是早應該打電話來了嗎？」

「對不起，」司馬洛說：「我出了一些事，現在才有空，我很抱歉，探長已經知道了你給我甩掉了。」

「不要緊，」老鼠說：「我沒有告訴他是什麼時候被甩掉的，而他自己亦心裏很明白，你並不是一個容易跟踪的人。他叫我回家，那更好了，這樣我可以休息睡覺。」

「你有什麼可以告訴我的嗎？」司馬洛問。

「你不是叫我跟踪那個金顯來的女婿嗎？」老鼠說：「你果然有你的道理。這個人，老婆進了醫院，他在醫院裏陪完了她出來，就乘機去走私了！」

「他走私？」司馬洛說：「這倒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去會誰？」

「去會一個很年輕漂亮的女孩子，」老鼠說：「倒是很純情，很詩情畫意的，他們祇是坐在樹林裏的石上，有時拉拉手，情話綿綿！」

「這個女孩子是誰？」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老鼠說：「我給你地址，你自己去查好了！」

老鼠告訴了司馬洛那個地址，以及他所見到的詳細經過情形，便收了綫。

司馬洛跟着就再打電話給第二個找他的人。這個就是宋玲玲。

宋玲玲也留下了電話號碼。電話一響，宋玲玲便立刻接聽了。她說：「怎麼你到這個時間才來電話呢？」

「假如不方便的話——」司馬洛說。

「不要緊，」宋玲玲說道：「我在這裏面有我自己的房間，而這個電話也是獨立的！」

「有什麼事呢？」司馬洛說。

「告訴你，我看過了關於這件案子的資料——」

「你怎會看得到？」司馬洛說：「呀，你那位男朋友，他是有點辦法的。」

「是的，」宋玲玲說：「他把那些資料找回來給我看，我可以看到龍兄虎弟的照片，我認識其中的哥哥李龍！」

「你認識他？」司馬洛幾乎叫起來。

「不，」宋玲玲說：「我是說我見過他。那天晚上我見過他。」

「哪天晚上？」司馬洛問。

「你忘記了你是在什麼地方找到我的嗎？」宋玲玲問。

司馬洛記得，他是早上把金素喜送回去，臨走時宋玲玲出現的，宋玲玲參加金顯來家開的那個派對，就在金顯來家的客房過夜，司馬洛走時她起來。司馬洛說：「難道你的意思是，你在派對上看到了李龍？」

「正是，」宋玲玲說：「他也有去參加。」

「李虎呢？」司馬洛問。

「他就沒有看見了。」宋玲玲說。

「這許多人客，」司馬洛說：「樣子你都記得嗎？」

「我記得他不像是屬於這種場合的人，」宋玲玲說道：「而且他祇是出現了一陣。」

「他是跟誰一起的？」司馬洛問。

「沒有跟誰一起，」宋玲玲說道：「我祇是看見他跟金顯來的繼室講過兩句話的。」

「唔，」司馬洛說：「這眞妙。他是金顯來請回來的客人？」

「也可能不是的，」宋玲玲說：「酒喝多了，人也太多，假如你有胆量，你是可以闖進去的。」

「你認爲他就是這樣？」司馬洛問。

「我看他是認識菲菲的，」宋玲玲說：「他就不請自來，跟菲菲講話。」

「有話講難道不可以打電話？」司馬洛問。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宋玲玲說：「總之，我看到菲菲的臉色不大好看，顯得很勉強地敷衍了兩句，後來李龍走開，以後就沒有再看見他了。」

「他有沒有注意到你注意到他？」司馬洛問。

「我看沒有了，」宋玲玲說道：「我沒有目不轉睛看人的習慣。這是很不禮貌的。」

「菲菲的舊情人？」司馬洛奇異地皺着眉頭：「又不像是呀。假如叫我揀，我也是揀金顯來了，這是說，是否富有的條件不計在內。」

「這個就要你去弄清楚了。」宋玲玲說。

「很好，」司馬洛說：「謝謝你的幫忙，不過，你不要做什麼魯莽的事情。你得記着，你是沒有很強的自衛能力的！」

「我明白了，」宋玲玲說：「我是很珍惜自己的。」

司馬洛說：「你這位男朋友如何了？還滿意嗎？」

「還好，」宋玲玲說：「我正在認真考慮，不過人是不能一下子就清楚的，當然還需要一段時間的觀察。但是你也用不着這樣急着把我甩掉呀，我是不會死纏着你的！」

「我不是這個意思，」司馬洛說：「我祇是想提醒你，人是不會永遠年輕的，尤其是女人，並沒有許多個幾年。」

「我明白了，」宋玲玲說：「我會爲自己好好打算的！」

司馬洛收了綫之後，想了一陣，又打電話給老鼠。

「喂，老鼠，」他說：「我還想你替我做一件事情！」

「朋友，」老鼠沒好氣地說：「我不是替你工作的呀！」

「你是市民公僕，」司馬洛說：「我是納稅人呀！」

「喂！你不要強辭奪理好不好？」老鼠說。

「你不幹就算了吧。」司馬洛說。

「好吧，」老鼠說道：「你要我幹什麼，講出來吧。我做得到的，我爲你做好了。」

「金顯來有個繼室叫菲菲，你知道嗎？」司馬洛問。

「這並不是秘密。」老鼠說。

「我想弄清楚這個菲菲的底細，」司馬洛說：「我想知道這個人的出身。」

「這却是秘密了。」老鼠說：「我沒有聽人講過。」

「你可以替去我查一查嗎？」司馬洛問。

「試試看，」老鼠說：「但不一定有把握。」

「但是千萬不要張揚，」司馬洛說：「這是一件秘密任務。」

「這個當然了，」老鼠說：「要張揚的話，我何不去問菲菲自己呢？」

「好，」司馬洛說：「一有消息，你就馬上通知我。」

司馬洛掛了電話之後，就回家去了。他覺得他暫時需要等候一下，而且，他也需要睡一覺。

他走回他的車子的時候，就覺得情形不大對。這是一種他與生俱來的靈感，亦可以說是他在應付危險方面經驗豐富而累積起來的經驗。他忽然改變方向，不再走向他的車子，而是截停一部的士，跳了上去。

因為他看見停車場中有一部車的車中有兩個人在着，在黑暗中祇是兩個黑影。車停在停車場中，兩人留在車上，這可能是一雙情侶，正借車子作調情的場所，但亦可能是正在等人。

他一上的士，就可以清楚了。

果然，的士一開動，那部車亦立即開出了停車場，在黑暗中回頭望，司馬洛看見還有第三個人從暗處奔出來，那部車開門接了他上去，就向司馬洛的的士追來。

現在司馬洛明白了，這第三個人可能是負責在暗中乘他上車時向他襲擊的。現在詭計不能實行，就上車齊集了。司馬洛對司機說：「你兜一個圈，在那邊把我放下來！」

司機雖然感到奇異，但司馬洛遞上一張鈔票，就使他照做了。

車子兜了一個圈，在路邊停下，司馬洛立即跳下車。

原來那裏就是那座露天停車場的後面。司馬洛翻過了矮矮的鐵欄，便跑回停車場中，那部的士則開走了。

司馬洛急急地奔過那些停着車子的中間。

槍聲響了，有一顆槍彈擊中了一部車子，但對司馬洛並無威脅。司馬洛在車縫的中間閃來閃去，是很難射中的。

那些人知道他要趕什麼，正想企圖制止。

司馬洛要做的事情就是取回自己的車子。現在他既巳把追兵引開，取車就可以安全了。

而那些人的車子是在停車場後面，有鐵欄擋着，一時之間是無法越過而追上來的。

司馬洛順利地回到他的車子，開動了，駛出停車場。

對他開槍的是其中一個從車上下來的人，這人沒有再追，又回到他們的車子上，車子急急兜圈，再兜回停車場的出口，企圖把司馬洛截住。這當然是巳經太遲了。他們的車子回到停車場的出口時，司馬洛巳經不知去向。

這部車子也沒入了黑暗中。

司馬洛把車子開到很遠，在黑夜的路面上兜來兜去。他是正在想着，這一車子的又是什麼人。

龍兄虎弟嗎？他們祇有兩個人，但這一次是三個，車上兩個，有一個則是步行等他的。

龍兄虎弟找到了一個帮手？照司馬洛從探長的紀錄上所知，又不大像，因為他們兄弟二人不喜歡與人合作，他們的習慣祇是兩個人出動，他們認為他們是巳經合作得很好了，再添一個人，反而是碍手碍脚。

又有另一帮人要對付他？

司馬洛在半小時後才回到他的家。

那三個人巳經在他家附近等着了。不錯，追不到司馬洛也不要緊，司馬洛總是要回家的。

他們仍是採用老辦法，車子停在路邊的暗處，兩個人坐在車上，另一個則是在路的對面守着。

但是假如他們以為這樣就可以成功，那麼他們就錯了。他們是等着司馬洛的車子回來，然而司馬洛的車子沒有出現，人則巳經回來了。他首先出現在那個單獨的人後面。那人此時還是等着司馬洛的車子出現，而沒有想到司馬洛的人會出現。因此，他發現的時候巳經太遲了，司馬洛的槍咀在他的後腦一擊，他便軟軟地倒了下來。

司馬洛伸手進這人的袋裏搜出了一條手帕，塞進了這人的咀巴，然後又從自己的身上找出了一段細而韌的黑綫，使這人伏在地上，雙手放在背後，而用那根黑綫把這人的兩隻姆指縛在一起。如此，這個人即使醒了過來，亦是暫時既不能爬起身也不能叫喊了。

司馬洛弄好了之後，便又閃進了黑暗中。

那二個守在車中的人還沒有發覺，他們仍然在車中等着。

後來，其中一人說：「阿升，那傢伙怎麼沒有動靜呢？」

他所指的乃是巳經被司馬洛制服了的一個。

另一個低着頭瞇起眼睛向那邊望去。

這一個感到詫異地說：「咦？我好像看不見他！」

他們兩個人向他們的同伴那邊望了過去。

這時，前頭的路上忽然亮起了一雙車頭燈光，有一部車正轉過街口駛進來。他們又忙再向這車頭燈光望過去，看見是一部巨大的貨櫃車，就不以為意，因為司馬洛的車子並不是一部貨櫃車。

「等一等，讓我過去看看！」其中一人說。

他說等一等的意思就是說等這部貨櫃車經過了之後。

然而這部貨櫃車却不是經過，在接近了的時候忽然一扭駕駛盤，就貼到了這邊的路邊，向他們的車子迎頭撞來。

兩個人恐怖地大叫起來。他們巳來不及開車退避，事實上連推開車門下車逃走亦來不及了。

這貨櫃車上的駕車人就是司馬洛。他這車子是不問自取，借回來的。這樣雖然卑鄙一點，但損失的也祇是富有的保險公司吧了。

貨櫃車直撞在他們的車頭上。以貨櫃車的結實和沉重，這簡直是以卵擊石。吵鬧的嘩啦一聲，他們的車頭一半插進了貨櫃車底，另一半進不去，就像錫紙似的皺了起來。車子一面倒退。

終於，車子退到碰着了一條街燈柱，不能再退，司馬洛亦把貨櫃車煞住了。

此時，那部車子巳經比本來幾乎壓矮了一半，而車中人自然亦是困着不能動了。事實上即使車門開了他們亦不能下車，因為人在車中給這樣一夾，就巳經是昏過去。

司馬洛跳下車，走過去看看。

那兩個人果然巳經不能出來，而且暫時巳失去了知覺。

司馬洛冷笑，回頭就走。

他回到家中，拿起電話打給探長。

探長說道：「唏，我正在想找你。你家裏沒有人接電話。你究竟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現在巳經回到家了，」司馬洛說：「你是有什麼有價值的情報要通知我的嗎？」

「可能是有價值的，」探長說道：「我接得情報，知道有三個職業殺手來了此地。」

「為什麼告訴我呢？」司馬洛問。

「這裏沒有什麼值得殺的人，」探長說：「目前最值得殺的人就是你，你可能是他們的目標！」

「為什麼這工作不由龍兄虎弟做呢？」司馬洛問。

「我猜也許是因為你認得他們，沒有那麼方便。」探長說。

「他們在什麼地方呢？」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探長說：「假如我知道的話，我巳把他們捉住了！」

「我不知道我猜得對不對，」司馬洛說：「我認為他們是可能就在我家附近。我剛剛看見有一部大貨車撞了一部汽車，汽車裏有些人困着，而貨車司機則巳逃掉了。」

「你憑什麼懷疑——你是說逃掉的貨車司機就是他們？」

「不，」司馬洛說：「我是說困在車中的傷者。」

「那麼——」探長哽塞地說：「逃掉了的貨車司機是誰呢？」

「我怎麼知道？」司馬洛說：「我不過是盡市民的責任，向警方報告一件交通意外。而由於你是我的老友，所以我就直接告訴你，如此而巳！」

「司馬洛！」探長大叫道：「你又來了！」

「來什麼？」司馬洛問。

「唉，算了！」探長說：「你總是死性不改的！但是，對我講句老實話吧！這車中的人，是活人還是屍體？」

「我相信是活的！」司馬洛說：「但是當然，假如你遲遲都不去救他們，那他們就會變成屍體了！」

「好！」探長說：「我馬上就去！」

探長掛了電話，而幾分鐘之後就到達了。由於司馬洛是發現失事的人，他也帶了人到司馬洛的屋子來問口供。司馬洛當然是胡說八道一遍。探長實在亦不預算他是會講眞話的。問過了之後，救傷車把人載走，探長亦跟着走了。他是急於到醫院去向那二個傷者問話。

假如探長搜搜屋子，也許會大有發現，但是他沒有想到這樣做，亦沒有理由想到會這樣做。雖然，假如他數一數，就會發覺，殺手是應該有三個，而不是祇有兩個的。

不過他就是沒有想到，其中一個會是收藏在司馬洛的屋子裏。

這第三個就是給司馬洛擊暈了的一個。探長走了之後，這一個亦醒過來了。

司馬洛打開收藏他的衣櫃，他正在裏面軟弱地掙扎着，但是不可能掙脫縛住他的身體的繩子以及縛住他的咀巴的毛巾，

司馬洛把他拉了出來，提到廳中去，解開了他的咀巴上縛着的毛巾，這個人亦並不因此就很開心，因為司馬洛是必然會給他吃若干苦頭的。

他果然猜得沒有錯，司馬洛首先就是拿酒瓶向他的咀巴一塞，灌進了一大口白蘭地，不管他是不是懂喝酒的人，這樣一灌，也把他灌得一連串地咳嗽，簡直咳得喉嚨也要翻轉了似的，不過這倒很能帮助他清醒過來。

「好了，」司馬洛說：「你是誰？」

「我——我的證件不是都給你收去了嗎？」那人呻吟着說。

「你的證件上有你的名字，却沒有說你是什麼職業的。以及為什麼你要拿槍追我，」司馬洛說：「你現在告訴我吧！」

「我們——是來做一件工作。」那人說。

「說下去吧，」司馬洛說：「要殺死我？」

「不是，」那人說：「祇是要把你捉起來，不成功的話才把你打傷，但當然，假如你給我們危險，我們為自衛計，也祇好把你殺掉了。」

「呀，為自衛計，」司馬洛冷笑：「講得眞漂亮，好，你們是為了什麼如此做呢？」

「我們是為錢而做，原因是不問的。」那人說。

「也有一個人主使你們的呀，」司馬洛說：「是誰？」

「我不知道。」那人說。

「你是說你不知道，而你那兩個同伴知道？」司馬洛問。

「他們也是不知道，」那人說：「我們這件工作祇是由一位中間人介紹的。」

「那你們把我捉起來了之後又交給誰呢？」司馬洛問。

「回去等電話。」那人說。

「回到什麼地方去等什麼人的電話？」司馬洛沒好氣地問。

「總之是等電話，」那人說：「我們租了一間屋子。今天——現在還是今天，總之早上之前會有人打電話來，假如我們是巳經捉到了人的話，打電話來的人就會教我們怎樣做！」

「屋子在什麼地方？」司馬洛問。

那人講出了一個地址，司馬洛又問：

「現在有些什麽人在那裏？」

「沒有別人，」那人說：「祇是我們三個人，也許你可以到那裏去等電話，不過對方說不定認得我們的聲音，那就沒有用了！我不能肯定，但你不妨去試試！」

司馬洛相信去試也是多餘的了，這個主使的人既然如此重視保密，假如有一把不對的聲音接電話，他就會放棄了，把這個人押去，由他來接電話，這也是不大有用處的，有很多方法可以試出是不是眞的捉到了人，這個人在應對的時候很難會保持沒有矛盾，而且另外二個可能亦向探長作了同樣的口供。

「是誰介紹的？」司馬洛問。

「老朱，」那人說：「我們是從C城來的。」

司馬洛不認識亦沒有聽過這個C城的老朱，去找這個人？假如又是轉接介紹的呢？

「你們有聽過龍兄虎弟嗎？」司馬洛問：「李龍李虎。」

「聽過。」那人點點頭。

「他們是跟你們合作的嗎？」司馬洛問。

「不是，」那人說：「我們並不會合作，我們是河水不犯井水的，他混他們的，我混我們的！」

司馬洛看着這個人，爲之氣結，他以爲這個人對他是很有用的，然而現在看來則顯然是用處並不大。

司馬洛奇怪，他現在又應該如何處置這個人呢？

這時，電話響起來了，司馬洛走過去接聽，打電話來的人却是金顯來。

「司馬洛，」金顯來說：「找你眞不容易，電話都要打破了。」

「我要出去工作呀，」司馬洛說：「假如我是一找就找到的，那我就是常常躲在家裏，也不會是怎樣落力工作的了。」

「我就是想問你，」金顯來說：「有什麽成績。」

「還沒有，」司馬洛說：「我不是神仙，不可以講一聲就能把事情做好的。」

「假如你有什麽成績，盡快通知我好嗎？」金顯來說：「我很不放心！」

「可以！」司馬洛說：「我正是打算這樣做，你的女兒現在如何了。」

「正在醫院裏睡覺，」金顯來說道：「這種情形，當然最要緊的就是休息和睡覺。」

「我可以去見見她嗎？」司馬洛問。

「這個——要明天才行，」金顯來說道：「明天——你去問問醫生好了，你別刺激她——不過，醫生會告訴你應該怎辦的。」

「我當然會很小心的，」司馬洛說：「對了，你有什麽可以提供的綫索嗎？」

「沒有，」金顯來說：「你已經問過我這個了。」

「很好，」司馬洛說：「有什麽消息，我們再聯絡好了。」

他放下電話，走同那人的前面，聳聳肩說道：「那就是金顯來，是此地的大富豪！」

他却發覺，這個名字使那人有了一些特殊的反應，他是從眼角看到的，他故意在這人的面前一提金顯來的名字，以便一探這人有什麽反應，一如他提龍兄虎弟的名字。他本來不預算會看到有什麽反應，但是出乎意料之外，這人却是有着相當強烈的反應。

他說：「怎麽了，你與金顯來有什麽特殊的關係嗎？」

「沒有，沒有呀，」那人說：「我聽過這名字，但他是有錢人，許多人都聽過這名字呀！」

「用不着騙我，」司馬洛說：「我看得出來的，一個人有什麽反應，通常都不容易逃得過我的眼睛，你認得金顯來的名字，這並不是一件出奇的事情，那你爲什麽要震一震呢？」

「沒有呀！」那人仍然否認。

「我正在考慮怎麽處置你，」司馬洛說：「本來我是可以把你交給警方的，那樣，你與你那兩個同伴的命運就會相同，但是現在，他們就比你的運氣好了，因爲，我打算把你送進水墳！」

「什麽叫水墳？」那人恐懼地問。

「一位朋友教我的，」司馬洛說：「在浴缸裏放滿水，然後縛住你的手，讓你伏進去，等你快要氣絕的時候把頭拉起來，讓你吸了氣，又再放進去，直至你招出眞相爲止，很有效的。」

的確很有效，司馬洛自己就是剛剛不久之前嚐過了滋味。

「不要這樣！」那人哀求道。

「你求我沒有用。」司馬洛說：「這還是要看你自己表現如何的，」他打一個呵欠，「怎麽樣，要不要我來替你洗一個澡。」

「不要，」那人說：「好吧，我告訴你好了，反正也是沒有什麽損失的。」

「你懂得這樣想就最好了，」司馬洛說：「講吧！」

「我講出來，要有相當代價的。」那人說。

司馬洛笑起來：「你眞是，我叫你選擇要不要躺進水墳裏，你還是要跟我講條件？好吧，我答應盡量優待你好了，祇要你說實話，我就不會太難爲你。」

「這件事還沒有做，所以不算犯罪，你也不能證明，」那人說：「不過，我們來是有另一件任務的，對付你之後，就是對付金顯來。」

「怎樣對付金顯來？」司馬洛忽然感到冷汗直冒，背脊也涼起來了。

「殺他。」那人說。

「爲什麽呢？」司馬洛咬緊着牙齒問道。

那人聳聳肩：「我並不是想對你說謊，我實在是早已講過了的，我們通常都不知道爲什麽的，祇要有人付足了錢，我們就肯幹了。」

「老天！」司馬洛說：「這沒有道理呀。金顯來——他和你們黑道中人是沒有過節的。」

「我不敢肯定，」那人說：「不過照我所知也的確是如此，金顯來是不攪那些事情的？」

「那爲什麽有人要殺他呢？」司馬洛問。

「爲什麽你不問他呢？」那人說。

「也許由你來告訴他更好。」司馬洛說。

「我？」那人說道：「我也不知道是爲什麽 而且 我也沒有機會跟他講話的呀！」

「你是可以去跟探長講的。」司馬洛說。

「不，不要這樣，」那人說：「你答應過我的呀！」

「我答應過盡量優待你，」司馬洛說：「但是你也知道這並不就是表示我可以就這樣放你走的 我沒有什麽地方可以把你鎖起來 交給探長應該是一個最好的安排了，我可以放心，知道你不會再來對我不利，而你亦可以將功贖罪 你祇要把你所知的盡量告訴探長 我相信——起碼他也會給你坐一張比較舒服的椅子。」

「好吧。」那人聳聳肩 祇好接受。

他也知道，他是不可能得到更進一步的優待的了。

× × ×

第二天早上 司馬洛就到醫院去。

金顯來和探長都已經在那裏等着他，探長是在樓下，因爲他不想讓金素喜知道有警方的人也來了。

司馬洛上去，單獨與金素喜談話 金素喜睡過了一覺之後 精神大致是已經恢復了 當然 醫生照例還是照例提醒司馬洛不要給她刺激。

金素喜說道：「你還沒有找到我的東西？」

「沒有，」司馬洛搖搖頭：「事情弄得越來越複雜。」

金素喜看看司馬洛，問道：「又有多少人死了？」

「爲什麽你認爲一定又會有很多人死呢？」司馬洛問。

金素喜聳聳肩：「一開始死，就會繼續死了呀！」

「假如你把你所知道的事情都說出來，」司馬洛說道：「也許可以制止再死人呢？」

「我沒有什麽事可以說的。」金素喜說。

「即使能制止你的父親被殺，」司馬洛說：「你也不會說嗎？」

金素喜一震：「沒人會殺我爸爸！」

「我會對你說這樣的謊嗎？」司馬洛說。

金素喜用雙手掩着自己的臉：「不會的 不會有人要殺他的。」

「我不知道你在隱瞞着什麽？」司馬洛說：「但我是一個通情達理的人，假如我認爲你是隱瞞得有道理，我也會守秘密的！」

金素喜沉默了一陣 她似乎正在考慮，但終於說道：「我沒有什麽可以告訴你的。」

「眞奇怪，」司馬洛說：「爲了你的老頭子的性命着想你都不肯讓步 究竟有什麽秘密這樣値得保守的呢？」

「我不相信會有人要殺我的爸爸，」金素喜說：「你是在騙我！」

司馬洛眞希望可以把金顯來和探長叫進來對證，這就可以使她相信了，然而金顯來又聲明不要讓她的女兒知道這件暗殺的事情。

「爲你們一家人做事眞不容易，」司馬洛聳聳肩：「好吧 我盡我的能力把你的鑽石別針找同來好了，」他走到門口又回頭，「你的丈夫呢？」

「他來看過我的，」金素喜說：「但是他現在上班了，他是需要做事的。」

「當然，」司馬洛說：「是你的好爸爸堅持他不能請假的！」

「當然了。」金素喜說。

司馬洛轉身走到樓下去了，在會客室中與探長及金顯來坐在一起。

探長說：「我已通過國際刑警到那邊去要把兇手的介紹人抓起來，但是那人已聞風先遁。」

「這是當然的事了。」司馬洛說。

金顯來說：「我眞不明白，爲什麽有人要殺我呢？我是有敵人的，但是做生意，誰沒有敵人呢？我的敵人，都不會是要置我於死地的敵人。」

「當我小時候，」司馬洛說：「我看的偵探小說都是老套的偵探小說，當然，那時候的世界也是比較簡單的，但是我總沒有忘記有二位大偵探所講的一句說：殺人動機，不是爲了仇恨就是爲了金錢。」

「爲了金錢，」金顯來說：「什麽金錢！」

「你是一個富有的人，」司馬洛說：「假如你死了，你的財產誰會得到？你已經立了遺囑嗎？」

「別胡說八道！」金顯來說。

「這是一個推測的根據，」探長說道：「當然，你的秘密我們是不會洩漏出去的。」

「一半是捐給慈善機關。」金顯來很勉強地說。

「你是一個很偉大的人，」司馬洛說：「但慈善機關是不會要殺你而得到你的遺產的，另一半是給誰呢？」

「是我的妻子，」金顯來更加勉強地說。

「爲什麽你的女兒女婿沒有呢？」司馬洛問。

「我的女婿是一個男人，」金顯來說：「他應該有養活自己的妻子的能力，他不應該靠我的遺產。」

「你的妻子知道這件事嗎？」司馬洛問。

「司馬洛！」金顯來伸出一隻手指着他，「我不能容忍你這樣侮辱我妻子！」

「他並沒有說什麽。」探長說。

「講到這個問題，」金顯來說：「我的妻子不需要這樣做，她要錢用，祇要開口，我多少都給她。」

司馬洛說道：「但是，她則一定要告訴你，她是拿這些錢來作什麽用途的，是嗎？」

「她會有什麽用途是不能告訴我的呢？」金顯來說：「你究竟是正在暗示什麽呢？」

「金先生，」探長又連忙勸道：「我們現在不過是正在討論吧了，又沒有肯定指責什麽人。」

「告訴你，」金顯來說：「你一定要這樣說的話，我的女兒和女婿也一樣可能

謀殺我的，爲了恨我不分給他們一份！」

「但目前是的確有人要殺你！」司馬洛說：「你相信嗎？」

金顯來聳聳肩：「你們當然不會是無中生有，把這個創作出來騙我的，但我不知道爲什麼。總之，不會是我的妻子叫人殺我的，事實上她當初亦根本就不是爲了錢而嫁我的。」

司馬洛覺得與一個男人討論這個男人的妻子，乃是一件最困難的事情，身爲丈夫，當然認爲自己比你知道想得清楚，而事實上，司馬洛也是並未能夠肯定什麼。司馬洛說：「你暫時把遺囑改一改好嗎？」

「什麼？」金顯來又瞪着眼睛，「遺給誰？」

「都給慈善機關！」司馬洛說。

「假如我忽然死了又如何？」金顯來說。

「另外撥出一些作爲基金，」司馬洛說：「使你的家人們都可以生活無憂，爲財產而殺人，祇爲了暴富，現在已經是生活無憂了！就不值得爲了將來的生活無憂而殺人，當然，這樣做也祇是爲了減少一個可能性而已！」

「這樣做，對你是沒有損失的。」探長說。

「我怎樣對我的妻子說呢？」金顯來說。

「怕什麼呢？」司馬洛說：「她不是爲了你的錢而嫁你的呀，你這樣做，亦不會令她生氣了，事實上你一定要告訴大家，不然這就沒有效了！」

「司馬洛，你是個混蛋！」金顯來咆哮道：「我對你是越來越不好感了。」

「你最後還是會喜歡我的。」司馬洛說：「你問問探長就知道了，我與探長之間的友情，就是經過許多風浪而建立起來的。」

「別問我。」探長說。

司馬洛已經轉身走掉了。

× × ×

那裏不是一個富有人家住的地方，但是却是一個美麗的地方，這裏是郊區，風景很美麗，沒有許多人住在這裏，祇是爲了交通不方便，假如屋子是一間漂亮的屋子，就更完美了。

司馬洛通過平坦而葱綠的草地，向那個女郎走過去，就像是正在走向一位公主似的。

是的，一個頭髮很長的美麗少女，正在千秋架上輕輕地盪着，陽光在她的頭髮上反射，使她更顯得清逸。

司馬洛奇怪，金素喜那個丈夫，遲遲鈍鈍的，怎會找到這樣美麗的一個情人，他怎會有這種趣味？

司馬洛心內也頗有不忍心之感，因爲他要做的事情是可能對這個美麗的女郎有所傷害的，他是過去揭穿她的一段秘密戀情。

也許，她並不知道葛家輝就是金顯來的女婿，還以爲他是沒有老婆的呢？

但是，司馬洛現在要做的事情乃是在挑起麻煩，祇要多一些麻煩，他就多一些可以鑽的縫隙，找出綫索來。

於是司馬洛繼續向她走過去。

當他走近時，她的千秋就停了下來，望着他，她的臉容和眼神是那麼純潔和善，使司馬洛難以置信，今日的世界上，怎麼可能還有如此一塵不染的人呢？

他在她的面前停下來。

她問：「你是誰？」

「我叫司馬洛，」他說道：「你不認識我，不過不要緊的，我不是壞人，我祇是來找人的，不知道葛家輝有沒有到這裏來？」

「他不在這裏，」那女郎說：「你要找他，爲什麼不到他家去找他呢？或者他的公司？他很少時間在這裏的。」

「哦，他的家，」司馬洛說：「在什麼地方呢？」

「你知道有位金顯來先生嗎？」那女郎說：「他是這裏最有錢──一個很有錢的人，你到金家去，或者金氏公司──」

「你知道葛家輝是住在金家？」司馬洛問。

「當然了，」那女郎說：「他是金家的女婿呀！」

「哦？」司馬洛更詫異地說：「你、連這個也知道？」

「我怎會不知道呢？」她說：「我是他的妹妹呀！」

「哦！」司馬洛呆在那裏，張大着咀巴。

「讓我猜，」她說：「你一定不是我哥哥生意上的朋友，不然你就會到他的公司找他了，你也許是他以前的朋友──他的舊同學？」

「你見過我嗎？」司馬洛問。

「我認不出你的聲音，」她說：「你以前沒有來過。」

「認不出我的聲音，」司馬洛說：「難道認樣子不如認聲音可靠嗎？」

她還是和善地微笑着：「你一定不知道，我是瞎眼的。」

「噢，眞對不起。」司馬洛說。

「不要緊，」她說：「我很小時就已經是這樣了，爬樹時跌了下來，神經受了震動而損壞了。」

「呃──」司馬洛說：「你是一個很美麗的女孩子，有人對你這樣講過嗎？」

「我哥哥對我這樣講！」她說：「是眞是嗎？」

「是眞的，」司馬洛說，他很想踢自己的屁股一腳，可惜這是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幸而他還沒有說傷害她的話。

「唔，我聽得出你是講眞話的！」她說：「多謝你！」

「唔──看來我是捨近圖遠了，」司馬洛牽強地笑着，「市區不去找，却老遠跑到這裏來，我到市區去找他好了。」

「哥哥來時我對他講一聲好了。」她說。

「用不着了，」司馬洛說：「我找到他時，他不是就知道了嗎？你又何必再講呢？」

她微笑：「你會再來嗎？」

「也許會的。」司馬洛說。

「我希望你再來，」她說：「我知道你是個好人，我雖然看不出來，但我是聽得出來的。」

「謝謝你，」司馬洛說：「再見。」

他轉身走了，走到路上時，一個高大而強壯的人從樹後閃出來，攔住了他的去路，這個人就是金顯來的女婿葛家輝。也是美麗盲女的哥哥。葛家輝一手執住了司馬洛的衣襟。

「打我吧，」司馬洛說：「打吧！」

「你！」葛家輝憤怒地說：「你到這裏來幹什麼？」

「打我吧，」司馬洛說：「我是該打的。」

「我問你到這裏來幹什麼！」葛家輝搖着他。

「我是接到了錯誤的情報，」司馬洛說：「說你收着一個女朋友在這裏，原來那是你的妹妹。」

「你對她講了些什麼？」葛家輝哽塞地叫道。

「幸而沒有講錯什麼。」司馬洛說：「你有一位很善良的妹妹。」

葛家輝放了司馬洛，洩氣地聳聳肩：「老頭子叫你來查我這個？」

「不是，」司馬洛說：「他叫我查你太太的事情，凡是可疑的綫索，我都要看看的，假如你有個情人在這裏，那就是可疑的，你的意思是，這件事金先生並不知道，你也不想讓他知道？」

葛家輝聳聳肩：「現在，也沒有什麼所謂了，他知道了，會看不起我！」

「這也是值得慚愧的事嗎？」司馬洛說。

「他會認爲我家的血統不好，」葛家輝說：「而且，我要拿錢回來接濟。我也已經厭倦了隱瞞了。告訴你，我拿他的錢也不是白拿的，我在他的公司裏，一個人做三個人的工作──其實我雖然不是一個會做生意的人，我也未必就不能養活妻子，總有別的生意可做的。我不想刺激素喜，所以一直沒有辦法下決心離開他的公司。現在，我更不能這樣做了！」

「你的妻子似乎早已受了相當大的刺激！」司馬洛說。

「我不敢說我沒有錯，」葛家輝說：「人誰無錯呢？但是錯得多的還是老頭子，也許，這亦是錢之錯吧。假如老頭子不是那麼富有，就不會有這許多麻煩了。我們夫妻之間的煩惱，都是爲了錢而來的。你知道，錢不夠用，她問老頭子拿，不是不給，但一定要講出是什麼用途。我們都是大人了，即使有正當用途，也不想講出來的。」

「你太太知道你妹妹的事情嗎？」司馬洛問。

「知道，」葛家輝說：「有時，她就是想我拿一些錢回來，但我不想要，這裏也不需要很多錢。總之她就是爲了這些事情而煩惱！」

「假如有很多錢，」司馬洛說：「令妹的眼睛，有可能治好嗎？」

假如可能，葛家輝就會很需要大筆的錢。

「不可能，」葛家輝淡淡地苦笑着說，「專家已經檢驗清楚了。她是神經受了震動而損壞了，至少以目前的醫學技術是治不好的。也許，假如她再受一次震動，又會恢復正常，有些人的確是這樣好了的，但那是千萬份之一的機會！」

「這眞可惜，」司馬洛說：「但願我能夠帮忙。」

「你不再騷擾她就是帮忙了。」葛家輝說。

「你的太太怎樣了？」司馬洛問。這是明知故問。

「我早上去見過她，還好，」葛家輝說：「但是，你不認爲這是大驚小怪嗎？這樣查來查去。」

「似乎是你太放心了，」司馬洛說：「你的太太晚上不回家，並不是一件大驚小怪的事！」

葛家輝聳聳肩：「我認識她之前她已經是喜歡喝酒的了。她就有這個毛病，心情一壞，老毛病又發作了。但是我是很了解她這個人的。我知道她不會做什麼對不起我的事情。」

「你似乎不知道，」司馬洛說：「昨天死了些人，可能是與她有關的。託我把她送回來那個人，他就是給殺掉了。」

「別人殺他，」葛家輝說：「不會是素喜，她不會與那種事情有關的：」

「你現在又不很緊張了，」司馬洛說：「但是上一次見你時，我是把她送回來的，那時你却很激動。」

葛家輝苦笑着聳聳肩：「我是她的丈夫，我也總得做出緊張的樣子呀，難道人人都緊張，我却無動於中嗎？」

「我還是認爲你太放心了，」司馬洛說：「金先生沒有告訴你嗎？」

「告訴我什麼？」葛家輝問。

「有人要謀殺他。」司馬洛說。

「誰要殺他呢？」葛家輝說：「他這個人是傲氣，但是我不認爲有人會恨他恨到要殺他。」

「我也是想知道爲什麼，」司馬洛說：「我捉到了幾個職業兇手，他們是要消滅我之後再殺他：」

「你在開玩笑！」葛家輝說。

「我不拿這種事情開玩笑的。」司馬洛說。

「那就眞的是莫名其妙了。」葛家輝說。

「他的遺產是沒有你夫婦的份兒的，」司馬洛說：「你知道嗎？」

「這個我知道，」葛家輝說：「假如你懷疑的話，這正好證明我是不會有動機的。」

「也許你因此而懷恨呢？」司馬洛說：「當然，這祇是討論式的講法而已！」

葛家輝笑起來：「我實在不是爲錢娶她的女兒的，我就是希望他公佈我沒有遺產的事，這樣人們就不會笑我有這個存心，我們夫婦的日子也好過些。而且，我也沒有錢，何來那許多錢聘用職業兇手？難道祇是爲了出一口氣，就去借高利貸？」

「你的外母又如何呢？」司馬洛問。

「你是說菲菲？」葛家輝說：「就像他另外還有一個外母似的。但是也許，這是因爲菲菲太年輕了，稱之爲『外母』總是不大恰當，也許是應該稱爲『你的岳丈的妻子』！」

「是的，」司馬洛說：「又你看她會不會有什麼問題呢？」

「沒有問題，」葛家輝說：「菲菲是一個很好的女人。」（未完・三）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司馬龍・文　可飛・圖

魔蹤俠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雲龍以一對四大戰白旛星君聶蒼溪、神眼羽士厲嘯天、病骨魔劉培基、毒君石奇，此人便是用毒害死自己恩師九天神魔雷去惡的仇人，這回遇上，格外留神，斬去他的手臂，却來了正要找尋的楊元秀，追索拜兄凌秀風，見拜兄被摧殘得體無完膚，更惹起對魔教仇恨，下決心先將石奇殺掉報殺師之仇，其餘衆敵呼嘯而散，岳雲龍救出凌秀風救治，正在施救，突來了梅艷芳之業師冷雲仙子姬白鳳，這六十餘歲的顯赫女魔頭，看似是徐娘半老，駐顏有術，岳雲龍謊說殺了梅艷芳，免她懷疑，姬白鳳似信不信，提出比試饒恕他的狂妄……

茅舍借宿　巧遇師伯

這是冷雲仙子功力所聚之一招，威勢眞個非同小可，就在掌勢甫出的當兒……平地湧起了風雲，天地震動，雷電呼轟！

一圈圈的寒氣，有如宇宙中的罡氣，排蕩着湧向岳雲龍。

祇聽一聲轟然巨響中，又緊跟着起了一串密如爆珠的聲響與震動。

勁疾的眞氣廻旋激蕩聲……

岳雲龍疾射的身軀，恍似一陣強勁的旋風，捲得在空中翻了三四個觔斗，方始穩落地上，「哇」的一聲！

岳雲龍此刻滿嘴血跡，雙目已成血紅之色，長髮俱散，面上肌肉陣陣痛苦的抽搐着。

×　　×　　×

冷雲仙子姬白鳳，仍然凝立原地，但看她那本是姣麗的艷容，已變成慘白之色，鳳目噴射出一股怨毒之稜光。

日投西山，暮色蒼茫。

此時此刻，周遭是一片沉寂，但充滿了肅殺、恐怖、緊張的氣氛。

四道含怒的眸燄，駭人的對視着，殺氣騰騰。

岳雲龍強抑着翻騰氣血，潛聚體內的「玄天冰魂一眞氣，已然提至極限，等待這最後一百招之襲擊。

冷雲仙子姬白鳳，那雙鳳目神光如炬，愈來愈烈，狠毒之光愈盛。

岳雲龍看到她那雙鳳目，頓覺有異，暗道一聲：「不好！」

就在這念頭剛起的同一刹那，岳雲龍鼻中突聞到一股香味，全身一陣震慄，氣勁頓失！

驀地——

冷雲仙子發出一聲勾魂攝魄的嬌笑聲，聲震四谷，美妙悅耳。

倏地——她笑聲頓歛，臉罩寒霜，冷澈骨髓的語音，道：「岳雲龍，你已中了老娘的『飄香無影掌』，一刻之後，咯血不止而亡，格！格！格……」

語音甫畢，又是一聲婉轉悅耳的格格

嬌笑，冷雲仙子的影子，已隨着一陣輕風，轉瞬間，消失在這山谷裏。

岳雲龍面若死灰，他那堅強無比的身軀，也緩緩的癱軟下來，一屁股跌坐地上，氣血汹湧澎湃，而且，另一股極難受的滋味，使他心神渙散，生出一種欲求速死之消極感覺。

暮色茫茫，寒風蒼涼、蕭條……

岳雲龍的腦際，已是一片迷糊，他漸漸感到自己已不存在這人世間了……

凌秀風眼見岳雲龍癱軟了下去，心急如焚，他欲喊無聲，想爬過去，又不能够，虎目淚珠，滾滾而下。

這沉默的悲痛，比有聲的號哭，還要來得深刻、激動。

驀地——

岳雲龍突感到丹田深處，又泛透出一股巨大的氣流，那冲擊力極大，由下關直衝百滙，腦際神智，漸漸又清醒過來，氣血頓時又恢復如常。

這種近乎神奇的事，不禁把他攪得糊塗起來，自己每當受傷之際，總有這股奇異的氣流，壓平那汹湧澎湃的氣血。其實，他那裏知道，他現在的功力，又深進了一層。

岳雲龍凄涼的輕嘆了一聲，緩緩站起身子，步至凌秀風身側。

凌秀風突見岳雲龍站了起來，欣喜萬分，虎目閃出一片光芒，像似說道：「岳兄，你沒中着『飄香無影掌』嗎？」

岳雲龍知道他眼光的意思，又輕嘆了一聲，凄然說道：「凌兄，那女魔頭好歹毒、狡猾，兄弟的確中了她的『飄香無影掌』，但不知怎樣，在迷糊之中，丹田有股奇異氣流，幫我蘇醒過來！」

凌秀風聽了岳雲龍的話，也是感到神奇不已，但他內心總是快樂，他知道岳雲龍自始，便是一位神奇的人物。

岳雲龍凄涼地說道：「凌兄，天已經快黑了，在夜幕低垂之前，我們找一處棲身的地方。」

岳雲龍語畢，微一俯身，抱起殘廢的凌秀風，展開輕功，向前疾奔而去。

岳雲龍又翻過幾座山峯，天色已黑了下來，他暗運眼力，四下搜望，只見山巒重重，顯然這是一座深山，那裏可尋到棲身之所。

驀地——

岳雲龍突見到另一座山峯脚下，隱約現出一點燈光，幻明幻滅，他凝神注視，星目暴出一股銳利的湛眸，搜望了過去。

只見正南方一處山峯峯壁下面，似乎是有幾座房舍，隱現在蒼茫暮色中。

岳雲龍低聲道：「凌兄，我們可找到住處了。」

說着，展開那蓋代的輕功，眨眼間，已到了那座山壁下，果然見一座茅廬，依山而築。

雖是一座茅舍，但修築的十分整齊有序，正廳廂房，三環對立，不下七八間之多，門前修竹，院中垂柳，兩扇籬門，半掩半開，除了正廳可見燈光之外，兩面廂房，一片漆黑。

岳雲龍仔細的打量一下四周形勢，只見那茅舍依山而建，山勢形態，自成半圓形環抱着這座茅舍，山脊平闊，兩端突高，看上去似一隻捲臥的猛虎。

岳雲龍暗暗讚嘆了一聲，道：「好一塊藏龍臥虎之地，這茅舍中主人，大概必非平常之人。」

岳雲龍放重脚步，已走到兩扇籬門前，房中主人倒眞是一位絕高奇人，但聽一聲呀然門響，微弱的星光下，走出來一個中年文士。

岳雲龍抬頭星目疾速瞥去，只見那中年文士，年約四旬開外，頭戴儒巾，身穿藍衫，步履飄逸，一種幽雅風度，含笑而來。

他打量岳雲龍一眼後，復露出一絲驚愕之色，但一剎那間，即恢復常態，彬彬抱拳一禮，微笑道：「兩位可是要借宿的麽？」

岳雲龍躬身作禮，道：「請這位逸士方便，在下師兄弟，的確是借宿來的。」

中年文士微微一笑，道：「老弟懷中的人，可是受了傷麽？」

岳雲龍含笑道：「尊駕眼光如神，在下師兄弟，的確遇上了昔年幾個仇人，我師兄和他們動手之時，被人打成重傷，故而無法連夜趕路，敬請方便。」

中年文士銳利的眼神，疾速一掃凌秀風的足踝，朗朗一笑，說道：「閣下想借用寒舍，宿住幾日，療治令師兄的傷，儘管請住就是，只是寒山荒區，無物以敬嘉賓。」

說完，他又是朗朗一聲長笑，抱拳肅客。

岳雲龍見中年文士神采奕奕，英華內歛，分明是一個內功極為精深之人，但聽他爽朗的言詞之間，毫無半絲可疑之處。

中年文士把岳雲龍兩人，帶到左面一所廂房面前，舉手推開兩扇緊閉的房門，微笑着說道：「兩請暫稍待，我去取火點燈。」

岳雲龍自見到中年文士，就有一種良好的印象，他知道這文士武功之高絕，非比尋常。

瞬間，響起中年文士朗朗之聲，道：「兩位久候了。」

火光一閃，晃燃手中火摺子，他急步奔到一張靠窗處的松木案邊，點燃了案上的松油燈。

熊熊火光，照亮了這三間大小的茅舍，岳雲龍略一打量房中陳設，除了靠窗擺一張松木桌子之外，只有四張竹椅，和一張寬大木榻，榻上被褥，却折疊得很整齊，房大物少，看上去空蕩蕩的，很不調和，但却點塵不染。

岳雲龍把懷中的凌秀風輕放在榻上，回頭道：「這位逸士，多謝照顧了，請問尊姓大名。」

中年文士微微一笑，道：「在下，複姓呼延，單名逸字。」

他說着，輕步向榻邊走去，仔細看了靜躺在床上的凌秀風幾眼，搖搖頭，凄涼的輕嘆一聲，道：「令師兄傷勢極重，只怕難以救治，這不像是拚鬥之傷，而且，他手肘，足踝之筋，全被人挑斷了，下手的人是這麽慘毒……」

岳雲龍也暗駭中年文士眼光銳利，他不覺一聲凄涼輕嘆，黯然淚下。

中年文士喃喃輕聲，道：「要救他的傷勢，普天之下，就只有那種藥物，能夠救他。」

他聲音雖然細小，但岳雲龍却聽見了，急聲道：「那是什麽藥物？敬請能够轉告，在下感銘深恩，日後定當圖報。」

中年文士目光中，露出一股憂鬱之色，凝注岳雲龍臉上，沉吟不答。

驀地——中年文士發出一聲沉重的嘆聲，這嘆聲，顯然表示中年文士內心有種無法形容的憂鬱之事。

岳雲龍目見中年文士這種反常的變幻，不禁爲之一呆，中年文士也不再說話，轉身緩步離去。

岳雲龍掩上房門，腦際中又泛出中年文士的神態舉動，似覺得他並非江湖中下流人物，但他臉上神情變化，却又陰晴不定，有時朗朗大笑，豪氣干雲，有時滿臉悽愴，像是有重大的心事，使他難於解決一樣。

岳雲龍忖思良久，仍然無法打破胸中重重疑竇。

夜，是這麼善變，使人難於捉摸。

此刻，已是二更天了，窗外寒風勁吹，松濤洶湧，發出那懾人的銳嘯響聲！

岳雲龍轉頭看着那昏昏沉沉的凌秀風，星目不禁掉下幾點熱淚，輕嘆了一聲，熄去室中燭光，橫臥榻側的一邊。

突然——

岳雲龍聽到一縷夜行人之衣袂飄風之聲，緊隨着，外面響起中年文士很低的話音喝問道：「是諸葛兄嗎？」

另一個蒼老的語音，急道：「呼延老弟！是我！今夜有道緊急的消息，所以賫夜趕來……」

那中年文士低沉的聲音，道：「小聲點，今夜有兩位可疑的小伙子，來此借宿，不知是不是那蠡賊派來臥底的……」

那個蒼老的語音，略放低一點，激動道：「呼延老弟，我們就先下手爲強，把那二個小伙子斃了。」

中年文士輕聲道：「這兩個小伙子，一個是傷勢極重的病人，另一位神光內斂，看來是位極難惹的人物，但他們若眞是那個蠡賊派下，我呼延慶自忖舉手便可收拾他。」

岳雲龍聽得心中大駭，暗叫道：「蒼髮神君呼延慶、原來就是他。」

顯然，岳雲龍得知蒼髮神君便是中年文士，無怪他凜駭異常，中原武林三君中，就有這位蒼髮神君之名，他行踪詭秘異常，天下武林中人，沒有一人能够得知他的底細，武功深淺。

（關於蒼髮神君之軼事，已略有述過，筆者這裏不再多述。）

岳雲龍知道他們已經進入屋中，他爲着好奇，不禁挺身坐起，一躍下榻，提氣凝神，輕步走近後窗，慢慢的推開一扇門，穿窗而出。

右側廂房間，此刻火燭明亮，後窗外不遠處，正有一棵千年古松，高達十丈，矗立夜空，枝密葉茂，蔭地畝許。

岳雲龍知道中年文士是蒼髮神君之後，是以行動異常小心，騰身向那巨松下躍去，身形捷速，恍若鬼魅，無聲無息。

岳雲龍打量古松主幹，由根到發枝之處，不下五丈，如非有絕頂輕功，要不發出半點聲息躍上，實在不易。

他微一提氣，身軀突然昇起五丈高下，左手抓住一個叉枝，輕輕一翻，人已站在古松分枝之處，屋中離古松不過三丈遠近，所以，屋中人物可看得一清二楚，岳雲龍星目凝神視去。

祇見窗口一張檀桌，對面坐着兩人，一個正是那中年文士，此刻他已取下那條儒巾，一頭蒼髮看得清楚異常。

靠東面坐着一位長衫老者，濃眉虎目，一臉正氣。

但聞蒼髮神君呼延慶愁苦着臉說道：「諸葛兄，你這消息，眞的可靠嗎？我們守在此地，不問江湖世事已十五寒暑了，爲的是什麽？無非是要早癒內傷，練成絕功，殺了那蠡賊，報我師弟之仇，若是這件武林異寶，爲人所知，洩露江湖，只怕要引起一場風波。而且，我的內傷如沒這件異寶，是無法醫治，這如何是好？」

那長衫老者壓低了聲音，道：「呼延老弟，你是不是確定毒龍潭有盤龍星蛉潛居，那顆毒龍火丹，當眞有如你所說的諸般神効嗎？」

蒼髮神君呼延慶，輕嘆了一聲，道：「諸葛兄儘管放心，若是我們得到那顆『毒龍火丹』，不出二年，即可傲視武林，稱霸天下，縱然，那蠡賊已練成陰毒奇功，但也會抵不住我的『奇陰地火掌』，師弟慘死之仇，也可雪了。」

岳雲龍暗中聽他們談話，已然得知了這蒼髮神君，不問事江湖之機密，原來他現在身罹重疾，須要得到一件武林秘寶，盤龍星蛉的毒龍火丹，才能够療治，照這樣說來，蒼髮神君喃喃自語說，凌秀風的傷勢，有一件藥物可救，大概他就是指的「毒龍火丹」了。

他得知這秘密後，不禁欣喜若狂，心神微分，脚下突然一枝枯枝，微發出「啪！」一聲輕響。

岳雲龍暗道一聲：「糟了！」

他不敢怠慢，雙臂一分身前密茂松葉，由松樹，直瀉而下……

待快接近地面時，倏然一個倒翻，雙脚輕輕一點實地，緊接着騰身翻躍而起，只一躍，已到了茅舍後面之處，岳雲龍欲要鑽進屋內的當兒……

祇覺身後一陣風聲嗖然，二股幽幽的勁風，已挾着侵肌的冷氣襲到。

岳雲龍暗道：自己偷聽人家秘密已被發覺，索性光明正大一點。

想着，岳雲龍右掌微按窗沿，身軀疾似閃電，向後騰躍三四丈外，輕若飄絮，穩落地上，躲過後面二股掌勁。

星光之下，蒼髮神君與長衫老者，已似兩個鬼魅般，凝立在一丈開外。

蒼髮神君呼延慶，冷冷一笑，道：「哼！你這小子，倒眞是來臥底的，但是，我想你已活不過今夜了！」

岳雲龍知道自己偷聽人家秘密理虧，他本想說明來歷，道歉一番，可是他聽了蒼髮神君之話，不禁有氣，倔強冷傲的他，立刻改變了原意，想要試一試這武林中傳說的神奇人物，武功的深厚。

當下岳雲龍臉孔一冷，不屑的冷哼一聲，道：「那倒也未必，鹿死誰手，還難

曉得呢？」

蒼髮神君見岳雲龍那副冷若嚴冬的冰寒臉容，不禁一震，臉色一變，突然厲聲喝道：「你究竟是誰？快說！」

原來蒼髮神君眼光何等銳利，他看到岳雲龍這種冷傲氣息後，知道此少年絕非是易於聽憑驅使之輩。

岳雲龍劍眉微揚，冷然道：「你不配問我姓名。」

這一下，眞使蒼髮神君氣得臉色驟變，他萬沒想到此少年有如此胆量，竟敢頂撞自己，他冷笑道：「好，好，我就看你這小子到底有多少絕招，敢如此猖狂！」

岳雲龍也一陣冷笑，說道：「我也要看看成名露臉的人物，手底下是如何的高強！」

蒼髮神君厲喝一聲，道：「小子休狂，看掌！」

右掌微圈半推，一道深沉似海的綿綿氣勁，已猝然襲向岳雲龍。

× × ×

蒼髮神君這輕輕一掌，有虛有實，端的使人莫測高深，最多只有閃退躲避，但是這樣，敵方就會很快在他第二招襲擊之下敗北。

此招可以說是妙至毫巔的奇招。

所以說，名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

岳雲龍由此招已測出蒼髮神君之武功，比自己所估計的更加厲害，但他爲着徹底知道對方的武功，不惜激怒對方。

他見來勢，當下冷笑一聲，叱道：「哼！此招在我眼裏，毫不值得一顧！」

隨着語音，岳雲龍不退反進，脚下踏着「星象迷踪身法」中化式的欺字訣，左脚踏中宮，右脚偏旁斜，奧妙至極的破了蒼髮神君此招底下的殺着。

岳雲龍左手扣指，輕輕一彈，嘶的一聲勁響，一縷銳利的指風，雷奔電閃，襲擊蒼髮神君的「陽剛」穴。

蒼髮神君着實深深暗駭了一下，他眞想不到，自己那招「虛實幻變」的絕妙招式，被此年青人輕易破去。反而，一縷勁嘯的銳風，已經由極難尋思的角度，疾速奔來。

他由這兩招交換看來，已然不再輕視此年青人之功力。那敢怠慢，身子驟閃，袍袖輕輕一拂，一道剛猛無儔的勁風，帶着一絲尖銳的勁嘯聲，把岳雲龍發出的指風，消去得無影無踪。

蒼髮神君右手長袖，倏然一盤一捲，若似一道靈蛇般，直向岳雲龍的左腕脈門捲來。

招式之更換，奇快異常，每招每式都是攻人所不備的地方，端的奧妙異常。

他勁勢威力都暗歛，一着就發，所以，每着也俱是潛藏生死幻滅之道。

岳雲龍劍眉微豎，身形有如狂濤般旋轉，一圈强烈的氣流，已自他身側四周捲起，廻旋激盪中，形成一股超乎尋常的氣勁，疾奔蒼髮神君。

此式，身手妙絕，確是駭人聽聞。

他在身子旋轉之時，不但躲過脈門的襲擊，而且，他把蒼髮神君帶出的勁風，消去大半，又奇奧已極地形成一股洶湧氣勁，反襲過來。

一招連串做到：避、消、擊三個精奧字訣。

蒼髮神君臉色微變，冷叱一聲，雙掌舞起漫天掌影，有若蛛網般交織而出。

響起一連串「波！」聲，岳雲龍那股氣勁，已被化逝。

蒼髮神君此刻已被岳雲龍激起怒火，他堂堂一位名震武林，黑白兩道聞名喪胆的高手，今夜在岳雲龍的手底下，連出四五招，不但沒有消敵威風，反而，被逼得連出絕招，才能不致出醜，安全渡過，那能不使這位蒼髮神君暴怒呢？

祇見蒼髮神君掌山腿影，有若天羅地網，挾着山崩海嘯的威勢，連出十九腿，二十四掌。

他就像是一位多臂金剛一樣，掌山腿影，配合着萬千勁氣，周遭尋不出任何一寸沒有勁力充斥的空間

岳雲龍見勢，無可奈何之下，連連躲閃，左右雙臂舞起一道綿綿氣勁，被逼得後退七八步。

岳雲龍冷傲的怪僻，激起他怒火中燒，冷笑一聲，趁着一絲空隙，突然也展出捷速的攻勢。

祇見他舉手投足，都無一定的規律，劈、肘、撞、戮，一下便是四個連串動作，再加之他蓋世的功力……

威力之鉅，眞個非同小可，有如巨浪排天洶湧疾出。

端的裂胆驚魂，凶猛懾人，比蒼髮神君更甚。

蒼髮神君在窒人呼吸勁氣的剎那間，相繼退後十幾步，連本帶利，反都被岳雲龍賺了回去。

那長衫老者，初見岳雲龍之時，並未放在心上，及見他出手和蒼髮神君快搏幾招以後，不由得暗暗心駭。

他腦中疾速推測着，在江湖武林人物之中，有沒有這樣一位絕世高手，若是面前這位年青人，是老賊派來臥底的，似乎不太可能。

長衫老者在江湖武林，享有很高的地位，爲人更是機智出名，在他仔細的觀察之下，他見到岳雲龍一表人才，那懾人的冷傲氣魄，更是獨特。

而且，他見岳雲龍眉宇之間，隱隱透出一股英氣，絕非是奸險邪惡之輩，由這幾點猜測，他已斷定面前的年青人，決不是老賊那邊所有。

蒼髮神君他雖然少出江湖，但他暗中慘殺黑道高手無數，但却從未遇上岳雲龍這等棘手人物。

岳雲龍脚踢掌劈之勢，不但精妙絕倫，難以招架，而且，却有幾種大不相同的力道，一齊攻出！

前後上下，似乎都被一種潛力封鎖，所以，在迫使他困難至極的招架之下，不禁激起他的殺性。蒼髮神君厲喝一聲，殺手陡出、只見他右手一圈一彈，已倏然揮出一團罡烈勁風，有如排山巨浪般，呼嘯着捲向岳雲龍正面十二處大穴。

身軀隨着一側，左掌疾似閃電，擊出一片洶湧如濤的勁風，彷若一張雄渾深沉的網幕，呼嘯着擊向岳雲龍右側後三十八處大穴。

這種剎那間連出兩招不同的攻擊部位，眞是凌厲，毒辣至極。

岳雲龍星目暴射出一股駭人的眸焰，一聲清越的龍吟虎嘯，身軀捷若鬼魅，暴退尋丈之外，全身功力，已運聚雙掌。

大喝一聲，雙掌疾速的圈成圓形，在夜色中，一圈圈的寒氣，有如曠野中的罡風，排蕩着洶湧而上。

蒼髮神君岳雲龍硬拚硬接，雙目如炬，出擊的二道勁風，立刻由八成提至十成，加快速度，洶湧而至！

他暗想：「這人年紀輕輕，功力之深厚有限，這次他不受重傷，也非吃下大虧不可……」

蒼髮神君如意算盤，還未打完，四股呼嘯的浪濤，「波！」的一聲大響，互相接觸。

勁氣激蕩的廻旋爆響……

蒼髮神君面如金紙，雙肩一陣搖晃，蹬！蹬！蹬！連退了三四步，方才拿穩後退之勢。

那邊岳雲龍，却如旋風一般，疾速旋轉三匝，也勉强消去彈震之力量。

蒼髮神君這下可眞暴怒得七竅冒烟，一聲厲嘯，招式有如狂風暴雨，凌厲辛辣無比，綿綿攻去。

一道道深若浩瀚的氣勁，挾着駭人的聲音，呼轟疾湧而出。

岳雲龍也冷叱一聲，雙掌左右更換，只見漫天掌影，挾着無匹勁風，有若移山倒海般，湧捲而出，二人一時之間，已如冰雪啣接，銀芒罡風之中，凝成一片，分不出彼此。

蒼髮神君這一展開攻勢，凌厲狠辣，凶惡懾人已極。

而岳雲龍功力深奧，怪異無倫，出手之間，招術之奇詭辛辣，更是千變萬化，令人防不勝防。

蒼髮神君愈戰愈駭，他想不出岳雲龍之功力，浩浩滄海，武技之奇，更是匪夷所思。

他看岳雲龍的招式，像似羅集了天下武林各派的精華，但却又不像武林各派的絕技招式，似乎絲毫沒有規律。

但是那瞬息萬變的身手，妙絕人寰的招式，其中奧妙與精要，却是耐人深思的，完全是奇中之奇，絕中之絕的招式。

這兩位絕頂武林高手，就在這呼轟勢疾，勁氣互湧的呼聲之中，已交換了二三百招。

他們兩人都是冷傲、剛强異常之人，任何一方都不放鬆。雖然，蒼髮神君他巳知道岳雲龍非老賊那邊人，但他却也決不退縮。

就這樣，二人愈鬥愈慘烈，愈鬥愈驚險，隨時均有分出勝敗的……

在岳雲龍一個空隙之間……

蒼髮神君瞧得時機，辣招絕技齊出，他暴喝一聲！

身軀有如幽靈般，閃至岳雲龍左側空隙處，左掌微提，圈了個半圓，右掌五指微曲，輕飄飄的連續彈了三下……

十五縷指風，挾着細微的響聲，緩慢已極的飄向岳雲龍身上十五處要穴。

這種手法，看似緩慢已極，其實是最歹毒、奧妙的絕技，就在嘶聲輕響的刹那，對方就再休想逃出慘死的噩運。

蒼髮神君練成此招神技，已有三十年火候，一生之中，他祇施展過二次而巳，每次施展，對方就得喪命。端的是種歹毒、霸道的秘學，對方絕對不會發覺這細微的指風，有如此的巨大勁力，但等到察覺之時，已是措手不及了。

驀地——

長衫老者厲喝道：「呼延老弟，住手，他是……」

語音未歇，長衫老者身軀疾似閃電，直向岳雲龍與蒼髮神君之間撲去！

蒼髮神君眼見長衫老者，橫擋中間，大駭之下，右手勁力倏然收回，但餘勁仍存，祇聽一陣疾嘯響起。

一聲悶哼，長衫老者全身一陣顫抖，面色慘白，緩緩的癱軟了下去！

這一瞬息驟變，眞使人摸不着頭腦。

蒼髮神君悲叫一聲：「諸葛兄，你怎樣了？」

人便疾速撲了過去，岳雲龍的身形更快，一手扶住了長衫老者的身軀，右手迅捷巳極，虛空連指，立刻逼住了老者經脈中的十二要穴。

長衫老者臉上肌肉一陣抽搐，略帶着顫抖的語音，道：「這位少俠，可能就是最近轟動江湖武林的閻羅魔者岳雲龍！」

岳雲龍眼見老者，替自己擋住勁氣，而受此嚴重內傷，他本是性情中人，略帶愧疚的語音，道：「老前輩，在下正是岳雲龍，剛才實不應該逞一時之氣……」

長衫老者那痛苦的臉上，露出一絲微笑，道：「老夫，人稱賽孔明，諸葛妙機的便是，你……」

賽孔明諸葛妙機，語至此處，一陣嗆咳，無法再講下去。

岳雲龍聽得心中一喜，他萬沒想到面前老者，便是武林中人最被尊崇的賽孔明諸葛妙機，九天神魔雷去惡，曾述及當今天下武林人物的軼事。

賽孔明諸葛妙機，是爲九天神魔雷去惡所稱道的一人，岳雲龍的眼淚幾乎流下來，輕聲道：「諸葛前輩，你現在氣血倒湧，經脈略有損傷，暫時不要說話，以免引動受震的氣，晚輩也有千言萬語，要請教前輩，待晚輩把你傷勢治癒後，再談不遲！」

蒼髮神君滿臉慚愧之色，輕聲道：「諸葛兄，請你原諒兄弟孟浪之處，唉！」

他嘆息聲中，是多麼自責、愧疚、懺悔！

岳雲龍深受感動，外間傳說他性格怪僻異常，原來蒼髮神君也是一位響噹噹的漢子，和當今武林那些僞善之奸徒，實有天淵之別。

岳雲龍轉頭對蒼髮神君，點點頭道：「呼延前輩，這完全是晚輩所引起的罪過，現在我先把諸葛前輩的傷勢，阻延其惡化再說！」

岳雲龍在自己所欽佩的眞正俠義中人之前，那股冷傲的狂態，立刻收斂起來，說話謙虛有禮。

蒼髮神君悲聲道：「岳老弟，諸葛兄的傷勢不輕，不知……」

岳雲龍截斷他的話，很自信的說道：「晚輩自信能使諸葛前輩很快復元，請勿慮，現在咱們就進屋內去！」

岳雲龍語畢，扶着諸葛妙機的身軀，

驟閃間，由窗口穿入，輕輕把他放在凌秀風的身側。

此刻，蒼髮神君也尾隨進來，點燃了松油燈，室中頓時一片明亮，岳雲龍見到諸葛妙機那慘白而無一絲血紅的面容，眉頭不禁一皺，暗忖道：「他傷得着實不輕，若不是自己剛才迅速封閉了他經脈的穴道，那就太麻煩了。」

這時凌秀風仍是昏昏沉沉的睡着，岳雲龍回頭輕聲道：「呼延前輩，現在敬請勞駕護法，晚輩立刻運功，替諸葛前輩療傷。」

蒼髮神君道聲：「好！」

人已撲至門外，屏息戒備靜待不測。

岳雲龍右掌五指箕張，又連點了賽孔明「任、督」兩脈上的穴道。

緊接着，左掌出手如電，在他身上十二死穴，輕輕連擊了一陣，每一掌落處，便隱隱透出一絲白烟。

蒼髮神君眼見岳雲龍療傷手法，知道是一種極高深的「透氣傳血」手法，他想不到岳雲龍年紀輕輕，武功如此深絕，眞是自嘆弗如。

岳雲龍左掌拍擊一陣之後，右掌立刻按在諸葛妙機的氣海穴上。頭頂上瞬息之間，已冒起一縷縷白烟，愈來愈濃。

蒼髮神君看得更是暗駭不已，照說岳雲龍當今之功力，眞已練至日乾月坤，大懷若虛，神人之境，金剛不壞之身。

原來，蒼髮神君他這二年內，從沒有走蕩江湖，所以，不大清楚岳雲龍轟動天下武林的事跡。

賽孔明諸葛妙機，祇覺得岳雲龍掌上，透出一股巨大的熱流，由自己氣海穴，流轉全身三百七十九穴。

那股損傷的血氣，很快的巳恢復正常，全身眞氣充溢，神清氣爽，諸葛妙機他暗中無比的感激岳雲龍。

驀地——岳雲龍輕喝了一聲，左掌駢指如戟，疾速絕倫的在賽孔明的「氣海」絕穴，戮了一下。

祇聽諸葛妙機悶哼了一聲，人便昏死過去！

蒼髮神君心中大驚，身軀疾似閃電撲了過來！

岳雲龍緩緩站立起來，輕聲道：「諸葛前輩的玄關要穴，已被我順手打通，大概過半個時辰之後，便可蘇醒過來了！」

蒼髮神君聽得，暗道一聲「慚愧！」他剛才以爲岳雲龍居心叵測，暗下毒手，擊斃了諸葛妙機。

此刻，他也爲自己的拜兄，暗中慶賀，他現下「玄關」練氣要穴一通，無異使他增進了十年以上的功力。

蒼髮神君對於岳雲龍之深恩，不禁感激涕零，以激動的語音，道：「岳老弟，你眞是太好了，這種浩海深恩，呼延慶與拜兄永銘五中，沒齒難忘，今後如老弟有何差遣，我和拜兄，定然萬死不辭……」

岳雲龍知道這是人類至情的流露，自己一生闖蕩江湖，所碰到的俱是一些魑魅魍魎奸徒，專講究狡獪機詐，今夜連遇上二位性情相投，肝胆相照之武林高人，實使他心中激動不巳。

岳雲龍誠懇的語音，道：「呼延前輩，晚輩今晚能夠與你們這種豪氣干雲，義薄雲天的高人相識，已激動莫名，怎敢勞兩位以後之麻煩，唉……」

岳雲龍語至此處，想起自己滿身血仇，不禁悲嘆了一聲。

蒼髮神君對於岳雲龍，有種英雄惜英雄之心，兩人就這樣天南地北，大談了起來，更有相見恨晚之概。語至傷心處，四目相對，悽然無語，更覺神傷。眞是孤苦無依，同屬天涯淪落人。

驀地——一聲自嘆聲，打破了這片刻沉寂。

不知何時，賽孔明諸葛妙機，已輕輕躍下牀來，踱至岳雲龍身前，彎腰作了一個長揖，朗聲道：「岳老弟，老夫身罹重傷，承蒙妙手相救，已深感浩翰大恩，又以本身精元之氣，打通老夫『玄關』練氣要道，這種……」

原來，賽孔明諸葛妙機醒來之後，巳暗中運轉本身眞氣，循環一周天，不但眞氣充沛，而且，自己十年以來，「玄關」要道，阻滯不通的現象，已全然消失，機智的他，腦海裏迅速一轉，巳知道是岳雲龍在療傷之際，順手替他打通的，這無異使他憑空增進了十年的功力。

這種浩海深恩，眞使這個一生從不受人點恩惠的諸葛妙機，心情激動，滴出幾點老淚來。

岳雲龍雙手一陣連搖，阻截了賽孔明的話，朗聲道：「諸葛前輩爲人心胸磊落，着重道義，實使萬人敬仰！」接着又道：「晚輩不過是舉手之勞，如果再如此講，那就見外了！」

蒼髮神君呼延慶，立刻打圓場，豪聲笑道：「諸葛兄，何必把感恩之心露於言表，來來來！我們作個通宵夜談！兄弟暫時出去一下，諸葛兄請暫陪岳老弟，稍談一會。」

原來，蒼髮神君是要出去備辦美酒，與下酒之食。

賽孔明諸葛妙機，他也是心情豪邁之人，聽了這話，巳不再做那兒女之態，朗聲笑道：「岳老弟乃舉世難得之奇才，鐵胆義心，敢作敢爲，老夫眞是欽佩得無於復加。」

岳雲龍朗朗一笑，道：「諸葛前輩，多誇獎了！」稍停又道：「前輩那種豪氣凌雲，慧眼明心，不爲當今惡勢力所屈服，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晚輩更是欽佩莫名！」

「哈哈……」兩人不約而同發出一聲豪壯的長笑，笑聲是多麼雄昂，豪邁！

這小室中立刻溢滿了一片正義、凌雲的氣氛。

瞬間，外面也傳出一聲朗朗大笑，道：「今夜托岳老弟的福，又可解一次酒癮了，哈哈，諸葛兄，你大概不會吝嗇陳年的『梅花紅』吧！」

賽孔明諸葛妙機，豪笑罵道：「呼延老弟，你又把老夫的底子揭穿了，哈哈！你自己肚中酒蟲又騷動了不說，反藉托詞，眞是個狡獪之徒，哈哈……」

岳雲龍聽他們的對答，已經約略知道，賽孔明親手釀造一種珍貴的「梅花紅」，而吝嗇不讓蒼髮神君飽過酒癮。

岳雲龍今夜見此兩位俠義豪雄，不拘小節的豪邁、粗獷談笑，此中樂趣，眞是

筆墨難以形容，此輩中人是自己嚮往攀交之人。

語音甫歇，蒼髮神君似一陣風兒般，閃了進來，右手提着一個大葫蘆，一陣陣清香的酒味，隱隱可聞，使人垂涎欲滴。

左手却提着一隻烤山雉與一隻烤鹿腿，此兩種山珍美食，正是下酒的佳品。

岳雲龍站起身來，笑道：「呼延前輩好快呀！晚輩來帮你忙。」

說着，接過山雉、鹿腿，小刀疾下，切成一小塊一小塊，瞬間，已排好一桌小菜，三位奇世高人，立刻豪飲起來。

眞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

但是，岳雲龍在滿室豪笑之中，却略帶着一絲鬱鬱之色，原來他仍心懸凌秀風的傷勢，豈不憂心忡忡。

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俱是老江湖，他們那會看不出岳雲龍心內悲憂之理。

蒼髮神君開聲問道：「岳老弟，這位老弟是如何稱呼，怎麼落得此等嚴重的傷勢？」

岳雲龍臉帶悲愴之色，悽涼地輕嘆一聲，道：「呼延前輩，他是華山派門人謝一飛的徒弟，武林雙秀中的追魂八絕掌凌秀風，唉！」

岳雲龍又是悲嘆了一聲，把凌秀風最近的慘痛遭遇，毫無隱瞞的相告他們。

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聽得心胸熱血沸騰，悲憤不已，也替凌秀風這種悽慘遭遇，悲憫異常。

× × ×

蒼髮神君悽涼地長嘆一聲，道：「凌老弟，凌秀風的傷勢，是否可以支持到八月中秋，我計算毒龍潭的『盤龍星蜍』，中秋之夜，定會潛出地底，吸收月華，慘殺毒類，若咱們能夠適時取得那顆『毒龍火丹』，凌秀風再大傷勢，只要有一絲氣息便可得救了。」

原來盤龍星蜍，此種怪物是龍的變種怪獸，生性殘酷，但它所殺之獸類，俱是有毒之類。

盤龍星蜍經年潛居毒龍潭，每十五年潛出一次，飽吃毒獸，吸收月華之後，便又潛於地底。

岳雲龍聽蒼髮神君願意以秘寶相救凌秀風，心情激動不已，顫聲道：「呼延前輩，你是否也有殘疾在身，急需要『毒龍火丹』呢？」

賽孔明諸葛妙機，也悽涼的浩嘆了一聲，道：「岳老弟，呼延老弟他在十八年前，中了仇人一種極爲歹毒的掌功，二十年後便要發作而死，以他來說，他倒是極需要那顆『毒龍火丹』，但貴友凌秀風，現在命已垂危，所以，呼延老弟打算捨棄此丹，轉救凌秀風殘疾。」

岳雲龍星目淚珠，潸然而下，他實在被蒼髮神君這種捨己救人的寬宏大度，感動不已。

岳雲龍顫抖的聲音，道：「呼延前輩，岳雲龍絕對不能這樣做，我雖然救了凌秀風，但卻害了你一條命，這叫我何以能安，不！不！我絕不接受這恩惠。」

蒼髮神君語意悽涼的道：「岳老弟，我今日和諸葛兄，忍辱偷生人世，無非是要爲拜弟雪仇，但我自從知道老弟身負蓋世奇功之後，我已決定改變主意，把此筆血債，交托岳老弟替我們伸雪，縱然我們慘痛死去，但也會含笑九泉。

「如果，我能夠將此秘寶『毒龍丹』，解得十八年前的掌傷，但也得歷經二年的長長時日，才能練成『奇陰地火掌』！可是，練成之後，能不能夠手刃仇人，還是一個問題。當今，我的仇家，不但練成一種陰毒奇功，而且，也樹立了一個帮派，網羅了不少奇絕的武林高手。所以，我人單勢孤，雪仇之望，可以說是渺茫得很。普天之下，大概只有岳老弟一人，能夠和我仇人相互頡頏。」

岳雲龍聽得心中猛地一震，急聲問道：「呼延前輩，你的仇人，是不是天龍帮主？」

賽孔明諸葛妙機，微嘆了一聲，道：「就是這蟊賊！」

岳雲龍星目煞氣陡盛，咬牙切齒，恨聲道：「天龍帮主這巨擘，縱然不是呼延前輩的仇人，我岳雲龍有生之日，也非除去他不可，今夜既得知是呼延前輩的仇家，那更非殺他不可了！」

蒼髮神君輕聲問道：「岳老弟，是不是已和他碰過頭了？」

岳雲龍輕哼了一聲，就把西風古寺中，得知天龍帮主練那「天地寒陰殘骨功」，慘殺百位孕婦，製藥練功之事，一五一十的告訴他們。

諸葛妙機聽完，眼睛直冒火焰，悲聲道：「這蟊賊啊，眞是喪盡天良，殘害生靈，這和禽獸有何區別！」

蒼髮神君也嘆聲，道：「這禽獸，如不除去，當今武林，就永遠得不到安寧的一天，唉，天下武林同道，爲什麼都沒有眼珠呢？」

岳雲龍聽到蒼髮神君最後的語言，立刻感覺有異。

岳雲龍突然問道：「呼延前輩所中的是何種掌傷，是否可以說出，晚輩看是不是另有奇物解得。」

蒼髮神君臉帶憂鬱之色，微嘆了一聲，悽涼地說道：「這蟊賊所下的毒掌，蓋世無雙，唉，從來沒有人能逃過修羅死域之外……若是我師弟，沒有被他陰謀慘害而死……」

他語音已有些顫抖，稍停繼道：「他最忌憚的一人，就是我師弟，所以他竟不擇手段，暗下毒手，將我師弟謀害，至於我所中的毒掌，便是蟊賊的神技『寒風殘骨掌』！」

岳雲龍的臉色驟變，腦際立刻泛起莫如剛臨死的語言，道：「龍兒！我不行了……我因寒風殘骨掌的寒陰殘毒，已入膏肓……」

岳雲龍想至此處，星眼暴射出一股駭人的煞威，疾聲問道：「呼延前輩，你師弟是誰，快說！快說！」

岳雲龍這種突然驟變，不禁使諸葛妙機與蒼髮神君爲之一呆。

蒼髮神君遲疑一陣，豪聲道：「我師弟，便是二十五年前，黑白二道，正邪各派，邪惡奸徒之輩，聞名喪胆的絕魂手岳天鵬！」

岳雲龍大叫一聲：「爹爹！龍兒已經替你尋到仇人了……」

聲淚俱下，聲若雛鳥哀叫，悽涼，哀怨至極！

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目見岳雲龍瘋狂之態，不禁大駭，大聲道：「岳老弟，你怎麼樣了，岳老弟！」

岳雲龍突然雙膝一跪，悽聲道：「伯伯在上！請受龍兒一拜！」

蒼髮神君驚叫一聲，道：「岳老弟，你……你就是絕魂手岳天鵬之子嗎？」

岳雲龍悽涼地應道：「呼延伯伯，龍兒正是岳天鵬之子呀……」

蒼髮神君悲喊一聲：「呀……岳兒，你……」

蒼髮神君滿腔熱血上沖，鼻頭一酸，淚如雨下，大叫一聲：「龍兒！」

那雙猿臂，已抱住了岳雲龍，緊緊摟着他，點點熱淚，已顆顆的墜落如雨。

激動的心緒，使他們兩人，都無法哭出聲來。賽孔明諸葛妙機的虎目中，也潸然淚下。

原來蒼髮神君呼延慶，正是絕魂手岳天鵬的同門師弟。

蒼髮神君性格是內向的，他自從出師之後，無心過問江湖之事，隱居蒼雲莊，整日讀書，而絕魂手岳天鵬性格是外向的，他自從滿藝出師後，便行道江湖，打抱不平，給卑賤邪惡奸徒，以血的報應。

但他們兩人有同一性格，就是嫉惡如仇，對炎涼的塵世，更有同樣極深的見解，雖然，他們處世的手法，有着極端的不同。

出師後，分道揚鑣，但他們師門的情誼，永沒相忘。

就在十八年前，蒼髮神君突然得知師弟——絕魂手岳天鵬，慘死玉面神簫萬人傑與他嬌妻消魂仙子季美娘的奸謀之下後，眞個悲慟欲絕。

他含着滿腔仇恨的怒火，獨約玉面神簫萬人傑比試，欲替師弟報仇，但慘戰一日一夜的結果，雙方精疲力竭之時，蒼髮神君却中了萬人傑的獨門秘技「寒風殘骨掌」。

那時候雙方勁力都已枯竭，蒼髮神君所中毒掌的力道已弱，才能夠延遲至二十年後，再行發作。

蒼髮神君身中掌傷後，仍未消逝替師弟報仇的心意，他不但勤加苦練武功，而且，在一本古經記載上，見到了「毒龍火丹」是能夠解此毒掌的秘寶，於是，他歷經三年的長時間，無意中發現陝西與河南山巒交界處，一秘密絕谷中，有處毒龍潭，根據古經的記載說：

盤龍星蜍潛居的地方，潭水呈碧綠，與種種奇怪之處，蒼髮神君他發現毒龍潭中的水，以及周圍形勢，恰好都符合那經上所載盤龍星蜍潛居之地。

但就在蒼髮神君剛發現毒龍潭之秘密時的二月，盤龍星蜍突然出現一次，那時候，蒼髮神君還沒研究出捕捉盤龍星蜍，取毒龍火丹之要訣，於是，便失去了那次千載良機，只有擇處神秘的山峯，一住就是十五年。

原來盤龍星蜍，本身毒氣甚熱，每當出現之時，方圓二里，聞它所吐出的毒氣香味之後，便會立刻昏死過去，端的厲害無比。

蒼髮神君少出江湖，他和絕魂手岳天鵬乃生死之交，鐵掌神劍莫如剛，毫不知情，所以，岳雲龍被莫如剛救去的消息，當然不得而知。

岳雲龍，蒼髮神君、諸葛妙機就這樣默默神傷地，不知過了多少時候。

蒼髮神君突然問道：「龍兒，你知道天龍帮主的眞實面目嗎？」

岳雲龍悽聲道：「龍兒還不知道。」

蒼髮神君恨聲切齒，說道：「他便是當今武林人物最崇拜的——武林神君玉面神簫萬人傑。」

岳雲龍驚叫道：「哂！玉面神簫萬人傑！」

蒼髮神君眼露淚光，厲聲說道：「就是此沽名釣譽，假行僞善，盜世欺名的蟊賊。」

岳雲龍恍似晴天一聲霹雷，當頭擊下，暗道一聲：「天哪！」

心胆俱碎，人立刻昏絕了過去……

原來，岳雲龍最近已經知道，仙簫萬珍珠的父親，便是武林神君，玉面神簫萬人傑。

此刻，得知自己的舉世仇人，便是仙簫萬珍珠之尊親後，這怎不使他心神錯亂，而更使他慘痛欲絕的，就是自己和仙簫萬珍珠，發生過超友誼的關係，算來却是自己同母妹妹，這點又怎不使他肝腸寸斷呢？

（其實，萬珍珠並非是岳雲龍母親親生，這點敬請諸位要明白，本書前面已經詳細介紹過。）

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見岳雲龍突然昏死過去，齊聲驚叫，道：「龍兒！龍兒！你怎麼樣了，龍兒……」

唉！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那裏知道岳雲龍與萬人傑有這種不平凡的關係，這可說是前生註定的孽緣了。因此，竟使將來落得：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一失足成千古恨，人力已經無法再挽回了。

岳雲龍被他們一陣搖撼，急叫，緩緩甦醒過來。

岳雲龍連嘶帶叫，道：「呼延伯伯，龍兒對不起你老人家，我已鑄下千古大錯，不能再偷生人世，爹爹！請恕龍兒不孝啊！孩兒已不能再手仞仇人了……龍兒，不能活下去了……」岳雲龍說罷，功運左掌，舉手向自己天靈蓋拍下……

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齊聲大叫一聲：「龍兒！」

雙手如電，捷速絕倫，雙雙扣住岳雲龍左腕脈門。

岳雲龍大叫一聲，呼延伯伯，諸葛伯伯！你們讓龍兒死吧！」

說到這裏，一陣心痛，逆血上沖，岳雲龍再次暈死過去！

呼延慶與諸葛妙機，他們已約略知道，岳雲龍已犯了自己所不能解決的大錯，他們雙手連連搖撼，口中急叫，道：「龍兒！龍兒！你醒來，龍兒！」

他們也淚如泉湧，諸葛妙機右手如電，在岳雲龍「玄機穴」上一拍。

岳雲龍大叫一聲，哇！一張嘴，吐出一口鮮血，悽厲嘶叫，大聲道：「呼延伯



伯……」

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生怕岳雲龍再自尋短見，分別扣住他兩手的脈門。

蒼髮神君臉上肌肉抖顫，厲聲叱道：「龍兒，你怎麼這樣糊塗，你爹爹慘酷身死，遺留家恥，待你伸雪，難道你大仇未雪，一死就可以了之嗎？」

繼道：「龍兒，你……你到底有何不能解決的事情呢？」

蒼髮神君最後語音，悽涼至極，充滿着慈父撫慰的樣子。

岳雲龍又叫一聲：「伯伯！是龍兒該死！」下面語音，已經被他的啕哭聲，掩沒了。

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也爲岳雲龍這種傷痛之情所感，而悽然淚下。

哭聲如泣如訴，聲聲悲斷人腸！

窗外西風尖銳的呼號着，松油燈忽明忽暗，更顯得愁雲慘霧，悽絕哀涼。

岳雲龍如杜鵑啼血，雛鳥哀叫，嘶聲力竭……

驀地——

岳雲龍哭聲倏歛，臉上露出一片堅毅之色，若似夢囈，喃喃說道：「對，我不能這樣死去，一定要先殺了那萬惡仇人，和我那慘毒的母親，然後，召集天下武林人物，徹底解決恩師的一生恩怨，再行死也不遲……」

「珠妹呀！我對不起妳，我已經無顏再見妳了，但我在九泉之下，會永遠的祝福妳，愛妳。」至此已語不成聲。

「珠妹！妳的一片痴情，我今生已無法接受了，咱們來生有緣……」

稍停又道：「啊！天呀，難道這是早已註定，我恨，我恨蒼天，爲什麼施予我的，多是冷酷，無情，前生做錯了什麼事情？我……」

岳雲龍語至此處，已經聲嘶力竭，星日流出之淚，已是血水了，他痛不欲生，自悲、自責，難以抑住心內創痛悲傷。腦中一片模糊，雙肩一陣搖晃，人又昏昏沉沉的倒了下去，就睡着了。

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知道岳雲龍這一陣號哭，已經精疲力盡，他們扶着岳雲龍身軀輕輕放在床上。各自發出一聲悽嘆，兩人坐在椅上，四目相對，默然無語。

唉！愛、情愛，爲什麼往往會使人鑄成大錯，身敗名裂，不克自拔，難道它有這麼巨大魔力嗎？但自古至今，無論任何豪傑，逸士，皆是情關難破，爲情束縛。

又是三次日投西山，離中秋之夜，只不過還有四夜而已。

岳雲龍的心情，已漸漸的平靜下來，這並不是他們已經把此種傷心的事情忘去，而是他已然暗中下了決定，要把自己未完塵世事情，辦妥之後，才安心的脫離人世，表明心志。

這時，日落西山，人倦鳥息，今夜，月沉星隱，陰霧滿天。

唉！一聲悽涼的長嘆響起。

岳雲龍滿臉鬱色，緩緩踱出室外，仰臉望着天空滿佈的烏雲，走馬燈般，洶湧奔騰着，他感到天氣是這樣變幻莫測，但人海茫茫，又何嘗不是如此，瞬息萬變，誰知道明天，又要發生如此的變化。

（未完・十三）

鋼鐵城的幽靈

（本文承自第64頁）

金珍妮是圈子裏面的人，看見他的臉色變藍，對謝夫說：「這傢伙有一枚假牙，藏有山埃，碰上了沒法逃走的時候，就用舌尖頂上去，弄開假牙，吃了山埃，兩分鐘之內中毒身亡，相信所有幽靈都懂得這一招，我們只能擒獲死人，沒法擒獲活人！」

謝夫聽了，倒抽一口氣。

在半個月內，兩人合作，擒了三名殺手，俱是自行服毒了斷的，直到最後一次，才得到一個眞正的活口。

那一次，謝夫放棄了使用麻痺槍，寧願飛撲過去，把那個幽靈擊倒，他認爲對方已受控制，揭開了這傢伙的黑布臉罩，竟然發覺此人是雷戈巴的爪牙，叫做黎辛，曾經在俄勒崗進攻郊區花園或豪華別墅之役，開槍跟保鏢駁火，可以說是他的救命恩人，料不到眼前竟然變成了他的死對頭。

黎辛在半昏迷的狀態覺醒，發覺他已被縛，眼前有見的人是謝夫，不由自言的嘆息了一聲，說：「謝夫，原來是你！」

「我也料不到在這裏有機會跟你見面，眞是寃家路窄！」

「人生必有一死，各爲其主，死而無憾！我是最後一批潛入的，看來我們這些幽靈死剩我一個，我是必死的了，不過，你只能活三天，因爲我放置的乾水炸藥一定要在三天之內澆水一次，我死了，沒有人澆水，它一定爆炸，全城倒坍，不單是鋼鐵城化爲烏有，勞工營的人也要死個清光，你要執行任務，相信你不會走開，到時你也喪命，我們在地獄相見！」

說完那一句，他把假牙所藏的毒藥吞掉，轉瞬就臉色變藍，撒手塵寰。

這個消息十分重要，謝夫趕快向營長胡雷報告。

胡雷沉思了一會，說：「黎辛所講的話，可能屬實，我立刻把重要文件搬走，所有高級組職員撤退，已經完成的秘密武器，停在廣場，隨時起飛，勞工營所有職工一律不准離開，不必工作，三天之後，再行定奪，至於你們兩位，暫時不必留下來，還是趁這三天的假期搭航機回到紐約向胡局長報告吧。」

謝夫說：「黎辛所講的話，你竟然深信不疑？」

「是的，任何人在死前所講的話，都是眞確的，我不能不信。」

既然他這樣說，謝夫只好跟金珍妮同返紐約，暫時離開鋼鐵城。

結果怎樣呢？第三天的深夜，預先藏在地底的「乾水炸彈」果然爆炸，使地面放置的炸藥爆炸，鋼鐵城一片火海，來不及起飛的，秘密武器也燒焦，沒法再用，勞工營所有職工都葬身火窟，整個地方變成了地獄。

謝夫跟金珍妮沒有死，他倆歸入保密局由胡局長調動，以前做過的血案，一筆勾銷。

（全文完）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